清代台湾档案史料丛刊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 主编

四川近代史稿

隗瀛涛 主编

撰稿人：何一民 谢 放
王 笛 王永年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清代台湾档案史料丛刊）

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 } 主编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 选译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5 插页2 191千字

1987年9月第1版

1987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90

ISBN 7—211—00169—0
K·15

书号：11173·150
定价：1.80 元

《清代台湾档案史料丛刊》

编辑说明

为了向国内外研究我国宝岛台湾历史的专家、学者提供第一手史料，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部决定联合编辑《清代台湾档案史料丛刊》。

本《丛刊》的选材范围，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台湾地区的历史档案和具有档案性的资料为主，适当选辑各省公私所藏有关的台湾历史档案资料，主要选辑未公布过的史料，也适当选录已公布过的重要史料。本《丛刊》拟将台湾历史上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档案史料，按专题或时期分别编辑成册，陆续出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台湾历史的满文史料为数尚多，过去公布极少。本《丛刊》将选译部分满文档案史料，必要时拟编译满文档案专册出版。

近年来台湾的历史学者编辑出版了不少有关台湾历史档案史料，我们希望通过本《丛刊》的编辑出版，能促进与台湾省历史学者之间的互相交流。我们更殷切盼望不久的将来能与台湾历史学者合作编辑这项档案史料，为研究台湾历史提供更多的资料。

本《丛刊》系由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陈在正、孔立、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朱金甫负责主编。其中每个专题或专辑的责任编辑，将由合编单位指定专人分别承担。必要时也拟请两单位以外的专家、学者承担一定的编辑任务。

本《丛刊》的出版任务，将全部由福建人民出版社承担。由于他们的大力支持，使本《丛刊》的编辑出版计划得以顺利实现，谨在此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限制，在编辑工作中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欢迎批评、指正，以便不断改善编辑工作，提高《丛刊》的编辑质量。

序　例

一、本书定名为《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

二、本书选编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至顺治十三年（一六五六年）期间有关清政府与郑成功之间关系的满文档案史料，共收档案一百一十件，全部译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全宗密本档、票签档、兵科题本等满文档案。其中译自密本档的有一百零五件，译自票签档的有四件，译自兵科题本的有一件，均为首次翻译、公布的满文档案史料。

三、本书所译档案均按具文时间先后依次编排。

四、本书所译档案均由编译者加以标点，适当分段，并加拟标题。正文中标题略去具文人职衔，但在目录中仍予保留。

五、本书所译每件档案的具文时间，原在各件之末尾，现移至文前标题之下，以便读者检索。

六、凡选译自满文票签档、六科史书、满文题本等档案者，均在该件末尾注明出处。凡未注明出处者，均选译自满文密本档。

七、本书所译档案文字，一般均为全文，个别与主题无关或内容重复者，则酌加删节，并用〈上略〉、〈中略〉、〈下略〉字样说明。凡补漏文字，以〔　　〕号注明；原件个别残缺或无法辨认的文字，以□号注明；大段残缺者，以〈上缺〉、〈中缺〉、〈下缺〉字样表示。

八、满文档案中的人名、地名，凡无法查对或一时未及查对者，均采用音译，希读者留意。

九、本书由毛必扬、张莉、王小虹、沈原、郭春芳同志负责翻译，屈六生、安双成同志负责校定，陈在正、孔立、邓孔昭、吴玫同志负责编辑。

目　录

1．招抚福建黄熙允题为招抚郑芝龙情形事本……………（1）

顺治三年八月

2．闽省降员郑芝龙题为招抚两广事本……………………（1）

顺治四年四月

3．靖南将军陈泰等题为收复福建福宁等府县事本………（2）

顺治六年七月

4．兵部尚书明安达礼等题为裁减福建各府守城兵丁事本………………………………………………………………（3）

顺治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5．精奇尼哈番郑芝龙题为遵旨招抚事本…………………（3）

顺治八年六月

6．福建巡按王应元题为厦门等地得失情形事本…………（4）

顺治十年正月十五日

7．户部尚书噶达洪题为补发勘合护送郑芝龙家眷来京事本……………………………………………………（9）

顺治十年正月十九日

8．福建巡按王应元题为郑成功攻占浮宫事本……………（10）

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9．福建巡按王应元题为漳浦云霄失陷情形事本…………（11）

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10．兵部尚书噶达洪题为郑军进攻兴泉请调援兵事本……（11）

顺治十年四月初二日

11. 浙闽总督刘清泰题为招抚郑成功事本……………………（12）
顺治十年四月初九日
12. 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题为张名振欲犯舟山事本………（13）
顺治十年九月初四日
13. 刑部尚书巴哈纳等题为劣抚轻贪启衅厦门等地
失陷事本……………………………………………………（13）
顺治十年九月十七日
14. 兵部尚书噶达洪题为请敕江浙会剿舟山一带郑
军事本………………………………………………………（29）
顺治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15. 兵部尚书噶达洪题为议复郑成功为东南大患事本……（32）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
16. 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为议复张名振等投诚有诈事本
……………………………………………………………（34）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
17. 广东巡抚李栖凤题为郑军云集大埔等地事本…………（36）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18. 郑芝龙题为诏使带回郑成功等人书信事本……………（37）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19. 前户部主事黄徵明题为郑成功已领敕印事本…………（38）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20. 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为诏使交回原颁敕印事本………（40）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21. 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为张名振部仍在稗沙等地事本
……………………………………………………………（42）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22. 郑亲王济尔噶朗等题为劝降郑成功事本………………（44）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23. 兵部尚书噶达洪等题为查核漳城失陷事本……………（45）
顺治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24. 浙闽总督刘清泰题为使臣叶成格等抵达衢州事本……（47）
顺治十一年八月初八日
25. 郑亲王济尔噶朗等题为议复刘清泰请早备剿局事本
…………………………………………………………（48）
顺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26. 郑芝龙题为郑世忠奉命招抚寄来家书事本……………（49）
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
27. 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题为张名振欲攻崇明事本………（50）
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
28. 郑芝龙题为缴奏家书事本…………………………（54）
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29. 广东巡抚李栖凤题为郑成功派兵南下潮州事本………（55）
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30. 两广总督李率泰题为郑军集结黄冈欲与李定国会
师事本…………………………………………………（59）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
31. 郑芝龙题为郑成功复信事本…………………………（63）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32. 郑亲王济尔噶朗等题为郑成功父子书信来往事本……（63）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33. 兵部尚书噶达洪题为郑成功不受抚属实拟密咨
广东大员事本……………………………………………（70）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34. 福建巡抚佟国器题请速发满师以解兴化泉州之
围事本…………………………………………………（71）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35. 广东巡抚李栖凤题为郑军进入潮惠属邑征粮事本……（73）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36. 江宁巡抚张中元题为先剿郑成功后除张名振事本……（76）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7. 福建巡抚佟国器题为呈缴郑成功书札事本……………（77）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38. 侍卫郑世忠题为奉旨传谕带回郑成功等书札事本……（78）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39. 侍卫郑世忠题为呈缴郑成功等书札事本………………（79）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40. 两广总督李率泰题为郑军攻取饶平直抵广州附近事本……………………………………………………（79）
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41. 兵部尚书张秉贞题为郑军占领潮州黄冈事本…………（82）
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42. 同安侯郑芝龙题为郑世忠等劝降郑成功事本…………（82）
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
43. 福建巡抚佟国器题为郑军攻下仙游谋取泉州事本……（83）
顺治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44. 南赣巡抚宜永贵题为漳州失守汀州危急事本…………（86）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45. 福建巡抚佟国器题为筹措福建兵饷事本………………（86）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46. 吏科员外郎彭常庚题为清除郑芝龙事本………………（87）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47. 郑亲王济尔噶朗等题为请发大兵收复漳泉失地事本……………………………………………………（88）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48. 云骑尉杨国永题为清除郑芝龙事本……………………（90）
顺治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49. 兵部尚书张秉贞等题为议参刘清泰并囚禁郑芝龙事本……………………………………………………（92）
顺治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50. 福建巡抚佟国器题为请调浙兵援勦事本………………（94）
顺治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51. 兵部尚书张秉贞等题为请将郑芝豹解往京城事本……（95）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52. 兵部尚书张秉贞等题为派遣浙兵增援福建事本………（96）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53. 刑部尚书刘昌题为审拟谋杀陈锦凶手事本……………（96）
顺治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54. 福建巡抚佟国器题为郑军攻打龙岩回取漳平宁洋事本………………………………………………（111）
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55. 浙闽总督佟代题为郑军拆毁永春等城准备退守事本………………………………………………（113）
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56. 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盘获郑鸿逵家人李信吴梓事本………………………………………………（117）
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57. 浙闽总督佟代题为遵旨查核刘清泰离任情形事本……（120）
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七日
58. 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议复浙江六郡招募水师事本……（123）
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59. 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议复张鸣骏暗通郑成功事本……（125）
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60. 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详报张嘉等人投诚事本…………（128）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61. 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请设兵把守福建山海要隘事本………………………………………………（132）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62. 两广总督李率泰题为陈奇策进攻外海嘴事本…………（134）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63. 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严禁片帆入海以断郑军接
济事本……………………………………………………（136）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64. 广东巡抚李栖凤题为饶平战后郑军退回闽省事本……（137）
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65. 户部尚书郎球等题为省内战守兵丁不另拨粮饷事本
……………………………………………………………（139）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66. 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兴化漳州泉州三府属县失
守情形事本…………………………………………………（141）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67. 两广总督李率泰题为两广十四府官兵不可议裁事本
……………………………………………………………（145）
顺治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68. 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江浙协同作战以歼郑军事本……（146）
顺治十二年七月十九日
69. 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议复囚禁郑芝龙灭其亲族事本
……………………………………………………………（147）
顺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70. 潮州总兵官刘伯禄题为增兵备饷事本……………………（150）
顺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71. 吏部尚书韩岱题为议复增兵防守江浙事本……………（154）
顺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72. 广东巡抚李栖凤题为郑军包围揭阳事本………………（157）
顺治十二年九月初二日
73. 浙江巡抚秦世祯题为添兵戍守事本………………………（162）
顺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74. 两广总督李率泰题为郑军攻取揭阳事本………………（162）
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75. 江南江西总督马鸣佩题为增加马匹炮船以应

急需事本……………………………………………………（166）
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76。浙江巡抚秦世祯题为郑军进攻温台请调满兵防
守事本……………………………………………………（167）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77。广东巡抚李栖凤题为揭阳普宁澄海相继失陷事本
…………………………………………………………（172）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78。两广总督李率泰题为郑军攻占普宁澄海事本…………（173）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79。兵部尚书李际期题为添兵护漕事本……………………（177）
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80。郑亲王济尔噶朗题为孙兰庇护郑芝龙事本……………（180）
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81。兵部右侍郎额赫里题为补放参将把守黄浦要津事本
…………………………………………………………（181）
顺治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82。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咨派总督佟代赶赴杭州事本
…………………………………………………………（183）
顺治十三年正月
83。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郑军进犯浙海请添调兵丁
战船事本…………………………………………………（184）
顺治十三年正月初五日
84。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舟山失陷请添兵防守浙省
沿海事本…………………………………………………（185）
顺治十三年正月十四日
85。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浙海危急请调兵防守事本………（188）
顺治十三年正月十四日
86。浙闽总督佟代题为惩治违禁出海渔户事本……………（194）
顺治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87. 浙闽总督佟代题为台州副将马信献城请速调援兵事本……………………………………………(196)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88. 浙江巡抚秦世祯题为台州失陷原委事本…………………(198)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89. 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再报舟山失陷情形事本…………(200)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90. 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浙江山海防剿事本………………(206)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91. 兵部左侍郎额赫里题为攻取闽安镇事本………………(206)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92. 浙江巡抚秦世祯题为马信投郑事本……………………(209)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93. 浙闽总督佟代题为台州武官反叛及地方情形事本
……………………………………………………………(210)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94. 浙闽总督佟代题为宁台交界拦路杀官事本……………(213)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
95. 浙闽总督佟代题为军需事本……………………………(214)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
96. 浙江巡按叶舟题为坚壁防备事本………………………(215)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八日
97. 兵部尚书孙廷铨等题为台州副将降郑事本……………(215)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
98. 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捉获郑芝龙奸细事本……………(218)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
99. 兵部尚书孙廷铨等题为详报武官私通张名振事本
……………………………………………………………(221)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100．浙江巡按叶舟题为象山被围各汛危急事本 …………（223）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101．吏部尚书韩岱等题为查核沙埕失事文武官员事本
…………………………………………………………（225）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102．吏部尚书韩岱题为急报蒲门被围事本 ……………（226）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103．多罗信郡王多尼题为详审孙兰庇护郑芝龙一案事本
…………………………………………………………（229）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104．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禁止渔船出海事本 …………（232）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105．兵部尚书孙廷铨等题为广东亟需打造战船事本
…………………………………………………………（235）
顺治十三年三月初十日
106．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议处陈嘉谟等宁海失事事本
…………………………………………………………（236）
顺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
107．刑部尚书图海题为审拟郑成功奸细丘贤事本 ………（238）
顺治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108．兵部尚书孙廷铨题为议复杨国永自荐赴海招抚
及荐举郭曦事本……………………………………（243）
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109．福建巡按朱克简题为清查郑氏家产以资军饷事本
…………………………………………………………（245）
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110．两广总督李率泰题为收复潮州属邑及闽船游弋
南海事本 ………………………………………（246）
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1．黄熙允题为招抚郑芝龙情形事本

顺治三年八月

招抚福建黄熙允题。

臣系福建人，来闽招抚，然因道路不通，故使苏忠贵自小路前往。据苏忠贵回禀：我于三月抵达福建，见到郑芝龙，见其有诚意归附。对我言称，唐王性情暴戾，广东苏观生曾派兵迎我，我未前往。又言：我二人至粤可为总镇，我取粤后，即可归附。等情禀报前来。六月，臣随大军渡江，据此禀报贝勒。贝勒唤来苏忠贵，面询此情，次日，便赏银五十两，并着其手持敕书赍送郑芝龙。臣虽未入闽，却知事情始末。钦奉回京之旨，臣即启程，为此，具题请旨。

〔批红〕：着黄熙允遵旨回京，兵部知道。

（译自满文票签档）

2．郑芝龙题为招抚两广事本

顺治四年四月

闽省降员郑芝龙题。

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并令左都督黄元巡等报臣欲归降。贝勒施仁，赦罪于臣，又差内阁学士额色黑抵达臣处。臣念及圣恩，于十一月率兵疾速归降，另出兵招抚两广，今即将绥定。为此谨题。

〔批红〕：郑芝龙诚心归顺报效，知道了。着兵部知道。

（译自满文票签档）

3．陈泰等题为收复福建福宁等府县事本

顺治六年七月

靖南将军陈泰、副都统杜阿赖、侍郎索泰、副都统济锡哈、左思远等谨题。

福建所属二府一州二十九县及漳州赤美、云澳曾为贼攻陷，我军又夺回两府十八县，并驻兵于此。总督张存仁来闽后，平和副将曾庆收复漳属五县后又叛，自称总镇。我兵围困平和。第四日夜，贼由镶蓝旗驻地突围，我军斩贼二百余人，贼多数回城，走投无路，翌日曾庆投降。经审，曾庆拒告贼王生死实情，又隐匿粤贼不举，故将曾庆兄弟儿子、广东两总兵及贼千余人查斩之，民悉收养。再，云澳贼渠朱申出降，诏安贼渠秦锡山出县，居守山寨，兵至出降。其余三县之贼闻风而遁，百姓迎降。官兵咸入该地，郑芝鹏占取赤美，阳奉阴违，官兵发红夷炮，贼悉被歼，郑芝鹏生死不明，查验死尸，认出其子二名。此战冲锋陷阵为首者，乃拜音图公旗拜三佐领下德德雷，次为巴三佐领下岳戴，再次为敖德佐领下音珠、督战章京温都里、骠骑章京额尔贺图、委署章京托托布。福宁贼渠刘宗缲，据福宁、福安、宁德，我军收复福安，抵福宁周设栅围，以待红夷。是时，城内粮尽，贼渠刘宗缲自缢，众被迫降，其中有贼渠国老刘宗缲，文官二十七名，伯一名，总兵二十四名，副将三十二名，参将、游击以下小员一百五十一名，共贼渠二百三十六名，贼众四千。此等因系迫降，尽斩。百姓全部收养。我军进驻福宁。总兵图登华反叛，率百余贼守城，闻福安已克，即率百余贼遁往海上。州民悉降，官兵收复二府、一州、二十九县及云澳镇，且进驻毕。赤美轰毁，我兵退回福安，于福州候旨。

奉皇父摄政王旨：览奏，官兵大捷，复定福建，陈泰等尽心

立功，甚嘉。着查明有功众官兵，分别议叙，兵部知道。钦此。

（译自满文票签档）

4．明安达礼等题为裁减福建各府守城兵丁事本

顺治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略〉

福建省

巡抚原有标兵二千，现裁八百。

泉州总兵原有镇兵二千、守城二千、水师一千，现裁一千。

延平府原有守城兵三千，现裁一千。

汀州府总兵原有镇兵二千，守城兵三千，现裁一千。

邵武府原有守城兵三千，现裁一千。

福宁州原有守城兵二千，现裁二百。

共裁五千兵丁。

顺治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固山额真兵部尚书明安达礼、尚书刘余祐

（译自满文题本）

5．郑芝龙题为遵旨招抚事本

顺治八年六月

正黄左梦庚旗下精奇尼哈番郑芝龙谨题。

臣于明朝，以征剿浙闽粤三省山海贼，攻取红毛，疏通外藩进贡有功，擢为平国公。臣知天意在清，故决心诚意归附，随端庄亲王来京，叩拜皇上，授精奇尼哈番。今在朝已有五载，遵恩诏拟招抚事宜九条，恭谨具题。伏乞敕吏、兵二部核实施行。请旨。

〔批红〕该部知道。

（译自满文票签档）

6．王应元题为厦门等地得失情形事本

顺治十年正月十五日

福建巡按王应元谨题，为报明厦门得失情形，靖剿逆贼，仰祈圣鉴事。

奉都察院勘札，准兵部咨该福建巡抚张学圣题前事等因。顺治八年十二月十四奉旨：厦门得失情形，着详查具奏。逆贼郑成功等，由该督抚调度剿平，毋致滋蔓。顺治九年十二月初三，据兴泉道详称，先经移会右路马总兵勘详去后，续准马总兵手本内开：厦门地处海岛，原为伪国姓郑成功、伪国公郑香、郑怨等，啸聚亡命数十万，逆踞其间。天下咸服，惟此辈歹徒随意出入，胡作非为。伊等以我军不得入海，故以此为屏，于顺治八年二月，回至潮州，增集战船千余号，西占铜山，东踞厦门，致沿海居民逃遁，地方骚动。职与道员正商拒敌之策，时值张巡抚巡抵泉州，意欲重创逆贼，商定征剿。同时，酌留镇标中军副将姜忠仁、守城参将韩尚亮镇守泉州，臣亲率水陆大军同抚标参将冯君瑞及镇标营弁杨其志等，于闰二月二十七日启程。经刘五店，见贼于叉口列船数百余号，职即整军调船，分批涉渡。前军抵岸，贼船顺潮而至，炮火齐鸣，臣为登陆，奋不顾身，于水上激战，杀伤无数，贼船溃逃，遂得全军登岸。贼又扎营山顶，职奋力追剿三十余里，于三月初一日抵达厦门，乘胜克之。进城见百姓皆遁，便贴告示招抚。时臣念及攻克此城，以报圣主养育之恩，符向众臣训示之策，雪百姓之耻。窃查地方形势，四面环海，实为巨贼盘踞重地，今既已得，即应速定久安之策，若无精兵快船，断不可防。臣为此建议，或留兵驻守，或毁城以绝逆贼巢穴，祈请咨行道抚，着拟良策施行。等因去后。初五日续准抚院咨称，毁城以绝逆贼巢穴一款，臣已会同总镇亲往察看险要，斟酌形

势，密定长治久安事宜。十三日，道抚院及漳州王副将同来厦门详察地形，商议派兵防守，然兵力不足。十六日抚、道与副将返回漳州，贼船接踵而至，围困二十余日，我军弹尽援绝，士兵日夜披甲拒敌，而奸民又叛，孤军困于海中，存亡只在须臾。虽日夜交战，斩贼众多，然我方官兵伤亡亦重，射手锐减，职誓死出战迎敌，厮杀数阵，贼胆遂破。是日天热，贼船停于海面，男妇蚁聚，水、米断绝，间有病亡，民心皆欲休战。职于城内得一奸细，询其姓名，告曰郑鸿逵之母劝其归降等语。职度形势可畏，不可延误，即缮文密咨郑母，并拟文与郑鸿逵，交付奸细带回。职审时度势，仍于水上严阵以待，以壮军威。郑鸿逵即派伪官沈煜来告欲降，贼遂解围。职识破其计，然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将计就计，决一死战，故于二十七日将炮弹、器械及负伤官兵交与参将杨其志渡河先行，职亲率步、骑，扎营于赤美堆召，并派韩副将渡河增援。伪总兵杨杼素、李廷楚率战船数百艘，半数渡河截杀，掠我战船、炮、马，我官兵两岸夹攻，故受重创，伤亡甚众，生擒落水伪将陈包等五名，押解同安审讯外。彼时敌全军渡河，伪国姓大船复占厦门，渐次横行，驱逐郑鸿逵，郑鸿逵遂不敢归降。此回转之意，臣焉能估料？所有斩获情形，官兵伤亡数额俱经密报在案。此乃厦门征剿原委。等语。

据该道黄澍复查厦门缘由详称：右路马总兵初报后，抚院便查明具奏得失原委。总之，厦门乃一海岛，我朝定鼎以来，未曾归服，总兵遵照咨文急速率兵渡河，乘其不备攻取，当时已报大捷，不料贼船啸聚，围我援兵，我军望洋兴叹，致马总兵被困二十余日，随征官兵虽经力战，仍不免惨败，其情势甚危。等因。

经密查当时情形，马总兵乘小船偷袭厦门时，逆贼郑成功前往广东未归，此处由郑鸿逵镇守，郑鸿逵欲解围归降，逆贼郑成功赶至，驱逐郑鸿逵。此乃厦门得失情形也。厦门乃海内一隅，

其得失虽与地方轻重无关，然为逆贼巢穴，倘不靖除，则日后必留祸患，马总兵得而复失，抚臣以之功过相抵，盖如实矣。如今海贼四方滋蔓，我军云集，征剿逆贼，以靖贼巢。总镇率各路官兵，首当其冲，真可谓为国效忠，以靖地方之举矣。臣批得：详阅厦门一案，道员身在局中，俱悉实在情形，马总兵尚在叙功之时，道员详文内有乘其不备以小船攻克一语，不问便知系趁虚而入。再，被掠之炮、船、马及伤兵数额皆未缮明，得失两字，务需议明，方可具题。等因。复咨按察使，着行道速察具报，俟抚院详查。等因去后。

兴泉道移会总兵、准总兵详称：顺治八年闰二月，张抚院查抵泉州府，与我共商攻取厦门之事。闰二月二十七日启程，于二十八日乘船抵刘五店，与伪总兵蓝英等血战，自辰时战至申时，贼夺路渡海，我军追杀三十余里，获大小战马三十九匹，甲胄六十件，马褂二百六十件，大小铜铁火炮五十五门，枪一百十五枝，刀枪共五百件，全部核实，留营修复使用。所得伪敕书、伪王谕、伪铜印等物，皆存泉州府库。大小船九只，已发营维修。我军于二十九日抵厦门城下，是夜贼即率民逃往海上。我于三月初一日攻入城内，即塘报抚院，据抚院回咨，留城勿毁等语。本职遵照训令，未毁一椽，并贴告示劝降。十二日，抚、道及漳州王副将皆来厦门，察看地方形势，方议派兵驻守。次日回漳州。不料贼渠郑香等纵船数千余艘，率贼数万，四面围城，自十四日围至二十五日。职守城死战，有千总郭天林受伤，听用游击方应武、水师把总孙广汉、兵士李文标等二十七人阵亡，阵亡马二十匹，伤马九匹。职被围二十余日，音讯不通，外援断绝，城内百姓皆遁往海上。经水陆交战，抚标武官冯君瑞、漳州水师武官邵惟真等皆败退，惟留卑职官兵、同安水师及地方兵丁不足七百，交战百余次，军中弹尽援绝，官兵徒手死战，幸亏每战皆

胜，逆贼略有惧色，于二十七日率船佯退。职识破诡计，却因漳、泉空虚，不可久守，与其坐守待毙，不如将计就计决一死战，故将大炮、粮饷、军械及伤兵交与参将杨其志，与水师先渡；职亲率步骑，自陆路前往海岸。此二地相距四十余里，职至赤美后即派副将韩尚亮助威来迎，步兵船渡，骑兵涉渡。伪总兵杨梓素、李廷楚等率兵数千，纵船数百余艘而来，乘击半渡，抢去大船三艘，大炮四尊，本镇大马一匹，淹毙马三匹，器械三十余件。我军炮矢齐发，两岸夹攻，贼死伤落水者不计其数，生擒伪将陈包等五名，审明正法。遂得全军渡河。此厦门得失情形，俱经塘报该道及部抚提督各衙门在案。彼时因前院御史奉撤回京，致无檄报。今巡按王御史遵旨复查，合照原案逐一详开具报。等情。

准道员黄澍复看得：厦门之役，毋论本道身在局中，俱悉当时情形，上而抚院躬临，下则万目共睹。马总兵乘势夺取厦门，水面连有数战，颇有斩获，出其不意，乘虚而入。贼先虑我兵之众，弃城先遁，此实情也。后马总兵入城，方议添兵设守，贼遂窥我虚实，环舟密布，四面围攻。我方援绝，孤军奋战，几至全失。自三月十四至二十五日，且战且守，阵亡官兵有听用官方应武、水师把总孙广汉、兵士李文标等二十七人，阵亡马十二匹。后闻郑鸿逵伪称投降，我军方定且战且退之策，马总兵誓死进前，参将韩尚亮率兵援迎。经数战，生擒伪将陈包，贼劫获我安平驶来之船三只，红夷大炮四尊，马一匹，得失情形大致如此。等语。臣批得：着按察使一并核察前文来告。仍俟抚院稽察。

据按察使王宪佐详称：厦门一案，乃卑职赴任一年前之事，业经屡饬该道务须查实报来。据该道回报，往取厦门之时，颇有斩获，后马总兵克城，贼遂窥我虚实，四面围攻，我军势孤，几至全失。阵亡官兵有听用官方应武、水师把总孙广汉、兵士李文

标等二十七人，阵亡马十二匹。我军且战且退，马总兵一马当先，参将韩尚亮于城外助战，生擒伪将陈包，贼劫我战船三艘，红夷大炮四尊，马一匹，此战得失情形，盖如此而已。等因。移报前来。

臣窃查：厦门一案，顺治八年闰二月抚院张学圣、总兵马得功议定进剿之际，适值郑成功在广东，郑鸿逵在金门，遂用袭取空城之策。马得功率兵先入贼巢，伪阁部曾樱被迫自缢，居民恐惧齐往海上，真可谓强盛矣。不料，巡道黄澍、副将王邦俊等得悉获城，旋亦随入，盘旋一二日回归。不久，郑鸿逵至，四面围攻，因无援军，阵亡官兵方应武、孙广汉、李文标等二十七人，阵亡马十二匹，几至全失。马得功力竭技穷，羞愧难当，遂请郑鸿逵母以求解围，方得脱出，官兵急渡，落水死伤者不知几何，军威锐减，得不偿失。郑成功自广东速回，对郑鸿逵解围之举甚为恼怒。时贼必有获胜之策，我却无防守之计，故于五月败于浮宫，员弁被俘，军威大挫，此皆为卑职赴任前之事矣。九月兵又败于濠浔，十一月败于肖营，十二月失漳、诏、云霄。九年正月又失海澄、平和，三月再败于龙江，失长泰、安溪，府城被围，江东道路阻隔。总督遇此意外之变，全省罹难，大军若不速达解围，则地方必俱失矣。今贼盘踞海澄与我相距，攻战诏安、平和之间，水陆皆不安宁，罢兵之前，民力衰竭，此乃抚院张学圣、总兵马得功轻举妄动，贻害地方所致，臣岂敢隐瞒。再，道员黄澍亲知此事，臣稽察以来，伊并未呈报，钦命伊详察，又未查举，如此焉能掩人耳目。经按察使告发，臣与总督刘清泰商议，详实具陈，伏乞皇上敕部施行。请旨。

〔批红〕：该部知道。

7．噶达洪题为补发勘合护送郑芝龙家眷来京事本

顺治十年正月十九日

户部尚书兼署理兵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

据镶黄刘芝源旗下精奇尼哈番郑芝龙题称：顺治九年八月初五日内三院奉旨，转谕兵部，据精奇尼哈番郑芝龙疏陈，其祖坟皆在原籍，请留其母、弟、长子守坟，而将妻、妾及二子送至京城，着尔部咨行福建督抚，除留其母、弟、长子于原籍外，发与妻妾及二子勘合，并由部派人会郑芝龙所派家人护送其家眷前来京城。钦此。臣长子郑森漂流海外，尚未归降，二子郑世忠、四子郑世荫现已在京，三子郑世恩已长大成人，故请与臣母黄氏、五弟郑芝豹留家看坟，而将臣妻颜氏、妾黄氏、五子郑世袭、六子郑世默送往京城。等因。当经奉旨：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兵部颁发火牌，臣即缮一信札，于八月二十日派臣舅黄藩、家人倪宗等八人，及妹丈黄正胜等，护送妻孥来京。臣以圣谕为重，唯恐黄藩等在途中，家中耽搁，故又于九月初七日再派家人萧宜、史锦二人前往家中，催妻孥作速启程。十二月二十九日申时，据臣家人陈德来京禀告，黄藩等人并未到家，仅萧宜、史锦于十月十五日抵达安平，交出催行札文，转传圣旨，着妻孥来京。阖家聆听，无不欢忭，母即令臣妻、妾及两小儿整装，以候黄藩、黄正胜等前来后出发。惟二女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出嫁，三子郑世恩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婚娶，两事完毕，立即启程，派五弟郑芝豹护送嫂侄前来京城。然因黄藩、黄正胜未至，母于十一月初三日先派管家吴文榜、周求贵、家丁林淮、陈德四人来京送信。陈德等抵福州府南台，闻返浦城之棉商告称，黄藩等人，船抵南安(?)遇贼抢劫，数人被贼砍杀，数人溺毙，黄正胜生死不明，仅余三人，往建宁告状等语。恰值吴文榜、周求贵居于南台探实

信息，派林淮、陈德自福宁小路往温州。二人抵罗城县后，林淮因患足疾，不能行走，陈德独自先往，抵河北王家营，患病六日。伊为来京禀告，身虽患病，仍步行抵达，遇贼抢劫，盘缠皆被抢走，仅将五弟、三子之家信，以及吴文榜所拟咨文藏身携来，而母亲书札遗失矣。依陈德所禀，黄藩等人被贼所杀，兵部所颁火牌亦必失矣。此路盗贼既如此之多，南方则更多矣，倘差人回归，妻孥来京，既无兵部火牌，沿途又无兵丁护送，则难免不出事矣。请敕兵部再发臣下差人火牌一块，臣即另派人前往家中，催促妻孥前来，然恐乘驿马耽搁，故请差人回京时，不乘驿马，自租私马。仰蒙前谕，仍请兵部咨行福建督抚，颁发勘合，使臣与妻孥速于京会面。如此，臣感激天恩矣。伏乞圣主睿鉴，为此缮本谨题。奉旨：兵部知道。钦此。

经臣部遵旨议得：精奇尼哈番郑芝龙前经题准，兵部所颁火牌，往原籍接家眷时，于途中遇贼，连同行李被抢等因寄信到京。今为再派人接应家眷，题复恳请颁发部牌，解派兵丁，行咨该总督，令酌情启程，并增发家眷勘合，饬沿途官兵护送到京等情。为此，除颁发外，所失火牌，着行咨地方官严查，以防冒充。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是。

8．王应元题为郑成功攻占浮宫事本

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福建巡按王应元谨题，为海贼突犯浮宫事。

经按察使塘报浮宫失陷情形，臣窃查海贼郑森于顺治八年五月二十四日突犯浮宫，镇守官邵惟真前往欧公庙阻截，贼又入犯白埕、磁灶，遣副将王邦俊及该镇把总刘忠效等征伐，又派守

备、把总郭进禄、吴海龙助剿。邵惟真不敢轻举妄动，惟守城池。郭进禄、吴海龙出击，失马十二匹，兵二百九十五名。查此失陷情由，浮宫隶属海澄，嵩浦属漳浦，今有署海澄县事甘体垣、典史陈启奏、漳浦知县范进皆降叛贼，署漳浦典史薛维汉回归原籍，邵惟真审理定罪，王邦俊失于筹谋。臣等会题，伏乞圣裁，敕部施行。请旨。

〔批红〕：着核议具题。该部知道。

9．王应元题为漳浦云霄失陷情形事本

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福建巡按王应元谨题，为福建贼势猖獗速援事。

前经按察使查报漳浦、云霄失陷情由，臣看得，漳浦、云霄地方接界，海贼于顺治八年十二月突犯漳浦，地方官陈尧策开城迎贼，守将杨世德、知县范进、县丞蒯济林、巡道杨胜皆降叛贼。漳浦失陷，云霄全境甚惧，参将包泰亨久病，中军包胤与土贼蔡好暗中勾结，千总吴仕顺与把总梅应魁同劫包泰亨财物、马匹，又备筵席，胁迫包泰亨降贼。包泰亨自刎而死，包胤弃城降贼，吴仕顺、梅应魁逃往黄冈，后亦降贼。十六日，贼入城，大掠人畜，漳浦、云霄失陷缘由盖如此矣。臣等会题，伏乞敕部施行。请旨。

〔批红〕：该部核议具题。

10．噶达洪题为郑军进攻兴泉请调援兵事本

顺治十年四月初二日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为海贼屡屡来犯，酌情预备事。

准镇守泉州总兵官马得功疏称：臣戴罪抵沿海五年来，舍身

奋力于剿抚，然海贼郑森与叔父郑鸿逵，纠集浙、广余贼二十余万，围攻漳州九个月，臣数度厮战，又会同固山额真金砺等大胜一次。不料贼伙又犯兴泉，因兵力不足分拨，伏乞敕部议办，以保善后，为此谨题。奉旨：兵部知道。钦此。钦遵。该部议得：泉州总兵马得功之战功，俟该督抚巡按具题后，再行察议。阅其塘报，逆贼虽已败逃，然贼渠逃入沿海山内者甚多，敌众我寡，殊堪忧虑，请敕浙闽总督刘清泰详查，何府重要，何府安宁，以便酌情调兵，以定久安之策，俟详实具题后，臣部再核定具题。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是。

11. 刘清泰题为招抚郑成功事本

顺治十年四月初九日

浙闽总督刘清泰谨题，为复报海务，仰祈圣鉴事。

臣前阅郑成功所送家书，即已速报。臣抵边之时，念及招抚之道，必先疏通关系，因彼此不能行文，又不得轻易派官前往，臣即取出所带密敕，再三详阅，缮一文书，咨送郑成功祖母，转递郑成功。文中其一宣扬皇上覆载深恩，其二陈述父子不应绝情。臣度郑成功看阅此文，必定伤心，照依臣言，报忠诚归顺之意。然回文仍甚骄横，并不思悔改。兹抄出臣咨原文，并附郑成功回文及揭贴密咨内阁。惟其文不识时务，又无诚意，其所云不知有父久矣，其父犯有大过等辞，岂能称其叛心未定耶？况前议三省纯系子虚乌有，兹又擅议给其三省，臣殊不知此言出于何处。总之，陈述此事真伪，以解其愚昧，皆在郑芝龙效力，父子议论天理，则易于招抚。臣虽代郑芝龙倾肺腑之言，郑成功竟不理睬。现旗兵久驻漳州，军饷日增。臣如弭兵议抚，则恐军心涣散；然如剿抚兼顾，又恐于郑成功无信。此皆臣昼夜忧虑，不敢轻议之

事。臣恐有失轻重缓急，特缮密本，交付差官张保。伏乞圣上速裁。谨题候旨。

〔批红〕：该部知道。

12．马国柱题为张名振欲犯舟山事本

顺治十年九月初四日

钦命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马国柱谨题，为海贼船只相继来犯事。

准江宁巡抚周国佐咨称：据浙江提臣田雄手本内开，贼船二百余只行至海口，难以逆料等语。又塘报，贼船四百余只自南向北驶去，进犯舟山等语。又报，吴淞等营兵船，出海遇风冲毁等语。又报，刘河兵船九只驶至金塘山海面，被二百只贼船包围，寡不敌众，船只溃散等语。又报，贼船北进欲犯崇明。倘不聚集战船，则将无法出海。惟请亟筹银两，严催修葺等语。窃臣看得：海贼张名振等自舟山逃遁，远漂闽海。今有数百只船陆续来犯浙疆，窥伺舟山，分差船只肆意剽劫，阻我援兵，以图大举进犯。经浙江塘报再三，苏松抚镇派兵出海会剿，然贼堵截海口，致浙兵难以增援，仅苏州兵又难前进，不为风浪所阻，亦遭贼兵堵击。若破海寇，无船不可。今贼势强盛，不可延期进剿。眼前所虑者，乃无船，且兵单，因抚镇相继咨商，故臣咨文兵、工二部。现届军情频传，不能不请皇上敕部速议，拨饷修船，以资征剿。

为此，谨具密题，伏乞圣鉴，敕部议复施行。

〔批红〕：速议具奏。该部知道。

13．巴哈纳等题为劣抚轻贪启衅厦门等地失陷事本

顺治十年九月十七日

刑部等衙门尚书觉罗巴哈纳等谨题，为劣抚轻贪启衅，致地

方沦陷，仰祈圣鉴治罪，以速靖地方事。

准浙闽总督刘清泰谨题，准吏部咨都察院题前事内开，顺治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奉旨：是。着该督察明速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移咨到臣。窃思臣于陛辞之际，钦差侍卫八大虾传旨，朕已详阅海上失陷情形，着详查照例具题外，须密封具奏。兹又奉着该总督确查速奏之旨。臣仰蒙天言，昼夜不安，经详查各路朝觐各官、司道缮文及入边见闻，深知圣上洞鉴天陲，然都察院参劾之辞甚为简略。夫厦门乃逆贼郑成功故地，亦系商人海上行商货物之产地，众官对此贪欲已非一日，然因不得管治，便乘郑成功往他处之机，抚院借故出巡，道员黄澍阿附献计，总兵马得功无能却又先入，抚院张学圣随即引兵轻进，饱掠一番，自谓无患无争矣。更可异者，乃总兵马得功搜刮数日，即被围困，后经乞求郑成功祖母家书，遂得逃出，兵败辱命。乃众官贪于海内财物，无视朝廷之疆土所致也。再，郑成功家财宝，非以实该抚之囊，则已入道、镇之橐。以致借口索偿，兴兵结怨，抚院脱身东巡，道臣袖手旁观，由此相互结隙，一年来屡遭败绩，沿海诸城生灵涂炭，闽省岌岌可危。臣未闻马得功施发一矢，张学圣谋划一策，却闻前督覆师殒命，厦门一役实启祸哉。劣抚轻贪，视封疆为儿戏，罪当无赦。再，黄澍阿附献计巡查，马得功随意出兵，罪不亚于抚臣。今固山额真大兵已到，贼虽遁海澄，却指日可靖。但地方要务，与此三员关系甚密，革留与否应作速裁，伏乞皇上速敕部议。再，巡按王应元本系言官，且身居地方，故都察院参其应奏不奏罪，此举不仅负地方，亦有失职守。臣身为草菅之人，不为直言忧惧，且回顾天颜，近在咫尺，臣岂敢稍有隐瞒，玩忽钦差之旨。谨据实密题，以候圣裁。为此谨题。奉旨：张学圣、马得功、黄澍、王应元皆革职。着刑部密差满官率可靠官兵速往督府缉拿，确保解京，切勿玩忽致其脱逃。

抵京严审定罪具奏。抚、镇员缺，速选称职者充任。该部知道。钦此。顺治十年二月二十八日，随将抚院张学圣、总镇马得功、道员黄澍、巡按王应元拿解到部。

问抚院张学圣：尔率兵占取郑成功居地厦门，为何又失？供称：据地方官塘报，厦门每年欠田赋二千两银。顺治八年闰二月，臣岁巡泉州，道员黄澍来迎。臣问之，到尔处有何事要办？道称，厦门有贼，每年不得田赋，总镇马得功谓攻取厦门即可得矣。臣抵泉州问马得功，道迎本抚，曾告本抚，尔称攻取厦门可得田赋，现今可否攻城？马得功报称，厦门之贼，现分路前往广东，乘机攻之可得也。臣与得功、道员三人议定，谓道曰，我增派三百兵丁，尔等由此先往，臣即咨调漳州兵丁千名增援。文先发出，职、道后往漳州。漳州援兵到达前，马得功已于三月初一日攻下厦门。初四日，总镇塘报城已攻下，乞请留毁等情前来。职、道亲往厦门商定驻守之事。十二日抵厦，见黎民皆遁，与道商议，若毁城拆房，则民无住处，亦不能得饷，故令留城，并命总镇留守，张贴告示，安抚黎民。后道员送我回漳去后，总镇又报，广东贼兵已回，复围此城。臣即调漳州参将冯君瑞领兵六百往援。援兵不能进城，徒驻城外。后总镇又报，郑芝龙弟郑鸿逵请降，将城交与他了，行咨臣等。臣即咨道，命伊查报郑鸿逵来降为何不来见臣，亦不剃头。据道员察报，总镇马得功供，因郑鸿逵之兄郑芝龙在京，其来降时，便信其讹言，还伊城池，后又复叛等情，查报前来。臣即弹劾总镇既得又失缘由。等语。问张学圣：占取厦门，为何劫取郑成功家财宝？供称：总镇塘报攻下厦门，臣便前往，见城内无人，只留空城一座，不知有财宝等物。有无财宝，总镇或有所知，分取财宝，总镇或有所取，我后到城，并不知晓。问张学圣：尔是否问过总镇城内有无财宝，是否得有女子？据供：是问过，总镇回称，并无财宝，女子皆乘船逃

1130560

走。问张学圣：令尔偿还郑成功家财宝，并派兵去取，尔为何借故去巡？据供：我并未躲避，是去巡未查之处。问张学圣：既然尔未躲避，厦门被贼夺回，尔在漳州，为何置如此大事不办，却去巡未查之处，岂非借故脱身？据供：我命总镇守城，而伊未能守住，臣如之奈何？我照例去巡未查之处，并非躲避。问张学圣：厦门失守，倘尔迅速发兵再战，则可一举戡灭逆贼，今何故致总督殒命，城池失陷，岂非尔贻误军机所致也？据供：所谓臣知厦门失陷而往查未巡之处，此事臣无可辩解了。臣留道一文，命伊与总镇酌情率兵夺回失城，以赎失城之罪，而后臣即离去。

问总兵马得功：尔攻入厦门后拿尽财宝，又被贼复陷，乞求郑成功祖母解围逃出之情如何解释？据供：抚院于八年闰二月二十六日自泉启程往漳，臣送伊二十里，途次抚院谓臣曰，尔明日赶来有事相商。臣于次日抵同安，经道员处，与之同往抚衙。抚院谓臣曰，臣欲攻厦门，想遣尔去。臣曰，兵少无船且无圣旨，岂能往攻？抚曰，船由我找，并将我所率兵丁由尔调遣，岂需候旨？尔只管前往攻取罢了。即发船七十只，兵六百名。臣至厦门，城内兵民皆坐船遁往海上，只留空城一座，三月初一日臣拿下，城内并无财物。初二日臣即塘报抚院，内无百姓，仅系空城，是否毁城拆房？抚院于十二日抵达厦门，命我驻守。十三日，抚院临往漳州时，将其标下六百兵丁、千名漳州增兵及百艘船只全部带走。臣仅留近二十名兵丁把守城门，亲引镇标屯驻教场。十五日后，贼来围攻，每日交战，计阵亡游击一名、兵丁近四十名。因我方力薄，有泉州参将韩尚亮下五百兵丁及兴化府五百兵丁，自漳州来援；参将冯君瑞援兵一千亦于二十三日抵达。伊等欲渡河，因无船而被截对岸。我等高喊，尔等速来援吧。我等欲战，兵不足，欲渡无船，请速找船往。遂有近三十只小船划将过来，我等乘船而逃，二十八日渡完。渡河时溺死近三十人，

城亦失陷，并无职被擒而乞求郑成功祖母释放之事。臣原驻城外，诚有被擒释放之情，讯问跟随臣之六百余兵丁则可知之。等语。问：尔等逃到对岸后，又率援兵再战否？据供：我等船小，不可以战，故未战而归。问马得功：尔说是因兵弱败出，抚院却说尔曾报称，郑芝龙弟郑鸿逵来称，还我城池，即降于尔。尔因其兄在京，度系真降，便信其讹，而还其城。伊等今又反叛。是何故哉？据供：我并未知此塘报。问马得功：尔称系抚院先提及攻取厦门之事，抚院却称系尔告道臣厦门可取，经道臣报抚院，抚抵漳州(?)问尔，尔称厦门之兵一半前往广东，此间攻则可取。是何故哉？据供：我未与道臣说过此言。抚臣招我来说有事相商，系抚院先提及此事。问马得功：抚院闻尔自厦门逃出，即咨行道员，命其与总兵官整兵修船，再攻厦门，以赎失城之罪。尔逃出后又战否？据供：不知抚院咨文之事，亦未整兵再战，惟驻守汛地。又问：因尔占领厦门，贼益猖獗，致城复失，总督被杀，时尔在何处？据供：九年正月，又随总督驻守漳州。三月初九日，总督将臣招回，命剿舟山之贼，臣至贼已遁。此后，总督在十八堡被九名家丁杀害，凶手逃匿。总督并非死于军中。

问抚院张学圣：攻下厦门，尔真的将六百援兵一百船只及漳州所增千名兵丁撤走而不留守厦门？据张学圣供：马得功得厦门后，曾咨称不需援兵及漳州千名兵丁矣。臣即咨调臣标下兵丁及漳州兵丁各半，以取贼寨，余者撤回，漳州雄视厦门，惟留得功之师驻守厦门。问：尔何月何日往巡未查之地？供：四月十五日。问张学圣：尔十四日由厦门来，十五日贼即围城，尔为何带走多半兵船，而不助战？据供：十八日闻知此讯，即派参将一名、兵丁六百及兴化、泉州镇标各五百助战。臣系文官不懂战事，故未去也。

问道员黄澍：尔曾阿附献计策抚院请攻厦门，厦门攻下，又

尽分财宝，后厦门兵败失陷，此情如何解释？据供：听说抚院张学圣自兴化来漳州(?)后，臣前往迎接于此，抚院问臣，我系故吏为主效忠，尔处有贼乎？臣答有小股贼匪，俱为马总兵官剿靖。伊称今厦门有贼，不交赋税，我欲攻剿。臣曰欲剿此贼，岂可不奏？又，抚院到泉州月余后，即赴漳州，经抵同安县时，臣谓抚院曰：我欲先往漳州。抚院曰：我等同往。昨日我已唤马总兵官于今日赶到，有事相商。马总兵到后，曾来问臣，抚院何事唤我前来？次日，我二人同往抚院处，抚院将马总兵官请到上坐，边敬酒边说：我有事找尔。同时望着我。我谓抚院议论何事？告称商议厦门之事。我曰此事不奏岂可攻乎？曰上奏往返需时三四月，彼时再攻则不可得矣。马总兵曰，攻取厦门并非难事，唯不奏岂可攻取，且又少兵无船。抚院即拨给五百兵丁，命其即往，我等并咨饬漳州，派兵千名相助。漳州兵到达之前，已于三月初一日夺取厦门，初三日塘报城已攻下，乞请留毁。旋有抚院所派参将冯君瑞来告，城甚好，唯嫌狭小，有米十万余石。抚院让我一同往视，臣不能推辞，即于十一日同抚院启程，十二日抵达，召同安县知县进城，各户皆已封门。闻得马总兵塘报各户皆有米，十三日抚、镇同我等进城，贴出告示，招抚百姓，随有近三十人返回。又见贼船，我等欲往漳州，临去时，抚院谓总兵曰，派闽兵助尔。臣抵漳州谓抚曰，我等已将厦门巡视，今尔何急于命我具奏，待我慢慢奏来。我等离去后第二天贼即围厦门，十八日接据塘报，请调援兵。抚院即拨给参将冯君瑞领五百兵丁往援，数日无信。后有参将将冯君瑞所派镇标之人来报，郑芝龙之弟郑鸿逵声称给船渡河后，伊等即降。臣请抚院具奏。抚院辞曰，尔懂甚么？而未上奏。后据塘报，郑鸿逵提供船只，让总兵过河。等语。问黄澍：郑鸿逵先围马得功，后又给船让其渡河，此系何情？据供：总镇报称，郑鸿逵先围数日，陆战，贼不能

胜；水战，我方无船。是时，郑鸿逵对我说：因我兄在朝作官，故不杀尔，若杀尔等，我兄将无出路，给尔船只速速离去。倘郑成功侄回来，定杀不放，速去。言毕，即给船渡河。四月二十四日，职面问总兵，答如前报。等语。问黄澍：总兵曾供被贼围困，请郑成功祖母解救，而尔却供郑鸿逵给总兵船使之渡河，此系何情？据供：请求祖母解救之事，职未有所闻，惟知报称郑鸿逵给船使之渡河，见马得功问之，乃告郑鸿逵给船使之渡河。等语。问：厦门乃郑成功所居名城，岂无财宝等物？据供：郑成功本营在安海，不在厦门，厦门仅驻守城兵民，贼来纳粮，未给我方粮饷，城内并无财宝，倘有财宝，抚镇尚未有涉。我如有此情弊，甘愿凌迟处死。问黄澍：贼取厦门后，抚院往查未巡之处，给尔留一文书，令尔告总镇，整兵再战，以赎失城之罪。尔等是否整兵再战？据供：抚院未留文命我整兵再战。惟留文命我查清总兵失城情由是实。问黄澍：由于尔等得而复失厦门，致使贼起城陷，是时，尔在何处？据供：贼起攻城之时，我在辖地泉州，泉州所属城池未失。问黄澍：厦门失落，得功逃出塘报抚院，郑鸿逵来称，还我厦门我即归顺。得功即还城而出。时抚院曾行文与尔：既然来归，为何不来见我，其头发剃否，着确查。尔查后回称：职查得，据马得功供，郑鸿逵前曾来称，给还我城，我即顺之。因其兄郑芝龙在京，以为归顺是实，即信其讹言，而将城还之，今又反叛。尔果然如此呈报否？据黄澍供：职接奉抚院咨文，即咨问马得功，据得功回报：贼郑鸿逵派一人来见卑职得功，让职投降。职曰，职乃一总兵，岂能降贼。欲杀来使，又想杀此一人有何益，即回文令其投降。郑鸿逵又派六人来称，因未杀其使者，伊等愿降，但要还伊故城。职即还之。兹接道臣来文，即行咨郑鸿逵，郑鸿逵对称：我欲得城而降。我诚若归降，亦应归降皇帝，岂能降尔。今我并非为贼，亦不降尔。等情均已

呈报。

问总兵马得功：据尔供称，戍守厦门时，贼兵来围，尔因力薄，曾请取兵拨船，待船到即弃城而走；而道员却供，郑鸿逵伪降，尔即信其讹言，还城乘贼船渡河而来。此系何情？据马得功供：职并无听信郑鸿逵之讹言，而还城乘贼船渡河之事。惟因我力薄请派兵拨船渡河。所供同前。

问抚院、马得功：据尔等供，厦门乃一空城并无财宝，而道却供，有米十万余石。此系何情？据张学圣供：听说有米，不知详数。据马得功供：城内屋中有米是实，但米数不详。问黄澍：米数尔系如何得知？据供：参将冯君瑞报有米十万石。问抚院张学圣：郑成功所居厦门城池，乃出名之地，知有财宝，乘机贪取，不行具奏，私自攻取。虽称城内空虚无物，又称米有十万余石。既然空城无人，焉能有米？其中岂无财物乎？从实供招。据供：于三月初一日，将厦门城攻开，我随后至，十二日方去。如有财宝等物，先去人等或有所得，我何以得知？我前往问总兵，此城内兵民在何处？尔曾报称有米，其米作何而用？总兵官回言：我等来时，其兵民坐船逃去，只留空城，也只有些米，俱被兵丁食尽。以后城内房屋，我未曾进去看。若厦门城内我得取一两之物，甘受死罪。又问张学圣：尔虽称信马得功之言未进内房看物，尔为何事而去？据供：我去看城应守不应守。问张学圣：尔取厦门缘由，何不具奏？据供：若具奏，来往路遥日久，恐贼知晓。问：攻取城后为何欲奏不奏？虽称上奏路遥日久，尔上有总督，为何不报总督？据供：督治与我住地，相隔二千里，路遥未报。又问：虽称尔攻取时，路遥恐贼知晓，未行具奏。但取城后，为何仍不具奏得城之事？据供：得而复失，日期相近，未及具奏。问：既然日期相近，未及具奏，然兵败城失之情为何不速奏？据供：总兵马得功曾咨称，郑芝龙之弟郑鸿逵前来投顺，已

将城还与鸿逵。我不信此言，即行咨道臣询问：既然郑鸿逵来归，其头发剃否？来使为何不来见我？此情行文与道确查去后。我抵未巡之处核实后，大约七八月间，将得而复失情由及总兵马得功题参。问总兵马得功：厦门城池，乃出名之地，岂无财宝等物？且抚院供尔于初一日攻下城池，至十二日后学圣方到，城内皆抢劫一空，如有财宝等物，先去人等或有所得？据供：我不得知。问：尔曾回言，城内空无他物，惟有米十万石，既然城无兵民，只留空城，十万石米为谁所食？若称城内财宝尔未拿取，又为谁拿？破城先入者是尔。从实招供。据供：闻得职等将进城，兵民皆坐船遁往海上。我等进去未报空城无人及有米十万余石，徒报有些米是实。倘我得有财宝等物，问我标下官兵则可得知。

问马得功：攻取厦门情形，尔报总督具奏否？据供：得而复失情形，我曾塘报抚院，抚院未具奏，我何以得知？问马得功：题参文称，尔乞求郑鸿逵祖母得以逃脱。而尔却供，系被贼围攻，力不能支而逃。抚道又称，据尔塘报，贼郑鸿逵派一人让尔投降。尔回称，我系大清总兵官，岂能投贼，郑鸿逵尔应来降我，并遣回来使。郑鸿逵复遣人告称，因尔未杀我使者，我即归降。尔遂还城，乘鸿逵所给船只而出。尔等供辞不同，将此从实招供。据马得功供：郑芝龙弟郑芝豹，原归降我等，居于安海。攻厦门时，曾找来郑芝豹船八只。城被围交战时，船被贼劫走。数日后，郑鸿逵派人命我等投降，我即称为何降贼，将使者打发回去。贼郑鸿逵又派六人在对面高喊：我等归降，但毋烧我城，靡费我米粮。我称既然尔等归降，即将城、粮交还与尔。郑鸿逵亦将所掠八只船还我，并给我三十只船援兵。我等共乘三十八只船而来，并未乞求郑鸿逵祖母。

问道员黄澍：先问尔时，尔供称，空城内无兵民什物，后又口称，有米十万余石。既然无兵民，米系谁所贮？城中财宝如何

处理？尔须据实招供。尔上有抚院、总兵，为何供称城内无财宝？诚若有之，甘受凌迟之罪，与抚镇无关。此系何情？据供：米为郑成功贼兵食用而贮，若装船带走则易腐烂，故藏于城内，贼潜渡无粮，即来厦门取之。因守城兵民少，又闻我军前往，即坐船逃避海上。城内并无财宝，诚然有之，为抚镇所得，我焉敢不冒死禀报。倘城内确有财宝，我甘受死罪。仍如前所供。问道员黄澍：尔等失厦门等情，巡按王应元题参否？所供按臣自福州而来，尔送他时，问及厦门失陷情形上奏否？据供：王应元回称，厦门情由，都察院令尔我同参，我岂能一人具奏。

问张学圣：先审问尔时，曾供大约七八月间，以得而复失厦为由，将总兵马得功题参。现阅看得尔先前奏称，马得功先攻取门，后为贼兵四面包围，遂率兵撤归，待起兵复取时再奏。此系何情？据供：日久已忘前奏，大臣问时，大概答已题参，本内如无参劾之处，即是无有。

问巡按王应元：尔身为言官前往巡察省城，为何不将厦门得而复失，连失城池之情题参？据供：厦门得而复失乃顺治八年三月之事。职于是年七月莅职后，曾咨道臣黄澍查报核实厦门缘由具奏。十月回文到职，未经查清。大约顺治九年正、二月间，都察院又奉旨来文，着臣查奏。职即咨道臣黄澍复查。因逢贼乱之时，查文未能到职。职即于本年正月查核题参抚臣张学圣、总兵马得功、道员黄澍。又问：尔七月到职，抚院张学圣是否到尔处去过？据供：去过。又问：既然去过尔处，为何仍咨八百里道员处稽查，而不问抚院张学圣具奏事？据供：问过抚院张学圣三次，抚院告称，厦门水贼秋季收粮，百姓愁苦，马得功与黄澍谋取厦门，然贼势强悍，城得而复失。职因抚院所报不详，故又咨道员黄澍核实。又问：厦门得而复失之情抚院张学圣已详细具报，尔却称不明白而咨饬道员核查，岂非系尔与张学圣、马得功、黄澍

同在一处做官而徇情隐瞒不奏乎？据王应元供：并无与张学圣等徇私不奏之情。咨饬道员查报，道员未能速报而耽搁，我亦误期是实。问巡按王应元：尔自福州前来，道员黄澍送尔，问尔题参厦门失守情形。尔回言厦门得失情形都察院令尔我同参，我岂能一人具奏。此言确否？据巡按王应元供：道员黄澍仅系来送我，未曾会见，亦未说过此话。与道员黄澍对质，王应元翻供称：我有意参劾张学圣、马得功、黄澍，方谎告黄澍，都察院令尔我一并题参，我岂能一人具奏。又问王应元：既然尔承认迟误，此难道不是受贿于抚、道、镇而未参劾伊等？据王应元供：果然收其财物，询问伊等即可得知。确因请示核实而误。

问道员黄澍：据巡按王应元供，曾咨尔查报厦门失守情由，却为尔所误，尔为何迟误？据黄澍供：巡按王应元曾于顺治九年二月咨文，令我查报。我查后，大约三月、四月之间咨复。但伊不信，又咨文按察使查报。按察使于本年九月又咨令我查。我又复查，于十月咨复。既责我耽搁，但巡按风闻亦可具题。王巡按上任两年不奏，都察院题参后，为何将责任推卸于我？我若有误，为何让我一同题参？将此询问巡按王应元。据供：接道员黄澍查咨后，我又咨按察使复查，十月接其咨复是实。

又问抚臣张学圣：除此六县失陷外，闽省城池有无失陷？据张学圣供：仅此六县，再无失陷。问马得功：厦门失陷后，贼兴而战，尔所辖多少城池失陷？据马得功供：泉州、兴化、漳州三府皆我所辖。漳州由总兵官管副将事王邦俊镇守，王邦俊所守六县失陷。又问：此六县何年何月被陷？据供：八年十二月失一县，九年正月失一县，二月失二县，三月失二县。又问：此六县失陷时，尔往援否？据供：职闻海澄有贼，即率兵往援，于抵达之前，又闻海澄已为贼所陷，即回守漳州。总督又令职返回，职即回泉州。

该臣等看得：抚臣张学圣，于攻取厦门时，恐具奏日久贻误战机，经尔等商定，加兵调船，以攻厦门。总兵马得功攻取厦门后，即报于尔。尔亲与道员往视，并谕总兵守城，然未固守，尔反将所援兵船撤回，终因力薄，城得而复失。此乃一事。尔身为抚臣，出事后却推辞系马得功始议攻取厦门。此又为一事。贼取城时，尔在附近，明知兵败城失，却放下如此要事，借故出巡未查之处，此又为一事。总兵马得功，尔未固守已得之城，为贼所陷。失陷情形曾报抚、道，尔于该文内称，贼郑鸿逵欲降，我因其兄郑芝龙在京做官，即交还该城。前审问尔时，曾供贼围城时，阵俘四十人，后派来援兵船，尔等即逃，渡河溺死三十人，因敌众我寡，力不能支而失城。再审时又供，贼郑成功（郑鸿逵）进攻我方，立于对岸呼喊：我等归降，尔等勿毁我城屋，焚我米粮。此时尔称，既然尔等降我，何必毁城焚屋。言毕，即交其城，伊亦将战时掠走之八只船交还我方。尔即乘船渡回，此过也。尔因兵力不足而逃是实。诚若是贼给船相商而渡，尔所率兵丁于何处溺死？况援兵曾在彼岸，而尔离贼后，又未率援兵再战。道员黄澍，前曾供，未先提及攻取厦门事，系抚臣先提。然本内却称，尔阿附献计于抚。尔等互相推诿。况尔三人商议攻取，城攻开后，尔与抚院一同往视，尔等让总兵守城，却将援兵等尽行带回。既然尔等议定攻取，为何又不增兵固守，而尽撤援兵致使城陷？巡按王应元，身为言官，清楚知道张学圣等将厦门旋得旋失之情，明知其过，却不速参，反以核查为辞，以徇私情，谕尔题参，此本为八年三月之事，尔于本年正月甫题。此等俱应分别治罪。厦门旋得旋失，抚、镇、道诸臣固难辞咎，然责之以不当取，则贼未投诚，原无征讨之禁；即责之以不能守，而地非版籍，难同失陷之条。且查各犯事在八年八月恩赦之前，张学圣、马得功、黄澍暨不行题参之巡按王应元，均应免罪。其该

督疏称，厦门之珍宝等物，非实该抚之囊，则入道、镇之橐。今审张学圣等，俱不承认，但城得旋失，且无确据，应行该督详审同往之官兵及地方百姓。如果得财是实，仍于张学圣、马得功、黄澍各名下追没。

又议得，厦门之役，旋得旋失，抚、镇、道诸臣寡谋轻进，不虑万全，先后情形，稽违奏报，此诚罪之不容辞者。张学圣职专节钺，调度全乖；马得功身总戎行，觍颜逃窜；黄澍阿附协谋，均为偾事。此案张学圣、马得功合依擅调官兵律，杖一百，罢职，发边远充军。黄澍合依凡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折赎。按臣王应元虽到任于失事数月之后，而查参迟延，又不详尽，合依事应奏不奏律，杖八十，折赎。若督臣所参诸臣垂涎饱获等情，张学圣等俱不承认。经臣等核查，俱无凭证，不可猜度拟罪，且事发海内岛屿贼穴，应行该督就近确查速奏。至各犯事在顺治八年八月恩赦之前，应否免罪，合候圣裁，臣等不敢擅议。谨题请旨。等因。奉圣旨：张学圣等轻贪启衅致郡邑人民沦陷，前督殒命覆师，情罪甚重。即云厦门之举事在赦前，其余失陷皆在赦后，尔部看语谓贼未投诚，原无征讨之禁。乃失事之后，更无一矢加贼，复是谁禁？又谓地非版图，难同失陷之条。海澄等地岂得谓非我版图？仍详审确拟。原参厦门饱获等情，仍著该督查实具奏。钦此。

该臣等遵旨复行确问张学圣：此六县既失，尔曾发兵助战否？据供：我住福州府地方，因接连有贼，所以未曾发兵帮助。此六县原有防守官兵，因势不能敌故失。又问：后贼势猖狂，攻破六县，尔曾添兵防守否？据供：不曾添兵。等语。又问马得功：此六县既失，尔曾亲去相助否？据供：于八年十二月内，有厦门贼同舟山贼，会围我住地泉州府。我亲率兵上阵，杀死九十余贼，生擒十九人，贼退。又于九年正月内，曾报贼围海澄，我率

兵前往，未至，贼已陷城。该督即令班师，镇守泉州、兴化。兴化又来贼，我率兵上阵，杀贼六十，生擒一人，缴获一纛。此六县俱因敌众我寡而失。问张学圣、黄澍、马得功：打败来犯泉州、兴化之贼时，尔等果曾率兵往援海澄否？据供：确曾率兵往援。又问黄澍：被贼所陷海澄等六县，有无尔辖区？据供：我所辖泉州等城并未失陷。所陷六县俱为漳州所属，与我无干。又问张学圣、马得功，据供所失六县无黄澍辖区。

部臣等复议得：张学圣等犯厦门一案，奉有轻贪启衅、致郡邑人民沦陷、前督殒命覆师、情罪甚重之旨。臣等讯其海澄等地失陷缘由，张学圣等但以贼势众大、兵力单薄为辞。夫厦门既得，不留多兵固守，已为失策。厦门既失，不饬沿海严守，而驰兵备。如此地方大事不虑万全，不予请示，且奏报稽违。张学圣、马得功合依不报军情，若相互知会隐匿，不速奏闻者律，杖一百，罢职不叙；致贻误军机者律，拟斩监候。黄澍阿附献计取厦门，合依凡共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王应元仍依事应奏不奏律，杖八十，折赎。

又一议，财宝之情，除由该督查奏外。其厦门旋得旋失，虽在赦前，失陷海澄等六县则在赦后，张学圣职任封疆，漫无防范，以致逆贼滋蔓，攻陷城池。查律，凡海岸口隘及内地府、州、县倘与卫所同驻或分驻者，遇有兵变贼起，未守而逃、未防城陷、劫杀放火，拟将执卫所印信之原任官及专差缉贼官，皆以驻守边隘武官失城律监斩。府、州、县执印官及缉贼官与卫所同驻一城，又为该城守备者俱依守边将帅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律，发边远充军。驻扎处所兵备守巡、分巡道官员，革职为民；非驻扎处所兵备守巡、分巡道官员及守备，俱降三级调用。失陷六县非张学圣驻扎住所，应按律降三级调用，交与吏部；总兵马得功应比照守边将帅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律，发边远充军。

惟马得功曾杀退围泉之贼，及闻贼犯海澄又领兵救援，奈兵未到而海澄已陷，随又杀退兴化之贼。其被陷六县，虽系马得功所辖，但各有专任防守之官，故马得功相应免罪。道员黄澍失厦门之罪，事在赦前，贼兴，失陷六县，非其所属，亦应免罪。巡按王应元知厦门得失情形，不行题知之罪，查系赦前，亦应免议。八月初七日奉圣旨：三法司核实议定具题。钦此。三法司遵旨。

尚书张秉贞、左侍郎卫周胤、右侍郎龚鼎孳又议得：张学圣等厦门一案，臣部满汉大臣曾议复二次。臣等前议，张学圣、马得功合依擅调官兵律，杖一百，罢职，发边远充军；黄澍合依凡犯罪者以造意为首，随从者减一等律，杖一百，徒三年。奉旨：（张学圣）轻贪启衅，致郡邑人民沦陷，前督殒命覆师，情罪甚重。臣等复议张学圣、马得功一案，合依贻误军机律，拟斩监候；黄澍合依随从者减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王应元仍依应奏不奏律，杖八十。今臣等复核议定，张学圣等仍依前两次所议，以候圣裁。

又一议，尚书觉罗巴哈纳、右侍郎伊尔都齐、启心郎吴达礼、郎中吉勒特依、鄂礼、萨必图等复审议得：张学圣、马得功、黄澍一案，此等职任封疆，失厦门之罪，事在赦前免罪外。复查海澄等失陷六县各有官员把守，非抚院玩忽所失，此六县非伊驻扎处所，但既为张学圣所辖之地，仍依前议降三级调用。总兵马得功应比照守边将帅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律，发边远充军。所陷六县有分守海澄等六县副将王邦俊官兵把守，马得功先杀退围泉州之贼，及闻贼犯海澄又领兵救援，奈兵未到而海澄已陷，随又杀退兴化之贼。马得功到处征战，并非是其坐失郡县，总兵马得功仍依前议免罪。海澄等六县非道员黄澍所属，仍依前议免罪。巡按王应元知厦门情形，稽违不奏罪，事在赦前，仍依

前审免议。

都察院议得：厦门财宝等物，除行该督稽察外。张学圣失厦门，陷六县，失厦门之罪虽在赦前，六县失陷则在赦后。抚院张学圣职任封疆，漫无防范，又未能剿贼。查律，凡守边将帅，被贼侵入边境，失陷城池者斩。然贼系海贼，所失六县俱在沿海，又非抚院驻扎处所，相应减罪，合依贼入边境抢掠律，革职，杖一百，发边远充军。张学圣因系故吏，革职，鞭一百，抽调半户。马得功身总戎行，失厦门后，靦颜逃窜，又失六县。厦门之罪虽在赦前，六县失陷则在赦后，马得功应比照张学圣一体治罪。然马得功击退泉州、兴化之贼，故相应比张学圣减罪，革职，杖一百，徒三年。失陷六县，非黄澍所辖，然合谋攻取厦门，既复又失，致贼滋蔓，六县失陷。失厦门之罪虽在赦前，失陷六县则在赦后，黄澍合依所辖城池失陷但非驻扎处所兵备分巡律，降三级调用。王应元到任未参奏罪，虽在八年八月赦前，然一年多来，仍未具奏，则在赦后，查律，应奏不奏者，杖八十。王应元身为言官，为保抚、镇、道颜面，借故稽察，久不行奏，应革职，杖八十。

大理寺议得：厦门一案，固守地方，审视形势，调兵攻取未降之地，此应系抚、镇之责。只是厦门未能固守，张学圣借故巡查先离，马得功弃城逃命，失城之罪岂可免斩？黄澍言辞诡乖，有损军威，依律拟流放；王应元不行速奏，杖责革职。然罪在赦前，俱应免罪，革职为民，不复起用。再，所陷海澄等六县事在赦后，查失内城不同于将帅未固守而失者；再，不知勘文内对镇守海澄之官王邦俊治以何罪？张学圣、马得功合依被贼侵入境内掳掠人民律，发边远充军；黄澍合谋作难，理应减级，拟以徒刑；王应元应奏不奏，拟以杖刑。再，饱获财宝得情，院勘札内称，众犯俱不承认，为此，行该督查明后，再行结案。

〔批红〕：凡重大狱情，如识见不同，止可两议。这本内看语，三四其说，何凭裁定？着尔三法司再会同确拟具奏。

14．噶达洪题为请敕江浙会剿舟山一带郑军事本

顺治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为贼艘猖獗，仰祈亟发舟师，以救危疆事。

据浙江巡抚现戴罪停俸督催臣萧起元谨题：本年八月初二日，定海总兵官张杰为前事塘报，七月二十九日申时，据镇守舟山副将高功济塘报，本月二十七日戌时，据水师左营游击杨敖裹报，本月二十六日未时，瞭探一群贼船二百余号自南而来，即行报明副将。副将率领中军参将把成功下马步兵、陆营官兵及从定海派出左路中军官兵三百，驻扎在道头一带，以阻击登陆之贼。申时，贼船泊于崎头洋，副将命职与各营官兵皆乘各营船只前往定海左山门防守。除守他处官兵外，职已令其余各官兵乘船去防守。二十七日辰时，二百余只贼船聚集一处，自崎头洋开至左山门附近，炮石齐发，箭头如雨，我营船上官兵亦奋勇迎战。时贼众船多，攻势凶猛，我左营仅有十一只，船停泊道头，坚守左山门。我船上官兵阵战多次，终因兵单力薄，战至巳时，营船八只烧毁而沉，负伤十三人，中炮身亡一人。至其余受伤阵亡官兵，俟查清后再报。贼船又聚集一处，夹击职乘之船，职率领兵丁与贼交战，直至午时，炮矢齐发，阵战三次，船贼伤亡不可胜数。贼知我船势强难支，即退泊于螺头门外。职后面各船及沙唬船等均无事。此等情形，均由我副将亲率水陆官兵阵战时所目睹矣。申时，贼船自螺头门外驶至崎头洋，过炮台，入小门，前来讨战，我各船及东山头、北海塘炮矢齐发，贼船不能靠近，遁回崎头洋。又副将命泊于螺头门两岸船只、两营船只及沙唬船等驶往东江浦镇

守，职即派左营船只及沙唬等船前往东江浦镇守等语。时又准水师右营游击张奎报同前来。又差右营船、沙唬等船驶往东江浦镇守等因。转报本总兵官。据此看得，贼船已入浙境。自从温台探报后，本镇料定贼船必犯舟山，故多次飞咨高副将妥为防范，又差水师战船至定关听用。大兵出关援剿，该副将迟迟不派船，至二十七日，失船损威，殊甚可恼。今阅塘报，方知余船已调至东江浦防守。然贼已占据螺头、横水洋、金塘、蛟门等要地，而定关船少兵单，不能轻举妄动，必须速发苏松战船及省内官兵聚集毕，方可大举出动等语。据此，本抚与提督田雄商议，咨调绍兴副将刘永星标下官兵二百名，着千总李国安统领；又调杭州属官兵一百名，着把总于寿胤统领，速往定关协守。又与苏州抚镇商酌，调发兵船，以期会同浙兵夹击。等情。去后。

又据援镇宁波副将张洪德塘报：东南二沙有贼艘二百三十余号，向北驶去。又贼船登姚头沙来犯。又贼艘二百余号退出林门湾泊。又贼艘六十余号湾泊天飞宫。又贼艘四十余号泊古玉山。又有八只船入马峪。其余各船，或一二结伙，登陆来犯，张贴伪告示。又贼大船来袭昌国、石浦等城，形势紧迫。等语。据此，已先派两营守备陈旺佐、张文茂各率汛兵驰援外，因兵力不足，只好选派已调发广东之把总刘虎率马步兵飞速驰援。

是日，据副将张洪德塘报：据都司阎金功报，贼船将达海头洋，百姓皆已逃避，海贼乘坐五百余只船，约有数万，昌、石二城危在旦夕。我兵单难支，保昌而不能全石，石城甚危。若不速发大兵救援，失守无疑等语。本副将即差守备陈旺佐等率兵星夜驰援。今各处告急，故已报请定海总兵官发兵增援外。为此塘报。等语。

初四日，又据定海总兵官张杰塘报：据援守穿山千总冯龙、张天伟、镇守穿山把总王金利报，本月二十八日，据穿山、崎头

炮台兵丁王章称，瞭见贼艘相继进泊于金塘洋、黄牛礁一带，共有一百余号，烧一柴草船，又烟雾弥漫，望不见大榭山，且与金塘洋、穿山相对峙。贼计多端，恐若风势顺利，一时全可随潮登陆。卑职等会同城守尉陈举巡查士兵，昼夜坚守，毫不懈弛，相机驰援，倘有信息，即行速报等语。是日，又据定海赵宝山哨探禀报，贼船一百余号停泊金塘洋，又贼船四十余号于蛟门一带行驶不定等语。本镇亲登赵宝山看得，果见蛟门一带、猴海、榭浦等处海域皆有贼船，堵截定海至舟山行道。三天中断舟山消息，宜速筹划增援退贼之计。然贼船艘窥探门户，本镇只好率领守关官兵，厉兵秣马，以候援兵。请速发精兵援剿，以扬我军威。等语。

本巡抚看得：舟山孤悬海外，闽贼窥伺不只一日，微臣孜孜黾勉，无事时视如有事，加紧防守，并奏请修船练兵，请敕苏松抚镇协守合剿。今果有贼船四百余只，冲风颠浪，骤出石、昌，袭击营洋，逼近舟山，放火焚船。又报有数百余只船泊于蛟关及金塘洋、榭浦一带，以御我声援，形势危急，请兵警报频闻。查得，去年浙省官兵赴福建征讨时，前总督所率水陆官兵共有三千六百名，马一百四十二匹，又由部咨调抚镇标下两营官兵有一千名，马六十五匹，以上皆为镇守浙江之兵，调用于邻省，共计官兵四千六百名，马二百又七匹。援军虽对闽省有所裨益，然对浙江确有危情。故臣于九年十月已咨兵部在案。再，遵旨进剿九仙山贼时，又曾调去抚镇标下官兵二千名，马三十一匹，今又遵旨调发征粤官兵共一千四百名，马八百五十匹。纵观以上情形，不知如何为妥。故于今年七月已咨兵部在案。此乃浙兵所镇守之概况。今值闽贼滋蔓，猖狂肆虐，若派出各营兵援剿时，乘风破浪，惟恃战船。遵旨修葺船只，除沙唬各船外，经修葺后可用作战者有五十只，其中二十二只船，可留用于舟山，而留定海者

甚少。战守不敷，欲调别处船只，然前总督已调温台船只援闽，无船可调，虽有兵马，岂能持械渡海？臣会同梅勒章京、提督、总兵官各大臣商议，委实无计可施，不胜焦虑。臣一面与总督谋商，以期星夜调回征闽官兵、船只，一面行咨苏松抚镇，酌差舟师，以期共同征剿。再，请敕苏松抚镇依臣前疏亟发苏松兵船，自崇明南下，而定海兵船自蛟关北上，两面夹击，协力剿戮，舟山方得无虑，苏州、浙江亦得安宁，地方幸甚，臣民亦幸甚矣。至失船情由，疏防员弁职名，另详奏外。再，除已率领各营精兵赴定海，由定海总兵官分拨各地防守，相机截击，以捍御无虑外，臣与总督刘清泰、总兵官田雄商酌详报，伏乞敕部查复施行。为此，谨题请旨。奉旨：速议具奏。失船情由及疏防员弁一并稽查。兵部知道。钦此。

臣部遵旨会议，查得本年三月，抚臣萧起元为福建海贼流窜一疏，臣部曾议，沿海同探消息，倘有贼情，即由苏松水师两路夹攻。等因奏请，奉旨依议施行。为此咨行。今据该抚臣疏称，逆贼率领数百只船分路来犯，阻截自定海至舟山航道，请饬江南、浙江督抚速会兵夹击等语。请敕江南督抚镇遵前谕，调发舟师，戮力剿贼，毋许观望稽违，贻患地方。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速行。

15．噶达洪题为议复郑成功为东南大患事本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噶达洪等谨题，为闽、浙隐忧最大，密陈愚见，恭请圣裁，以防后患事。

案准都察院左都御史王永吉谨揭：职王永吉接阅邸报，见同安侯郑芝龙缴报封抚书信等事一疏内，有臣阅家书，恨逆儿不能

承顺圣意，既以闽、粤为己任，尚欲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等语。奉圣旨：览卿奏，知道了。钦此。职不知郑成功家书中所言何事，但就郑芝龙奏疏详细思之，闽、浙、粤东各有督抚镇将固守封疆，粤中现有藩王征剿，浙江现有大兵坐镇，文武将吏各有责成。郑成功如果实心就抚，但当解甲投戈，遵守国法，上报圣恩，其地方兵马机宜，悉听督抚调度。何得妄以闽、粤为己任？又何得冀望朝廷委以保全浙海？气傲志高，心雄胆大，明明要挟。虽然归顺，实怀二心。以臣愚见断之，将来为东南大患者，必郑成功也。从前漂泊海岛，脚根不定；今得盘踞于漳、泉、惠、潮之间，用我土地，养彼人民，用我钱粮，练彼精锐，养成气候，越显神通；将来求索粮饷，扰害地方，胁迫官吏，目无王法，日强日骄，何所不至。稍不遂意，乘机构会，借口挑唆，顿呈逆谋。此必然之理，必至之势也。窃恐督抚平日失于提防，仓猝何以制胜？万一变生不测，水陆并起，不但福建瓦裂，即广东、浙江、江南亦有剥肤之祸矣！古语云：受降如受敌。固当推心置腹以待人，尤当厉兵秣马以应变。况郑成功悖逆骄悍，情节显然，无可疑惑。欲杜后患，急须预防。如果职言不谬，伏望皇上密差满洲官员，用清字笔帖，密谕浙闽督臣刘清泰会同抚臣佟国器，同心合力，制器练兵。其沿海水师船只，责成抚臣萧起元、周国佐实修实练。切不可因郑成功已经受抚，心生懈怠。更不可显露张皇，走漏消息，以致郑成功揣摹疑畏，反侧不安。务要审机观变，驾驶得宜，制人而不制于人，庶东南安而天下举安矣。大利大害所关，不敢隐讳，据实密陈，仰祈圣鉴。为此具本，特差差官张登锡赍捧，谨题。奉圣旨：这本所议是。着兵部详核议奏。钦此。

臣部遵旨复议得：王永吉疏称，郑成功表面归顺，实怀二心，将来必为东南大患，理应预防者，实为深虑矣。应依奏用清

字笔帖，密差满洲官员，咨行浙闽、江南督抚，均不可因郑成功已经受抚，心生懈怠。亦不可不制器修船，严饬沿海文武员弁，好生修防，以固封疆，不可走漏消息，以致郑成功揣摹疑畏。俟奉旨之日，再遵照施行。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是。依议速行。“保全”一词清文有误，着改正。

16．噶达洪等题为议复张名振等投诚有诈事本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四日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噶达洪等谨题，为海贼奸计叵测，伏乞密敕督抚，宜图攻守，不宜偏颇招抚，以致中其奸计事。

准内阁大学士金之俊、王永吉等谨题：职等在值详阅奏疏，阅得总督马国柱奏报海贼情形一本内称，据刘河副将兼理游击事高必昌报称，生员杨兆绪父杨廷翰往张名振处劝降，带回张名振及郑成功来往文书，该督抚即经商议，咨招降书，再贴告示招抚。职等看得：张名振结伙聚船，栖居崇明各沙，屡犯金、礁、瓜、仪，其势甚嚣，尚未大加官兵，因何顿称就抚。据报陆续投诚者中，多为灾民；其驾回一二只船，亦多为掠去者。惟不见确为结伙之贼，航海大船，解甲投顺者。实为放出朋党，探我虚实，怠我战守矣。且与郑成功行文往来，相勾通于千里海上。万一成功中藏祸心，垂涎江浙，先随张名振而来，埋伏于腹地，伺机突变，水陆并举，首尾相济，则其患无穷矣。伏祈皇上敕部复议，密谕该督抚严饬镇将，守则分防，不得疏防一处；战则奋勇截杀，不得虚张谎报。并请密敕驻守江宁大兵，打探贼情，相机援剿，以期保全。倘若张名振真心实意归降，必全营剃发，尽收船只，缴送戈兵，并持大小贼渠及贼匪花名清册，亲至军前就

抚。该督抚据实驰报，恭请圣裁，可得剿抚之要略，能杜奸计矣。职等生长于江南，稔知海上情形。事关重大，岂敢隐匿？谨会疏密题。伏乞圣鉴施行。为此具本，亲赍捧谨题。奉圣旨：着密议速奏。兵部知道。钦此。

又，准工科给事中翁之翰谨奏：为贼计叵测，我宜尽早防备，仰祈密敕部议，以靖海乱事。窃职思忖，海贼猖獗，竟入长江，扰乱三吴所属财赋之地，漕运要道以致凋敝。如若惶恐不安，渐有壅塞之患，必波及东南。窃职看得：江南督抚各官每报贼船有数百号，每船有数百人，如是则足有数万矣。若以数万人之力，合而击之，何坚不摧？崇明系弹丸之地，然数月不破者，乃贼之狡谋矣。贼意如破崇明，恐江东郡邑皆以崇明为诫，披甲登城矣。且贼既至京口，何不攻镇江？既渡瓜、仪，何不进扬州？乞请皇上思虑，贼因实力不支，抑因我军痛击而难得逞？今贼登上金山横持斧钺作赋，以假仁假义蛊惑人心。贼势全可拔崇明，犯镇江，劫扬州，然贼并不破城分封，与我死战。职所难测者此也。今督抚各官以剿局不成，即行抚局。宋朝岳飞破杨么，亦借离间而用招抚，然杨么乃一洞庭之贼。贼自海入江，皆张扬虚名。上起湖南，下至闽广，贼必暗中串通。我若以抚图贼，贼必就抚，进而行蛊惑之事。今贼沿江停泊而不登陆骚扰者，则恐我视其为贼矣。倘若贼已归抚，则非贼属，而与我为一家，进而索饷以拨发其军，索地以安插其众，可于三吴、瓜、扬之间各地派驻心腹。在集聚或分散之际，尚可借故叛逆。奸徒潜伏内地，假借守御，占居冲要，则我无可奈何。且贼奸诈，就抚者有之，不就抚者亦有，以示眼前各不尽然，以图日后暗暗脱逃。皇上即便盛怒加兵，亦不忧虑国威衰减乎？故职以为宜早防备。伏乞皇上密敕各部，速咨督抚各员，戮力同心，以图剿杀，断其援助，以固我汛，解崇之围，预守孟河，使贼进退维谷，粮尽计穷，全可

一鼓剿灭，海氛可靖矣。职再有所请者，水上作战，全凭恃舟橹。今在江南议造海船，徒竭民力，靡费钱粮而已，实无用处。自古以来，大船不能战，惟用小船。伏乞敕谕统兵各大臣，研讨古人以小船制胜之策，以计饵贼，则能后发制人，又不劳师。请敕谕各大臣，宜速商讨谋略。伏乞圣鉴择取，速议施行。谨题请旨。奉圣旨：该部密议具奏。钦此。

臣部遵旨议得：大学士金之俊、王永吉、工科给事中翁之翰疏称，我尚未大加官兵，海贼顿称就抚者，实为奸计。贼放出朋党，探我虚实，怠我战守。请密敕该督抚，戮力同心，实图守剿等语。大学士等深谙海贼情形，所谋深远，请依议敕下该督抚严咨镇道将领各官，分别防守，鼓勇截杀，不可轻信其就抚之空辞，以误防守，以中奸计。倘若张名振等诚心悔改前非就抚，则必全营剃头，大小贼渠缴送戈兵，呈送贼徒花名清册，亲来投诚。又密咨驻江南大章京喀喀木清字，与督抚商酌，探取贼情，相机援剿，捍以保全。至小船可否用，亦应一并敕谕该督抚，作速详核议定具奏，俟命下之日，可遵照施行。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速行。本内清字有误，着改正。

17. 李栖凤题为郑军云集大埔等地事本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六日

钦差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盐务等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李栖凤谨题，为呈报事。

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准署分巡惠潮道事务田锡胤为前事呈称：四月初五日据副将吴六奇咨称，曾差中军马松至海澄公处商讨相和之计。时海澄公北上未归，仅见其承差，即发与四张通行票，皆书永历年号。该中军俟海澄公返回相见后再归来。若

有他情，另行呈报。等情到道。据此呈报等语。是日，即四月初五日据大埔县塘报呈称，初二日巳时，哨探严林来报，有数万闽军驻扎于永定属下洋，距埔城四十里。今在大宁、长福等处探信索粮，并进城劫取民人家眷牲畜。福建之兵如此云集，不知何往等情，速报到县，转报到道。据此，一面咨饬该县妥为谨防，一面咨文刘总兵、吴副将酌派官兵，以备截御外。为此呈报等语。又准潮州总兵官刘伯禄塘报如前。

各处塘报纷纷到臣。臣会同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两广总督李率泰阅得，郑氏蒙受圣恩，既得晋级，臣等以为必能固国安民，以报效圣恩。讵料各地纷纷来报，其情难测。故臣先密具二本奏闻皇上。又据道弁复报，福建数万大军又驻大埔，探信纳粮等语，不知何意。现值西逆猖獗，民心惶恐，奸贼栖居高、雷，尚未收复，又有闽兵抢劫，不得安宁，臣等虽然竭尽全力，保东守西，亦不知岭海何时安定，以纾我圣上南顾之忧。臣当具本之际，署分巡惠潮道事田锡胤报，据大埔县来报，闽兵皆已退回平和等语。据此，臣看得，漳潮两地相邻，往来便当。臣等知此情形，实不敢疏防。

缘系军事要务，谨具密封速报，伏乞圣鉴，敕部密复施行。事关呈报事宜，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兵部详议速奏。

18. 郑芝龙题为诏使带回郑成功等人书信事本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镶黄刘之源旗同安侯臣郑芝龙谨题，为诏使回京时与差官带回家信，仰祈圣签事。

窃于顺治十年十一月十一日，皇上广施洪恩，差委二使与臣差官李德、周继武、李春等赍捧敕印，赴闽海招抚臣逆子郑成功

等。敕谕内称，再增泉、漳、潮、惠四府，此恩可谓大矣。又赐靖海将军印，此权可谓大矣。时臣缮文同咨，严饬逆子叩谢受封，以图报效。皇上先于十年五月二十日差表弟原户部主事黄徵明随章京硕色往谕封抚，于泉州守护敕印，招抚无成。此次同往之李德、周继武、李春等人，随诏使于六月初七日申时返抵京城，带来郑鸿逵、郑成功书信。又称郑成功倾心向化，奏请叩受敕印，并具陈善后事宜。臣看得，逆子奏疏固封，臣不敢擅自启封。今阅其书信，恨逆子不自量，竟向皇上索取甚多。惟其书信来自万里之外，臣不便更改，故将原文、奏文及臣五弟郑芝豹、亲家举人杨启严、郑彩、崔志等人书信一并奏上圣览，伏乞睿裁。此外，无关文书，未敢具奏。又看得，郑鸿逵确患疾病，瘫痪不能动，难以供职，交回敕印。伏乞皇上明鉴是非，敕谕施行。前年因郑芝豹借与总镇马得功船只，率兵渡海，抢劫郑成功家产，故由叔侄构怨，尚未止息。文内所言心肝患疾者此也，乃臣之家事。臣满腔忠愤，不敢隐瞒，将此一并具疏。别事可由诏使陈明，臣不敢多言。

为此，具本谨题。

计开：郑鸿逵等人书信共八件。

〔批红〕：合并议奏。该部知道。

19．黄徵明题为郑成功已领敕印事本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前户部主事今奉差前往宣谕臣黄徵明谨题，为尽忠回奏，仰慰圣怀事。

臣乃海疆懦夫，在明季屈身户部，同安侯郑芝龙乃臣姑之子，因知天意，率先归顺，臣亦从之，王、贝勒处有案可查。幸同安侯自随皇上，宠爱有加，仰蒙鸿恩，即便尚未向化之子弟

等，亦授以公，授以伯，以期虔心报效。又恐郑成功惧疑不信，务得一人前往宣谕，方固其降抚之心。臣于去年四月初八日，赴京会见，欲述久别之情，臣表兄同安侯即为臣具奏。五月十七日内三院遵旨传郑芝龙带臣及李德、周继武等至内殿赴宴，又赏银百两，赐臣一品官服帽靴。臣荣膺贵服，即使舍身忘死亦难报效。臣唯恐留有承旨拖延之名，于五月二十日同章京硕色自京启程，闰六月初一日抵达福州。硕色将海澄公、奉化伯两敕印及皇上敕谕一并交与总督刘清泰，命当日差官送出。道臣陈穆差傅忠、李凤茂持送泉州去讫。

窃思臣负宣谕之责，然才识疏庸，惟恐不能宣扬皇上威德。见郑成功后，转告其父识时遇主之事，启迪圣明推诚待人之宜。并称君道不分畛域，务期海上不兴风浪。此实为皇上之鸿仁，又开国之际，欲得承家之子者也。君主如此，岂忍悖逆？郑成功闻臣之言，整日不断议论。由此看得，一则可释臣昔日疑惧不信之心；二则郑成功听臣之言后，可坚其拯救乃父，以尽忠孝之意，从而以义从国，望云从日，岂有二心哉！据伊称，惟因兵多地少，难于安插；倘若裁减兵戈，一旦出征，何以制胜？故差李德进京奏请。幸蒙皇上明鉴，广被恩泽，赐与四府，封以公爵，赏挂靖海将军印，并于二月初九日，差内阁郑库讷、兵部扎齐讷持送敕印，因清汉文殊异，臣即竭力通译。所封爵职甚高，郑成功不胜感激鸿恩，于二月二十日恭设香案，叩谢领讫，具本钤印，望阙叩谢，交臣受讫。郑成功以骨肉盟誓，务使海隅安宁，以报皇上厚恩。皇上知人善任，自有盖世妙策，非臣所悟者矣。郑鸿逵足疾多年，步履维艰，不敢领受伯爵，恐溺职守。此实为诚意，并非捏饰。至奉化伯敕印及海澄公前敕印，请部院大臣另行送交。

缘系回奏事宜，谨拟本章，亲自赍捧具奏。

〔批红〕：合并会议具奏。该部知道。

20. 噶达洪等题为诏使交回原颁敕印事本

顺治十一年六月初八日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噶达洪等谨题，为恭报诏使返回日期并交回原赐敕印事。

准浙闽总督刘清泰谨题：本年二月二十日，将钦颁海澄公郑成功之敕谕二道、靖海将军印一颗，叩首领讫，臣已具本驰报。今内阁侍读学士郑库讷、兵部员外郎扎齐讷于二月二十五日自安海启程返京，四月初五日抵达衢州府。臣当面询问叩受情形，与臣前报无异。再，郑鸿逵因病不能行礼，屡辞接受敕印，故将原颁敕谕一道，奉化伯印一颗及原颁郑成功敕谕一道，海澄公印一颗，俱明白交付内阁侍读学士郑库讷等交回。今抚局已定，其安插兵马、支拨钱粮及地方各项善后事宜，伏乞皇上敕该部迅速议定，以便微臣遵行。特具本恭报，亟请圣裁。谨题请旨。奉旨：知道了。原颁敕印到后，着查收。所有善后事宜，速议具奏。该部知道。钦此。

又准浙闽总督刘清泰谨题：为漳海抚局既定，善后事宜宜筹，谨据实密陈，亟请圣裁事。窃臣奉命几二载于兹，其昼夜焦劳，寝食俱废者，惟此抚海一事。今蒙皇上恩隆异数，德被遐荒，郑成功敛迹抒诚，以衔新命，闽南片土遗黎，得还清晏矣。然目前之抚局虽定，而善后事宜不得不早计者，敢为我皇上具陈。一则其发未剃也。一日从王，自有同伦之制。前诏使返衢，臣密询情形，云成功尚未剃发。彼云：我若先剃，部众未齐，恐反逡巡。调集之日，一体薙剃。等语。虽一时固有调停，而缓之未免疑贰。此当亟敕成功立刻遵行者也。一则其诏未读也。君命所在，自有不俟驾而举行者。今成功虽已受敕印，诏书尚未开读。勿论圣意自当宣扬，而事宜亦须料理。若停搁不行，未免有

稽误玩亵之罪。此又当亟敕成功立刻遵行者也。一则其近地依附之众宜清也。成功阻化有年，附从滋众。今既受抚，而屠掠索饷之文，日日见告。初犹在于漳、泉，今渐及于兴、福、汀、延。地方官剿之，既恐有激变之名；而听之，则各有疏防之责。此当亟敕成功分别真伪立刻剪除者也。一则沿海假窃之首宜谕也。近如浙之台、温，江南之崇、靖，无非虚张名号，观望游移，闻抚局之成而愈肆窥犯，以希效尤。在成功敕中，有海上诸寇尔须相机防剿之谕，则传檄而定，移师致讨，皆其责也。此当亟敕成功立刻清弭者也。然臣有为成功请明者，则敕中之地方钱粮也。查闽自定经制以来，漳泉两府及道标额设水陆官兵九千二百名，原无游寨名色，则各营之额饷似应拨给。今敕内有原辖武官听尔酌量委用，则经制官兵又应作何着落？至潮、惠两府界属粤东，彼此情形，臣难越议。或敕该督抚，或谕平、靖二王，早为商酌妥议，则成功之兵有安置，饷有取给，而不至于摇摇靡定矣。臣更有请者，皇上以天地父母之宏恩，赐此一日千秋之盛事。在成功一家骨肉，自当吐肝膈捐顶踵，以酬高厚于万一。而同安侯郑芝龙拜国家之重爵，为殿陛之亲臣，更有与国休戚之谊。乞皇上谕以详为密切家书一纸，速寄成功，使之一一仰体，始终凛承，不致逾越。则父子之忠孝有光大典，而内外之安攘并著奇勋矣。除臣一面移文切责外，相应特疏，密请圣裁，行臣遵奉施行。事关酌议招抚善后机宜，字稍逾格，并乞圣鉴。谨题候旨。奉圣旨：这本说的是。奏内机宜，着详实速议具奏。兵部知道。钦此。

又准福建抚臣佟国器谨题：为小民凋敝已极，有司无法催征事。据藩司、督粮道频频来报，各府罹灾，粮饷难催等语。窃思臣奉命剿贼安民者，乃臣职守。今沿海虽已归顺，地方众贼又蜂拥而起，谎称投顺，索求钱粮，纵火剽劫。臣虽严饬协剿道弁，仍为乱而所忧心，掣肘而无法征粮。今民贮枯竭，钱粮维艰，臣

虽高声疾呼，有司仍无响应。鉴于此情，不得不冒昧上闻。伏乞圣鉴。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奉圣旨：览卿奏，众贼蜂拥而起，佯降索粮者，实乃土贼借以投顺而乘机剿劫者也。如何剿捕，着兵部速议具奏。钦此。

奉此，臣部遵旨议得：浙闽总督刘清泰、福建巡抚佟国器密奏三本内各项事宜，俟郑成功拜受敕印，叩谢天恩本到达后，再行查核其情，酌议复奏。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21. 噶达洪等题为张名振部仍在稗沙等地事本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为报贼船出巢事。

准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谨题：苏州总兵王燝及各路武职俱已塘报去讫。惟臣看得，崇明孤悬海外，周围各沙有县东稗沙、县西平洋。初，贼来犯，栖居稗沙为巢。视我舟师单弱，即过县西来，住扎平洋萧洪附近，堵截粮道，同犯上游。臣虑我船兵不能集聚歼敌，即请或用间或用抚，致其二心，而后进剿。今逆贼突然启鯮前进，离开平洋等沙，仍住稗沙、古寺、房沟等处，自西向东而来，出入不定，往来叵测，遗患难估。今提督张天禄派兵追剿，击毁贼船四只，获船一只，我一船桅折断漂散，为贼掠去。等情塘报。各项防守事宜，理应相机揆度，愈加谨慎，不敢刻懈。今臣与巡抚商酌，相机调度，俟探得真情，再奏报外。今据塘报，会同江宁抚臣周国佐商议密题。伏乞圣鉴施行。为此具本，专差官傅真禄赍捧，谨题候旨。奉圣旨：阅卿奏，逆贼骤然启鯮南下，实有诡计。全武弟阵亡情由，一并查核议奏。兵部知道。钦此。

又准江宁抚臣周国佐谨题：为恭报贼船驶离巢穴，官兵屡战屡胜，又有人船来降，仰祈圣鉴事。看得海贼人心离散，接踵来降，已将投顺者董胤等人船总额奏报外。苏松提督张天禄及各镇将弁俱已塘报讫。惟臣看得：海逆张名振等䑸，环泊崇明，又栖居平洋一沙为巢。经臣与督臣马国柱不时招抚，安插投诚众人，使贼人心更散。且又发精兵截击，吴淞副将赵光祖、镇标原游击曹泗启等先后出击剿捕，贼船不敢分头窥伺。张名振等心有疑虑，势渐消弱，即撤平洋贼船，聚集稗沙，欲速南下。故咨浙江抚臣萧起元、提臣田雄，整饬船兵，以截其退路外。臣于本月十二日，亲至太仓，会同督臣马国柱面商计策，兼程直赴吴淞，会同提臣张天禄、总兵王燝选练兵丁，候风出海，以期荡平。至阵亡之全武弟及受伤船兵，俟查明另报外。兹将贼船情形及官兵阵前截获招降船共四十六只，男女六百九十余口，马四匹，器械枪炮等项，与督臣马国柱会商具题。伏乞圣鉴施行。谨题请旨。奉圣旨：览督臣马国柱所报，逆贼骤然启䑸南下。又称不时发精兵截击，贼势渐弱，欲速南下。前后情由，为何各异？着核查具奏。再，其归降之人，所收灾民等，一并分别妥善安置，切防奸宄。兵部知道。钦此。

奉此，臣部议得：海贼久居崇明，骤然启䑸南下，奸谋叵测。督臣马国柱奏称，船兵不能集聚歼敌。抚臣周国佐奏称，不时发精兵截击，贼欲南下。臣等核查该二本内情，抚臣周国佐所报显系有意夸张，矫饰为己功。周国佐身为巡抚要员，理应详查地方情形，据实奏报，为何侈谈，以取驳查。该二疏内情，谁实谁伪，仍需降敕该督抚具陈实情，明白回奏。再，全武弟失事一案，请敕该督抚亟查具奏。又查奏疏内称，逆贼仍栖居于稗沙等地，拟咨该督抚镇严加扼防，火速剿平，以安封疆，不可懈怠，免中奸计。一俟命下，遵照施行。谨题请旨。

〔批红〕：是。依议速行。本内清字有误，着改行。

22. 济尔噶朗等题为劝降郑成功事本

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五日

叔父和硕郑亲王济尔噶朗等谨题，为皇恩日厚，臣思恩益深，恭陈愚见，以候圣裁事。

准镶黄旗同安侯郑芝龙题：窃思皇上亲政以来，臣受皇恩甚重，念及睿王时，即如出深渊而步入九天。每思知遇之恩，虽舍身亦无以报答。臣所不胜伤感者，乃逆子郑成功远在万里之外，鞭长莫及，弗听父言，不遵君命。先言一府之地狭小，不足安插属下官兵者，尚在情理之中；旋又称四府钱粮不敷十之一，所谓补地以足兵饷者，乃为君主而平山海，并非为己。可见其心意亦非不善。然因索求不止，致使诏使往来频繁。其罪并非不深。皇上虽宽宏包容，不加问罪，臣亦终日战兢危惧，犹戳心口。十八日，皇上赦饮茶，又敕臣以内大臣爵，视为亲信，如此高厚之恩，臣实难接受，后由众亲王首辅大臣等会议，赦臣无罪，臣心方得以宽慰。惟臣窃思，此次逆子之大妈来京时，亲送三十余里，显见其视亲之心矣。又钦派郑、扎二臣去送敕印，郑成功自安平出迎十余里，跪(?)迎道旁，抵东山厅，又三跪九叩(?)拜受讫。此外，馈诏使以银物等项，因内院郑为正使，又补馈四百两，派原副将吴文邦追送至京。诏使回京时，又送十里之外，以表其敬主之意。若有如此亲亲敬主之心，则终非叛臣逆子。且据各差官禀报，逆子已接印受封，皇上若撤满汉官兵，更换镇将品级，拨给四府，安插兵丁，则启印行事等语。至其发文行事，遵行我大清律等各节，皆勿庸质疑，惟臣所虑者，仅剃头一事也。据差官黄徵明、李德、周继武等言，当劝郑成功剃头时，郑成功言，凡为臣者，以礼事君，不在些微细事等语。据此看得郑成功视剃头为细

事矣。我国一统天下，万民从命，降者心扉，难分黑白，惟以剃头与否，辨其顺逆。此法甚明，且又为祖制，不可更改。逆子不懂我朝法令，且其五六名亲信下官，不愿剃头，从中梗阻挑唆，以致稽迟。窃臣荷蒙圣恩深重，又奉命会议，恨不能亲揪郑成功之头剃发。数日以来，臣反复思索，骤得一见，具陈于皇上。前差官一系原户部主事、臣内弟黄徵明，叔侄自有芥蒂，万难深谈，难以说通。且皇上多年来恩加于臣，臣亦有心报恩，郑成功全然不知此事，亦不懂我朝法令。臣次子郑世忠，现为侍卫，每日侍从皇上，请皇上颁发敕谕，命郑世忠与钦差同去。郑世忠荷蒙圣恩非浅，伊向与臣言，愿报效皇上。伊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若上传皇恩，下达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倘若众官内有一二人阻挠归顺，郑世忠则以君父之命，将其立斩，以遏恣意妄为者。如此，郑世忠全可速报奉命剃头一事。再，臣在空暇之余，经询问众差官，昼夜苦思终得不出妙策。臣之愚见如是。臣愿速定东南，以纾圣怀。臣未经熟虑，冒渎具陈，伏乞圣裁。为此具本，亲捧谨题。奉圣旨：览卿奏，知道了。本内所请差郑世忠传谕一案，着议政王、内大臣等会酌议奏。该部知道。钦此。

奉此，臣等议得：据同安侯郑芝龙奏，次子郑世忠与郑成功情如手足，朝夕相处，可与差使一同派往郑成功处，上传皇恩，下达父言，婉言开导，则郑成功势必心悦诚服等语。据此，依其所奏，拟派郑世忠与我差使同往郑成功处。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王等所议是，着差郑世忠。

23．噶达洪等题为查核漳城失陷事本

顺治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为恭报大兵抵达漳州

事。

准浙闽总督刘清泰谨题：前年漳州海贼兴起，围困漳州，六县失陷，漳城危如累卵，幸亟差大兵获捷。固山额真金砺等立有复克之功，不能泯没。圣明在上，或有优赏之例，臣勿庸议。前抚臣张学圣等，未敢议叙阵亡武弁王新等。至共同击贼提臣杨名高等、身负重伤守备李尚才等、阵亡把总王保等，俱应分别记录，施恩赏赉。谨题。奉圣旨：议奏。该部知道。钦此。

又准浙闽总督刘清泰谨题：为核察漳州全城文武各官事。看得海逆围困漳州八月有余，危在旦夕，城池几陷。今已究审在事文武各官及副将王邦俊。游击魏永强，臣已责处。严泗信等俱亡。包泰亨前已由部复奏。再，镇守有功者马金宝等，遇难身亡者傅永吉等，降贼逃出者范进等，臣已逐一开列花名另造册，与揭贴合并送部，以为分别施恩治罪外。谨题。奉圣旨：该部知道。钦此。

又准福建巡抚佟国器谨题：为汇报大兵抵漳解围时，文武各官效力有功事。题同总督刘清泰。奉圣旨：已有旨。该部知道。钦此。

除文职获罪、参劾革职、拿审、阵亡者由吏部议奏外。臣部遵旨议得：为议叙漳州有功官员，前臣部已奉旨咨查，今督臣刘清泰、抚臣佟国器皆已查奏。满洲有功者，待请功后另行叙录。查奏疏内有功各官，计有提督总兵官杨名高，总兵官马进宝，副将侯全、满进忠、马士秀、黄世杰、王进功，参将王进、韩尚亮、杨其志、冯君瑞，游击刘进宝、梁有材、佟元年、蔡调龚、潘廷缙，守备王嗣昌、韩瑛、王一美、魏标、马知己、陈永邦、洪思钰、刘良碧、宋伟宁、窦廷贵、王爱民、何勘兰、王朝琳，或冒刃破敌，或固守城池，均录在案。至千总、把总、外委衔官弁等，拟着该督抚酌情赏赉。阵亡官兵，拟着照例恩恤。漳浦失陷

时，有潜通献城把总陈尧策、奔回府城把总安孝；诏安失陷时，有从贼千总薛加祥、把总王抚民、梅应魁，迎贼土官冯启；海澄失陷时，有从贼参将赫文兴、守备时运高、中军包胤、千总刘珍尼、高海、马史兴、把总谢子连、赵锦宪、许龙、朱忠英、防弁杨世德；平和失陷时，有从贼逃出防弁张一男、通贼失城把总全虎、弃城逃出千总王得荣；南靖失陷时，有被俘逃回守备石应贵、千总李广新、把总杨结、马登。此等各官，皆为从贼失城，罪过甚大，俱行革职，敕谕该督抚拿审拟罪具奏。据称通贼失城千总赖策已阵亡，从贼千总刘标被斩，勿庸复议。再，奏疏内开逃出守备刘虎，拟着严查缉拿后奏报。一俟命下，遵照施行。

为此，谨题请旨。

顺治十一年七月十三日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噶达洪、尚书孟明福、右侍郎觉罗科尔坤、左侍郎卫周胤、右侍郎张吉元、启心郎宰三、汉启心郎屈和尚、刘斗、职方清吏司理事官吴库礼、马呈祯、员外郎查布海、郎中杨必。

〔批红〕：是。依议施行。

24. 刘清泰题为使臣叶成格等抵达衢州事本

顺治十一年八月初八日

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刘清泰谨题，为恭报差使抵达衢州府日期，以纾圣怀事。

兹内院学士叶成格、刑部郎中阿尔善与郑成功弟郑世忠奉旨持送敕书，昼夜前往福建，于八月初四日，抵达衢州，臣因卧病三月，步履维艰，即迎至寝室相见。随派本标守备一员，拨派马兵，于八月初五日，护送入闽。臣又行咨抚提二臣，待差使抵达

福建后另派官兵护送外，理合先具本速报。日后若有情况，另行疏报。

缘系恭报差使抵达衢州日期，以纾圣怀事。为此具本，专差官张国恩赍捧，谨题。

〔批红〕：知道了。该部知道。

25，济尔噶朗等题为议复刘清泰请早备剿局事本

顺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

叔父和硕郑亲王济尔噶朗等谨题，为密报赍到清字咨文事。

案准兵部疏称，准浙闽总督刘清泰谨题：职三吁交代，席稿候旨，于七月初十日，兵部理事官摆牙拉赍到兵部钦奉圣旨咨文一件，本月十一日兵部额记库哈番达代又赍到兵部钦奉圣旨，传谕江南、浙闽督抚清字咨文一件，职瘫痪不能动履，迎至寝室，枕上叩头开读毕。于十三日随差官兵护送入闽，职虽昏聩之余，知圣明之垂念岩疆，明烛万里也。因念朝廷之加恩于郑成功，已如此矣；而成功之举动，又复如此。职以为抚局之变，不可不防，则剿局之备，不可不早。职前疏所以密切入告也。今成功所奏，尚未敕下，抚议未定，人心惶惶。万一堵御之间，激而成变，职揣今日之情形事势，与当日踞海澄而围漳者迥异矣。岂一闽之力与职标孤军可制其命者？非皇上速赐睿裁，特遣固山额真一人，统领满洲大兵，移镇闽浙之间，抚局如成，既可阴销其叵测，一不成而呼吸援应，犹不至孤危隔绝，如前督臣江东桥一战之往事也。职忧时报主，图度已久，无奈病迫身废，不能毕效犬马，何禁将死之鸣。并乞速遴文武才望重臣，星赴交代料理，勿误机务，职不胜引颈待命之至。谨题请旨。奉圣旨：已敕谕新总督。着议奏请遣固山额真统兵移镇一案。兵部知道。钦此。钦遵。兵部议得：浙闽总督刘清泰疏内，称郑成功抚议未定，人心

惶惶。浙闽之间，请驻大兵，以防不测等情。缘系遣固山额真统兵移镇事，事关重大，臣部未敢擅议，伏乞圣裁。奉圣旨：应否遣固山额真移兵镇守，着议政王等与内大臣等会议具奏。钦此。钦遵。

臣等会议得：总督刘清泰奏请，浙闽之间，移驻大兵镇守，所奏极是。现差佟代补刘清泰缺，挂总督衔，同选汉军每旗二名干练章京，每牛录披甲二名，派往驻守。再，将自宝庆府来杭州之左翼汉军官兵，由固山额真杨启强、梅勒章京吴如杰、曹巩成统领，仍驻杭州。将原驻杭州八旗汉军章京、兵丁及眷属，拨归佟代带去。此一路军，共委以一人为大章京衔，每翼一名梅勒章京。此官兵皆由总督佟代酌情布置，听从佟代指挥。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26. 郑芝龙题为郑世忠奉命招抚寄来家书事本

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

镶黄旗同安侯臣郑芝龙谨题，为奏报次子奉旨前往宣谕招抚，途中寄来家书事。

臣逆子郑成功为海壖愚民，不知祖制，虽言归顺，尚未剃头，故奏请差次子郑世忠随诏使入海宣谕圣意，并咨逆子剃头就抚，将给四府，以安黎民。七月初二日，郑世忠奉命启赴。三十日抵达浙江省杭州府富阳县，捎来家书，以纾臣顾之忧，理合恭呈御览。

为此，具本亲捧，谨题。

附郑世忠来文一件

〔批红〕：览卿奏，知道了。该部知道。本内清字有误，年月下名衔写得过高，着改正施行。

27．马国柱题为张名振欲攻崇明事本

顺治十一年九月十一日

钦命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马国柱谨题，为密疏浙江塘报贼情，并陈愚见事。

顺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准江宁巡抚周国佐咨报内开：本月二十三日，浙江田提督、都司严锦功将差往海上之人禀报贼情拟手本转报前来。准此，看得二逆俱已撤回，增兵集粮，无疑恣意妄行。且扬言要来犯舟山，然其奸计叵测。明言于此者，岂非以懈我备乎？旋密咨提镇严防镇守外，为此具报等语。严锦功缮密咨二本，一云：探得于六月二十三日，张名振差委佟姓旗手，于七月二十二日返回。据文内云，国姓派伯陈辉及后四镇，共水兵五千，大船八十只，六营三镇，一姓甘，一姓蓝，一姓王，陆兵共一万，国姓又拨给张名振大艚船十只。该甘、蓝二将官，性暴嗜杀。昨闻张名振抵温州，买七船米，仅一只尚未满，待满即来云云。又探得，遣陈辉者，恐因阮四不听张名振节制，故调陈辉来节制阮四。此次攻克南京则罢，否则众将官内降清者颇多云云。又探得，夏尤系该营漕官，舟山人，其生父持田提督大牌至沿海招抚时，被阮四标下林姓中军拿获，搜出大牌，囚禁船内，欲拟死罪。后经伪王总兵周施，其父子相见，仍和好如初，但防守极严。又探得，降将王秉秀仍在沿海招抚，曾称要查其岳父。其岳父在苏州开店，其妻之兄弟今在船上，名为姚事老。在彼处写信甚难，故拿笔纸到林门山无人处缮写，言称关系重大，切勿泄露，又言如有酱给两斤，茄子数十个。当问船只情形，则称大小船只均去云云。又言仅留收粮守港船只。总之，张名振来后，自然明了。今各官内并无首领，夜间极为谨慎，不宜再去金华。

等情。一云：八月初一日，卑职密差人至船上探取王秉秀之复信及夏尤之消息。据差人回禀，因海上盘查极严，莫能带回复信，又称阮四于初一日抵尺门，初五日入林门，众官前拜会。张名振亦来温州，于十四五日即达。探得，据称国姓拨给张名振陆兵一万、水兵五千、大船一百、大将四名，即陈、甘、王、蓝。张名振到达后，即攻昌国卫、石浦所，再取舟山；先入定海，掠漕船，断北路，后进南京。据此卑职故意言称，岂有此事，不足可信。初七日，二渡之民又来密告前事，据称张名振一心腹名邵国贞，石浦所人，为张名振下捕盗官，领来各地逃民二百余人，上告阮四曰，当攻取昌国、石浦、南田后，全可安置百姓，且又岁欠，百姓欲往南田者颇多，攻取舟山后，南田亦可宽松等情。卑职闻此而思得，倘若张名振回崇明，则由卑职所派增防官兵及该营千总、把总温奎等镇守二城，既贼来犯，卑职等全可固守，唯恐贼又增调船兵而万一不漏消息也。故仅告称彼人带领百姓上告，且张名振在前朝时为地方官，今率贼之船兵者，乃张名振也。此次来攻，无可置疑，宜谕饬定关、舟山各官加意防守。卑职两次闻得此言，不能不密报候裁等语。转报到臣。

又九月初一日，据苏州总兵王燝塘报内开：本月二十四日寅时，据崇明县陈申禀报，据吴淞赵副将所咨手本移开，据中军报，本月十四日，据逃回本营水兵张龙、张奎称：我等于五月初六日，乘缉贼船出海，因桅杆折断，被阮四贼船拿获，带至稗沙洪口。十八日启船向南行驶。二十七日，大䑸皆至南田。六月初二日，阮四、张名振驾三十只犁艚、沙船去见国姓，索要陆兵三千、长矛一千、火药三十桶、铁弹子三十担、藤牌三百张而回。又阮四在沿海招集水兵一千名，于七月初一返回南田。据各船之人言称，要战舟山，又夺定关艚船。又闻言欲攻崇明，要夺吴淞船只。张名振仍在福建尚未回来。七月十九日，我等借以买草，泊

船于定海所海岸，登陆逃回。八月十四日，抵达苏松。等语。卑职阅毕，即赴赵副将处，带张龙、张奎详查询问，据称：我等随张名振、阮四登上山顶。在山上，由国姓部下何总兵率四万兵马驻扎。张名振、阮四盲称，崇明虽小，尚可住泊，惟城内守兵骁勇，因无陆兵而未能攻克。若得陆兵三千攻城，不久即能攻克。言毕，国姓即命何总兵点陆兵三千名拨给阮四，又给器械、弹药等物。阮四星夜返回南田。人人皆言阮四要一路攻打，必取崇明，以为巢穴等语。等情具报。以上皆系张龙、张奎耳闻目睹者。据此，看得贼势鸱张，料必朝夕来犯。若一路攻打，崇明尚需预防；倘乘风顺流，直达城下，则城内兵单力薄，何以御敌？器缺无饷，何以扼守？卑职与赵副将星夜筹谋，惟有增兵筹饷，方为目前之战守良策。请飞咨抚臣，以期发抚标精兵二百名，并差程可会、专差靳国旺等飞洋渡海，合力防剿。其余各地，全可以势固守，以力拒敌。再，粮饷一项，前由抚臣已咨苏州府拨给饷米二千石，以备急需，而当咨取时，却不支给，请复咨速拨收仓。再，弓矢弹药者，乃战守所需之物，请予备办。如此整练预备就绪之后，贼虽突犯，亦不致慌乱失误，且又保全地方。等情到臣。准此，看得崇明孤悬海外，贼正窥伺欲犯。虽调发贴防官兵、吴淞参将赵光祖、职标参将李必第，然边长汛广，单弱可虞。再，该县所请抚标精兵二百名，职已飞咨该抚臣调发外。再，所请马匹等，经抚臣与臣商酌后，每槽各选出十五匹，星夜送往崇明。然为事先筹集粮米一案，臣已咨请有二月，抚臣亦咨谕该府拨给二千石。该府称新旧相接之际，务必筹集，以此推延时日。今据前情，复咨催外，理合具报。等语。又准江宁抚臣及苏松道、崇明县各处塘报同前。

旋于九月初二日，准江宁巡抚塘报内开：八月二十六日，据宁绍总兵报称，据宁波副将姜洪德禀报，据中军都司严锦功报

称，本月初七日，据难民赖根刚来称，逆贼阮四于初一日已到南田外洋，初五日船泊于林门，数日来炮声不断。张名振已达温州，早晚即到。今国姓拨给其船、兵颇多，扬言攻克昌、石二城，以南田为根基等情，相应具报等语。又据投诚武弁晋旭称，海贼先于崇明等地劫民沙船一百余只等情，各处塘报到镇。查得，张阮二逆上月各驾一、二十只快船往闽与国姓谋商，今已数月，抚逆全在此举。今不但不撤船回闽，反又增兵加船者，其意何为？难民所报攻取昌、石二城，以建基南田者，委实不假。再，逆贼此次前来，彼原有贼船七八百只，今又增加大船、贼众，可见贼势鸱张。我则分守陆路，势分力单，彼则聚众，合力来攻，实难御敌。倘若水战，则无战船，故而此次战守之策，不可不预先筹划。相应具报等情，由部院咨报到臣。

准此看得：张、阮二逆相继返回林门、南田。前者浙江提督密报前来，今又张总兵塘报贼增加兵船，此事明白无误。故飞咨提镇严防整饬外，理应塘报。等情到臣。据此，臣查得，浙江总兵塘报内称，据投诚官晋旭称，海贼前于崇明等地劫民沙船一百余只等语。查得崇明等地乃松江所辖，贼劫一百余只船，如此重大事宜，该镇道并未奏闻，真伪情形，臣已咨饬江宁巡抚核查，并严饬苏松提镇及该道弁等核查速报。倘若此事属实，则经塘报，除另行奏闻外。惟臣看得，张、阮二逆自松沙南遁后，仍驶行于闽浙海上，臣屡谕各该镇道弁远探密信，以固我疆。今据浙江总兵相继塘报，众贼合谋用计，增兵加船，妄复作乱，以扰地方。贼虽扬言欲犯舟山、昌、石，实为以懈我兵。惟臣昼夜所虑者，乃洋洋瀚海，无边无际，乘风乘潮，顷刻行千里，贼既能自闽来浙，亦可自浙来犯江南，且贼必有取崇明为巢穴之心。故曰备则无患，不防可乎？臣又复饬抚镇文武严守关隘，整备军旅，加意扼防。再，催拨粮米，运至崇明，以利战守。贼船驶行于海

面，一旦会合，力必增加，而我所辖汛广，各营分守，势必力分兵单。以臣愚见，其以少击众之计，宜必修整关隘冲要，以阻贼势，增修墩台，以御贼船，大造弓箭器械，以破逆贼。各项军需，刻不容缓。各地原无额定钱粮，此项需用出自何处，惟臣伏请皇上裁决。不论何项钱粮，而今当务之计，臣即先行支用，以利紧急军务，事毕之后，再行咨部销结。今值贼势蔓延，地方震动，以臣愚见，灭贼乃永远节俭之本，并非借讨贼而肆意靡费。臣另有所请，乃贼增船加兵者，不过贼援贼而已，不足为奇！然温州买米一案，买者系贼，而卖者为何许人耶？臣为此而恼。今官兵每日各食一斤米，仍恐不足，而接济贼之米石，动辄七船满载。如此，各地之饥兵何以与饱贼相战？何时能得贼之首级？臣仰恳皇上严饬浙江抚镇道知府，先断贼粮，后可剿贼，并查卖米情由，从重惩处。江南与浙江毗连，关系重大，臣冒昧合陈浙江塘报。

缘系紧要贼情，作速密题。伏乞圣鉴速行。为此具本，专差官曹允忠赍捧，谨题候旨。

〔批红〕：兵部核议速奏。

28. 郑芝龙题为缴奏家书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镶黄旗同安侯臣郑芝龙谨题，为小臣家眷抵达扬州，具疏缴奏家书，仰祈圣鉴事。

惟臣大妻、小儿奉命来京，于四月十三日，自安平启程，二十四日抵达省城。臣次子之妻患病，留省城调理，于六月初三日乘船而来。此事臣已奏闻皇上，惟日久不达，不知其中之情。今由护送人员将臣三子世恩及臣妻弟颜克英等在途中耽搁情形，缮拟书信，差邵忠、陈仪等先来送信。该二人因途次响马贼多，难

以前行，即拟禀文交李柱带来，于十月初二日抵达京城。理合缴奏圣览。

为此具本，亲自赍捧谨题。计开：书信、禀文共四套。

〔批红〕：览卿奏，知道了。该部知道。

29. 李栖凤题为郑成功派兵南下潮州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钦差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盐务事·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加一级臣李栖凤谨题，为密报军情事。

顺治十一年九月初四日，准署分巡惠潮道事田锡胤报前事内称：顺治十一年七月二十七日，会晤潮州刘总兵，据标下戎旗都司宋振堂密咨报单内称，七月二十四日，据哨探郑忠禀报，探得杨光为国姓诞辰差曾皂官赴漳州厦门送礼，悉行退回。据曾皂官称，国姓得知明兵已达新会，于本月十六日发二百只船开往广城。据悉又于本月二十二日，将漳州梁镇之一文给与杨光，以晓谕国姓下甘、万、梁三镇来潮州之事。今杨光驻普宁县外未归，杨伟于二十三日自金石宫经外浦，招兵修船。等情具报。转报密咨到道。本道又差哨探谢恩确查去后。于七月三十日清晨，据谢恩禀报，奉命至庵埠、外浦，探得杨光率兵出征潮阳、普宁等地，杨伟在家调旧屯田兵千余名，前往潮阳换防。现于外浦建造两大挑船。此为实信。等情到道。八月初二日晨，又据原水师副将许龙报单内称，自省城纷纷来报者，并非一日。此间自碣石卫前来商人告称，七月二十三日，四名西官率领十余名随从来卫，索要百只船等情。事关军务，相应密报等语。九月初五日，又据该道塘报：顺治十一年八月十一日，据潮州刘总兵移咨内开，八月初八日，据黄冈练勇把总于奎禀报，据哨兵陈胜等报，本月初四日三更，逆首朱大舍率领头缠红布人数千，自厦门乘船竟驰向

马峡、井洲而来，抵海山。又报，许龙船逆行至井洲，犒赏士兵，欲堵御朱逆等语。本月十一日又据许龙报称：朱跃、曾弼翰等欲以海山为穴，村内生员百姓前来井洲新村告状，职仅招集乡勇击之，斩获为首五人首级及牌、枪等物。又附咨内称，有海山村民誊抄告示一件，所斩之人留发等语。又本月初八日，据前往中左侦探之人禀报，海澄公发十七镇，由陈霸统领，率船兵竟直而来，已抵营田，不知何故。今又拨船派镇发饷，扬言来潮州，惠、潮将弁阿谀远迎者，并非一人。等情到道。该道查得：海山乃饶平辖地，距福建漳州甚近。朱跃系积年叛党，其传布伪告示者，实为欺诈妄行矣。除设法严加堵御外。再，据塘报，海澄公拨船至营田，又扬言来潮州等情，虽不知真伪，该道仍与刘总兵商酌，加意防范，打探实信，确有其情，再行另报。事关封疆，合就具报等语。九月初六日，又靖南王、平南王咨文，与该道报同前来。

九月初七日，又据该道为密报情形事塘报：查得潮州属邑，近有风闻，皆言海澄公兵马来潮，故而人心震动。本道于八月十三日差台哨林雄至南澳侦探，十五日禀称，探得海澄公于九月初回镇水陆并进潮州。本日，又据南澳陈保差人来潮密报，海澄公差万、熊、赵、张等率兵二路来潮。于九月初，一路自陆路经漳州、诏安、黄冈，一路自水路经揭阳等地，前后来潮。又万总兵与惠来营游击于仁为亲属，特咨文。另一文寄给柘林游击杨光。等情到道。据此，该道查得：郑海澄公发兵来潮一事，由南澳差官所报，及本道差人侦获相一致。此事至关军务，一面与刘总兵商酌，相机益固守备事宜；一面待获实信另报外，先行塘报等语。九月初九日，又据肇州总兵官刘伯禄塘报如前。

九月十九日，据协镇潮州驻饶平都督吴六奇揭贴内称：本年九月初九日，二王差官侯玉伯、王福臣赍到密谕内开：潮州新

复，勿容小贼扰害地方，尔总兵官应不时侦探，若遇有奸诈、留发者，或持有永历伪告示者，假国姓名号妄入尔镇汛地剽劫扰民者，尔总兵官即派官兵相机查剿。倘若贼势较强，尔总兵官即与潮州镇道商酌，一面合兵剿杀，一面将情形速报二王。并严饬镇守官兵，务必谨防御敌，不必出境追剿。等语。初十日，又据潮州兵备道田锡胤手札内称，初七日午时，据黄冈把总于奎报单内称，国姓差黄、万等总兵率兵来云霄、漳浦，取溪南、赣镇等处，自平和移驻饶平，在各寨索饷。初五日晚江龙等率兵至诏安，初六日来黄冈传布告示等情。据此看得，闽兵蠢动而窥伺矣。本日，又据本标哨兵林才报单内开，福建国姓发牌内开，黄八爷名廷，差往海阳、澄海二县征粮；又差都督翁天佑赴饶平催征钱粮。又书写八镇姓名，即正兵镇陈勋、后劲镇杨正、英兵镇黄梧、殿兵镇林文灿、游兵营黄元、仁武营江龙、义武营薛国璋、信武营陈泽。等情到道。据此看得：福建骚动，饶平、大埔地当冲要，职即发兵堵御，誓必斩杀来犯者，寝不安寐。至其到达后情形，另行飞报。等语。

九月二十三日，两广总督为密报军情事咨开：除将署潮州道事田锡胤报前事前情未开外，九月十四日据潮州总兵刘伯禄为前事塘报内开：照得海澄公占据福建岛屿，距潮州甚近，红头兵结党结伙，接连不断，且差总兵来潮，塘报频繁，因不知其意图，人心浮动。今朱跃等竟敢驾船，以图海山。查得朱跃为国姓下官，海山乃潮州门户。海山若失，贼栖居为穴，吞食潮州属地，以助国姓。幸与许龙汛地相近，聚众防御，然贼船未归，窥探不止，扬言要派遣前报各镇来潮。至关紧急事情，理合塘报。等语。九月十六日，又据碣石总兵苏利报称，该镇荷蒙皇恩，舍身报效，至死不忘。今据塘报，福建漳州郑成功修造大小战船五百余只，扬言不久南下。又探得，李定国行文给郑成功，欲合船只，郑成

功答以发船，并复一文，声称待船出港时，再启封行施。可见其谋叛之心不可逆料。该镇整备舟师，现带干粮等候。郑成功船果真南下，该镇一面相机分布敌御、一面听候王调遣，亲率舟师至河口待命。事关军机大事，差官速报等语。各处塘报俱到部院，为此咨文，着查核酌议。等语。

九月二十六日，又据潮州总兵官刘伯禄为报闽兵犯边情形事咨称，本年九月初七日，据黄冈乡练把总于奎禀报，据本月初五日夜报称，自福建来商人言称，国姓派数镇南下，一路由黄、万等镇率兵至云霄、漳浦，发牌欲取溪南；一路由甘镇等自平和下饶平，在各寨征粮；一路由江龙等率兵于初五日晚到诏安，初六日来黄冈，传布告示云云。不知真伪，村民皆惊。一面已差人至诏安等地侦探，俟探得再报；一面招集寨民扼守关隘，以备堵御。理合禀报等语。据标下柘林营中军守备杨伟禀报如前。又于九月初九日，据中军杨伟禀报，本月初八日据哨兵林茂根称，海澄公分发十四镇来潮，后劲一镇已于初六日晚到达诏安田渡父祖寨。此外，各镇先后均到云霄等处。大小各船，均已派出云云。本日又据黄冈乡练把总于奎禀报，初八日戌时，据哨兵禀报，探得由黄提督统率十余镇已南下。又差章伯镇、先锋黄会兵于铜山等处，归章伯镇调度。昨夜二更时分，后劲镇兵马驻西山，不知何往。又报称，已将章伯镇所率先达诏安兵马，调回铜山。黄提督驻扎云霄，距黄冈有百里余，仍在踌躇，整顿兵马，等候到齐。等情到镇。据此，即会同署惠潮道田道员，各差细作、哨探，前往侦探真伪。伊等所报，如前无异。本镇看得：海澄公归顺圣朝受封领地，理应秉持臣道，因何突发十余镇水陆并进，分路来犯潮州？虽驻于铜山、云霄等福建属地，然距潮州属黄冈仅有百里，声势鸱张，狡谋叵测。故一面饬谕城池各汛扼防，并会同左都督协镇吴合力敌御；一面驰咨柘林游击杨光自拖浦速赴柘

林各汛，整饬船兵，扼防海口去讫。若有别情，再另报外，先行塘报。等语。本日，又署惠潮分巡道事田锡胤报同前情。俱塘报到臣。

窃臣经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两广总督李率泰、南赣巡抚宜永贵商酌，看得潮州与福建漳州交界，距郑成功住地甚近，每日塘报频传，情形叵测，臣已密疏三次。今闻郑成功又发船来广城，又发镇统率船兵竟抵营田，扬言来潮州。又有朱跃占居海山，以为巢穴。今各处俱在危急之中。臣等业经严饬道弁等妥贴预备。今据塘报，已分水陆并犯潮州，情势颇紧。故已除咨潮州镇、道及苏、吴二都督探取实信，宜加严防，切勿妄为，致患地方外。事关军务，谨具密封速奏。伏乞圣鉴施行。

缘系密报军情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兵部密议速奏。

30．李率泰题为郑军集结黄冈欲与李定国会师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四日

钦差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率泰谨题，为密题紧急塘报事。

前将广东潮州镇、道所报郑成功于十月初七日前已派伪镇情形，于本年十月初八日业已具本详题外。于十月二十九日，据潮州总兵刘伯禄为飞报贼事塘报：是年十月初八日，据本标下惠来营游击于仁报称，本月初七巳刻，驻守黄冈把总于奎、驻防隘口乡勇罗英等、又哨兵曾盛报，闽贼伙党伪黄山镇约三十营，陆续屯扎黄冈一带，至今尚未移营，且四处张贴告示，至各村寨征输粮饷，均分上中下三等，一一征收。今乡民有一二人已回村寨，皆因关涉家口，出于无奈，附近各村寨也有送去猪、酒、米粮等物者。据贼扬言不日征输粮饷报竣，即往饶平云云。初七日凌

晨，差官又持告示、公文送至饶平县令速张贴。再，已抄录伪告示呈报前来等情。于本月初九日，又据本标下惠来营游击于仁报称，是日辰时，哨探周兴禀报，闽省贼党前分扎三十余营，今闻我已发兵，于初八日夜又分作二十四营，布阵于黄冈城外。再，黄冈城内仅驻有两营兵马，且招妇弱进城等语。又防守黄冈把总于奎报同前事。据此，卑职于是日辰时，当报请与杨游击合兵截击之时，又哨兵吴富报称，闽贼伙党闻知我军追剿，即移营欲至浮山屯扎。等情前来。是日，又据本标下哨兵朱才、陈基告称，我等奉命前往黄冈打探闽贼军情，即抵该地看得，贼于初五日到黄冈，扎于石皮庵、徐祖、王屋、石谷一带，又自鼓楼山至教场埔亦驻有闽贼，形似长蛇，足有六七里地。又右兵镇一千余人，驻扎于黄冈城内。今出告示，又派贼至各村寨征输钱粮等语。旋据防守饶平县武职叶新报称，本月初八日凌晨，伪国姓下黄山镇派人至饶平县，张贴征粮告示，并称黄山镇今即来县城征粮云云。继而该贴告示之数十伙人行抵县东门外，直赴三饶、齐社，此事至关紧急军务等情。本月初十日，据本标下中军兼左营游击杨伦详报，职奉命于初八日起程，当夜至龙泉岭扎营，初九日凌晨至黄山坑等情。是日据都司宋贞唐详报，郑宗报称，闽省党伙大小船二百余只，泊于黄冈，扬言欲往延诏等地。自黄冈经浮山、黄山坑、老虎坟至府城，除此大道外，尚有两条小道，其一路可由黄冈乘船至延诏登陆，再到老虎坟有三十里，自老虎坟至府城有三十里；另一条道自浮山、陈塘站至白石岭有六十里，自白石岭至老虎坟有十里。共有此三条道。等语前来。卑职率官兵至黄山坑阻截，过老虎坟三十里，深入腹地。福建党伙奸计叵测，若沿小道前来老虎坟，此路亦必甚危。又据该营哨兵曾盛等报称，于奎曾驻京口，闻知闽省党伙逼近之后，又退守十里等语。初十日又据饶平县为飞报事称，本月初六日酉刻，黄冈司告称，

本月初四日，红头贼自溪南移营至陈山寮，初五日午时又抵达黄冈、石皮山，镇总驻扎于黄冈城内外等情。本月十一日，据驻防澄海守备王德兴详报，本月初九日晚，据哨兵报称，又有甘、黄两镇至黄冈驻扎，委派差官前往南洋堵塞濠沟，修复道路，征输粮饷。该差官尚未到县。又闻闽省兵马欲往南洋一带攻剿，再进兵澳汀等语。现今真伪不明，理合详报。等情前来。据此，本镇看得：闽贼先破漳州、溪南，杀戮过甚，惨不忍睹，今又纷至沓来，扬言有数万之众，于黄冈一带水陆均有贼匪栖止，并分别派人张贴告示，征输钱粮，肆行杀掠，猖狂异常，贻害于民。昨日，职已速派本标下军营精兵前往守黄山坑，十一日又派本标下听用游击陈廷玉率兵至老虎坟要道阻御。再，已转咨吴协镇合兵截击，以剪除奸贼。一俟形势有变，即另详报外。恳请速派援兵前来，以图大举进剿。等语。

再，是日，据署惠潮巡道田锡胤塘报同前情。

是日，广东巡抚李栖凤咨文内开：于本月二十四日，据协镇潮州总兵官吴六奇揭贴内开，本月初五日红头贼突至黄冈，本镇屡次派兵不时哨探防守。十三日午时，据防守饶平武弁叶新报称，有五六十个红头贼进驻三饶所属齐社地方征输钱粮。于十一日夜，不知何故，伊等星夜返回。再，据悉亦撤回黄冈大营。是夜，又据漳州哨丁林才报称，因郑成功不受诏，诏使即从间道回府。初二日，郑成功阅兵，授辅明侯林察为正提督，闽安侯为副提督，管辖一百艘大船，派往广东与西部贼兵会合。初一日发牌内开，勿须迟延征南事宜。本藩于初四日亲临铜山视察兵丁、船只云云。又派万镇统管兵丁，与护卫前镇陈尧策、援剿后镇陈魁、中冲镇萧拱宸、降镇翁天祐等同至诏安，欲往潮州等语。据此看得，红头贼至黄冈后星夜返回，则为前往铜山受阅之故矣。郑逆阅视完毕，贼船必来广东，而来潮州者更为显然等情。咨文到部

院。须至咨者。等情。

是日，又据署惠潮道田锡胤详称：为闽贼猖獗，潮州紧急，请求速派援兵或剿或守，以遏强贼，保固要区事。看得敕谕招抚郑成功，颁诏剃头，理合依法等候奉旨安插。然于本月初五六日，派其贼渠黄山镇等，扬言率数万之众，自诏安进入黄冈，张贴伪国姓告示，填为永历八年。人分上、中、下三等，名曰征输钱粮，实则抢掠，顺者昌，逆者亡。今又直犯饶平。本道先与刘总兵官商议，调兵至黄冈守御。因众寡不敌，又移驻黄山坑要道。贼曾扎有三十营，闻知我军到来，又合编为二十四营，渐渐逼近浮山，欲犯澄海，直达郡邑。时至今日，黄冈水陆等地，皆被逆贼占踞。百姓尚未收获，无路可逃。除潮郡额定官兵分守各县外，在城仅有二千兵，其余皆为土人，呼而不应，难以差遣，因而顾此失彼，捉襟见肘。我等任职地方，何敢坐视地方涂炭，故请速发援兵协剿。诚然如此，方可保全城池，不致地方惨遭蹂躏之苦。等因到臣。

臣会同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广东巡抚李栖凤、南赣巡抚宜永贵看得：黄冈系潮州饶平县属地，离潮州不过百里地，今郑成功之兵集黄冈，会铜山。其十月初一日所咨牌称，初四日视察竣毕，即入粤与西部贼兵会合云云。如今情形难测，比前更为危急。正当西部贼兵猖獗之际，高明陷落，今又围困新会有十余日，水陆不通，声息中断。臣虽身患疾病，但仍筹划救援之事，为此业已请派满师来粤，讵料潮州塘报并不间断，且闽贼蠢动于东，李定国猖獗于西南，臣等既抵御西部之贼，势难兼顾。况且潮、惠兵单，水陆无法衔接，唯恐沿海州郡蒙受其害。为此，窃臣忧心忡忡，理合密题。伏乞圣上睿鉴，速断施行。

缘系密题紧急塘报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兵部知道。

31．郑芝龙题为郑成功复信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初七日

镶黄旗同安侯臣郑芝龙谨题，为钦派使臣至中左，逆子已来信，谨将来信奏请圣鉴事。

窃臣荷蒙皇上鸿恩，唯恐不能舍身报答。奉旨前，于六月初二日，臣闻得逆子因兵众粮断而至闽、粤沿海派粮索饷，扰害百姓，于心不安，故派王裕、吴秦送文斥责，令其撤回官兵，静候谕旨，毋许轻举妄动，扰乱地方。今逆子郑成功已复信，又有臣母黄氏、表弟黄徵明、侄郑泰等人书信。上述信函交由家丁陈德，急送京城，以慰臣等相顾之心。该家丁陈德带书信至兴化府后，恰遇随同钦派二官前去之臣二子郑世忠于兴化府，当夜郑世忠亦拟书信交与陈德赍回。陈德星夜急驰，劳累过度，行至杭州病故。时臣亲属田忠年亦在杭州贸易，以为所带信必为急事，故于十一月初六日将所有信函均带至京城，理合恭呈御览。

为此具本，亲捧题闻。

信件共为五函。

〔批红〕：卿所奏知道了。各该衙门知道。

32．济尔哈朗等题为郑成功父子书信来往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皇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噶朗等谨题，为密报海澄负隅情形，亟请圣裁事。

据浙江、福建总督今候代刘清泰疏称：顺治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午时，接福建抚臣佟国器密奏疏稿开称：奏为海逆有负圣恩，乱生可虞，闽省兵饷交绌，仰恳敕部速议，以资剿御事。窃惟闽海叛服无常，屡烦师旅。皇上依同安侯郑芝龙奏，撤兵议

抚，乃诏使屡颁，郑成功矫命横行如故。臣已据内院学士叶成格等九月二十三日报，星驰密奏讫。诏使在泉一月余，峻拒馈遗，敬持大体，往复传谕，随机应变，冀全抚局，可谓不遗余力矣。而郑成功并无剃发受抚之意。今诏使于九月二十九日从间道回延平。臣接手札，据郑虾等往复厦门回称，郑成功一云先要四府。敕谕仅指水路游寨，未言陆路。二则不奉东西调遣。三则不受部抚节制。恐如姜瓖、金声桓等俱以剃发后激变。且未与张名振议妥，又比高丽之例不剃发等语。近闻发兵数千，并兵器海船二十余只，从伪兵部及太监往迎西贼伪永历。臣计虑郑成功语言支吾，词意诡谲，不过借安插玩弄，以支饰抚局。复借抚局游移，以攻劫乡堡。据前疏请以浙、闽、东粤近沿各郡与其安插，并支粮饷，则是付东南半壁于跋扈不臣之手，将谁欺乎？自去年至今，成功派粮索饷，大县不下十万，中县不下五万，福属兴、漳、泉焚掠无余。各郡道将有司接臣与提督臣杨名高密檄，守御兼行，城中虽为瓦全，然不无野尽城空之虞。营兵月饷，取给催征，乡堡既以藉寇，不得不取给城中士庶，以纾庚癸。所谓兵竭于外，饷匮于内，臣已早计及此矣。臣满腔忠愤，封疆职守，不能奋飞。据臣愚见，非示之以威，则何知有恩？非迫之以剿，则何肯就抚？此不易之定理也。今各郡营兵仅供城守，若大张挞伐，以威不轨，必藉庙算，调发大军，兼议粮饷，庶克有济。臣等惟有不惜顶踵，艰难拮据，以尽瘁封疆已耳。忧心如焚，谨具驰报，仰恳圣明垂念危疆，亟速明断敕部密议速复，行臣等遵奉施行。等因到职。

臣亟缮疏驰奏间，本月二十五日酉时，又接抚臣佟国器密奏疏稿开称：奏为密报海上终不受抚，仰祈圣明亟赐睿断事。窃照郑成功原无投诚归顺之情，海上乌集者众，嗷嗷待食。各郡水陆官兵汛守既严，阑入无从，因借抚局以饵我。大兵既撤，往复奏

请。成功名为受抚，实恣剽劫。自十年八月至今，分布各伪镇，率兵十余万，蚕食索饷。自漳、泉、兴化以及福建属邑，赤地无余。惨苦情形，屡经臣具奏皇上矣。蒙皇上复差内院学士叶成格等赍敕前来，令郑成功剃头开读。八月二十三日(?)到福州，臣从棘闱特出与提督臣杨名高斟酌，谋议既定，而发檄各道将护送诏使，八月二十四日抵泉。据学士叶成格等九月二十三日报称，驻泉二十余日，郑虾、黄徵明、李德、周继武递相往返厦门不下十余次，郑成功不受诏，不剃头，其意如山。复遣各伪镇分布收割民禾，仍行其蚕食索饷故伎。且闻西贼伪永历差官及太监现在成功处察视动静，其狡谋愈不可测。臣于十月初一日见报，即日同提督臣杨名高密议发兵沿途接应，候诏使回省。先行具疏驰报，伏乞皇上亟赐睿断，迅发大兵，以靖危疆。等因。

又为密报紧急情形事。准抚臣咨开，十月初一日据叶、阿二大人九月二十三日手书内称，李德、周继武自福州起身之后，即兼程前进，于二十四日抵泉矣。郑虾、黄徵明相继往安海。在泉二十余日，李德、周继武等往返十有余次，郑成功竟未差一人来，未见一封回信。至九月十二日黄徵明回，十三日郑虾亦回，又无确信，难以久待，故于十七日往安海，亦未见有差人来。十八、十九日李德、黄徵明到，言不受诏，不剃头，其意如山等语，是以二十日回泉也。二十一日，郑成功差人来泉投书送礼，书内并未言受诏剃头一字，只云业已卜期。我等已速催其即来，礼品已附回矣。今其部下各营分头扎于兴、泉上下，收割民禾，四处派饷。昨闻调拨船只往福宁一带，发官兵从云霄上广东。又闻西贼伪永历差官太监在郑成功处。看其迁延，不但竟无顺意，而且举动甚狡。祈将此中情形，先即星夜驰奏，并即密移总督具疏。我等稍俟再有确息，旋即返回。专此密闻，希勿迟缓。等因到院。准此，合就密咨贵部院具疏驰奏，烦即查照施行。等因各

到职。

准此，该职看得：郑成功抗不剃发，言语支吾。前接抚臣手书，职已具疏驰报矣。今阅该抚密奏疏咨，则成功之终不受抚、与终不可抚者，已不待再计而决矣。倘于此而皇上不大张问罪之师，亟易抚局而为剿，不但人心日听其摇惑，亦且地方日受其侵凌。全闽之事，有从此不可问者矣。今使臣叶成格等尚未到杭，谨先据抚臣疏咨备述密报，伏乞圣上垂念形势危疑至此，封疆关系匪轻，仰恳敕部速议密行新督臣等预定剿御之先机，以成安攘之善着。职虽病废余生，死可无憾矣。职不胜激切待命之至。顺治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具题，十一月十五日奉旨：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一并详议速奏。兵部知道。钦此。

又据浙江、福建总督刘清泰疏称：为复密报海上情形及使臣抵杭日期事。是年十月二十六日寅时，接使臣叶成格等手札，内开出海招抚情形。据称，九月二十二日缮拟一书，交予佟抚臣之兵赍送，谅已收阅。二十三日，差郑虾、周继武再往厦门，回称，郑成功一云先要四府。前谕仅指水路游寨，未言陆路。二则不奉东西调遣。三则不受部抚节制。恐如姜瓖、金声桓、李成栋、海时行具以剃发后激变。且未与张名振议妥，又比高丽之例不剃发等语。二十八日，郑成功差人来，所言如前。据此看得，其不剃发之意已定矣。且职于八月二十四日抵泉至今，等待月余，郑虾、周继武、黄徵明、李德、李春等相递往复，不胜枚举，而郑成功并无剃头之词，亦无确信，故而久候。今郑成功言语支吾，词意诡谲，且又闻西贼永历差伪兵部及太监向郑成功索要粮饷、兵马、兵器、甲衣，而郑成功业已发兵数千，并兵器海船二十余只往应伪永历。郑成功既如此而为，岂有受抚之意？职等拟于二十九日从泉起身回京，作速奏请圣裁。等因到臣。

是日午时，诏使叶成格等抵杭，来臣卧榻之侧，臣面询郑成

功情形及言词等，俱与抚臣佟国器密疏无异。窃思诏使叶成格等奉命前来展布圣德，在泉月余，往返开谕，竭尽心力。且秉持大义，严拒馈遗。随机明断，从间道速回。该二臣实不辱圣旨矣。惟郑成功抗不剃发，悖我之仪。今揆时度势，应发大军，作速剿杀，以示国威。为此复密疏，伏乞圣裁作速施行。缘系复密报海上情形及使臣抵杭日期事，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尤成功赍捧，谨具奏闻，请旨。奉旨：一并议奏。兵部知道。何以过誉使臣？着饬行。钦此。

又据镶黄旗同安侯臣郑芝龙谨题：为皇恩浩荡，而逆子执迷不悟，谨将来信恭呈御览事。窃思闽海数年横遭贼患，民苦不堪言。皇仁恺恻，屡颁浩敕，劝降叛逆，悯恤黎民。讵料逆子及海隙叛伙，不念皇恩，违拗圣旨。前则索地增粮，今又并不剃发。言降则剃发，何有可言。今阅家人林怀赍回逆子郑成功书信，仍未剃发。据此看来，招抚无成，微臣不胜焦虑。谨将逆子来信及二子郑世忠回信一并恭呈御览。逆子悖逆圣旨，狂妄无忌，难以复信。伏乞皇上明断。今劝降无成，臣当席藁待罪。为此，谨具题闻。来信两函。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具题。十五日奉旨：所奏内情，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详议速奏。兵部知道。家信并发。钦此。

郑成功书信内开：戊子年，因儿差王裕至京城问父安，而父被禁，王裕被捕，从此不敢寄一字，并非不差人，惟恐株连故矣。壬辰年末，骤由周继武等送父书信前来，儿甚惊疑，旋由李业师等送信亦接踵而来，儿疑信参半，故差李德赴京，以探传闻。前曾传闻父亲不讳，试探确否有之，为此拟一文略表本意。议和者，实非本意，否则，愿顺而词意不同辙乎？此事不言而知矣。讵料清朝敕封海澄公给一府，儿出无奈，吊兵示信。旋又敕给四府，儿出无奈，受诏示信。再，所要地方者，乃为安插数十

方将士，保固地方，妥办善后之至策，何有言词违拗，索求无厌之说？讵料又不增地方，而四府竟成画中之饼，如演父前所得三省之故伎，不出儿之所料。骤颁诏剃发，而众兵愤怒。噫嘻！自古以来，对豪杰以德服心，不可以利动心，更不可以祸要挟。清朝给地者，以利饵儿乎？儿要地者，为利薰心乎？清朝乃为招贤纳士，保固地方，不应仅惜其地；儿则为稳定将士，利于民生，务必需用土地。今清朝若以剃发为借端，天下间岂有未受地而遽称臣者乎？天下间岂有未称臣而轻剃发者乎？天下间岂有彼不以实许而此以实应者乎？天下间岂有未相信以心而先信以发者乎？天下间岂有事体未明而可以糊涂易貌者乎？夫大丈夫举事，堂堂正正，毫不隐瞒。清朝若信儿言，儿为清朝人；诚不信儿言，则为明朝之臣。于八月十九日，李德、周继武等自京回中左称，诏使已抵省城，渡弟、李德、周继武等与叶、阿相议，依前派郑、贾例，儿差人去迎才来。故儿正当差官至省城隆重接来时，诏使已于八月二十四日来泉。确闻已经抵泉，于九月初四日辰时，即差李德与差官吕太前往泉州馈送礼物。九月初七日渡弟来会，九月十一日即回。儿与弟言，要达意于诏使，可约期会面。不料诏使于九月十七日来安平，儿即备物品，安置于报恩寺。诏使反不住宿，四面放哨，又山顶上立纛，多猜多疑，而将敕书却委之草莽，是为何理？又系奉命前来，何以如此多疑？伊既多疑，而儿能无疑乎？九月十九日辰时，儿又派差官林侯赍送书信及礼物至安平，转告诏使务必于九月二十五日会面，而诏使于九月二十日回泉。如此突然而来，又突然而去者，不知何意？亦实无暇迎送。九月二十一日，林侯无奈，便持书与渡弟入城，复馈礼物，而诏使回文内未定日期。九月二十四日夜，渡弟、周继武又来中左会见。九月二十五日巳时，先派周继武前去禀告，若令受诏剃发，则先受诏后存放于安平衙门。该剃发者，至关重大，不可草

率从事，务与诏使面谈有成，方可奉旨放心剃发。儿恐周继武转告有误，又拟一稿送阅。九月二十六日辰时，渡弟从中左返回，又差旗鼓史说、郑奇逢等与渡弟进城，复请诏使来安平，以议受诏剃发事。九月二十九日辰时，钦差驱逐史说等人回来。又李德、周继武等称，二十九日晨会见二臣，留在彼处，后又派拨什库来催促起程，毫不稽迟。二十九日午后，二臣先出东门，立候我等同行。我等言马乏，定于三十日晨起程。九月三十日酉时，又李春、吴文榜等称，诏使于九月二十九日午后回省城云云。叶、阿身为重臣，奉使来闽，非但承宣德意，亦应安抚黎民。今之百姓窘迫至极矣。又儿下将士颇多，均已眼见二臣在泉月余而回情形。二臣不与儿商议安插官兵、拨发粮饷之事，反以剃发二字相胁迫。儿一人剃发，而众将剃发乎？就论剃发，在一日之内数十万之众均能剃发乎？且众心未服，强令剃发，怎保不激变耶？叶、阿不为始终之图，仅出轻率之言。不为国家虚衷商榷，动辄厉气相加。李德亦为儿所差之人，与二臣一路而来，甚加凌虐。李德何罪之有？此并非胁李德，实则胁儿也！察人者，不观其谨，而观其惰。受诏前尚所款洽虚心，受诏后却肆意要挟。使臣尚且如此，其主可想而知矣。能令人无危乎？能令人无悟乎？且儿名扬内外，倘若一旦名败，非但不见重于清朝，亦必为天下耻笑焉。概言之，清朝外则以礼待父，内则视父为奇货。今观此次敕书、使臣举止，确有欲借父以挟制儿之势。一挟则无所不挟，然儿岂可挟之人哉？且父初见贝勒时，已落入其圈套，至今安然无恙，亦甚幸哉！若父万有不幸，天也命也。儿必素服三载，以尽忠孝。又据报督抚已行文各府筹办草料，以资大军。据李德、周继武禀称，孟兵部率大军已抵关隘外。据此看得，前有总督、金固山额真一和一战，今有叶、阿及清兵，一令剃发，一行要挟，前后同辙也。儿此时唯有秣马厉兵以待，别无他言。儿

本不敢复文，乃因黄六袭泣索儿之一文，以便回复。故儿陈述原委，谨请思虑。特此告知。十月初一日辰时。儿成功拜上。

又郑世忠书信内开：儿于十月初九日随同二满大臣来延平，即往京城禀报。一应事宜，可由林怀转告。儿世忠具告。

钦遵上谕，臣等议得：当初招抚郑成功者，乃为不劳师，不扰民。今虽再三委员招抚，并无剃发归顺之意，反以狂妄无忌之言寄信于其父郑芝龙，不肯就抚。请敕该督、抚、总兵官等整饬兵马，固守城池地方，不准郑成功之人登陆扰民，若有乘隙登陆者，则派兵剿杀。再，查请派大军一事，已派督臣佟代率领汉军官兵前去，马得功亦去。拟俟佟代到任查报后再议，咨督臣作速赴任，着兵部委员行咨督抚镇等。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速行。

33. 噶达洪题为郑成功不受抚属实拟密咨广东大员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兵部尚书·固山额真臣噶达洪等谨题，为请旨事。

案查本年六月由广东巡抚李栖凤为驰报潮州属地情形事疏奏，经臣部议，郑成功虽受敕、印，仍未剃发。据臣李栖凤疏称，尚有裹头之人，仍在堵截抽粮，掳掠男女，其牌文内皆写永历年号，可见并非郑成功之人。谅必地方恶棍乘机假冒其名而为矣。请敕谕平南王、靖南王、总督、巡抚严饬官兵，趁机截杀，勿中其诡计。等因具疏，已降旨密咨。今据督臣刘清泰疏，为密报海澄负固情形事。经议，郑成功并无剃发归顺之意，请敕闽省督、抚、镇，若见郑成功之人登陆，即派官兵剿杀。等因具题。已有旨。奉此，拟密咨广东两王及督、抚、镇等，郑成功不归顺者属实，若有人借郑成功之名抽粮扰民者，则派官兵剿杀之，勿

中其诡计。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施行。

34. 佟国器题请速发满师以解兴化泉州之围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钦差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佟国器谨题，为急速飞报，仰祈睿鉴，速派援剿大军，以靖危疆事。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酉时，据兴化城守副将满进忠报称，〈下缺〉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守泉州参将韩尚亮称，为府城兵单，难以内外相顾，速派援兵协剿事。逆贼猖獗，陷漳州，破惠安，乘势又攻各县，围困府城。卑职看得：南安兵单力薄，不足百人，难守府城，又无御外之力，故与泉州知府商酌，调该处各县兵马、钱粮及知县一并前来守府城。再，在安溪、永春、德化三县各路口，均有贼匪栖居，难以调回。同安悬隔一方，不知如何。今贼大股集结于泉州城西南，运来云梯、大炮，逼近城下激战。前后五次飞请派兵，恐因路阻不达，便乘机差兵速请增援。等语。是日，据参将韩尚亮、游击高乾、蔡祧耿、窦廷贵、泉州知府沈卫保、通判彭胜祖等详报，为孤城兵单力薄，贼势紧急，请星夜派兵增援事。看得自逆贼陷漳州，破惠安以后，旋围泉州，又运来大炮、云梯不计其数。在泉之兵，不足以守城垛。若无援兵，众寡悬殊，万难持久。且福、泉相距遥远，恐贼蛊惑人心，故职等佥同商酌，专差韩副将同胞弟韩尚义、长子韩元昌，同千总刘晋忠，从间道前往省城，恳请速派骑兵七八百、步兵千余，星夜驰援，乘机进杀等语。又韩尚义称，本月初六日，奉韩参将委派赴漳州侦探，初九日进城探得，漳州城于初一日四更失陷，文武百官中，惟水师参将刘超琳于城陷之日，亲

自杀死阖家四十余口，而后与妻自刎身死等语。是日，又据兴化城守副将满进忠从仙游拟手本报称，本月十一日，永春县知县及驻守武弁已去本县暂住于西关厢。永、德、惠安均与仙游县接壤，四面皆有贼寇，并进到离县南不到十里地之仁里地方，情势甚急等语。又据游击王嘉祯详报，惠安县已被甘总兵攻占，知县被押至国姓处所，典史被斩，泉州被围三层，贼众云集，洛阳桥门被切断。郭贼住于小屿，又有数百人从枫亭、双喜来抢掠，孔道阻截。卑职看得：兴化乃省城之屏障，虽兵单力薄，又派把总朱唐龙率兵赴仙游县协防。今兴化急盼省城援兵前来，请速增援等语。是日，又据兴化府知府张彦珩、同知刘汝治、通判吕基德为驰报事称，驻防仙游县游击王嘉祯称，据传七座城池陷落。贼扬言欲犯仙游县、兴化府。卑职等查得：贼势动辄数万，防守各县官兵不过一二百，众寡难敌，城池难保。今郭尔隆驻于枫亭，夜袭小屿，云集洛阳桥，兴化危在旦夕。请星夜调发数百骑兵，先解兴化之危，后图解泉之策。若稍迟延，兴化难卜。时际可危，局势紧迫等情，各处呈报到臣。

窃臣看得：海逆郑成功陷漳州，又连破各邑。今围泉州，又犯兴化，该两府一日紧急求援三次。臣在各处飞报前，已会同提臣杨名高派遣邵武副将张成恩、汀州游击鲁佑明、署提标游击刘志瑛率领骑步兵一千五百名，星夜驰援兴、泉。参将韩尚亮因漳州众官被逼投降，恐贼蛊惑人心，故专差其胞弟韩尚义、长子韩元昌至省城为质，以示矢志拒贼之心，忠诚可嘉。臣又密饬守御之事，希冀固守岩疆，以纾我皇上朝夕之忧患。惟此贼不向化，前八旗兵及江浙两总兵官之兵，驰援漳州，精兵云集，围困半年，尚未剿除。自撤兵议抚之后，搜刮民财，以养残部，一年有余。前救援时未能剿除，今又蔓延难以捍御，且海贼不比陆贼，全可扬帆到处进犯。省城者，根本要地，断不可以空虚，一旦数

万贼众围攻，孤城难支，其情可危。请皇上速发满师星夜赴剿，则地方之万幸矣。窃臣又思，贼虽以大船为屋，专赖楫櫓，然厦门则其巢穴也。查得从潮州行海路可达厦门，而诏安、平和二城与潮州接壤。请敕广东、南赣各督、抚，调发潮州水师，直赴厦门，捣其巢穴；另一路从诏安、平和陆路进发，掣其左翼；而闽师则击其首尾。如此，一举荡平海贼。一面咨文新任总督佟代速援外，一面将各地相继塘报情形复密奏。圣明一旦盛怒，必有无穷之福也。祈请火速发兵，以纾民望，以靖海疆。臣不胜引颈候旨。

缘系贼氛猖獗，愈加蔓延，兴泉求援亟急，速请满师，以靖岩疆事理，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标下赵国必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施行。兵部知道。

35．李栖凤题为郑军进入潮惠属邑征粮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钦差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盐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一级臣李栖凤谨题，为闽贼水陆并举，惠潮情势孔亟，仰祈圣鉴事。

窃查郑成功派其总兵征输粮饷，抢掠潮州等情，经该府镇道塘报后，臣业已六次密奏。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据署分巡惠潮道田锡胤报：十月二十二日，据水师副将许龙称，本标侦探禀称，海澄公不受诏，却派其总兵至潮州征输钱粮。据悉在海阳、澄海、饶平三县，由黄提督、翁某征粮；在潮、揭、普三县，由王戎旗等征粮。又称在上游有数百只船集结。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有率兵南下之势，盖于二十三、二十四日起程。有言去碣石，有言去广东。前差郑某持谕帖至碣石，招募祖姓人叛兵，可

见必去碣石等语。是日，又据镇标游击杨伦报称，把总于奎下哨探称，是日丑时，大伙红头贼直抵黄渚洋等地山上鸣炮呐喊，纛旗不计其数。等情到道。等情塘报。

十一月二十一日，又据潮州总兵官刘伯禄塘报：本标下都司宋振唐称，守备刘良下哨兵称，红头贼至青岚洞攻寨，放火抢掠。离营仅有十余里，离城有二十余里等语。又本地人称，有一小道，直通河北，可派兵防守等语。再，据柘林营游击杨广称，红头贼进犯饶平，在黄冈城内驻有徐、翁、陈三总兵，扬言修筑城池，平冈设镇，又有赫总兵。再，王戎旗、四总兵率数千兵至云霄驻扎，每日增兵不止等语。本镇看得：闽贼数万之众，蹂躏三饶，震动潮州，民不聊生。今又差委总兵，分路抢掠。在闽集结数百艘船，若贼扬帆进犯各地，地方贼又四起，则我水陆四面受敌，将难医潮州剥肤之祸矣。更奇者，扬言修筑黄冈城池，平冈设镇，犹如蜂拥蚁聚，永久占踞，从而狼奔豕突，不思撤回。贼兵逐增，我兵逐减。前调总兵官蔡元所辖五百名乡勇，因前日红头贼从小路逼近河北，离城仅有二十里，故而撤回该乡勇，以备不测。初欲调碣石苏总兵官标下驻防惠来之隆江司参将陈川所率千余兵来救援，乃因府县苦无钱粮，且山贼蜂拥而起，仍准留守惠来。除此之外，虽有柘林、惠来、澄象等三营之兵，然各有汛守，实难助一臂之力。本镇标下共有兵丁二千，其中五百名兵丁，已拨给游击杨伦，与听用都司宋振唐率乡勇三百名御贼，夙夜严守。贼多于我十倍，孤军在外，不得不谨慎。等语。

十二月初四日，据驻守惠州副将黄应杰为沿海船只事塘报，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酉时，海丰游击张嘉晋报称，十一月二十六日午时，驻磡寨村李石称，本月二十五日申时，闽船一股大小有一百余只，由东驶来，湾泊磡寨等地。是时又称，本月二十六日晨，闽船陆续驶来，共有一百八十只，由林察率领而来。等语

到镇。等情塘报。十二月初七日，又据黄应杰为孤城兵单，请派协守兵事塘报，十二月初二日，据海丰游击张嘉晋、磡寨村李石报称，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日，闽船大小有三百余只泊于磡、海等地，欲往西驰去，请派兵协守。等语到镇。等情塘报。

十二月初九日，据潮州总兵官刘伯禄为闽贼水陆进犯潮州，肆行抢劫事塘报，十一月二十二日，据原总兵官蔡元报称，二十日大股红头贼进饶平县，二十一日围攻齐社，齐社之民亦插纛盟誓，决一死战。其结局，再行呈报。二十二日，原水师副将许龙报称，本月十九日，闽贼连艅泊于南澳。督军官林察、祖茂等扎于南澳，商议军务。哨船每日在海上游弋，阻击渔船，故而沿海人心惶恐。又于铜山等处，闽贼沿江而上，抢船掳人。又，万礼等率兵至饶平等地，征输钱粮，民不聊生等语。本镇看得：闽贼先者进黄冈城，后又犯饶、澄等地，肆行抢掠。若非倚其伙众，岂敢如此。今又大股贼船驶至南澳、去澳、大澳等处湾泊，窥伺潮州，前后受敌等语。十二月初十日，又据惠州副将黄应杰为紧急军情事塘报，今十二月初七日辰时，署平海所屯田事务千总刘云桢报称，本月初五日酉时，伪国姓下辅明侯林察率四百余只大乌船及三万余众，突进平海所，在南门外张贴伪告示，言逆者亡，顺者昌，进而肆行抢掠，平海百姓惊动等语。是日，又防守平海所海丰把总魏进忠报同如前。据此塘报等语。十二月十六日，巡海道徐谈为报海上情形事咨称，于顺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虎门参将王廷彦手本内称，看得海外孔亟，于本月初六日即差三只哨船及把总刘文舒、水师武弁秦国忠前往新南侦探海外情形。本月十四日禀报，一队白艚船驶抵大鹏所，征输海外村寨粮米。贼李万荣将酒、猪送去时，艚船已返回平海所。又闻陈奇策所率贼船亦至大鹏所策应等语。据此看得：海外贼船忽来忽去，

且距虎门有二百余里，不能追剿，故一面严饬妥为防守，一面差委哨船出海侦探。为此塘报等语。是日，据平南王属左路总兵官许尔显转报水师武职周祯为报李栾地方事内称，本月十五日据所差哨船回来禀称，福建白艚船三百余只骤至东海，扬帆驶入佛堂门，不知何故。等情塘报到臣。

据此，臣与靖南王耿继茂、平南王尚可喜、两广总督李率泰、南赣巡抚宜永贵会同看得：郑成功闽西贼犯粤，即伺机起事，借派钱粮，肆行抢掠，以致饶平、澄海各县及福建附近地方均不得平静，且新会孔亟，省城空虚，贼渠即差林察率三百余只贼船，在广惠各地飘忽，与陈奇策贼船相互策应。今虽幸解新会之围，然其奸计叵测。

臣正缮折间，又接据饶平总兵官吴六奇手本内开，据哨兵林汉称：十二月初一日卯时，伪国姓已以奸计陷漳州，并设察院衙门，黎民大乱，无路可逃，平和、诏安各县均降贼。伪国姓已派红头贼偷取大埔等地。等语。据此看得，情势愈加紧急，已严饬水陆将弁妥为防范，乘机截御外。特此密疏。伏乞皇上作速定计，敕臣等施行。

缘系闽贼水陆并举，潮惠情势孔亟，乞请圣鉴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兵部知道。

36. 张中元题为先歼郑成功后除张名振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钦差总理粮储·提督军务·巡抚江宁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张中元谨题，为密疏海寇与闽贼相互串通，仰祈速剿闽贼，以除海寇事。

看得海寇张名振来犯崇明，联腙千余号，皆赖于船只楫橹

及汪洋波涛。当调我军会剿时，即扬帆而去，当我兵单时，突又来犯。我军为堵御而来回奔命，会剿时又无影踪，贼势猖獗，诡计多端，不比先前。窃臣夙夜思之，倘或杜绝奸伙资助，沿界防范贼来劫掠，则贼寇无衣食，可立毙于海上。故自接任之后，即行严饬沿海有司员弁，禁止居民出海，尽心团练防范，以致贼待毙海上。以闽贼资助之事而论，据报投诚之贼卢国旭等人，或称贼将水陆并举，或称贼已往迎国姓，亦有人已得国姓藩字牌票。据此看得，张贼委实与闽省郑成功有关。郑成功外则顺从，内则悖逆。伊栖居闽省，串通海贼，资助钱粮戈兵，以牵制江南、浙江之兵，使江浙之兵难至闽省会剿。如此，全可养兵蓄锐，以图逆谋得逞。张名振全赖福建粮饷，乘风飘突，充作诱兵，以劳我师，又攻我不备。如此，互资互利。此事不可不深虑矣。前兵部咨称，该密报贼恃海澄之固等各节，已由皇叔和硕郑亲王等议得，毋许郑成功之人登陆等语。郑成功作恶多端，皇上业已洞鉴。惟延宕剿除，势必蔓延。江南、福建虽为两省，均系皇上之地；贼犯虽为其地，然均系叛党羽翼。臣何敢壅于上闻。伏乞皇上睿鉴，速派大军至闽剿除，不致养痈成患，非独闽省宁谧，江南、浙江亦得安宁矣。

缘系密疏海寇与闽贼相互串通，仰祈速剿闽贼，以除海寇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兵部议奏。

37. 佟国器题为呈缴郑成功书札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钦差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佟国器谨题，为呈缴逆贼手书于内院，仰祈圣鉴事。

看得闽南有贼来往，臣同提臣杨名高率文武各官登城固守。

本月二十日酉时，海澄县知县周琼亲自递缴贼郑成功手书一封。据周琼称，郑成功陷漳州后，于初一日晌午传知府房星烨、副将张世耀前去议事。初四日，水师参将刘超琳自缢身死。初六日，房知府在船上饮酒谋事，言称差人至省城送文等语。臣所虑者，奸贼肆虐，叛臣依附，且其手书言语放肆不规，臣誓与贼不共戴天。郑逆奸诈，其仍请受抚者，盖借此而怠我守备之心矣。臣愈发奋勉，又饬兴化副将满进忠、泉州参将韩尚亮好生防范，趁机截御。至周琼，已解往按察司衙门。臣又与提臣杨名高、右布政使谢道、按察使董瑛奎、巡海道祖坚衡等，拟就复文，交与同安侯郑芝龙表亲徽明递送外。今郑成功手书内词意诡谲，迕逆无理，不宜赘奏于皇上，然届两军对垒，又贼远道递送书札，其中是否有诈，实难逆料，理合呈缴。故将周琼所递郑成功原文，及臣复文稿纸共二件，一并封缴内院查核。相应密疏具奏，伏乞圣上睿鉴，速派满师，征讨不臣，慑服叛逆，则叛者敛足，民得安居。

缘系呈缴逆贼手书于内院，伏乞圣鉴，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属员杨国威赍捧，谨题候旨。

〔批红〕：议政王、贝勒、大臣等议奏。兵部知道。文稿并发。

38．郑世忠题为奉旨传谕带回郑成功等书札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镶黄旗同安侯郑芝龙二子侍卫臣郑世忠谨题，为奉旨出海传谕，赍回叔、兄书札二件，相应具疏，仰祈睿鉴事。

臣奉差随同满洲大员叶成格、阿尔善赍捧敕书赴福建泉州府沿海，传谕逆党成功等剃发。叶、阿二臣面谕臣先赴中左，打探叔、兄之顺逆之心，以利传旨。臣至彼处，上则陈情皇上德意，

下则转告臣父之言，竭尽规谏，务期事成。臣叔郑鸿逵、臣兄郑成功各有书札一件，臣已带回，相应具疏明鉴。

为此，谨具奏闻。

从海上带回书札共三件。

〔批红〕：知道了。兵部知道。

39．郑世忠题为呈缴郑成功等书札事本

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镶黄旗同安侯郑芝龙二子侍卫臣郑世忠谨题，为奉差同赴后返，呈缴赍回书札二件，仰祈睿鉴事。

臣奉命随满洲大员叶成格、阿尔善赍捧敕书与周继武、李德、李春赴福建泉州府海上，谕令逆党郑成功及众官兵剃发。叶、阿二臣与臣至彼处，因招抚无成，即令臣速回禀报。臣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返京后，将事情已呈报兵部外。今于十二月十五日，该周继武、李德、李春亦已返抵京城，并带回逆兄郑成功给臣书札一件，臣已披阅，岂敢隐匿。又有臣叔郑鸿逵给臣父郑芝龙书札一件，不知内情。此间臣父已随皇上赴海子，且臣被罚俸缘故，不敢入值，亦不敢擅自转告，仅将书札二件一并奏览。

为此，谨具奏闻。

带回札共二件。

〔批红〕：知道了。兵部知道。

40．李率泰题为郑军攻取饶平直抵广州附近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钦差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率泰谨题，为密报闽寇情形，仰祈圣鉴事。

窃照海澄公郑成功陆续行动之策难可逆料等情，臣已汇疏具

题。今顺治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据署分巡惠潮道田锡胤详称：始据水师许龙禀称，据悉海澄公未接圣旨，并派遣总兵往潮州催饷，派黄、翁二姓驻澄、海、饶三县，遣王戎旗驻潮、揭、普三县等语。又报，封船数百艘之后，或曰闽安侯周瑞、辅明侯林察率兵前往碣石，或曰前往广东。本日又据镇标游击杨伦禀称，据把总于奎、哨兵张诚报称，本日丑时，大伙红头贼直入黄渚洋等地，满山炮声，纛旗无数。等情前来。本道当即呈报。等语。是日，又据潮州总兵官刘伯禄报称，闽寇猖炽，本镇下厅勇都司宋振唐据哨兵报称，红头贼已抵青岚洞，焚掠毁寨，离城仅二十余里。此路可通河北，应驻兵把守。又据柘林游击杨广详称，红头贼进入饶平所属黄冈城内，徐、翁、陈三总兵在此修城屯田以图抵御。再，赫文兴、王戎旗等四总兵率兵马数千驻扎云霄地方，贼与日俱增。该臣看得，数万闽贼蹂躏三饶地方，潮州全境惊动，民不堪其苦，今又派数总兵分路劫掠。又据报，闽省尚有封存之船数百艘。设若贼寇扬帆顺流而来，各地土贼蜂起响应，我等将水陆四面受敌，全潮州遭劫之难则更不可救矣。所议修筑黄冈城池，屯田御守等情，尤令人震惊也。贼寇蚁聚，且有久踞之心，其贪如虎狼，毫无撤兵之意。臣感贼势日张，我军渐弱。前日红头贼由小路逼进河北，距城仅二十里。原总兵官蔡元调乡勇五百驻防以备不测；并派碣石地方苏总兵官标下驻守惠来隆江司地方，参将陈川率千名兵丁来援。又恐府县无粮，加之山贼蜂起，惠来县亦请求驻守。此外，柘林、惠来、澄象等处虽有三营，但仅能各守汛地，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唯从本标下二千兵丁中派五百兵丁，交游击杨伦，与厅勇都司宋振唐所辖三百乡勇共同御贼，昼夜严防。然我孤军在外，贼十倍于我，臣忧恐不已。十二月初九日，又据惠州副将黄应杰驰报沿海船只一事内称，据游击张家勤禀报，据传国姓船已攻取碣石。又报，勘寨李石咨

称，闽船共三百余只。所有磡地海域以西情形到臣，理应速报等语。当日，黄应杰又为孤城兵寡，请兵协守事报称，据李石呈报游击张家勤之文内称，十一月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日，大小闽船聚集三百余，现停泊于磡地海岸，据闻将向西来，请派协守兵丁等语。又据潮州总兵官刘伯禄塘报，为闽省贼寇水陆并进，劫掠潮州边境事开，准原总兵官蔡元详称，大股红头贼进入饶平，包围齐社。齐社村民歃血为盟，举旗死战。又据水师许龙禀报，福建船队汇集南澳，人心惶惶。铜山地方闽贼抢人掠船，又抵饶平等地，催征粮饷等语。今十二月十九日，又据黄应杰详称，据本月初七日署理平海所千总刘云祯禀报，初五日酉时，伪国姓属下辅明侯林察率大黑船四百余只，三万余众闯入所乡，在南门外张贴劝降告示，并大肆劫掠，百姓恐惧等语。本日防守把总魏进忠所报同前。理应驰报等情。十二月二十三日，又准巡海道副使徐谈详报沿海情形内称，据虎门参将王廷彦咨开，获悉二百余只白艚船往来于佛堂门外，距虎门二百余里。二十四日平南王下左翼总兵官许尔显所报同前。总览所有呈文，均称福建白艚船三百余只直下东海，进入佛堂门内，其故不详，理应驰报等语。又据镇守饶平总兵官吴六奇呈报地方情形事内称，据哨兵报，十二月初一日卯时，国姓计取漳州城，并于城内巡按衙门视事，百姓无路可逃。平和、诏安知县均开城迎降，大埔地方亦派有红头贼前去袭取等语。理应驰报。等情俱已到臣。

该臣会同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广东巡抚李栖凤、南赣巡抚宜永贵看得：郑成功纠集党羽，水陆横行，始则践踏黄冈，继又抢掠饶、澄所属各地。今率船只三百往来于广东佛堂门地方，佛堂门离省仅四百余里。此乃倚仗海贼陈奇策协应，伙同西逆李定国滋扰所致。今西逆败走，众贼必定失魄落魂。唯其党羽甚众，诡计多端，防备之心不可稍有松懈。臣等除会同各地员弁

严加防备外，将所有各镇、道陆续呈报情形，一并汇题，伏乞圣鉴施行。缘系密陈闽贼情形，伏请睿鉴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

〔批红〕：着兵部知道。

41. 张秉贞题为郑军占领潮州黄冈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六日

兵部尚书张秉贞谨题，为密题驰报事。

据两广总督李率泰题，〈中略〉① 奉旨：着兵部知道。钦此。

臣部遵旨议得：总督李率泰疏称，郑成功兵抵黄冈，距潮州府百里。广东官员力拒西贼，则不能兼顾闽贼等语。查因闽贼抗旨，恣意妄为，曾派大军征讨。今该总督既称潮、惠兵少，则请降旨平、靖二王及该督抚，与率兵前去之都统珠玛喇等会商，酌情调兵，务必兼顾东西，以图万全。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速行。

42. 郑芝龙题为郑世忠等劝降郑成功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初十日

镶黄旗同安侯郑芝龙密题，为详陈差人误事，致贼患蔓延，请敕下审明缘由，仰祈圣鉴事。

窃以海贼作叛，扰害地方。皇上轸念民瘼，叠谕招抚。先委贼郑成功一府，以其兵多地窄，复加四府。其施恩反侧，可谓至矣极矣。不料郑成功要求不已，具疏请益。臣身在万里外，不知成功是何立心。但据来差家丁李德、周继武曾对臣说，勿预是事，彼等面见大人，再直陈海上情形，便可再增一二府等语。此二人于臣面前尚敢妄言，则在成功处必有虚张诈诱，勾起成功之

①题本见本书第30件。

贪心。臣欲上报皇上隆恩，下保地方百姓，甚为忧虑。又派次男侍卫郑世忠与诏使同去劝降。臣窃思兄弟见面，可期天理萌动，良心发现。不料成功有意拖延，不肯接诏。使二诏使与世忠等徒劳往返，又将诏书带回。时臣在南苑侍候圣上，未及询问缘由，今臣患病，荷蒙圣上鸿恩，遣在家中调治。趁世忠来探，服药之际，方得问及差遣之事。世忠答曰，见逆兄后，未说他事，只言若剃发归顺，可全老父阖家。逆兄曰，吾不剃发即可保全父命，剃发则父命休矣。世忠知其胡言，复哭劝其回心转意。成功于李德身旁手执银盅，高声恫喝：剃发乃身分大事，本藩自会定夺，谁人敢劝，哪个敢言！世忠未敢再开口。成功胡言乱语，毫无君臣、父子、兄弟之义，亦不提剃发之事。如此耽误国家大事，延误地方百姓，乃李德之罪也。又据周继武禀称，伊立于一旁，与世忠哭劝成功剃发归顺。成功起誓，先撤官兵，再议剃发之事。佞官沈佺期曰：藩主剃发为令尊大人，我等剃头又为谁人。况且同在海上数年矣。等语。出此言者应处磔刑。尚有诸多要言，因臣病中迷惘，不能详问。乞请皇上敕下满洲大臣，传李德、周继武、李春当面详审，即可知海贼抗旨情形。若三人所言不实，世忠知道，可以讲明。臣荷蒙皇帝隆恩，粉身碎骨亦难报效。今闻此言，岂敢不如实具陈。

为此，缮本密题。

〔批红〕：兵部议奏。

43．佟国器题为郑军攻下仙游谋取泉州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十三日

钦差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佟国器谨题，为封疆万分紧急，祈请亟发援兵事。

顺治十二年正月初七日寅时，据兴化城守副将满进忠为众贼

攻破县城事塘报，据仙游县城逃出兵丁孙二告称，数万逆贼昼夜攻城。初五日巳时，贼四面呐喊，排炮齐轰，将西门濠沟填平，即沿城竖立云梯，手执藤牌同时登城。官兵拼死抵抗。贼即推出高车，形如城垛，箭发如雨。数千贼一拥而上，众兵丁跳城身亡。孙二从着火房内逃出等语。本月十一日寅时，兴化城守副将满进忠报为县城被陷，防守官兵阵亡事内称，据协守仙游把总朱腾龙禀报，朱腾龙守北门，初五日辰时过后，贼于东门以南一带打开两丈余豁口，游击王嘉桢率兵奋力抵抗。时从东往北至二铺地方，贼立云梯，火箭齐发，军民不支，贼遂登城。我随王游击策马冲杀，为众贼包围刺于马下，身负四处枪伤逃出等语。又据协守仙游把总周正龙禀称，周正龙曾守西、南二门一带地方。十二月十九日夜，逆贼数万将城围得水泄不通，是夜开始攻城。初五日，逆贼挖坑埋炸药破东门城墙，众贼蜂拥而上，我舍命从城上攀绳而下等语。又据逃出兵丁黄怀、陈士真告称，初五日晨，数万逆贼破城而入，到处烧杀。黄怀等随王游击截杀百余贼，至唐氏香环门前，逆贼蜂至，将兵丁冲散。王游击力单难支，为贼所获。知县陈有虞负伤被俘，黄怀逃出等语。是日卯时，泉州参将韩尚亮、邵武副将张承恩、提标游击刘之英、汀州游击卢有明为地方紧急事呈报，海寇郑森及各伪镇均抵南安。又有赫文兴、张英、甘辉等率漳州、同安反叛将弁，大股贼匪俱扎陈三坝，窥我孤城。并将云梯、大炮、火药等物运至海口。泉州城兵力薄弱。职等自去年十二月初六日以来昼夜督兵严守城池，唯恐日久疲竭，贼计难防，地方万分紧急等语。又接据兴化城守副将满进忠为地方窘迫，立请援剿事塘报，本月初九日戌时，卑职差遣颜曾前往泉州巡抚处呈送公文，伊带回张、韩二副将及刘、卢二游击详文，与前文相同。据颜曾禀称，甘、赫众贼驻扎洛阳桥之陈三坝，切断水路，行人不通。曾扮作渔民，沿海边返回。到獭

窟澳地方闻知，伪国姓运火药四船，其中两船运入洛阳江以攻泉州；两船派衬丁挑运以攻兴化，现有七十担火药。等语。据此看得，今诸县均被逆贼攻取，仅存兴、泉二府，日益危急。城郊一二十里之奸民见贼势张，趋附者甚众。今贼运送火药意攻郡城也。恐日久兵民疲敝，难以抵御，情势甚危。请念及敌众我寡，克期增援，速解倒悬之危等语。当日午时，据福州巡道佥事王来聘为报海寇事呈称，本年正月初三日，据防守三沙把总董虎禀报，本月初二日辰时，自北驶来五十余艘贼船，停泊于武澳地方，开炮抢夺渔船。卑职率兵截击，遂于未时张帆南去，今仍往来行驶等语。又据防守沙埕千总马四玉禀称，本月初二日辰时，据哨兵望得，百余贼船由北驶来，已抵海外。巳时七十余艘抵达南镇口外，往来行驶。等情各报到臣。

该臣看得，海寇郑成功攻取漳州后，即分兵四面出击。臣曾两次疾驰密报。自仙游被困以来，臣又会同提督杨名高三次调兵援剿。知县陈有虞及驻守游击王嘉桢坚守二十日，屡挫贼势。贼立高车犹如城堞，掘地埋药毁城二丈余。众贼随即蜂拥而上，我兵力不能支，守将阵亡，知县受伤被擒。初五日巳时仙游失守。当日，数万贼众又分驻南安、洛阳桥以窥伺泉州。贼乃乌合之众，实在人数难以估算。且贼船行驻于水中，往来侵扰附近地方，已为省城肘腋之患，务必南北兼顾。总督刘清泰远在嘉兴。自诏使叶成格等由闽归来以后，郑贼不降则必反叛。臣数度告急，但未见增派一兵一卒。大军在河北被霜冻所阻，难于渡河。臣与提督率文武众官日夜把守，实恐日久兵丁疲敝。又虑山贼海寇声势相通，伺机起事，上游兵丁不可尽数调出。贼伙日壮，我军有限，可谓杯水车薪，难以解救。乞请皇帝速发满洲大军，兼程前来。再密敕浙江、江西、南赣、广东督、抚、镇，待各路兵马进抵后，克期会剿。如此则平复有望，海氛可靖矣。

缘系封疆万分紧急，伏乞圣鉴，亟发援兵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特遣标下李进功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着兵部速议具题。

44．宜永贵题为漳州失守汀州危急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日

钦差巡抚南赣汀韶惠潮郴桂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宜永贵谨题，为海逆攻取漳州事。

接据福建汀州总兵官王之纲塘报，海逆郑成功于十二月初一日攻取漳州。今又派四名伪总兵赴和溪，迫近汀州所属永定县界。该处官兵甚少，情形十分危急等情。臣当即拣派抚、镇标下马步兵一千二百名，交付左营游击李常榕，于正月十八日起程，驰援汀州，相机协剿。臣与总兵官胡有升会商谨题。

〔批红〕：着议复。此本干系军务，因何未加密封，着严加训饬。兵部知道。

45．佟国器题为筹措福建兵饷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一日

钦差总督军务·巡抚福建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佟国器谨题，为遵旨密陈征抚机宜事。

窃臣看得，郑成功猖乱之时，皇上体察福建地方艰难，拨给漕粮，又留粤省粮饷。若尚有不足，查核具题所需实数，再酌情调拨等因。兹据布政司详称，不知前来之大军实数。前年漳州援军用银四十三万余两。伏乞皇上敕下部议，由邻省措办银两数十万，待靖逆以后，再行报销。再敕下江、浙二省归还拨给增援漳州官兵之闽饷十九万七千五百余两，以济窘况。

所有情形，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从速议奏，着户部知道。

46．彭常庚题为清除郑芝龙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

吏科员外郎臣彭常庚谨题，为请清除内奸，严密军机，以靖地方事。

臣素闻，发兵讨贼，先防其奸细，则平贼易焉；招抚叛逆，先散其党羽，则擒王易焉。理应先示以军威而后招抚。再，灭此等小贼之乱，一军足矣。我朝定鼎之时，所向披靡，又施以宽典，凡归顺者定予优厚之俸养，可谓鸿恩矣。然奸佞首恶阳奉阴违，身享高官厚禄，却居心叵测，暗通消息，伪称投诚，却不遣散贼伙。蜂拥蚁聚，号令沿海，摇撼我军，摧残地方，蹂躏百姓者，莫过于郑芝龙家族也。臣仅将其奸险陈明于皇上。郑芝龙素无归顺之诚意，投诚之时，系因大军压境，力竭而降。彼时，其属下余党甚众，上为招之，遂对郑芝龙逾格俸养，以化其心，渐弱其志，标为海寇归顺之楷模，并以之为诱饵矣。不料郑芝龙不念皇上之恩德，向善报效，反而暗通消息，欺罔皇上，伪称其弟、其子倾心归顺。故此皇上降仁旨，颁诰、敕以封其弟、其子。携带妻孥来时，沿途护送亦甚宽厚矣。郑芝龙理应勤勉教化余党，防卫海疆，绥靖闽地，力除贼孽；不应假借归顺，鼓动闽浙，违抗镇抚，行不测之事。若郑芝龙不知而未能招降，则郑芝龙乃一无用之辈，何以俸养之；若郑芝龙知晓此情，而将此做为后盾，郑芝龙乃一内奸，不可不力除之。伊虽将家信奉上御览，但焉知其不暗藏密信。再，与其往来之人，孰善孰恶，谁人知晓。其中必有人透露我军机，使彼余党知我虚实。其子、其弟果真抗命妄为，酿成外患，则先废郑芝龙以除内奸，再整饬军队，以利扫灭游魂。若不同日预防，贼势蔓延难收，万一失于防备，则地方不

宁，百姓遭难，兵戈相操，大利大弊莫过于此。卑职虽属愚昧，仍相机密题所知情形，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缘系请求清除内奸，严密军机，绥靖地方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一并密议具题。着兵部知道。

47. 济尔噶朗等题为请发大兵收复漳泉失地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皇叔和硕郑亲王济尔噶朗等谨题，为密报海寇连陷漳、泉等府县，急请速派大军收复剿杀事。

准兵部题，据浙闽总督今候代臣刘清泰谨题，顺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午时，接准浙江巡抚秦世祯咨开，本月二十七日准福建佟巡抚咨，据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酉时协守兴化副将满进忠塘报，本月初九日申报，据仙游手本内开，本月初八日司校吏、金石寨寨主吴兴杰报称，获悉伪进武镇郭二龙于本月初六日夜初更时分，由枫亭拔营，开往肖圩，并破肖圩。又据传报，贼陷南安县。今国姓围攻泉州府。初八日午时，据羊角寨寨主杨瑞峰称，传闻惠安城早被攻陷。又传闻七县均已陷落。漳州府亦于三十日被陷等情。又据仙游驻防左营游击王嘉桢禀称，据寨兵报，贼寇攻取肖圩。又获悉南安县亦被取。泉州所属七县均为贼取。又传漳州府三十日亦被攻占。贼朝仙游方向而来。前来兴化之奸细均已剃发等因详报。当日申时，戍守南门兵丁头目张百生带兴化府学生员林银由漳州逃进城中告称，十二月初一日五更时分，贼陷漳州，四处抢掠。银被贼获，带至同安县，方得逃脱等语。由此看来，贼势披张，连陷府县。诚若不久大股贼寇遍侵兴化、仙游，断江口桥大道，彼时恐险情不能通达，首尾不能相顾。请速发兵援助兴化。等情到院。据此，除一面派兵增援外。看得，

海贼阳奉阴违，一再抢掠。闽省粮少兵弱，此情早经该院密奏，派遣御敌之兵。而贼乘大军未至，恣意妄为，分兵连陷府县，势焰大张，急请发兵驰援。望贵院虑及贼众数万，闽省兵寡力单，皇上万分危急之情，速发大军协剿。早一时，是一时。料贵院与贼同仇，决不会等闲视之，恳请速派援兵。等情到院。据此看得，海贼鸱张，连陷闽省府县。唯剿贼大军未至，闽省兵寡力薄，防守有难，福建巡抚急请浙江援兵。唯事关地方，理应咨请贵部院酌情裁决救援，火速咨复为宜。为此咨行贵部院查照施行。等因到臣。据此，臣业将海贼郑成功负隅海澄，徒有招安之名，实藏悖逆之心密疏题报。经皇叔和硕郑亲王等会议剿除，具题，奉旨准行。不料，海贼知我大军未至，更行猖獗，于十一年十一月三十日许，分兵共举，连陷漳、泉府县。臣病在嘉兴，气息奄奄，等候替补，不能统兵剿杀。新总督佟代又遇江北封冻，兵马难于向南疾进。臣病卧枕席，再四筹谋。除咨商都统杨麒祥、浙江巡抚秦世祯，速拨浙省官兵星夜来援外。唯闽省兵马薄弱，务请大军前来剿除。浙省土地辽阔，难于从四方调集。伏请皇上速发满汉大军，或就近调邻省官兵协剿。再，请饬谕新总督佟代星夜赴任。如此，则海贼不得披猖，地方有恃无恐矣。今咨商到臣，理应从速密报。日后若有他情另行具题。缘系密报海贼连陷漳、泉等府县，急请速派大军收复剿灭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特遣专差官张德骃赍捧，谨具奏闻，恭候命下。顺治十二年正月初一日具题，二十二日奉旨：览题。逆贼连破漳、泉二州所属郡县，该巡抚、总兵官尔等如何治理地方哉？收复剿杀之事一并速议具题。着催促新总督作速赴任。兵部知道。钦此。等因密封到部。臣等除遵旨当即派遣专差官咨催新总督佟代作速赴任外。臣部议得，郑成功悖旨妄为，故发大军征剿。将马得功算在内，再遣三路总兵官调兵随大军征伐。不料，逆贼趁大军未

至，攻占漳、泉所辖各县，其势披张。据总督刘清泰疏称，除调浙江官兵星夜驰援外，请速发满汉大军，或请就近调邻省官兵协剿等语。贼氛猖炽，攻陷城邑，调兵协剿收复之事关系重大，臣部未敢擅便，伏乞圣裁。奉旨：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题。钦此。

臣等遵旨会议得：令驻江宁府大章京喀喀木酌派一精干协领，并每旗各两名章京、五百满兵；着驻杭州都统杨麒祥由两名副都统内酌选一名，及十名章京，五百汉军披甲随总督佟代往驻福州府，于大军抵达之前，固守未失之地。再，闽省兵马所需粮草多由汀州府调拨，故请敕总督马国柱、巡抚郎廷佐从江西省就近酌派一精干副将，率二千兵丁驻扎汀州府，与彼处官员同筹固守周围地方。待大军到后，再令此等调遣官兵各回汛地。大军抵达即可收复失地。至于彼巡抚、总兵等疏虞治理，致使地方失陷之情，待地方平定后，再行查明议奏。刘清泰于地方失守后，不等新总督到任，自行弃城前往嘉兴。将此事交吏部议处。并请严敕彼督、抚、镇等于大军抵达之前固守未失地方，切不可如前疏怠。派兵部二笔帖式将此文咨送江宁、杭州一份，送总督佟代一份。恐世子所率大军，闻闽省地方失陷，急于赶赴，地方遥远，马不敷喂则不能抵达。故应行文世子，照常行进。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48．杨国永题为清除郑芝龙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正白石廷柱旗下云骑尉臣杨国永谨题，为贼势方张，应绝其根源，密陈利害，仰祈圣裁事。

臣恭读圣旨，凡京城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各官员均应尽忠报

效，共图匡救之业等因。臣本福建人氏，于顺治元年投诚后，随豫亲王征战西南十余载。荷蒙皇恩，早思报效。唯因所知情形不实，又非大利大弊之事，未敢妄自题陈。今漳、泉贼渠郑成功纠集奸党，任意反叛。剿灭此逆原本不难，唯前众大臣等剿抚失宜，枉行天恩，反使贼势扩延。今闻贼已连陷漳、泉等城。招抚之前，日日围攻抢掠；招抚之后，又横征暴敛，苛取钱粮数百万余，掳掠男妇。虽派天兵征讨，若不能突至，则地方涂炭，苦不堪言。窃臣愚见，灭郑成功易，除郑芝龙难。郑芝龙一日不除，郑成功一日难灭。窃臣悉陈之。郑成功乃海隅一小贼，本无奇技，今敢横行不法，特仰其父郑芝龙之辅助耳。我皇上以宽大仁义为怀，不杀未降之人，以示招抚之意。郑芝龙揣知圣上之心，纵子乘势自固，伊借此求荣。郑芝龙又尽知满洲刑律事例，故让家人、亲族每月互通财银，外则推说通商，内则实通密信。凡朝中事务贼均得悉，则可预先筹谋攻守之策。再，大军征讨所需钱粮浩繁。兵进则贼退入海中，兵退则贼势又兴。守兵众多，粮饷不足，定会厌于军务，力主招抚。郑芝龙或欲乘机亲往，或欲讹封为王以合其意。故此伪造家书，奉上御览。郑芝龙明邀圣心，暗行叛逆。此乃其里应外合之奸计也，臣深知此术。今有前总督陈锦之严防告示可见，臣早欲冒死上疏，唯恐郑芝龙近侍皇上，而臣地处边远，上闻不能达。此臣忧虑者一也。郑芝龙财势通天，亲朋党羽日多，臣孤身一人恐死于其手。此臣忧虑者二也。微臣不敢僭职议事。此臣忧虑者三也。今遵上谕着众大臣各言利弊，臣方敢直陈其奸。皇上密召满汉要员，从长计议。岂有子在外叛乱，父在京食俸之例？又书信、差人往来不绝，岂有不通消息之理？伊等互通消息，又焉能灭之？况郑芝龙父子罪恶滔天，罄竹难书。如此之人，尧舜之世亦难容之。皇上岂可养此一人，而使闽省百万生灵尽遭涂炭。伏乞皇上速灭郑芝龙家族。待绝其

来往后，臣再献一计，以图克日剿除之。若臣不能如期剿灭，愿以郑芝龙之罪拟处，臣死而无怨。微臣知晓，该逆于漳、泉二府有良田数万顷。先除内患，再抄其家，其家资可足成守兵丁之用，其在京资产充作远征军费，则大有裨益。清除内奸，剿灭朋党在此一举矣。臣与郑芝龙虽为同乡，又共侍圣上，焉有不惜情面之理。唯国家军务重大，又何忍坐视皇上如此担忧。故此方敢死谏。臣自知言出祸随。设若郑芝龙不派人杀臣，亦会收买他人诬谄于臣，并速告郑成功灭臣全族。此乃郑芝龙惯用之伎俩。臣无所顾惜，未敢预进此清除之计者，乃恐不信臣言，事先泄露，于国于臣无益。臣言若可采纳，则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为此，具本谨题。

〔批红〕：下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题。着兵部知道。

49. 张秉贞等题为议参刘清泰并囚禁郑芝龙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兵部尚书臣张秉贞等谨题，为直陈海逆鸱张根由，密请圣裁事。

据都察院左都御史臣龚鼎孳谨题，海逆郑成功悖逆皇上招抚之恩，旋抚旋叛。今又攻陷漳、泉等府，气焰嚣张，以螳臂之力挡我大军。幸遇天兵征讨，献其首级，自在朝夕。唯不问罪引祸之人，则戎伍赏罚不明；不除祸根，则内外逆情不绝。臣不避嫌疑，敢于密陈皇上。浙闽总督刘清泰不能率兵剿贼，又一筹莫展。都统金砺围攻海澄之时，胜利在望，但因刘清泰不能把握时机，同心剿灭，致使逆贼卷土重来，酿成燃眉之危。此其延误之一也。再，刘清泰自知剿抚无能，即题请以病告假。虽有仁旨，但于新总督抵达之前，仍应坐镇衢州，控扼险要。然刘清泰却当

即打点行装，调转马头，已过杭州之西。近日观其题本及所办军政事宜并无异常。可见伊并非卧床不起，而是借病卸职，上烦宸廑。此其延误之二也。此乃臣所言引祸之人也。恳请皇上从速治罪，以励戎伍。

同安侯郑芝龙所蒙皇上养育鸿恩，亘古未有。前曾以其为楷模，欲劝诱归顺之人。至今十载，豪强日增。郑芝龙之众家奴与随从往来不绝，屡通家信，却不能训子革心，又不能束身引咎。进出殿上，近侍皇上。子于海上用兵，父在京城高枕无忧，路人亦知其无能。皇上虽念其投诚有功，不忍正法。设若对其日常行踪不加防范，于我用兵之时，则恐其探我虚实，为害地方，将为肘腋之患。此乃臣所言祸患之根也。皇上运筹帷幄，严肃内外。臣若无屈枉之辞，则伏乞皇上睿鉴查核施行。缘系直陈海寇祸根，密请圣裁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谨题请旨等因。于顺治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具题，二十七日奉旨：密议具题。着各该衙门知道。钦此。等情密封到部。

臣部钦遵上谕，除将原总督刘清泰玩忽职守，招致祸端一事，密咨吏部议奏外。臣部议得：郑芝龙身受圣主隆恩，其子郑成功却叛逆不降，又陆续攻取漳、泉等地。郑芝龙坐享爵俸，实不应恣意妄为。况今值用兵之际，伊等往来暗通消息，亦未可料。请将郑芝龙本人及其妻、孥一同迁居，另行禁锢；将其家人及财物一并监管原处。视其郑成功系降系拒，再行议处。再，前郑芝龙为奏家信事本内开，其胞弟郑芝豹来京，已乘船抵浙江兰溪等语。今若囚禁郑芝龙，恐其途中闻知而惊逃。故此派本部章京吴克新前往伊处迎之。并与该处官员会同商议，沿途派官兵护送至京。如此机密大事，不可由书办抄写，故此字迹潦草，伏乞皇上睿鉴宽宥。

谨题请旨。

〔批红〕：郑芝龙之案事关重大，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核实密议具题。

50．佟国器题为请调浙兵援剿事本

顺治十二年正月三十日

钦差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佟国器谨题，为详报军情紧急，请就近增援，仰祈圣裁事。

窃照逆贼郑成功陷城之时，臣曾题请速发满洲大军剿除。唯因路途遥远，尚未如期抵达。今于兴、泉地方众贼猖獗，贼船于福宁地方旋至旋离。省城要地宜首尾兼顾，故一面派兵增援，一面严防。建、延二府虽可调兵增援，但恐山贼海寇沆瀣一气，伺机于咽喉要地滋事。若果如此，焉能封锁得住？据查，浙江省衢州府提督标下有官兵三千，城守营有兵丁二千，均云聚此地。今彼地方无事，既然浙闽交界，则可就近移戍。本年正月初七日兵部咨文内开，郑成功若乘机登陆，即请派官兵剿杀。等因具题。奉旨：依议。着速施行。钦此。臣所持安抚闽省敕书内有与浙省协商相援等语。又查阅大清律，内载一款，敌军突至，情况紧急，若路途迢遥，可酌情速调兵马相机捕杀；若贼势蔓延，则应合兵围剿，虽非所管辖地，亦应调兵援剿，再从速奏闻皇上；若合兵亦不能灭，又不就近出兵相援，其罪责非轻等语。总督刘清泰远在嘉兴，若往来行文，实恐鞭长莫及。故此，臣于本月初八日，一面行文衢州府副将杨虎，一面咨文总督刘清泰并浙江巡抚秦世祯，令该副将即点马步兵一千名，水陆并进，日夜兼程赶赴建、延二府，速将二府官兵带入省城，以便会剿。待贼氛平息，再各回汛地。此杯水车薪，只可解燃眉之急矣。请求他省增援之事，事关重大，理应详报。为此一并具本密题，伏乞皇上睿鉴，敕部查照施行。

缘系详报军情紧急，请就近派兵援剿，伏乞圣裁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标下李进功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知道了。着兵部知道。

51．张秉贞等题为请将郑芝豹解往京城事本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兵部尚书臣张秉贞等谨题，为详请圣裁事。

接据浙闽总督佟代疏称：臣前往浙闽赴任，行抵嘉兴，路遇候补左都督总兵官郑芝豹。经详询福建情形，伊明白禀称：吾至逆侄郑成功处曾言，尔之所为，吾恨之入骨。等语。共存挟仇奋发之念。郑芝豹又对天发誓，同仇敌忾，欲与臣同往福建，奋力速剿逆贼，以报皇上殊恩。臣不敢轻信其言。旋据金华总兵呈称，攻打海澄县时，郑芝豹曾援以火药、兵器等物。既然其才可用，入闽时，应让其带路等语。又准浙江巡抚秦世祯密咨内开，郑芝豹之心不可逆料，派兵驿送京城亦非过虑等语。臣未敢擅便，今暂将其留于浙江，一面呈报率兵前来之亲王、贝勒外。谨此密题。或将其带往福建，或解往京城，伏乞圣裁施行。臣恭候命下，为此具本，专差官阎卫华赍捧，谨题。奉旨：着兵部密议速奏。钦此。等因密封到部。

该部遵旨议得：此值征剿之际，军务机密，不可将郑芝龙之弟郑芝豹一同带入福建。据查本部遵旨于二月二十日派章京吴克新带郑芝豹来京。为此，请降敕该总督，将郑芝豹交与前去之章京，率兵速解到京，不得延误。

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作速密行。

52. 张秉贞等题为派遣浙兵增援福建事本

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兵部尚书张秉贞等谨题，为封疆紧急事。

据浙江巡抚秦世祯疏称：窃臣看得，因福建地方情况窘迫，巡抚佟国器曾于去年除夕呈称，密咨总督协商，请调金华总兵官马进宝增援等语。续据兵部咨称，亦将此总兵官调入闽省等语。今福建巡抚恐延、建地方兵力薄弱，又咨文请调衢州副将杨虎。唯臣等已先调金华总兵官前往。后总督又恐贼势强大，复调总督标下参将郑春率兵协守。衢州乃浙闽要地，应留杨虎驻守之。伏乞降敕各该部，查照施行。谨题请旨。奉旨：着兵部知道。钦此。等因。密封到部。

臣部遵旨议得：闽贼猖獗，福建巡抚佟国器恐延、建二府兵力薄弱，咨请浙江巡抚秦世祯，调协守衢州副将杨虎驻守延、建二府。今据浙江巡抚疏称，杨虎专负守城之责，不可轻易调遣。已派总督标下左营参将郑春简选马步官兵六百，星夜驰援等语。郑春既已前往增援，则请准杨虎留守衢州。又据疏称，金华总兵官马进宝先已率其标下兵丁驰援等语。窃查，本月初六日总督刘清泰为来援之浙江兵马未速抵福建事具题，臣部曾就此议得，着马进宝整饬兵马，待大军到后，随行征讨。等因具题。已奉有旨。唯闽省情况危急，马进宝若确已领兵前往则先往援之，若尚未前往则遵旨等候大军一同入闽。

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施行。

53. 刘昌题为审拟谋杀陈锦凶手事本

顺治十二年四月十五日

少保兼太子太保·刑部等衙门尚书臣刘昌谨题，为逆贼浙

张，总督遇害，请速降旨补放，以靖地方事。

据福建清吏司呈称，准刑科抄出，闽浙总督刘清泰疏称：据署理福建按察使司事务盐驿道秦嘉兆审报，卢丕昌，年二十三，直隶河间府属景州人氏。经审，卢丕昌、案犯陈恩、及于泉州大牢自缢之前案犯李忠、逃入贼营尚未拿获之李进忠、时有亮、陈悫、陈恕、李世登，均系前总督陈部院之家奴。李进忠之养子陈恩与李忠均乃部院帖内贴身听差。顺治九年贼困福建漳州，攻陷所辖诸县。部院闻讯，遂于是年二月统兵入闽援剿，卢丕昌等亦随往。部院品行廉洁，对属下管束甚严。又因卢丕昌等曾犯有错，被部院怒斥，李进忠、李忠、卢丕昌、陈恩等故而怀恨在心，合谋弑主投贼，以期求官。六月二十六日，于龙江铺山边里扎营，伊等未及下手。七月初七日，部院与杨提督、右路马总兵于同安灌口分扎三营。李进忠与李忠、卢丕昌、陈恩等遂商定动手。是夜，陈恩故意对部院推说腹痛，先去后帐睡下。复告李忠：尔等可以自便，走时叫不叫我随尔之便。继而李忠与男童陈凯一同进帐就寝。伊等约定卢丕昌三更，李进忠四更，时有亮五更巡夜，余者在帐外放哨。三更时分，部院酣睡后，李忠身带腰刀，挑开帐篷背面，见部院仰面熟睡，便向其颈部砍去，恐其不死，又用刀连割数下。部院当即命绝，滚落床下。男童陈凯惊醒，奔出帐门，被李进忠截回帐内杀死。时卢丕昌问李忠事成否？李忠答曰事已办成。李进忠、时有亮、陈悫、陈恕、李世登五人一同逃走。李忠又盗走部院之印，着部院之鞋袜，佩部院之腰刀、腰带，正欲与卢丕昌潜逃时，为材官满库、孙斌拿下，呈报部院标下左营副将黄世杰。伊等来到帐前看得，部院被害，男童陈凯亦被害。当即将李忠、卢丕昌锁绑。从李忠身上搜得部院印一颗。又将陈恩及与本案有关之部院家人黄应科一并锁拿。呈报提督、马总兵官，并会同各营武将共同验尸。当即驰报弑主之

噩耗事称：总督陈部院因海贼郑成功围困漳州，即于本年二月亲统大军入闽剿杀。三月十三日因各路兵马尚未汇齐，故留在泉州调遣策应。六月初十日率浙闽两省官兵与杨提督会合，进驻同安灌口会剿。前曾派金华马总兵官领兵从长泰县穿小路渡河，直抵漳州；调右路马总兵官率兵协助。二十二日贼船进犯泉州，又将右路马总兵官调回泉州堵御。本月二十六日漳州众官兵获胜。部院闻信与杨提督率兵移驻江东桥、龙江铺。七月初三日，又调右路马总兵官至军前。漳州虽获胜一次，但又为贼围数日，消息不通。部院前曾在龙江铺山边里设营，因此地道路狭窄，不便行动，又移驻于灌口平地，便于四面迎敌。又因海寇分路由海路突犯泉州，由小盈一带出掠同安，以断我军后路等情纷纷报来。孤军留守灌口，若为海寇围隔，则将腹背受敌，进退两难。初七日部院即与提督及右路马总兵官金同商议，定于初八日暂回泉州，一为巩固泉州，二为合兵剿杀。在灌口设营时，多置哨卡，广储火药，众官兵固守营垛，部院亲自巡查。二更过后，突遇狂风暴雨，部院方才回帐。部院、杨提督、右路马总兵官三处扎营，相去不远。四更时分，本官正在巡查垛口劝勉兵丁时，突有材官满库来报，部院家人李忠，系睡于部院帐内之人，今无故出帐，情况蹊跷。库即与材官孙斌等将其拿下等语。本官随来到帐前，见众差官已将李忠围住。本官见帐内尚有灯光，即与众人掀帘，只见部院被害，血流遍地，男童陈凯亦被害死在地上。本官见此状丧魂失魄。查验凶器，见李忠所佩腰刀粘有血迹，即将李忠、卢丕昌二人拿下。从李忠身上搜获部院之印。李忠又脚蹬部院之靴袜，身佩部院之腰刀，系部院之腰带。经查检家人，见李〔进〕忠、时有亮、陈懋、陈恕、李世登五人已一同潜逃。又查得，家人黄应科、陈恩二人尚在。本官一面派兵追捕，一面与旗鼓吴宗汉往报杨提督及右路马总兵官。并与各营武将一并于帐前验实下

葬。如此恶奴弑主之举，乃古今奇闻也。理应速报会审元凶，录供拟罪等因，于七月初十日咨行分巡福兴泉道黄澍。该道于初十日会同杨提督、右路马总兵官、闽安范总兵官及浙闽领兵黄副将、袁副将、李副将、侯副将、陈副将、吴旗鼓、泉州府知府高联兴、推官龙起潜、署理晋江县事务之兴化府通判姜镇等于部院衙门，会审参与谋杀之家奴李忠、卢丕昌、陈恩。据李忠供称：忠系北京顺天府宛平县人氏，原给部院当差，稍不如意，便发怒打骂。夜晚三四更才能睡觉。昼夜操劳，又不得好处，何时为出头之日，故早起杀主之念。两月之前便与逃走之家人李进忠等七人相商杀主，投海寇求官。六月二十六日于山边里设营，未及动手。七月初四日回到同安十八堡灌口扎营。初七日晚风雨大作，忠与李进忠等商定当夜动手，决定忠与男童陈凯睡在主人帐内，卢丕昌三更，李进忠四更，时有亮五更巡逻。其余在帐外放哨。三更过后，因天凉，主人蒙头而睡。乘此机会，忠携带腰刀，挑开帐子，见主人仰面熟睡，忠即举刀朝其脖项砍去，恐其不死，又用力割数下。主子死后滚落床下。男童陈凯醒来大叫，见势不妙，夺门而出，被帐外李进忠逼回帐内杀死。忠将腰带、腰刀及主人之靴鞋一并带走，又盗走印信揣将起来，欲去江东桥投降邀功。当时李进忠等在帐外见事已成功，即先行逃走。忠正欲逃走，一阵眩晕不能行动，被家人满桂、材官满库、孙斌等拿获。又据供称：卢丕昌确曾参与商量，事成后站在帐外亦欲逃走，均被值班材官满库、孙斌拿获。等供。经审卢丕昌，始称未与之商量，后提李忠与之对质。李忠供称：卢丕昌与李进忠等早已商量过。那夜动手后，伊又问我事成与否。我答曰事已成了。卢丕昌即缄口不答。又审得，陈恩系逃犯李进忠之养子，前与李忠结为朋友。原与李忠二人悉在部院帐内当差，并无他人接近。是夜陈恩告与部院腹痛，即往后面小帐睡下，又求李忠代为看守帐篷。

李忠说，你自管去睡，五更时唤你。又问陈恩：既然部院让你去睡，为何一定言与李忠？李忠又为何五更时唤你？你与李忠昼夜在部院跟前，你又系李进忠之养子，密谋犯罪之事，岂有未闻之理？陈恩无言以对。带李忠对质，据李忠供：前李进忠曾对我说，你去召唤陈恩，他若不去，临时再商量。我即于数日之前言与陈恩。陈恩说，我有些恐惧，你与他们商量吧。据陈恩供：见李进忠等潜逃后，才信杀主之言是实。据李忠供：初七日夜头更，我对你说过，你说，你自随便，去时叫不叫我亦随你便。伊等所供不同。此各缘由记录在案。将此呈报巡抚、巡按。

顷接奉张巡抚之军令牌文内称，昨日据彼道员申报，陈部院为家奴所害。是日又有杨提督咨同前由。本官看得，陈部院统兵剿贼，却在兵营被害。闻此噩耗，令人肝肠寸断。除将调往随剿之浙省兵丁交部院标下中军黄副将统领外，理应牌饬该道查清部院遇难原委，速将逆奴名姓，生变缘由呈报本职。再，征调浙省官兵之月饷，着由黄副将造册咨送，详查发给。兹据巡按王御史牌称，据该道申报，经总督标下左营副将黄世杰报，部院被家人所害。该道与提、镇、副将、府、厅、县各员于部院衙门会审，今所获凶犯李忠、卢丕昌、陈恩等均已招供呈报。为照总督乃两省之主宰，军务攸关，一旦遭此厄运。奏报此事，务必稽查，看押所获恶奴。即牌饬该道，令该府务必好生看守在押犯李忠、卢丕昌等，勿使外人合谋，亦勿使其断粮饿毙。该道命泉州府给罪犯李忠、卢丕昌、陈恩戴上铁镣，囚于木笼，供给食物。该道又亲自赴府，再三训饬，严加看押。七月十三日该道着府拨赎银三两，二十八日再支赎银二两，做为李忠等每日饭费。八月初二日，由府拨银三两，十二日拨银二两，二十五日拨银五两，交与与本案有关之署理司狱司翁良启，给李忠等购买菜肴，并无断炊之情。九月初九日，李忠因脚镣过紧难受，取酒饮醉，挣脱脚镣，

乱骂一通，欲绝食而死。翁良启即暗报府，再由府转报前来。道差官与黄副将差官同往牢房验看脚镣。因李忠拒不戴脚镣，本道与黄副将亲自到府，严斥李忠，并将原镣换成铁索。伊能稍加移动，即安静矣。本月十四日翁良启又请求拨给银两，由府陈明，道员准从延误公务罚银项下支给李忠等每日饭食银，汇总来报，由府陆续支发。二十二日，李忠闻金都统统兵赴泉州征讨漳州之贼，自知恶贯满盈，不能善终，便称病绝食。经翁良启屡报，知府与龙推官亲领大夫陈良谋、曾应龙等前去诊脉。系脾胃湿热，服药见效，饮食正常。十月十四日，翁良启日班。当日在班者还有禁子陈富、萧良、杨熙、董应、刑房狱吏陈曦、狱典庄节即林誉。伊等本应时刻严守，但却失于查防。是日早饭后，李忠唤陈富说欲去女牢大便。陈富不应听其言，打开铁镣。李忠进到女牢后，从身上解下绸裤带，在门上自缢。陈富慌忙冲入，将其解下呼救。知府、大夫抢救无效。陈富畏罪潜逃，实属不该。知府派人献计查拿，当日即将陈富拿获。此等情形申报到道。本道批饬，李忠乃一钦犯，铁镣木笼可谓甚严。本道又亲自到府，屡饬伊等好生看管。又遵二院批示，常遣人去府。尽管唇焦舌敝，尔等竟因疏于防守而使其自缢，此事关系甚重，恐不止狱吏禁卒罪无可逭也。着知府查核缘由，刑提严审，据实转告。又将其缘由转报都统、二院。旋奉张巡抚批饬：李忠乃重要钦犯，千刀万剐，罪不容诛，岂可使其自缢。看押殊属懈怠，着审明另报。先将该犯尸体收殓，候旨完结。等语。又准巡按王御史批饬：本官前曾咨牌，预料会有此情，今果然如此。若陈富跟随其大便，李忠焉能自缢？陈富又何以潜逃？提牢、小吏甚为疏慢。恐怕卢丕昌等亦仿李忠。该道核审实情，仍报都统、巡抚，听候处置。等语。遵此，本道即令知府核审去后。今据知府高联兴、推官龙起潜会审得：李忠弑主，乃一钦犯。下官曾令牢官翁良启，着夜间六人，

白天四人严加看守。为供其饮食，又拨银二十余两。送饭看守乃监狱之常务。不料十四日早饭后，该犯谎称大便，竟吊死在女牢门上。查自九月初九日伊在笼中砸脚镣、大骂、绝食后，下官与宪台、黄副将亲往开导，并换以铁索，两天后伊便进食。此其寻死未遂之一也。九月二十二日，伊又因病不食，下官反复劝说，又与大夫同见其饮药食。此又为其寻死未遂之二也。屡经核审缘由，实无饮食不周之弊。翁良启乃在职官员，牢内关押如此重囚，理应时刻注意防守。李忠辰时吃饭，巳时谎称大便吊死。虽云无不周之弊，但出此意外之变故，亦应照律载失于查核杖笞五十，重囚应加杖至六十。庄节值班看牢，亦应杖笞五十。陈富系四人内兼班，疏慢看守，李忠在女牢门上吊死后，才冲进去，同萧良将其解下，并畏罪潜逃，旋被拿获。虽律限六十杖之例，加等满杖。看守萧良、杨熙、董应等亦应一并按律杖六十。再，提牢原由经历、照磨每月值理，今均无。照磨刘鸾被派往办理军饷，经历欧阳思于十月初三日升调他任，由刑房狱吏陈曦代为查视，岂可免笞四十之杖哉？将凶犯之尸体灌入水银，在棺内放入盐二担，装殓完毕一并押至本道。本道审看得：李忠暴戾，亘古罕见，千刀万剐，亦难平人神之愤。本道屡饬该府好生看守众囚，并亲自前往嘱咐二次。每日供给食物，听候圣裁。不料，十月十四日来告李忠在牢自缢。李忠实乃恶棍，桀骜不驯，执意寻死，称病绝食，情自有之。放出用饭，过后应关入木槛，若解大便，亦应寸步不离，虽有死心，而不致得逞。牢官翁良启因防守疏慢，出此意外；禁子陈富乃值班之人，允许李忠自便，待其用绸裤带吊死后，又畏罪潜逃，复被拿获；看守禁子萧良、杨熙、董应、狱典庄节、刑房小吏陈曦等失职，理应分别治罪。律书虽有杖责之例，但李忠系候旨治罪之钦犯，不同于他犯，一旦自杀身亡，不可照常治罪。合候宪台查明确具奏，定罪惩处。提牢经

历欧阳思升往他任，署理照磨刘鸾调办军饷，应免议。据该府告称，欲将李忠尸体灌入水银，放二担盐，装殓入棺。十月十七日，将此上报都统、巡抚、巡按二院。奉张巡抚批饬：李忠自缢，将疏怠官员照律拟罪，将在押犯由该道会同严鞫拟罪，解送前来。仍照巡按批文办理等语。又奉巡按王御史批示：逆犯李忠若无狱吏、守卒合谋，何以须臾吊死。着该道另行查核，报都统、巡抚，听候处置。等语。本道即咨文该府将翁良启等疏怠吏胥悉数按律拟罪等因。

为拟本密报逆贼渐张，总督遇害，请速降旨补放，以靖地方事。据该道咨牌内称，十二月初三日按察使咨奉张巡抚牌称：准兵部咨称，福建巡抚张学圣为此事具题，于顺治九年九月初十日奉旨：挟印欲逃之家奴，着该巡抚、巡按核审原委具题。余已有旨。着各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密封到部。等因前来。本巡抚遵行旨内事项，会同巡按王御史咨牌。着按察使咨行该道，速将凶犯卢丕昌、陈恩等解送该衙门，究审何故反叛，为何杀人，是否有奸党同谋。再严审前所报疏守吏胥之罪情，一并录供送来。按察使等复审核实拟罪送院。由本院复核回题。等语。又据巡按王御史牌称：据都察院札称，兵部照前拟咨等语。遵此，本官会同张巡抚咨文，着按察使咨道严审解送等语。遵此，按察使咨道将在押犯卢丕昌、陈恩解署核审，并将审问疏怠胥吏之供词，派人送司，复审转报等语。遵此咨文，饬令知府解审各犯。等因去后。旋有知府解翁良启、陈富、萧良、杨熙、董应、陈曦、庄节到堂。据陈富供称，李忠欲解大便，让我去拿草纸，伊即用绸裤带吊死。又据翁良启供称，陈富并未到我处取纸。李忠存心寻死，亦非一日，常常找刀，又要细碗，禁子均未给。十月十四日陈富值班，失于防守，使李忠用绸裤带吊死在女牢门上，是实。等供。据知府高联兴复审，李忠乃弑主钦犯，本官按日拨给食物，

并令牢官好生看守，有病即遣大夫百般调治，保其性命，以待圣裁。不料提牢翁良启疏慢，出此意外，放李忠出来，吊死在女牢门上，岂是真情，恐怕其中有提牢翁良启通融之弊。再四严审，翁良启供，李忠乃紧要钦犯，日为祷祝求为不刁难生事，百无防闲。自从伊要刀子、细碗后，恐其自杀，日日提防。良启恐怕李忠绝食求死，过于迁就是实。等供。陈富系萧良、杨熙、董应四名值班人之一，该人愚钝，应再由一人陪班才是。翁良启不知此理，疏怠之罪岂能宽宥？李忠撕裤带并非一日，为何不加看守？陈富告称，不知此情，若知此情一定看护等语。又问，若随其同去解手，李忠何致吊死？告以李忠让找提牢要草纸，因时间久而吊死。据提牢告称，陈富并未来取草纸。陈富为何失职狡辩？此间有无受李忠贿赂之弊？提牢告称，李忠乃官养要犯，身无分文，无通融之情。又据萧良供称，夜间所供酒饭，即与陈富同饮。陈富恐李忠刁难，又想吃李忠剩余酒饭，故而疏怠，未随其同去。此均其一人之罪。又问，因何故潜逃？供称，见李忠吊死后，畏罪，便谎称报官潜逃等语。律载仅杖笞五十，但于翁良启应加级杖六十。狱典庄节原名林誉，亦杖五十。陈富帮班疏防，即使加级杖满，亦难抵其罪。萧良、杨熙、董应均照前各杖六十。提牢陈曦按律拟杖笞四十，亦不可免。等因审拟呈报到道。

该道即提解卢丕昌、陈恩、黄应科、翁良启、陈富、萧良、杨熙、董应、林誉、陈曦等。十二月初七日，由右路马总兵官、闽安范总兵官、泉州府知府高联兴、晋江县知县樊维国等员于府学明伦堂会审。据卢丕昌供，确与李忠共谋。又供，前只知李进忠与银匠时有亮、马房中的陈懑、陈恕、李世登三人合谋行凶。又供，李进忠原系杨副将送来之守备，前曾立功，部院未赏。后守将军寨立功，部院又未赏。故此结下冤仇。李忠系部院做山东巡抚时收进的等语。又审家人黄应科确实不知情。〈中略〉据卢

丕昌供，与李忠同牢时，木笼离得近。曾怒骂李忠，何故又出谋划策。李忠说，并无他故，只因不服这口气。经再三盘问，李忠才说系黄世杰与其共谋杀主等语。据黄世杰称，陈部院被害时节，材官满库来报，下官方惊闻此噩耗，遂往帐内，拿下卢丕昌、李忠二逆，并戴以镣铐，严解该道、总兵官处，关入牢房。卢丕昌等戴铐锁入木笼，自会挟仇诬陷。况且下官受主大恩，尚无从报答，何故怀同谋弑主之心等语。卢丕昌供，你因年老怯阵，屡次告请病假，部院未允，故而怀恨在心，共谋弑主等语。黄世杰称，若有此情，前道员、总兵官、知府、刑厅官会审及院司提审之时，你为何不供？卢丕昌供，先前审时，小的害怕未说。黄副将称，今李忠已死，无人做证，你才如此说。我若参与谋划，为何抓你和李忠？经再三鞫审，各供不一。总之，逆贼李忠死后，无人对质，卢丕昌便开始狡辩矣。经彻底详审李忠自缢之情，确系该班狱卒陈富看守不慎所致。牢官翁良启一时失察，方使要犯寻隙自缢。所供无异。此案所关甚要，谨将供词如实陈报，以候各大臣等审定。等因。于十年十月十九日送达按察使司。

署理按察使事务驿盐道副使秦嘉兆会同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亮工，并招福州府知府彭六翮、海防同知蔡永华、理刑推官季芷、侯官县知县叶泗等到本衙门，提卢丕昌、陈恩、家人黄应科、狱卒陈富等人到堂分别鞫审。据卢丕昌供：九年七月初七日夜间，丕昌三更时在帐外巡夜，忽听附近已睡之男童陈凯尖声叫喊。我止步看见，李忠脚蹬部院靴袜，佩带部院腰刀、腰带。是时已被材官满库拿获，报黄副将。黄副将来到帐前，见部院已死，当即将李忠捆绑。拷打李忠，李忠又供出小人。黄副将即将小人一并锁拿，解送分巡兴泉道会审，均录供在案，小人再说亦无用处。后又蒙道行府将小人等关在木笼打入泉州府牢。李忠在木笼中对小人说，黄副将知晓谋杀之情。小人均已供出。等语。又

据陈恩供称：那天小的突然着凉，便到他处睡下，事后小人才知案情。黄副将到后，还叫小人取绸子，好生装裹部院尸体。后刑讯众人，才将小人捆绑。小的实在无罪。等供。又据家人黄应科供称：恶奴诈供，凭空捏造。若说是受李忠牵连，李忠为何未说我？事成没有是卢丕昌所云，事已成功乃李忠所供。原家童金寿听到有人问成功没有？但不知何意。陈恩说害怕，叫不叫伊随尔等之便，也是李忠所说，无人听见。然伊为何不牵连他人。等供。又据黄副将供：下官屡蒙陈部院之大恩，破格提为副将，又有何不满足而生此诡计？今正为不能报仇伸冤而悔恨，反被此等恶语中伤，不如立即死于堂上。说罢伏地泣不成声。经一再解劝，方才起身。又问，尔当时为何不将李进忠等五人拿获？何故使伊等脱逃？又因何将卢丕昌、陈恩等一并锁拿？黄世杰告称：两军对垒，不过是调兵遣将截杀贼营。迎鬼送神，预卜未知。谁料，一伙家奴竟犯此大罪。下官抵达前，李进忠等五人早已潜逃。我等惊惶失措。查找凶手之时，见李忠刀上有血，又身着主人衣靴，怀揣印信，二话没说，将其拿获。伊就地供出卢丕昌、陈恩及潜逃之五人。为何未将其绑获后正法？我若与其合谋，岂敢抓拿伊等。伊等又为何不告？倘阴谋败露，我可随意将其杀掉，岂仅抓起了事。况且家奴与营中武弁内外有别，彼此素怀疑惧，谁敢合谋找死。请求核查。等语。职等共同审得：黄副将若知情，必定参与商议矣。若果如卢丕昌所供，将其另行关押，严刑鞠审伊等在何处相商及商议内容，务得实情，如此方可获真正罪犯。今李忠已死，抓拿伊时，又未吐露一句真情。复经提督、总兵官、道员及督抚二院、二司会审，亦未供出黄副将一字。后具题奉旨：着严审。钦此。钦遵。饬司。卢丕昌即供出黄世杰，说系李忠于木笼中所言。然李忠与卢丕昌怎可在木笼中低声说话？询问看守陈富等人，均称未听到，焉能使李忠死而复生再问哉？卢丕昌以此

无稽之谈，挟仇报复，虚构情节。呜呼！陈部院于社稷丕绩昭彰，不畏强敌，深入重围，意坚志刚。此等豕犬小人内怀畏惧之心，外图侥幸之计。一旦有此叛逆之心，便欲投贼乞官，以求躲避刀斧。伊等深思熟虑，断不供出实情，一则尚存摆脱干系，保全性命之念，一则因未用大刑而恶语陷害忠良。故如此要员先遭凶杀，将军、兵丁后遭不测，实欲一网打尽。恶奴之暴虐，令人胆寒。今于会审之时，围观者挤满衙门，人人流泪，个个磨拳。若查获出谋之奸佞，必欲生吞其肉，以慰死者忠魂，否则不为男儿。卢丕昌谎供，不过系恨黄世杰缉拿严格，以此泄其怨恨耳。审问之时岂可狡供原委。钦文案件，断不可草率处理，审录口供均可归入案宗。拟咨牌文，着尔厅员会同福州府知府、海防同知逐一秉公复核，务必审出实情，毋令其反复改口，如此方可获真祸首。又看得，狱卒等罪仅按律了结，则与其罪不相符矣。让如此要犯轻易死去而仅杖结，今后何以儆戒提牢、狱卒等人。务援徒罪律，以示惩戒，如此办理亦不为过。着二日之内报司，复详回奏。等因到厅。

会同理刑推官季芷、福州府知府彭六翮、海防同知蔡永华提卢丕昌、副将黄世杰等到堂。经复审，卢丕昌等毒谋弑主，知犯凌迟之罪在所难免，便恶语中伤，挟仇诬陷。通观此案，逐一核实众犯口供，卢丕昌、李忠合谋之情已昭然若揭。又屡经严审，令家人黄应科与卢丕昌、陈恩二犯当面对质，前供甚为明白，遂低头不供，罪已属实。李忠猝死之后，卢丕昌却突然翻供，谎供与李忠同牢时，于木笼中说黄副将知情，以推卸罪责。李忠在时为何一句不招？于提、镇、道初审，督抚二院及二司复审之时，又为何缄默不语？卢丕昌因被黄世杰究拿，欲报私仇，遂推于李忠身上，死无对证。奸奴殊属可恶。总之，卢丕昌等怀贰谋反，并欲在主人面前献媚讨好，加功晋级。前部院恪勤尽忠，效力地

方，乃社稷之功臣。遭此横祸，天日哀痛。又生恶语诬陷之事，实乃滔天之罪，罪不容诛。李忠自缢牢中，确系提牢翁良启、狱卒陈富玩忽职守，致使死囚要犯侥幸身亡。应依法惩办，以儆戒提牢人等。将卢丕昌、陈恩依前拟凌迟；翁良启、陈富拟徒罪；陈曦、林誉、萧良、杨熙、董应照前所拟，审解按察使司。署理按察使事务驿盐道副使秦嘉兆会同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亮工复查得：卢丕昌、陈恩翻供，詈词骂尽，其意在将其罪责推与李忠一人矣。再，卢丕昌所涉黄副将之词，仅出自李忠之口。莫非李忠还知他情，至死未与人言，而仅言与卢丕昌一人乎？将此毋庸再审，则可知其荒谬。经前审复核确无隐情。此凌迟罪也，不可更改矣。将卢丕昌、陈恩依前拟治罪；翁良启、陈富、萧良、杨熙、董应、陈曦、林誉均拟徒罪。卢丕昌、陈恩照前拟凌迟；陈富、萧良、杨熙、董应、陈曦、林誉悉为狱卒，私解囚犯之枷锁，致囚犯自杀身死；翁良启身为提牢，知情未报，与陈富同罪，均照律杖八十，徒二年。于顺治十年十一月初五日报督院批示：就卢丕昌一案，奉旨：究查挑拨杀人者及灭口之情弊。钦此。此等谋杀要案，应谨慎查核。着尔司员再会同在省司、道员及原审案之府、厅、县各员如实审定速报。等语。

署理按察使事务驿盐道副使秦嘉兆又与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周亮工、粮储道右参议郝维讷、福州府知府彭六翮、推官季芷、泉州推官龙起潜佥同复审。卢丕昌、陈恩所供与前无异。反复询问谁系挑唆杀人者，均供李忠知道，我二人并不知情，谁晓得挑唆杀人者？又问陈富等：李忠在牢中还有说什么？他是否真系自缢？陈富等供：我等看守未离其左右，并未听到他说闲话。他解手时间不长，素来如此。不料此次却在厕所吊死。我等慌忙抢救，无效。这是我等之罪过。另外有什么话，与我等何干，为何要灭口？况且李忠之尸系当众验看，确系失于防守，自缢而死。等

供。看得卢丕昌、陈恩并不知挑唆杀人之人，卢丕昌不承认黄副将知情系其所说，是实。陈富等亦未听见闲言碎语，灭口之事纯属子虚。若欲灭口，一定毁尸。为何灌铸水银，并放盐保存？卢丕昌之诈供，不可信矣。卢丕昌、陈恩等仍照前拟罪。案宗已报督院批示。会审黄副将，若无牵连，咨文等候定夺。卢丕昌等案犯，遵部院批饬处置。等因。由按察使司派厅员咨文福州知府并泉州刑厅官一体遵行。按察使司又将案情报与部院，接部院批示：拟定卢丕昌、陈恩为凌迟罪。于降旨着查挑唆杀人者时，曾供出黄副将，以逃脱死罪。所有供词，均言李忠知情，将罪责推与死者身上。如此奸佞不能加罪，甚为遗憾。翁良启、陈富玩忽职守，拟徒罪是否妥当？着按察使一并复核。如此方易具题。速速办理。等语。按察使遵此转饬复审。<中略>等因到厅。

理刑推官季芷即会同福州知府彭六翮复审，看得卢丕昌一案，经逐级提审，司、道会审详实定案，呈报二院。奉二院批示：毋庸复审。唯翁良启等疏防要犯，不可宽恕。又遵部院批回，今审得翁良启等均为看守人员，谨慎防守，方为本职。今于大案要犯未加提防失职，理应从重治罪。唯遵定律，不可复加。翁良启等七名案犯仍照原判。<中略>唯陈富畏罪潜逃，加级杖一百，徒三年。<中略>在逃犯李进忠、时有亮、陈懿、陈恕、李世登等五人待拿获后，另行结案。家人黄应科经反复审问，实不知情，免拟罪。<中略>今经按察使审报，臣与巡抚佟国器合词具奏。乞请降敕各该部议复，咨臣遵行。缘系逆贼猖张，总督遇害，请速降旨补授，以靖地方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特遣差官李德赍捧，谨题请旨。奉旨：着三法司核拟具题。本内汉字有错，着改正。钦此。

臣等遵旨与刑部、大理寺会审得：卢丕昌等谋害总督陈锦一案，前臣部曾会同都察院、大理寺议得，卢丕昌等仅因总督管束

严格，即合谋害主，此情殊属可疑，其中必有纵恿谋杀之情。且李忠死于牢中，亦有杀人灭口之嫌。等因具题。奉旨：着该总督查实核审具题结案。兹据该总督复审疏称：经详审卢丕昌、陈恩，谁纵恿尔等杀害总督？皆言此系无稽之谈。李忠在牢自缢，确系提牢、狱卒看守不严，使其自缢，并无灭口之情弊等情。卢丕昌等合谋弑主情实。据律书内载，凡奴婢谋杀家主，与子孙杀祖父、祖母、父、母同罪，均处以凌迟等语。卢丕昌、陈恩弑主，依律即刻将卢丕昌、陈恩凌迟处死。李忠虽已自缢，亦着碎尸。狱卒陈富、萧良、杨熙、董应、陈曦、林誉、提牢翁良启疏于防守，将此均按疏怠巡防，致使犯人自杀律，狱卒拟杖六十，提牢杖五十。其中狱卒陈富曾畏罪潜逃，罪加一等，拟杖七十。事在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赦前，陈福、翁良启等免罪。经审督标下副将黄世杰，因其拿获卢丕昌等，被卢犯挟仇诬陷，并不知情，免议。家人黄应科毫无干系，应无罪释放。严缉在逃犯李进忠、时有亮、陈悫、陈恕、李世登，拿获后另行审结。准都察院议得：卢丕昌合谋弑主，情节属实，应处凌迟。唯陈恩原供词内称，我对李忠说，我有些恐惧，你与他们商量吧。又供：走时叫我与否，随尔自便等供。李忠初供，与在逃家人李进忠等七人于两月之前便开始商量。等供。查核人数，若将陈恩算在内则为八人，与所供七人不相符矣。经详查，陈恩仅系知情之人，此与同谋者有别。若将其一并凌迟，行凶者、持械者、两月之前密谋者将拟何罪？该巡按因案情稍有出入，故予驳回。推官改按叛逆律拟定斩决。陈恩知晓谋反之情，按同谋律立即斩首。李忠在牢自缢，得免于极刑，仍碎尸。狱卒陈富等六人及提牢翁良启疏虞防守，其中狱卒陈富又畏罪潜逃，理当依法加刑，均拟杖笞之罪。唯事在赦前，免罪。经审督标下副将黄世杰，纯属遭诬陷，亦免议。家人黄应科无干系，释放。严缉在逃犯李进忠、时有亮、陈

懃、陈恕、李世登，一经拿获，另行审结。

缘系逆贼渐张，总督遇害，请速降旨补放，以靖地方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将卢丕昌就地凌迟，将陈恩立即斩决，将李忠碎尸。余依议。

54．佟国器题为郑军攻打龙岩回取漳平宁洋事本

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日

钦差提督军务·巡抚福建等处地方·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佟国器谨题，为海寇回犯漳州所属地方，恭折奏闻事。

顺治十二年四月初一日，接据漳州府龙岩县知县王有容呈报：海逆郑成功遣逆贼黄廷、万礼等七伪镇，陆续扎营二十五座，其兵漫山蔽野。有马数百余匹。骑兵尽为北方人氏，个个披挂整齐。卑职一面速派汀州总兵官先调附近兵丁进城，分别固守汛地；一面率将弁、乡勇抵御。各情均经塘报在案。二月三十日，众贼来城之时，汀镇守备王文会、王见龙、刘继道、钱宗、孙洪业、马化龙、把总戴济承、赖丁丘、孙保德与防守游击王勤、千总李进才等会同出城，于邓图堡与贼相遇，力斩逆贼近百名，得马六匹、骡二匹、大旗十面，发炮击中贼马无算。不久，贼势渐张，我军退回城内。初二日辰时，贼逼近城池，时卑职又与守备王文会出城炮击贼寇，毙贼二百余，得大旗六面、马二匹。我军伤六人，死战马四匹。时贼即于对面山之东、西、南三面造木栅栏二十五个，立梯二百余个，分别攻打各门。我军炮火齐发，贼势渐衰。卑职即派原龙岩县县丞李振华连夜出城，抄小路往告汀州王总兵、赣州标下游击李长榕，速率兵前来增援；又将兵民混合编队，分守城垛。初五日辰时，据李振华回禀，汀镇标下左右营千总王营国、城守右营把总穆德功、赣州营守备刘应虎、把总

鲍国福等，均已率兵抵达城边。并约定是夜二更时分以鸣炮为号，出城夺营。守备王文会、王见龙、刘继道率兵出东门，防守游击王勤、千总李进才等率兵出北门。卑职补率乡丁二百出东门，与汀镇西向来援之兵丁及赣州守备刘应虎、千总王营国等约定信号。鸣炮二响，四方呐喊，炮火齐发，通力杀贼，众贼惊散，死伤不计其数。我尽焚其木栅。因黉夜山险，兵丁未得会合，总兵官撤回汛地，职属退回县城。所获兵器留营用，骡马经查赏予汀镇标下兵丁。查我军马匹遭炮击毙者，有赣镇标下官马六匹，汀镇标下官马二匹；汀镇、赣镇兵丁共有十一员受伤。初六日晨，贼即撤走围城之兵。我军追击，又恐有伏兵，故未敢深入。近日，据叶常春等各村寨头领禀称，贼撤离县城后，驻扎于漳平雁石等处。此次甘、陈二伪镇率来之贼又有二三万，陆续于永、富等处扎营等语。当同汀州总兵官王文纲所报同前。本月初二日，据漳州府所属宁洋县知县曹耿源禀称，三月初九日午时，据哨兵陈亭修报，三月初七日晚，从龙岩县败逃之三千余贼，正欲逃往海上时，为把总谢恒从漳平北门引进城，遂使县城失陷等语。又据报，有海逆二万余众前曾驻于永、富地方，漳平失守后又复回漳平，驻扎于和平、桂林盘，九鹏寨等处，与宁洋交界等语。本月初六日，据延平府所属永安县知县陈廷枢禀称，三月二十四日未时，据林田村民告称，据传闻，近数万名海贼于二十三日逼近宁洋县。城内百姓本无粮食，又见贼至，个个心惊胆战，纷纷跳城、夺门而逃。县官束手无策，理合呈报等语。本月二十日，据分守建南道右参议于变龙呈报，四月初七日，据延平右营游击刘进宝禀称，宁洋失守之情前曾呈报在案。唯于二十六日将建南把总辛时昌并赖兴所部兵丁调回永安县戍守。把总周文龙率兵与宁洋县官员亦于当日抵达永安。继而戍守宁洋地方把总赵秉贞率兵一百亦达该县，均扎营城外。理应转报。等因到臣。

该臣看得：海逆郑成功自去年十二月初一日破漳州以来，附近各城数日间虽有败散之情，然龙岩、漳平、宁洋虽为漳州所属，均因山势险峻，又远离漳州，大股贼寇悉去泉州、兴化城下，贼恐攻打山城兵力分散，故未敢犯，此三县故而得全。至二月二十三日，逆贼败，方解围遁走，散驻于失陷之城，沿途抢掠村寨。该臣料到贼返回后，即来犯漳州属地。唯离省城千余里。龙岩县毗连汀州，又于江西赣州聚有大兵，遣汀州总兵官王之纲赴援龙岩县。漳平、宁洋二县距延平辖地甚近，唯此二县城小民寡，不能备办千名兵丁之三日粮饷。唯加派延平、建宁二营千总赖兴，把总周文龙、辛时昌率兵三百防守宁洋、漳平二县。时，大股逆贼纷至县界，又有武官宋维宁、谢恒先后投贼，致使漳平、宁洋二县相继失陷。唯龙岩一县与汀州、赣州员弁内外夹击，方解贼困，未失城池。数万贼众又自漳平、宁洋直扑延平，骚扰闽省咽喉要地。幸而总督佟代于三月二十六日统领满汉大军及江南、浙江二省驻防官兵抵达浦城，直奔延平，并遣守备陈潮勇率马步兵三百疾驰援剿。贼惧而未敢再来犯。上游地方待大军抵闽后，杀贼渠，毁贼穴，沿海封疆，方可平定。失守漳平、宁洋之各官员，待查核后另折具题。龙岩有功官员待事竣后另行分别议叙。该臣与浙闽总督佟代会同商议密题，详情伏乞圣鉴，敕部查照施行。

缘系逆贼回犯漳州所属地方，恭折奏闻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标下官赵九万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着兵部知道。

55. 佟代题为郑军拆毁永春等城准备退守事本

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钦差总督浙闽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臣佟代谨题，为密报调兵戍守日期及近日海贼情形，以慰圣怀事。

臣于十六日到省接任，遂视察城池，操演兵马，以图预防之根本。又恐正值春耕时节，贼寇不时抢掠，小民不得耕种。若失于秋收，军民粮饷则均无从得，故此加兵防守要地，确保百姓按时耕种。又为措足粮饷，拟于二十五日派随征中路总兵官马得功，率精锐马兵三百三十七名、步兵五百，抚标中军游击颜进功领马步兵各一百，提标中军参将王豫典率马兵二百、步兵一百驻防泉州，以备不测；又派随臣征剿官员苗炎禧领精锐马兵五十，协同前往，熟查情况，以便入剿。于兴化方面，派随征左路总兵官马进宝标下右营游击李云带精锐马兵一百、步兵九百固守城池。又严饬各守城文武同心协力坚守要地，专等大军一到，大加征讨，威扬四海。欲收服天下贼孽，凡关系海逆情形，务需即刻飞报，以便驰援等因饬令去后。旋据兴化城守副将满进忠呈称：贼首林三领郭国等贼抢掠大坑地方百姓牛畜、大麦等语。又据溪头寨兵丁王昆禀报，贼渠陈年率数名蓄发贼在东乡刘前寨抓人等语。本月十三日，本职即派把总范军率兵前往大坑，派把总阎生领兵前往刘前寨拿贼。十五日据把总范军回禀，遵命前赴大坑地方，果获郭国、周玉二贼。正欲解回时，又有大坑地方民人陈先呈告，蓄发贼在柳卫地方欺压民人。军即往柳卫，果获阎子旗、林娘国二贼犯。现在呈解等语。又据把总阎生回禀，遵令前往刘前寨，果获贼渠陈年弟陈英、黄秋、林丘三犯，并得缠头布、腰刀、枪等物。现在呈解。再，陈年已回贼营，未在寨中，故未拿获等语。十五日，下官即将众逆解交兴化府张知府及厅、县各员会审。查各贼犯于海逆南逃之后，即应悔过自新。郭国等人却竟敢蓄发缠头，持械骚扰地方，抢夺耕牛、麦子，抓民从贼。伊等被官兵拿获，系天恶其奸也，理应正法。审明后，即将

逆贼郭国等七犯于南门外枭首示众。正欲拟文呈报间，又据署理右营事务游击王国斌呈报，本月十五日夜三更时分，据管队霍祥报，一缠头贼手拿腰刀、枪竟往直陈堡哨地来时被拿获，解送下官处。据供名叫吴有章，系郭二龙属下。本月十五日申时，郭二龙派贼目陈靖率百余贼，由小屿去马峰等地抓哨兵，打探军情等语。下官即令把总周正龙守御指定地方，并亲领千总张祺凤、把总朱腾龙二营兵马前往驱杀。行至桥前之玉虎堡、宫里村，距小屿城十余里时，果有百余贼。贼等发现我军后，急忙迎战。我杀数贼，生擒四贼，缴获腰刀五把、枪四杆、叉一把及缠头布等物。余逆败逃海岛，我收兵回驻地。经审，贼犯范忠国、方良武、方五、方友等供称：我等均系郭二龙所派之人。理应将此次杀获逆贼事宜及所获贼犯一并解送。等情到职。卑职即将所解各贼并腰刀、枪等转解兴化府张知府，会同厅县各员鞫审。此等悉为小屿长毛贼郭二龙派往马峰劫掠之人。审明后，即将范忠国等五人于东门外枭首示众，以儆地方刁民从贼之心等语。又据分守建南道右参议于变龙呈称，据延平右营游击刘进宝所咨手本内称：四月初六日宁洋县咨，据黄德元报，贼栖宁洋，抢掠村寨。各村乡民抵抗，放炮阻击，尽断贼粮。十余人食一升米，人人羸弱，不能持械。此乃天怒奸佞，断其粮也。应乘此良机收复失地，解民倒悬。卑县于四月初二日前往林田坝各寨，一面鼓励乡勇，一面派守御王邦福追剿收复失地。唯恐寡不敌众，咨请酌调防守武将协助收复宁洋等地等语。当日又据哨兵潘普明等与林田民人梁凤报，去马家山岭一带打探消息，据当地寨民口称，听说宁洋驻贼断粮，分股四处抢掠村庄。昨日从延平派出大军，马匹众多，将近永安。又因每日无粮，欲返回。确切消息尚未探到等语。据此看得，宁洋被踞，众贼四处劫掠村寨。逆氛日张，渐近地方，窥伺永安。唯守兵单薄，情况危急。贵道及侯副将为保疆土，运筹帷幄。初

四日，浙、绍之贾、谢二把总率援兵抵永。初六日，侯副将又亲领兵甲到达。军威大振，逆贼闻风丧胆，加之断粮，必不敢久留宁洋。即商同永安县，着建营下把总周文龙率原班人马，随宁洋知县及驻守宁洋把总王邦福等前往收复。由永安县措办米十余石，以供兵丁起程。倚仗贵道之声威，定能立建功勋等语。又据分巡福兴泉道佥事林忠保、署理右路防守泉州参将事务韩尚亮、协剿副将张承恩等呈报，据哨探及原操练永春十九渡乡丁之黄洪让等禀称，本月初八日贼将永春县四面城墙夷为平地，并火烧各城楼。初十日鸡鸣后，伪中军张英、伪督镇甘辉、王秀奇、伪后镇周全斌、杨琦、杨朝栋、伪知县王爱民等万余贼逃往安溪、南安。今逆渠率三千贼众，驻扎于湖洋一带，践踏抢掠地方等语。又据前来之汛兵报，十一日赫文兴等平毁安溪城，十三日离去等语。十六日，又据差往安海打探消息之快手杨五等回禀，伪饷司史说于初十日由二十六渡之陈斗乡起赴中左。又有骑兵援剿左右各伪镇，于十二日由西卫起程，在同安之马厝巷扎营。伪甘镇、水武、木武等贼均往安溪，分扎马厝巷。此外，各伪营、镇皆于十四日会集同安，等候检阅。伪国姓郑成功出牌晓谕，派遣杨、陈、甘三伪镇，命安平百姓于十五日一并转移，慢者听任众逆抢夺。今安平城内之郑氏家族早已转移船上，富商百姓无路可逃。其意欲火烧安平。贼又将同安城墙之木石悉行运往浯州建城。各等情到臣。据此看得，贼计无定，或放火毁城，或修筑巢穴，飘忽游移，实不可料。除严饬御守外，唯思孤城兵弱，战守难支。宪台决断，速发援兵，星夜赶赴泉州，巩固地方，以期届时剿捕，黎民地方有所依靠等语。又据操练乡丁之陈春等报，二十三日清晨，十八堡村民于本月初十日前往省城告称，先前众逆分散在村庄，到处抢掠；初八日集结起来，沿同安直到十八堡地方安营扎寨。又将江东桥、漳州城中之大炮兵器等一应物品

运入海中。十八堡界外之下店，郑芝龙原拟在此建城，地基均已打好，今贼复加修筑，业已竣工。贼扒同安县城之石筑洒州城，欲与厦门互为声援。安海城内百姓此时闻知天兵将至，亦即剃头，随将一应物件运入海中。又获悉，贼伙声言，各逆镇视敌之多寡，少则战，众则退入厦门、海澄。各等情到臣。

该臣看得：海逆郑成功乃海隅一贼，盘踞内地数载，猖獗不可一世。今臣已亲抵省城，贼闻大军将至，即魂飞魄散，捣毁县城，转移家眷，狼奔而归。又在厦门、下店、洒州、金门、浯州等处筑穴，实为狡兔之窟。此乃其浑身之解数也。该臣若奋不顾身，亲统旧员亲兵及各路协剿将士，分别通力截杀，所失郡县必不难收复。唯恐逆贼望风而逃，遁入海岛而不得追歼。臣坚守不动，悉为皇上万全之策也。商同巡抚佟国器，先行谨题出兵日期并所报各节，以慰圣怀。

缘系密报调兵守御日期及眼下海逆情形，以慰圣怀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佟世图赍捧，谨题候旨。

〔批红〕：着兵部知道。

56．李际期题为盘获郑鸿逵家人李信吴梓事本

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五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谨题，为再报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

据福建巡抚佟国器疏称：顺治十二年二月十七日，据兴化城守副将满进忠呈报：卑职亲率马兵前往蒜岭一带，接应前来增援孟进朝马兵来兴。差骑马哨探五人，行至苏溪海边地方，见有小轿三乘，随从四名，遂带回询问。据供，一名李信，一名吴梓，均系郑氏家人。于去年四月十三日由厦门起程赴京，今回南方，随身带有照票等语。遂带回城内，移交兼理分守福宁道林佥事查验。箱内所藏书札甚多，均系北京回文，未便开拆。遂将李信等

监候，书札贮库，理合禀报。等因到臣。据此，臣念由兴化到省，沿途贼寇充斥，恐有疏虞。行令该道将会齐在城文武各官，公同拆阅，悉数抄录呈送去后。随据兴泉道佥事林中宝呈称：本道会同副将满进忠、左右营署游击王国斌、陈心裕、兴化府知府张彦珩、同知刘汝治、通判吕基德、推官朱燧、莆田县知县郭景昌，共同在衙提审吴梓等人。据吴梓供称，同安侯由京城派人，于去年送颜夫人进京，于十月二十六日到京。十一月二十四日返回家，共十六人。出京后有八人往苏、杭收债；八人由浦城至南台，六人搭船，二人由陆路回来。等供。拆阅所有书札，合抄一本呈缴。原书仍存府库。等因到臣。据批，该臣会同提督杨名高查阅，郑芝龙与其弟鸿逵书二封，与李信、吴梓照票一张，与李信、吴梓赏票一张，与其婿一书，谕郑显帖一张，谕陈梧帖一张，谕吕文帖一张，谕林三柱帖一张，谕蔡瑞麟帖一张，又谕郭焜兴帖一张，谕杨际曜帖一张；又郑鸿逵差李信、吴梓送郑芝龙礼单一纸及郑芝龙家信十七封，均逐件查阅。该臣看得：同安侯郑芝龙家信中所谓森侄者乃逆贼郑成功，成功原名森。因语其弟鸿逵，故称森侄也。看其信中劝弟投顺，不可效法森侄行事，以致酿成灾祸之语，无可议矣。惟其内容有难隐者。吴梓、李信系郑鸿逵遣往京城，送礼单问候之人。礼单开有银二千两并金爵、珀珠、哆啰尼等物，遗兄如此厚礼，可见郑芝龙、郑鸿逵兄弟之情甚笃。郑成功抗抚肆叛，佯作弃父不顾。而郑芝龙文内言称，周继武离间我父子兄弟，但未言及重赏森侄一节。成功厚赏传话之人，以结乃父欢心。由此可见，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之情甚密也。郑芝龙身膺侯爵，清朝之臣也。郑鸿逵、郑成功并违诏命，大清之贼也。该臣诵读春秋之义，人臣义无私交，聘弓鍭矢不出境场，束修之问不行境中，所以严万世二心之防也。郑鸿逵遣使馈赠钱财，郑芝龙理应先行奏闻而后收取。旬日之间，该臣连获

许赐、林怀、吴梓等伙。郑芝龙亦应奏闻而后遣发，为何差使络绎相望于道。且同日差遣十余人，未知曾否奏闻。唯寄书六千里之外，字迹必多修饰，而谓差人能言之语，必有书词所不便宣者。口传密语，孰能查询。且据郑芝龙书称，吴梓、李信为郑鸿逵家人，确系逆贼心腹，不应发给同安侯照票，让其往来南北。又其家信内所提施福乃伪武毅伯，不知何时入京，现在郑芝龙左右。京城何地，讵容奸宄藏匿耶。更可异者，乃郑芝龙书内，既知郑成功不奉诏令，不见诏使，却谕林忠曰，本爵好事日近；又谕陈梧曰，本爵佳音在迩。夫郑芝龙位极人臣，所谓好事、佳音，臣不知其何所指耶？情词隐秘，难以测度。当此用兵之时，宜应严防。今兴化一带经臣屡次堵御，贼氛南遁，路途无阻。仍行兴化府于三月初十日取到原获郑芝龙书票单等三十件一并封缴内院查核。相应密疏，以听圣裁。缘系续获书札，仰祈睿鉴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标下张志贲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奉旨：着兵部详议具奏。将书札一并陈上。等因。密封到部。

臣部遵旨议得：据福建巡抚佟国器疏称，郑鸿逵家人李信、吴梓自京城返回，被兴化副将满进忠于沿海地方查获，并获郑芝龙书札、票、谕帖、家书等三十件。其书内所称，本爵好事日近，佳音在迩，所遣之人可以相告等语。其情隐秘，实难测度。现今已将郑芝龙囚禁，正待议处之时，应将文内情由一并查清。更据疏称，施福乃伪武毅伯，现在郑芝龙跟前等语。经提审原郑芝龙家人谢表，据供，施福曾于去年六月来京，于本年二月二十二日返回安海等供。咨文该督抚将李信、吴梓一并解送京城。

谨题请旨。

〔批红〕：是。着依议行。

57. 佟代题为遵旨查核刘清泰离任情形事本

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七日

钦差总督浙闽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佟代谨题，为遵旨详查据实题复事。

顺治十二年四月初六日，准吏部咨称，为海寇连克漳、泉等府县，密报情由，速请大军剿抚事。原任浙闽总督刘清泰亦曾题前事。经本部议得，原任浙闽总督刘清泰坐失地方，又未等新总督赴任，竟自离任返回，驻于嘉兴府，理应议罪。然不知城陷年月，又不知其返回日期，故请降敕新总督详查速题，再行议复等因具题。奉旨：依议施行。钦此。钦遵。密封到部。为此密咨。钦交案件清楚核查后，从速密题等语。当日，又准吏部咨称，为直陈贼祸滋生缘由，密请圣裁事。据本部考功清吏司呈，经复题兵部密咨及都察院左都御史龚鼎孳所题前事，交司议复。等因呈部。本部议得，原任浙闽总督刘清泰题乞病休，早经遵旨辞职回京。今据龚鼎孳题参，刘清泰不能平抚，又毫无筹策，致使贼祸滋蔓，延误封疆等语。请降敕兵部查其任内功过，再与臣部会同核议。再请降敕新总督详查刘清泰病情之真伪，及迁移日期，从速具题，臣部酌情议复。等因具题。顺治十二年二月二十九日奉旨：是。依议施行。钦此。钦遵。密封到部，交司拟咨呈部施行。为此密咨。钦交案件谨遵施行。等因到臣。

该臣当即咨文浙江巡抚，又饬各司、道官员查核。今据浙江巡抚秦世祯咨复内开：为详报海寇屡陷漳、泉等地情由事。贵部院咨前事内开，吏部咨文至本部院后，据此看得，新旧官员交接原有定例。查旧部院移驻嘉兴时，本部院尚未抵浙省，其迁移日期则难以估测，亦无从查核。故咨文贵院，将前部院自衢州府起程抵杭州府，又由杭州府起程达嘉兴府之年月日，从速拟咨。等

因到院。本院查得，前部院于去岁十月十八日抵省城，十一月二十一日到嘉兴等候交职。前部院从衢州起程日期本院不知，若问其随行吏胥及衙役即可知晓等语。又据浙江巡抚秦世祯咨复内称：为直陈海寇滋生根由事。贵部院咨前事内开，吏部咨文至本部院。据此看得，前刘部院所定功过，内院大臣等可参照处理。至于其病情虚实，离任之日期，均为部院我赴任以前之事。唯贵院与其同在一地日久，其患何病，何日发病，医治者名姓以及迁移确切日期，何时从衢州府启程，何时赴嘉兴府等情，均应清楚知道。此情若不一一咨查核实，则难以题复。故咨文贵院查实，从速咨复。等因到院。本院据此查得，前刘部院题请病休一事，系去岁夏末秋初之际，本院赴任之前事情。具题时我正在衢州府，福建之事不详。料想贵衙门定有案可稽，日期可查出。再，其患何病，治病大夫为谁二节，询问贵部院移驻地方道、府及随行书办、衙役，则可知实情。经查，前部院由衢州府起程，于十月十八日抵达杭州府。到省城后未进衙门。十九日租住于池边村民家中。本院曾为军务之事前去与其相商。是时，伊尚卧床不起。伊又于十一月二十一日由杭州府启程赴嘉兴府等候交印。其病情真伪，待伊与贵部院面见交接印信时，即可明白断定，毋庸再议。看得前总督刘清泰为交职事咨称：钦命部院我回京调治，痊愈后再行开复使用。本部院遵旨于去岁十月十一日由衢州府起程，方抵杭州省城，即奉部谕限于十月份将军政大计送至京城。日期紧迫，又不知贵部院何时抵达。情甚急，故暂住于池边村庄。抱病办事二十日，方将浙闽二省提、镇并各营、卫、所额定大小武职官员之良莠，议叙完结，将题本、揭帖、档册了结。于去岁十一月十一日由杭州府启程，赴嘉兴等待交职。在此期间，看得本年二月初十日呈文，得知贵部院已进入浙省。即将钦颁关防一颗、新交令旗、牌十支及吏胥文档一并拟咨贵部院查收。等

语。又据浙江分巡金衢道副使张元璘呈称：为直陈海寇滋生根由事。据衢州府回禀，本年四月十五日，准道员咨牌文内称，遵照总督佟部院牌文，着道员将前刘部院病情虚实，所患何病，何日发病，治病大夫为谁，移驻确切日期，何时由衢州府起程，何时抵达嘉兴府等情，一一查清速报，以便题复，切勿怠慢。等因到道。奉此，饬府转饬西安县查核去后。五月初一日，据西安县呈报，遵照前文，即转饬医官逐一查核。旋据医官张游应呈报，经询问大夫刘尚清等前刘部院病情虚实，所患何病，何日发病，治病大夫为谁等情。据大夫刘尚清、方英生告称，去年五月十八日，吴齐国派衙役将我二人带去给刘部院看病。据诊，刘部院系风寒。次日泻肚，服药后仍不见效。故将金华府永康县徐英仙传来。六月十八日又将杭州府钱塘县大夫范登林、王生义、绍兴府山阴县大夫王元福等传来，诊脉服药。因经刘尚清、方英生二人诊后服药未见好转，故不敢继续服用。今既然调查，则具实呈陈。等因到县。又查得，前刘部院于顺治十一年十月十一日起程前往杭州府，再由杭州府前往嘉兴府，均遵成规，卑职不敢擅便，恳请转饬杭州府查核。等因到府。旋即到道。理应转报。等因到臣。

该臣看得：前总督刘清泰因病题请替换一事，乃系去岁六七月间之事。此间臣尚未赴任，其时伊病情真伪难以估料。是年二月初十日，该臣抵达浙江嘉兴府平望地方，会晤刘清泰。于交接之时，见其精神衰颓，不能行走，果然患病久矣。今圣上两次降旨命查，该臣焉敢不秉公小心查核，谨遵法度。该臣窃惟浙江巡抚秦世祯于去年八月上任后，曾与前总督一同办理军政档册，时日久矣。想必伊知其实情，遂咨文详查。又恐其不实，又行牌金衢道、府、县逐一查核。今将该道、府、县查核回文及前总督来文一并查得：前总督刘清泰由衢州府起程，于十一年十月十一日

到杭州府，由杭州府起程，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抵嘉兴府。其病系因风寒所致，继而泻肚。应问衢州府大夫刘尚清、方英生、永康县大夫徐英仙、钱塘县大夫范登林、王生义、绍兴府大夫王元福等。再查看呈报漳州失陷日期之文，失陷日期乃为十一年十二月初一日。十天之中，泉州所辖各县相继陷落，其原因均写于该臣会查地方失守情由本内，一并具题。伏乞皇上明鉴。臣不敢烦渎。谨将浙江巡抚秦世祯咨文及金衢兵巡道张元璘查报情形互相参照，据实题陈，伏乞降敕各该衙门议复。

缘系遵旨详查，据实题复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翁彪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着各该部知道。

58．李际期题为议复浙江六郡招募水师事本

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谨题，为海寇猖獗，请旨速招水师，以利战守，巩固地方事。

据职方清吏司呈称，准浙江巡抚秦世祯谨题：窃思浙省所辖杭、嘉、宁、绍、台、温六郡皆临大海，海岸线长达一千二百余里。贼船往来，可尽犯此等地方。沿海诸地全仗船兵守卫。该臣查得，有关海防之文内称，两浙沿海诸地额设大小战船一千二百五十二只，按旧额设水哨兵丁二万五千九十余。帆樯如林，旌旗相望，攻守有据，则可无忧矣。本朝定鼎之初，战船均为贼所有，各地要汛无船防守。前该臣为巡按之时，眼见贼船直抵宁波城下，而我竟无一堵截之船，此乃浙江之大隐患也。臣曾为此具本，后遵旨，经部议，造水艍船一百二十只。前总督陈锦实造水艍船一百一十五只。近年来调往福建及遭风浪所损，仅余五十七只，加之陆续所获船只及来投大小船只，共计实有船一百三十一

只，不及额定船只十分之二。其余还有唬船、划船八十余只，只能用于外海哨探，不可作战。今新定额内，仅于钱塘、宁、台、温四处设水兵八千四百名，为旧额之三分之一。嘉兴府之洋山、衢山乃江浙之门户，距乍浦、梁庄甚近，地位重要，因未设一兵一船，逆贼张帆可随意来往于江浙之间。前任大臣并非不知船少兵弱，乃因无从筹措军饷。今张名振、阮四等纠集一处，其势渐张，每次行动船皆近千艘。于江南可随意蹂躏吴淞、京口，于浙江则可窥犯松、海、澉、乍。屡报兵微将寡，皇上早已明鉴。该臣赴任半年以来，无时不思虑海防之事。唯因敌我兵船众寡悬殊，难以正面迎敌，仅饬各路官员时刻固守海口。该臣曾先后奏请加造大小战船百艘。再，前总督刘清泰曾议造犁艚船五十艘。为动用正项银两建造此项船只事经部议复，奉旨准行。该臣饬各道，特遣海防同知，估量购置工料，分派各营员弁督造，日夜赶制，克日竣工。唯招募水兵一事，于原折内条陈得，此项兵丁务于当地渔民中招募，方为有利等语。该臣与本道将弁寻查旧例，明季即将所招沿海居民编入剿贼船兵额中，驾船出海。此辈生长于海边，擅长乘风破浪。今宜沿用此例。该臣正欲咨文招募，恰值新任总督佟代到任。屡经磋商，将各种大小船只分发各郡，再增设守海水兵三千五百名，将额定游击、守备交附近道、协，并由该道、协兼管守剿之事。该臣查得，初定额内，抚标下裁兵四百，钱塘水师裁兵八百，嘉兴副将营数次裁兵一千三百，宁波副将营裁兵六百，台州水师裁兵四百，此五地共裁减兵丁三千五百。此等地方均处沿海地方，额定兵丁不可轻易裁减，应将此纳入新招水师额内。其每年应拨粮饷，一则折本省兵饷之南米；一则由该臣议裁之卫所多余武职项下匀出拨给。所有漕运正项钱粮毋庸议。沿海贫薄之至，今该臣加增之船兵虽不及旧额之半，亦可暂解眼前之危。况今闽贼猖獗，其福宁州又与温、台接

界，贼张帆可至。张名振等蚁聚南省崇明、白沙，以为久驻之计。祸临嘉兴所属海盐、乍浦。各道武职每日请求增派援兵，其情甚急，增兵之事实刻不容缓。该臣看得，苏淞提督于吴淞失利之时奏请增加兵丁三千，分别驻扎于苏、淞、常、镇四府，以利战守。该臣所辖六郡均处沿海，防守地域辽阔，若不预先于险要地方增兵把守，则延误非浅。与其失利后奏请增兵，不如防患于未然。故请皇上洞察縻费浩繁，兵力难支之情，依臣之微言，允臣招足原定兵额，以利战守。如此则沿海数万生灵之福份不浅矣。该臣度量缓急，按各船规模分派缉贼兵丁，扼守险要地方。待分编酌定后，另本具题。该臣与总督佟代商议详题，伏乞降敕各该部议复施行。缘系海贼猖獗，请旨速招水师，以利战守，巩固地方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舍人徐阳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日具题，四月二十二日奉旨：着各该部速议详题。钦此。密封到部。

臣部遵旨议得：据浙江巡抚秦世祯疏称，杭、嘉、宁、绍、台、温六郡均濒临大海。据新定经制内载，水师仅设八千四百名。因兵弱，不足守御，可将原裁撤之三千五百名额入新募水师额内等语。案查，浙江裁调之兵额与该抚所奏三千五百兵额相符。唯此等裁调之兵丁均经多次议题，奉旨准行，不可轻加复设。因海防事务重要，形势紧迫，故请降敕该地巡抚与彼总督从速核查议复。再，应拨粮饷一事，俟题复后再议。

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行。

59. 李际期题为议复张鸣骏暗通郑成功事本

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九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等谨题，为据实详题漳州闲散官员潜逃，

其诡计叵测，仰祈圣裁事。

据浙闽总督佟代疏称，看得闽省祸乱，虽有逆贼郑成功恃强妄为之故，但实因沿海地方刁民、闲官、生员等暗中勾结，遥相呼应；守城文武意志不坚，看风使舵而致。故于十日之内，被贼次第攻占一郡、十一县。该臣一入闽界，即咨牌详查地方失守情由。据浦城县呈称，原御史张鸣骏乃漳州府闲官，于城陷后逃入建宁府，往来于上游各郡县，对其情况甚为清楚。彼时，该臣即抵建宁府，会同在旗随征大章京高明忠、驻守杭州副都统吴汝玠、驻守江南协领白珠虎等，当面询问张鸣骏漳州失陷情形。据张鸣骏称，因城守备魏标通贼献城等语。又问：城失守时尔在何处？告称：尚在城内。又问：逆贼进城遍搜闲官，尔何独得幸免？告称：我逃进一间小房子。又问：尔何时出城？先答：有四天了。后又改说：半月后才得出城，住在离城二里开外一村庄内。又问：贼城门把守甚严，尔何以出来？答：城门只拦挡妇人，男人任意行走。问：尔家眷是否在漳州城？答：老母、胞弟、妻子尚在漳州府。问：为何不一同出来？答：伊等为邻人留下，故未得脱。胞弟尚在漳州府。唯妻子经汀州、龙岩而来，现已将抵本处。又告：贼势渐张，将数门铜炮运至海澄，挖沟数层埋炮。其戒备森严，难于袭杀。若欲进兵，必沿山路而至方可。等语。又为丁父忧，请代奏展限日期，以昭孝道事呈文到臣。该臣阅文，内称于顺治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接到家信，得悉家父故去。十年正月十二日，遵旨回籍守制。是年三月二十五日服满，应届期赴京。今已逾期，可否代奏展限日期等语。该臣再四思忖，张鸣骏原系前朝一革职闲官，皇上念其归顺，补放为御史，后因罪降调，又延恩诏，逾补此职。皇上对张鸣骏如此仁爱，张鸣骏理应于逆贼攻城之危急时刻，思图报匡，与防守文武官员共同抵抗，以尽忠义。兴、泉闲官率乡勇分别协守各自地方城池，此

情尽人皆知。张鸣骏身为御史，又蒙皇恩深厚，却不出一策。于城陷后，又未被贼擒获，亦未身死，由此可知其行径。伊又潜逃出来，住在外面，行踪诡秘。不入省城，却隐匿于延、建各郡县。未详报巡抚、提督，与建南道张笃行等结为密友，居心叵测。臣等会询时，其言词不一，一说在城四日，又改称半月。既称男人任意行走，又言其胞弟为邻人羁留不得脱身。如此说来，其弟尚被羁留，张鸣骏又施何妙计未被羁留？伊称城门只拦挡妇人，然其妻可得以出城，独其母不可出乎？况母与其妻又孰重？张鸣骏今将母留于贼处，只携妻逃出，诚无孝心可言。如此之人，何望其尽忠报国。又查其呈文内开，伊于省城患病年余，于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方才抽空回原籍葬父，不料十二月初一日城池突然失陷等语。此情更为蹊跷。既然张鸣骏遵旨守制，按礼记所载，应于坟旁建屋居住，方为本份。今其父死于漳州府，张鸣骏却携带家眷奴婢等住于福州府，日夜宴饮，全无孝道。逆贼郑成功阳奉阴违，去年十二月不接诏书，不剃发，恃固叛逆，其情昭著，童叟皆知，焉有独张鸣骏不知之理？伊在省城居住年余，岂能无暇回籍，为何突于去岁十月二十六日返回？离贼甚近，实想加入贼伙以助之。后因官兵奋力拚杀，屡挫贼势。伊见事败，方才潜逃出来。伊与贼勾结，为逆贼郑成功做说客，引入内地，亦难可逆料。种种迹象表明其投贼，条条事端甚为清楚。该臣并非不知张鸣骏由前朝进士升为御史，门生、故友遍及天下，难以撼其根株。唯该臣既承地方重任，又值收复征剿之际，与随征各员质问无异，岂敢不据实题报。伏乞皇上裁夺，密执张鸣骏，核实真情，以彰国法。如此可使内地奸佞收敛，海外游魂指日可获。该臣不胜恳切候旨。为此具本，笔帖式佟世图赍捧，谨题。奉旨：着兵部从速查核密议具题。钦此。密封到部。

臣部遵旨议得：据浙闽总督佟代题参内开，原御史张鸣骏于

贼攻漳州时，不出一策，城陷后又未被贼拿获，且未身死。逃出后不进省城，却藏匿于延、建各郡县。不详报督抚，与建南道张笃行结为密友，且行踪诡秘。又所言前后不一。其与贼勾结，又为逆贼郑成功做说客，引入内地，亦难可逆料。本内所言通贼之事关系重大。该总督因张鸣骏由失陷之城逃出，故疑其行踪言辞，说其通贼。此节供证俱无，臣部不可定案，请降敕该督抚，将张鸣骏解京，由臣部会同吏、刑二部，严审核实具题。

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行。

60. 李际期题为详报张嘉等人投诚事本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一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谨题，为奏闻海贼受招来降事。

据职方清吏司呈称：准江南、江西总督马国柱疏称，顺治十二年正月十四日，降将于魁递送伪建郡道张嘉、伪总兵阮七河、陈培、包清等人之禀帖。该帖内称：嘉等久留海上，倾慕王化。先专差家人冯胜祖恭呈禀帖，叩请赐予护身招抚大牌文，以便门下叩见等语。查前降敕该臣恩诏内载，凡弥留于山海之中，尚未向化者，若诚心归顺，均赦免前罪；若率兵马献城池来降者，均按功论赏。钦此。钦遵。等因在案。今伪官张嘉等呈文请降，应彰皇恩，予以招抚。臣与满汉二提督共同商议，着臣标下听用总兵官王汀、听用官王端持本臣招降牌文，与来人冯胜祖同去晓谕张嘉等人。一面咨文江宁巡抚，密咨提、镇二员，亲往海上办理此事。并与先来投顺之人约定，所有船只务必依次进港，进港后下掉帆绳，立即抛锚。船上所有人等一律剃头，放下兵器。归顺缘由虽属确实，亦须慎守，以防不测。等因去后。二月初八日，据总兵官王燝呈称：职遵牌文，即刻会同王提督，于二月初二日亲往

刘河。经与总兵官王汀等及巡抚所派右营游击张连魁等酌情相商后，即于初三日令冯胜祖渡过崇明，招降张嘉等。职亲率官兵严守七丫各口，并设哨卡接迎。等语。二月十六日，又据驻守崇明县吴淞副将赵光祖呈报：据初三日刘河高副将手本内开，所差衙役与冯胜祖已达崇明。据冯胜祖禀报，张嘉等约定在平洋沙杨亭汉家聚会。杨倍祥亦书约其兄弟及袁龙启一同举事等语。下官即密传杨倍祥之兄杨文道、袁龙启前来面授机宜，而后又暗中让其前往商定。初八日据杨文道等回禀，往平洋沙打探消息，看得张嘉等无一船泊于彼处。待相机另获消息后，再行递送等语。职等仍密遣杨文道等前往打探。等语。二月二十六日据总兵官王熼塘报内称，据吴淞副将赵光祖等报：下官仍密遣冯胜祖、杨文道打探消息，伊等于初九日夜渡过平洋沙。十七日午后，据冯胜祖回禀，因贼未上岸，故不知其实况。等语。此机断不可失，复派其前去，待有确切消息再行呈报。等因转报到臣。三月十二日，据总兵官王熼塘报内称，据驻守崇明县吴淞副将赵光祖等本月初八日呈称：据驻守施翘河把总郭魁本月初六日禀称，有一舟驶抵施翘河岸落帆，言称，伪建郡道张嘉、伪总兵官阮七河、陈培率兵丁王俊永等二十人并水手宋德义等七人来投等语。又据守御普镇安薛地方之崇明营把总刘辅、团练习季辉、张世常等报，有一船往来行驶于施翘海口，随潮驶进口岸，声称伪总兵官包清、伪副将包瑞携其三子来降。等因到职。经卑职核审，系与冯胜祖来降之人，当即准其骑马进城。剃发后，仍给发衣帽、红花缎。等语。又据刘河副将兼管游击事务高必昌呈称：本月初七日酉时，伪游击罗西峰倾心向化，乘风驾一红帆船，率把总朱达德、舵公、水手齐安等十一人来我营投顺。时尚留有头发，经下官赏给银牌、红缎，好言抚慰，均已剃发。收船后，令其入内港，所有器械均入兵库。等语。又据该副将详呈：卑职详询张贼之情势，据罗西峰告称，

张名振现有水艍、犁艚等船八十余只，沙船四百余只。张名振曾向国姓夸口南下，故此国姓派陈辉领战船二百艘，并带有兵士；又阮四之大战船近百艘助伊。伊等于去年九月二十六日祭江，其声势浩大。船起航后，因张名振着陈辉降下旗纛，二人于濠头分裂。十月初五日抵达洋山，遇狂风，陈辉船顺风向温州黄华关以南之三都地方聚集。如此可断定其未来本地。阮四前曾行文国姓，请求招募南田之五六百户人家耕种官田，国姓准之，阮四乃屯驻于官田。是故虽经张名振屡次行文调兵，亦未能来。张名振自林门发兵以来，屡遇狂风恶浪，据计共损船二百余只。现又两路增援不及，故专派人觅粮。张煌言令于中军统船一百，驻于白沙；命总兵张金骄率船一百，驻于肖皇，分路驾船掠夺。初二日夜晚，亲选船一百二十只，沿江而去，欲掠江南。伊等定计，先派大船并夹带木筏，驻于吴淞各港口，以虚张声势。待我精兵抵达，再派船只，连夜载四千余荷枪实弹之步兵，一支经黄遥掠罗店，一支由汀西直犯卢功镇。想必贼知我沿海兵力不足千骑，故声东击西，以疲我军。又张名振差人前往福建，定系请国姓调陈、阮二贼援助，于五月同出京口，欲截粮草，故此应每日严守。料其往返时间不致超过三月半，此时应有回信矣。贼众不愿南去，各船之粮将断，多则不足一月，少则不过数日。如此则人心涣散。原罗西峰之长官王有才乃山东人氏，专管步兵。其属下共有两千余兵。其他各营或三百或五百，共计不足四千。此等兵丁只善长枪短刀，不谙弓箭。船上枪炮火药甚多。今若援兵不至，张名振则无颜回闽，定往永生洲，并长期巢居于此。将此大概情况呈报等语。又准江宁巡抚咨开，王总兵官为前事呈报到臣。看到奸贼猖獗，目无国法。我皇上宽大为仁，不忍加兵，方使其久逋法外。今又屡颁纶恩，凡弥留于山海之中尚未向化者，若诚心归顺，均赦其前罪。经贵部院宣示圣主之鸿恩，使海贼张

嘉等倾心向化，真诚来投。我等当即慨然应诺宽宥伊等，并示以我朝剿抚之策。臣承旨设法招降，德威并施。又密遣官员着提、镇等一面打探虚实，一面核实情形。等候月余，并无动静。臣将信将疑，方施以招讨并用之策，以待张嘉权衡德威，翻然悔悟。今伊等诚心剃发，接奉衣帽、花缎，改邪归正，革心向化，并无贰心。此乃贵部院之妙计也。海中贼众闻知施仁不杀，相继来投之风将从此开。此乃削弱逆贼之良机也。唯归顺之人，或称原为官，或称原系兵丁。今对此将如何区分安置，理应咨文请示。等因到臣。该臣看得：海寇山贼相去迥然。剿山贼则先擒王，讨海寇则先散其众。羽翼散则贼势孤，贼势孤则贼心慑。贼内有人可详告其所知贼之兵力实情及其动向。张嘉等既来呈文，该臣即与巡抚遵奉恩诏，设法招抚。张嘉、阮七河、陈培、包清、包瑞等果然率人携船来崇明县投诚；罗西峰亦率人携船来降。伊等落帆抛锚，弃械剃发，无一不遵臣命。如此诚意来投，其心可嘉。巡抚理应就近分别安置伊等，厚待张嘉等，奖励众人。若确如巡抚所言，贼众闻知施仁不杀，纷纷来降，其归顺者则非张嘉数人耳。再，由罗西峰所告贼情中得知，张名振向福建借兵，进犯京口，粮将断绝。若援军不至，则必往永生洲，并以此为穴。该洲距长江甚近。长江乃漕运之咽喉，伊等栖于此洲，必窥伺长江，以劫漕粮。该臣原亦如此估计，故曾屡饬严防，今恰与罗西峰所告相合。该臣即饬各汛地官兵严加防范。据此，臣与江宁巡抚张中元合词密题，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具本，差官陈宪赍捧，谨题请旨。奉旨：着兵部知道。钦此。密封到部。

该部遵旨议得：据该总督疏称，来降之伪官员张嘉、阮七河、陈培、包瑞、罗西峰等率亲属、家口、把总、兵丁、舵公、水手等人诚心来降，该巡抚已将其分别就近安置，以示恩养鼓励等语。钦遵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恩诏，招降后，就近安置，俾得

其所。再，罗西峰所告海贼情形，已咨文该总督、巡抚，严饬各地守将好生防御，以绝其窥掠之念。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行。

61．李际期题为请设兵把守福建山海要隘事本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谨题，为闽省山海势危，大军进剿应谨慎从事，以图计出万全事。

据兵科左给事中刘坚疏称：该臣遵旨前往福建考核文职，虽未尽知地方情形，谨将见闻敬陈皇上。逆贼郑成功占踞海隅，胆敢螳臂挡车。虽经数年剿抚，仍倒行逆施，觊觎地方，苛征粮饷。近来又攻城夺地，残害地方，甚于往常。沿海各郡已近人烟断绝。幸皇上怒而用兵，方拯地方于水火之中。劫后余生之人翘首企足以待王军。该臣深为忧虑者有二。其一应严防海贼之奸计也。于下四府，贼尽掠兴、漳、泉三府所辖地方。今又虎视眈眈，意在省城福州矣。设若我军深入漳、泉地方，逆贼明派一路人马抵抗，暗遣数百只海船，或从福清海口登陆，或犯长乐梅花，或进连江琯头。此三处均可弃船登陆，围攻省城，使我军首尾不能相顾。今福州危如累卵。该臣访得，福清有一城名叫镇东卫，原曾在该处驻扎大军以御倭寇。此法甚嘉。今若能迅速恢复原有编制，不仅可拱卫福清、长乐，亦可为省城之屏障。又，福清海中有一海坛岛，自宋、元以来均在此放设知州。明初，因该地勾结倭寇，故将该地百姓悉迁他处，此地荒芜。后有邻近民人过海来此垦荒，方渐成村落。去岁郑成功到处奸淫掳掠，地方百姓仇恨，日日不忘。若速于该地设一武官，以为镇东卫之屏障，则省城可安如磐石。其二应虑山贼之凶险也。于建、延、汀、邵

上四府，有贼聚集，践踏地方，无不依仗郑成功之势。据今所报看得，杀贼渠吴赛娘，余者可逐渐招抚，上游地方可望稍有安宁。唯仙霞岭，乃福建之门户，三百余里渺无人迹，道路险阻，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该地位处浙、闽、赣三省交界，便于奸贼潜伏。贼渠周力接受郑成功之伪札付，聚集数万流民，占踞该地，互为声援。贼若扼守要隘，断内外通路，我等则不能增援配合。此于福建通省关系甚大，驿传、商旅被阻尚为小事。该臣窃思，于仙霞岭中央建一山城，设一总兵官，下辖三千兵丁，以便拦截。再设一游司，巧为招抚四方百姓，充实该地。如此咽喉要地，断不可资敌。此乃上策也。该臣尚有一请求，海贼张名振与郑成功互相勾结，凡借兵、船无不应允。张名振仗势屡犯江口，其势猖獗。又于坪洋沙停泊船只，以为巢穴。进可战，退可守，我官兵无可奈何。坪洋沙既能藏贼，亦能驻兵，就近调遣武官统辖精锐，驻扎坪洋沙。贼不来则训练水兵，严阵以待；贼来则坚守要地，以御海寇。如此，贼必不敢深入此地肆意妄为。诚如是则镇关各城永无撼动之忧。该臣管见，如若可取，请敕部酌议施行。字多逾格，伏乞圣鉴。缘系闽省山海势危，大军进剿，应为谨慎，以图计出万全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奉旨：着兵部密议具题。钦此。密封到部。

该部遵旨议得：科员刘坚为闽贼肆行事条陈，请求恢复于福清县镇东卫设兵之旧例，驻兵守护长乐则可屏卫省城。再，请于福清海中央海坛岛上设武官，以屏镇东。再，山贼周力等与郑成功勾结，藏匿于赣浙闽三省交界之仙霞岭中，请于该处设总兵官一名，兵丁三千；并设一游司，招募民人，居住此地。再，海寇张名振勾结郑成功，屡犯江口，将船停泊于坪洋沙，并以为巢穴。请派兵驻守该地等语。案查，仙霞岭一事，顺治十一年八月，臣部已于浙闽总督刘清泰在要地设专营事本内议准，设游击

一名、中军守备一名、千总四名、兵丁千名，驻扎枫岭。今毋庸再议。再，镇东卫、海坛岛、坪洋沙均非要地，应否再度设兵，放置武官，调遣官兵移防及于仙霞岭设游司等事，臣部不便擅议。伏乞降敕江南、浙江、福建各督、抚查实议复。

该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行。

62．李率泰题为陈奇策进攻外海嘴事本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三日

钦差总督两广等地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率泰谨题，为密报海贼突犯情形事。

顺治十二年五月十六日，据广州水师总兵官董大用咨称：职接任后，于五月初十日夜抵达广州。十一日据镇标中军游击马应魁呈详，据中营守备梁常呈称，本月初九日寅时，逆贼陈奇策、胡禄山等率大船四十余只、小船二十余只由夏海随潮张帆直抵外海嘴，左营游击刘良卿忙调各地守船迎战。此前该处只有哨船十余只。防守外海嘴之刘良卿见贼逼近，遂率众哨船抵御。不料贼船众多，将我包围，炮矢交加，从辰时混战至巳时。游击刘良卿、刘风驾船奋战身亡，千总罗宪、周世常、哨官苏万常、卢贵玉、霍胜、赵方、罗郡普等乘七船瞬间被掳。该营左汛把总梁黄夫之二船，右营阎志吉、绍赞、霍毕长、梁永之四船亦均被掳。常知贼势强，遂与左营汛地员弁苏孟、右营把总颜大曲等突围，贼船直尾追至滕海方才罢休。不知被掳各船之官兵今在何处。等因到臣。海贼事关重大，理应飞咨等语。该臣当即咨文水师总兵官董大用调兵火速增援，并着查核刘良卿等员下落等因去后。于五月二十六日接据总兵官董大用咨，据右营游击刘尧门呈详，据千总(□□□)、把总戴英等呈称：我等遵令，于沿海探得，逆贼已去瓜

毛珊海。我等又于大沙白地方发现一队贼船，约有船五十余只，随潮进退。等语。六月初七日又据总兵官董大用咨，据雷州水师参将江起龙、右营游击刘尧门详称：职等遵饬防守外海嘴，随时打探消息。本月初二日戌时，据所遣千总杨士培、左国才来禀，水贼长艇船、快船二十五只抵达百浩，双桅杆大船六只驶抵基木石，尚有一队大船，约五十余只停泊于马墩班田海。各等情到臣。

该臣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广东巡抚李栖凤会同看得：广东山海相连，贼盗易兴。去岁李定国围犯新会，海贼纷纷乘机而起。李逆今虽败遁，但福建海域相聚之逆贼尚未荡平。五月初九日，随潮突犯外海嘴。防守游击刘良卿迎战，终因寡不敌众而身亡，千总罗宪等船亦同时被掳。该臣伏思，此均为贼众我寡耳。又看得总兵官董大用咨称，中营中军守备梁常、左营汛地官员苏孟为临阵脱逃事呈文内开，左营游击刘良卿曾拨给镇标右营把总李正宾哨船四条，让其驻守海京洲口。此处邻近外海嘴。初九日，逆贼扬帆直入，刘良卿遣右营把总叶大由令李正宾率船增援。不料，李正宾见我等与贼交战，贪生怕死，率四船张帆而逃。我船少被获。等因到臣。该臣阅后大怒，当日即会同二王、巡抚，传梁常、苏孟与李正宾对质。李正宾俯首认罪。臣等看得：数年来，广东地方水陆贼寇敢于如此妄为，我军所以屡屡战败，均为统兵将弁畏贼脱逃而致。若不申明军纪，则何以整饬戎伍。李正宾罪不可赦，已审核正法，枭首示众，以杀一儆百。其他逃遁官兵，亦分别治罪。今值海贼猖獗之际，未及循例请旨议处。其游击刘良卿及各官兵阵亡情形，待臣等查复，另行题报。海贼事关重大，特合词奏闻。恳请敕部详议题复。

缘系密报海贼突犯情形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知道了。着将外海嘴失事情形查核具题。着兵部知道。

63. 李际期题为严禁片帆入海以断郑军接济事本

顺治十二年六月十九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谨题，为欲奏奇功，先绝粮道，密请禁海，以困逆贼事。

准浙闽总督佟代谨题：窃思养甲一万，日费千银。千里运粮，士有饥色。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敌将自毙。此乃兵法也。今海逆郑成功等乌合之众，号称二十七万，潜据海隅弹丸之地，有何神机妙算，能千里运粮。此均赖鼠窃狗盗之徒，驾船偷运，来去匆匆，及舍命图利专司海上贸易者，方得苟延残喘。该臣赴任后，即筹谋此事，密咨浙、闽二巡抚并所有沿海各镇、道，严防海域，片帆不得出海。又恐广东惠、潮二府距厦门甚近，逆贼刁民相互勾通，筹措粮米，以备败逃。又于四月十八日密咨两广督、抚合力灭贼，成就大业。看得今贼虽属狡诈，但已黔驴技穷。据陆续呈报，贼粮绝而恐慌异常。该臣伏思，兴、泉、福宁各郡县濒临大海，今秋粮将熟，贼定会登岸抢劫，以为生计。鉴此除调兵防守各地外，又严饬各道、府、州、县，劝勉百姓收割，严肃保甲，乡民自保，勿使贼有可乘之机。仓廪实，则兵民足。唯逆贼栖居海中十余载，沿海通贼之人颇多，若不严禁，奸佞之徒必资以粮米、硝、磺而牟取暴利。粮米权可别论，唯以硝、磺助之，则将大长贼之威风，灭之难矣。该臣伏请皇上严敕山东、淮、扬、苏、松、浙、粤、闽等沿海地方，毋许片帆入海，断其粮源，方可建奇功。该臣与福建巡抚佟国器会商密题。臣等无任惶悚待命。为此具本，专差官赵英国赍捧，谨题。顺治十二年六月初七日奉旨：下兵部详议速题。钦此。密封到部。

臣部遵旨议得：据浙闽总督佟代疏称，海逆郑成功断粮之情，频报到臣。臣唯恐沿海奸民资以粮米、硝、磺等物，请严敕

沿海省分，毋许片帆入海，以断贼粮道等语。本年五月二十五日，各该大臣已于浙江巡抚秦世祯之所有渔船报官入保甲事本内议准，恐其奸民乘间暗携粮米、硝、磺等物。请降敕该督、抚，着镇、道严查，违者治罪。等因在案。粮米、硝、磺甚关重要，务当严禁。除准该巡抚所请，将浙江渔船编入保甲，自负其责外。该总督既题请先绝粮道，以建奇功。请旨通饬沿海各省督、抚严行禁止，凡有前项船只私自入海者，从重治罪。其文武官失察并从重参处。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行。

64。李栖凤题为饶平战后郑军退回闽省事本

顺治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钦差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盐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加一级臣李栖凤谨题，为恭报闽贼情形事。

看得郑成功之伪总兵突然驻扎饶平、黄冈、闽漕地方，窜扰我广、惠海域，与陈奇策贼船互为犄角，伺机进犯等情，该臣已于去年十二月具题，即经咨商调兵防守去后。于正月二十四日准二王咨称，遣靖南王下游击张宏叶、平南王下参领郭敏兴率马步兵一千一百名协守潮州等语。二月十三日据分巡潮惠道副使魏执中详称：红头贼众潜于饶平，围犯乌石。本道经与总兵官刘伯禄会商，于正月二十一日拨左右营游击杨伦、刘应诏领兵二千，前往协剿。正月二十七日，据镇标中军兼管左营游击事杨伦、右营游击刘应诏禀称，本月二十七日，红头贼漫山遍野拥来，一股出大榕，一股出潘段。职等率原都司宋振唐、刘田广、守备朱田贵、刘进忠、左营中军杨万库、把总颜骏崇、周汉、右营中军守备王英

魁、把总杨胜、李英杰、惠来营中军守备刘亮、把总杨富、郑扎、乡勇千总李仙等马步兵，断其退路。官兵个个奋勇拚杀，从辰时血战到未时，杀闽贼无算。我欲三面包抄，唯因敌众我寡，时日偏西，不便追杀，方收兵回营。又因此处山路险恶，不利战事，故退守龙川岭待战。又闻知贼欲往澄海、潮州等地。所有缴获贼之一应物件及各营受伤、被俘人数，查实后另报。等因前来。据此，本道即与刘总兵会商得，率重兵暂驻于黄山坑等地，截断通往潮州、澄海之要道。又据游击杨伦详称，二十七日，官兵于汉塘、樟溪等地血战，斩贼首无计。所获棉帘赏给营兵。除断毁之刀枪不交送外。查得缴获贼大青马一匹、驴一匹、锡制伪官防一枚、大旗二面、伪大小牌、票十张，将此理应送交查验。战时死伤之兵马亦一并造报。等情到道。本道即与总兵官会同磋商，先将兵马暂撤回府，相机另议进剿之事饬行去后。于二月初三日据原总兵蔡元呈报，据哨兵颜德获悉，初三日晨，红头贼放火烧营。料其欲弃黄冈而归，此无可置疑等语。初四日，又据徐龙禀称，伪黄提督欲回守漳州之龙岩、漳平；伪总兵万礼欲回诏安。又闻郑成功另派伪戎旗镇王秀奇乘船入揭阳，催征澄、潮、揭地方之粮饷及一应物品等语。初六日，又据镇标左营把总罗一建、乡勇把总王魁详称，当日午时，据哨兵陈春等报，大股红头贼于是日全部开拔，经诏安回闽。各等因到道。理应转呈等语。四月初五日，据兼管岭南兵巡道事按察使王第魁详，据署理知县傅二志咨新安城守张洪之文内称，据千总徐云东、把总王祖龙详称，三月二十九日探悉，一队白艚船约四百余只，于佛堂门外海面上飘忽不定。等情到道。该道除严饬水陆将领谨防外，应行转呈等语。五月二十三日，又据分巡潮惠道副使魏执中详称，据柘林镇中军守备杨威五月初四日呈称，闽船于初三日晨离港。大鯮船只亦于本日全部扬帆出港，由南澳回闽。等因到道，咨呈到臣。

该臣与两广总督李率泰会同看得：去岁十二月闽贼进入黄冈，今春二王闻报，立派游击张宏叶、参领郭敏兴率兵协剿。因路遥千里，未及抵达，贼势已漫延乌石，蹂躏三饶。幸而该镇、道亲督将弁浴血奋战。正月二十七日于汉塘、漳溪挫敌锐气，截贼辎重。我士气大振，贼遂于二月初三日弃黄冈而逃。再，昔日闽船队均泊于新安外海上，今见水陆防守严密，盖不得犯，终于五月初三日起航回闽。今经此一战，贼营、贼船虽侥幸撤离，但此地濒临大海，焉能保其不再来犯。况现值征剿闽省之际，更应虑及贼等四处奔窜之情。除严饬所有沿海将领，派放哨探，遇有溃败之贼，就地截杀外。遵例详题，伏乞皇上睿鉴施行。

缘系题报闽贼情形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

〔批红〕：着兵部知道。

65. 郎球等题为省内战守兵丁不另拨粮饷事本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臣觉罗郎球等谨题，为海贼侵扰地方，请增加马匹，拨足粮饷，以利剿御事。

准钦差总督江南江西等地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马鸣佩奉旨批红本内疏称，窃看得海贼张名振等勾结闽贼，聚船千只，侵扰地方。该臣初到江南，征求灭贼之策。据巡抚言称，沿海地带宽阔，兵弱将怯，水路阻截船只不够，陆路抵御马匹不足，步兵守御又难于应急。贼若由沿海登陆，我则将顾此失彼。臣念前贼三犯京口，直抵省城，朱家嘴失事。贼来则疏于防守，贼去则无人追击，岂非兵弱将怯之故哉。幸仰皇上之神威，满洲大军之骁勇善战，形势方至于此。若无提督喀喀木、管效忠奋力截杀，挫贼锐气，其情则不堪设想。但与部议兵，不加兵；议马，不添马。查额定马匹，今存者大少于定额。

今海逆猖獗，一日数扰，焉能等闲视之。再者，派兵防御汛地，其途中所需米盐菜等，虽经数请部议，均未允准。想必未算军饷，亦未念军之劳苦也。军饷数额确实不敷食用。该臣今举月饷多者为例，马兵月饷二两、仓米三斗。由该项下扣盘银一钱，仅发一两九钱。其三斗仓米仅够其妻孥果腹。其购买柴草所需银两，若以每日三分计算，即用去饷银之半。抚养武弁之家口乃合于情理。再调往剿御者，米无所余，银虽有半，但买柴草料做饭尚需银两，此项亦按每日三分计算，至此饷银用尽。途中粮米何所余？盐菜何所得？服装兵器又何所出？此乃兵丁调防之苦，不可诉也。督抚请求增马不成，请求满额又不允。至于兵丁途中所食米盐菜一事，部议省界内外有别。不论省界内、省界外，均系离家，剿御之责同也。部又言无前例。仅此定例一字能使天下太平乎？更据言官风闻，督抚不能管束兵丁，有军队侵害百姓，以老弱充额之情。究其根由，兵丁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即便因罪被杀，无补于兵丁之贫困。言官若云乃督抚之责，督抚又如何养活此等兵丁？天下勇夫自愿从军者寥寥无几。臣身为总督，稔知兵丁之忧苦，岂敢缄默。理合具本详题，伏乞皇上鉴察，降敕户、兵二部速议。加增马匹，拨发途中所需米盐菜等。如此则可巩固营伍，安定军心。为此具本，专差官魏光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具题。六月十五日奉旨：着各该衙门核议速题。钦此。密封到部。

臣部遵旨查得：江南总督马鸣佩疏称，正项马额不足。将此由兵部酌题。再，请议拨发途中所需米盐菜一节。案查，官兵马匹凡出省界剿御者方才拨给，否则不予拨发。今四川、湖广、福建、广东、广西等处同时用兵，军队于省内防剿，无拨发行军米盐菜之例。况今粮饷吃紧，拨给都统石廷柱大军之粮饷草料尚恐有误。故经议此项粮饷盐菜不予拨发。为此具题。臣部奉旨转饬

遵行。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66. 李际期题为兴化漳州泉州三府属县失守情形事本

顺治十二年七月初一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谨题，为汇查地方失事情形，仰祈圣鉴事。

准浙闽总督佟代谨题，该臣于本年四月十二日抵达闽省，除一面派兵固守未失城池外，一面行查地方失守缘由，以惩前毖后。等因去后。今司、道、镇等武将相继禀报到臣。该臣逐一核查，取其一致，依次敬陈皇上。匪贼郑成功自顺治八年起事以来，佯称归顺，纠集贼渠数十人与朝廷抗衡。分称前、后、左、右、中五府，新设金、木、水、火、土五镇，统数十万乌合之众聚于漳、泉、兴、福等地。寇孽煽惑广、江、浙等地，屠戮松下百姓，摧残海坛，侵占江口，窃据海岛，劫粮征饷，糟蹋妇女，烧杀抢掠，开棺鞭尸。地方苦不堪言。沿海边民无不遭难。时当议抚期间，百姓每日受其盘剥之苦，恐变生叵测。官兵虑其不战不剿，任其日渐发展，将成心腹之患。去年八月伊拒诏负恩，触犯天威，稔知我主定发大军讨之。乃乘机先行一步，即于十一月初九、初十左右与伪官甘辉、赫文兴、陈六御、杨朝栋、张英、常寿宁等，出动数万贼众，自福清至兴化，贼漫山蔽野，蚁聚于黄石、黄塘等地，直逼省城，意取内地。见官兵防守严固，乃分股于十一日迭下兴郡之平海卫、莆禧所、鸡料司。把总陈尚龙孤军陷阵身亡，千总邱良晨主仆二人奋战身亡，贼率众南去，十二月初一日，贼兵未血刃即下城池，此乃漳州守备魏标、千总刘国轩并做内应，献城迎敌之故。唯水营游击刘朝林义不受辱，

杀全家随之自缢。其余文武尽降贼。嗣后该城附近之龙溪、漳浦、平和、南靖、诏安、长泰等县，次第陷落。又派赫文兴、张英、王秀奇、郭二龙等十余伪镇，乘势进攻泉州。同安参将杨其志率城降敌。随即惠安、德化、安溪、永春等县相继失守。唯南安城距泉州府甚近，戍兵仅有七十，署总兵官事城守参将韩尚亮见此情形，知调兵不至，城池难保，便商于知府申伟抱，将知县祖泽茂、城守把总于德胜及兵丁、生员、百姓一并移入府城，与晋江县互为犄角，以固根本。贼虽占县城，但丝毫未获兵饷、马料、印档等物。韩尚亮恐敌众我寡，民心惊慌，上下离心，复蹈漳州覆辙。随专差左营千总刘进忠伴其胞弟韩尚宜、长子韩元长连夜突围，抄小路往省城求援。并留韩尚宜、韩元长为质。如此忠义死守之士，应予嘉许。巡抚佟国器、提臣杨名高飞派邵武协调副将张承恩、提标游击刘之英、汀州游击卢由明等，各领精兵与刘进忠星夜驰赴。二月十六日杀入泉州，人心方定，城池益固。贼度力难破，遂分兵。陈尧策、黄忠等伪十三镇率数万众，蜂集于枫亭、长岭、濑溪一带，欲截兴泉之援兵，并力夹击仙游。时虽有知县陈有虞、防守游击王嘉祯全力抵抗，痛戮贼孽。无奈孤城被数万贼众围攻二十日，援军不能杀入。本年正月初五日，贼架战车，高如城垛，挖洞埋药，轰城两丈余。更有乡绅唐显悦内应，县城遂陷。王嘉祯乃督兵与贼肉搏，力竭被执。陈有虞亲领家丁、乡勇巷战不屈，中创捐躯。此一文一武堪称与城共存亡也。又，十三日，贼增二十八镇，统兵五万余，窜犯兴化附近地方。依山扼险，设置鹿寨，次第扎营二十余，四面围攻，气焰嚣张。幸有城守副将满进忠与分巡道林忠宝齐心协力，方转危为安。时府、厅、县、佐官、主客武将、闲员、乡勇，或修城池，或肃保甲，或整兵器，或备粮米。满进忠凭此英勇拚杀，屡擒贼渠。双方相峙月余，逆贼技穷，乃于二月十一日冒雨夜遁。

贼由兴化败逃后，复集结力量围泉州，并运至火药、大炮、云梯用以攻城。未料参将韩尚亮、张承恩并选精锐，出城厮杀。贼不得扎营，于二月二十三日夜遁。官兵追逐至洪濑，斩获无计。自此兴、泉消息相通。贼闻风丧胆。然贼仍恃水战为长久之计。又派伪忠靖伯陈辉，率伪总兵黄兴、林西、蓝方等统船八百余只。①福宁、宁德州县王丞佐、郭景常、代理县务经历崔奇等。此外，郡、县、佐贰等官员难以历数。塘报内有详载。再，战守之时，擒斩功著，固守二郡，捍御全闽，事功懋著者，署总兵官事泉州参将韩尚亮、兴化副将满进忠、邵武协副将张承恩等。另，游击刘之英、卢由明、陈心裕、王国斌、高湃、张力、王勣等，守备高英龙、赵广豫、陈盈禄、陈熙禄、钱路、赵和、王见龙、刘继道等，都司刘进明、张世旺、王和等，千总刘进忠、陈天玉、赵玉春、孟进朝、李金锡、孙洪业、马化龙等，把总杨有名、于启龙、景河、周正隆、郭凤鸣、戴吉承、李定秋、陈梦稠、孙保德、刘志兴等，皆为标下武将，怒马挥戈，冲杀于刀刃之间，立有战功。更有不知廉耻、苟且偷生、卖身投贼者，漳州知府房星烨、同知周梦吕、通判翟灿然、推官王元衡、知县李元川、令狐浩、吕调化、李奇生、于元其、邢虞建、沈陋、周琼、赵京、郑范谨、署理县务理事赵世长、漳州城守副将张世耀、游击何云祥、守备魏标、刘良璧、王爱民、宋维宁、贺勘乱、千总刘国轩、王德功、谢恒、参将杨其志、叟成宜，及前投贼之刘玉才等。伊等或与贼内外勾结，或见祸将至而看风使舵，或开门迎敌。贼上岸来侵，于四面扎营。防守游击张力与署理宁德县事布政司经历崔奇等通力截杀，连获大胜，擒贼甚多，贼即张帆入海。三月初一日，贼又增黄廷、万礼等七伪镇分犯漳州下属各县及龙岩、漳平、宁洋等县。幸汀赣协调官兵、守备王文会、千总孙洪业及守御游击王勣、知县王

①上下文衔接不上。原文如此，恐系抄件遗漏。

有容等死守，夺营冲杀，龙岩县得以独存焉。漳、宁二县距延属甚近，力弱无援，城内百姓又少，守御守备宋维宁、把总谢恒相继降贼。漳平于三月初七日陷落。宁洋于二十三日失守。贼氛猖獗，连陷郡县，文武员弁血战，与城共亡者，漳州水营游击刘朝林、仙游知县陈有虞、防御游击王嘉祯、莆禧所千总邱良晨、平海卫把总陈尚龙、德化县把总李尚兴、道标中军赵英等。坚守城池者，分巡福兴泉道林忠宝、泉州知府申伟抱、兴化知府张彦珩、海防同知刘汝治、通判彭胜祖、吕基德、推官朱燧、知县王有容等。凡被执受贼之封，或乘机潜逃，或替贼拟文招降纳叛者，情节虽有轻重，但负恩降敌之罪同也。待事平之后，该臣分别查核具题，以候拟处。再，城失逃回者，惠安千总刘进修、知县王公建、宁洋知县曹耿源。再，漳平知县师若伟领驻防官兵投贼，城陷前先行脱逃，后因贼未至，旋又返回。今城陷，不知其去向。其余大小文武及佐贰等，或降、或逃、或亡。此情均俟平叛后，一并查实汇议，以正国法。再，漳州乡绅郑崑贞与贼一家，共同议事，现在贼船饮酒作乐。仙游劣绅唐显悦通贼献城。今回籍丁忧之前御史张鸣骏投贼资饷。此情可由原投贼现又逃回之推官王元衡、知县李奇胜及送伪札之周琼等口述中得知。该臣伏思，贼孽自辛卯叛乱以来，未加征剿，议和不成。毁名城，扰黎民，天地共愤，人神共怒。今逆贼乘夜败遁，贼巢尚未获斩，又于城门附近垒城筑巢。忠臣枕戈待旦，誓不共戴天。今无暇详论功罪。唯封疆破碎，贼氛日炽。微臣初到福建，未料大军将次入剿。若不将军中功过尽查清楚，按国法奖惩，焉能激励忠臣士子，惩诫乱臣贼子。今据司道详呈，拟以大略情形，与福建巡抚佟国器合词并题。伏乞圣鉴，敕部查核施行。缘系汇查地方失事情形，仰祈睿鉴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赵文德赍捧，谨题请旨。奉旨：着兵部查议具题。钦此。钦遵。密封到

部。

臣部遵旨议得：准浙闽总督佟代疏称，闽省文武中有立功死难者，亦有贪生怕死者。值今海氛未靖之时，若不详查其功罪，则不能勉忠义之节，惩叛贼之心等语。奖励文武乃应详实，唯题本内仅书以大概。又称待平叛之后，查实再题等语。功罪稍有不明之处，赏罚不可遽定，理应平叛之后，查实再议。更所参通贼劣绅郑崑贞、唐显悦现在贼中，其罪实不可赦，拿获后，按律审拟。再，将张鸣骏遵旨解京，严审拟罪。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该本内汉文，将县错写为知，着改正。严敕施行。

67. 李率泰题为两广十四府官兵不可议裁事本

顺治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钦差总督两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率泰谨题，为国帑甚重事。

准户部咨称，本部题前事内开，奉旨：朕知每年粮饷收支数额。内外冗员，着吏部、九卿、詹事、科道等员会同议核具题。再，应否将无事地方之官兵酌情裁汰。着该处督抚查实核议具题。钦此。钦遵。等因。咨文前来。即行饬布政使议呈。据此，该臣看得，李逆僭踞南宁，西接太平等未收之地，东邻廉、雷、高、罗等界。郑成功现踞厦门，肆意侵扰潮州、惠州、广州等处。南、韶、肇、罗等与江西、湖广、广西交界，山贼出没无常。琼州李逆未靖。此广东十府并广西收复之桂、平、梧、浔四府不可与无事地方同等议裁。

谨题请旨。

〔批红〕：着各该部议题。

68. 李际期题为江浙协同作战以歼郑军事本

顺治十二年七月十九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谨题，为预测闽贼败逃之情形，以筹划预防江海之良策，敕部速议，恳请复增额兵，以利防守，以净余孽事。

据职方清吏司案呈，准江宁巡抚张中元疏称：窃思昔日张名振恃舟山之固，我江、浙、闽大军会剿，不难一鼓荡平贼穴，终因未能尽除少数败逃余孽，又使之滋蔓。张名振遁入大海，我等虽议剪除，亦未能灭。去岁贼屯崇沙，恰值该臣赴任，用一劳贼之计，严饬海防，断其衣食，使贼葬身鱼腹。不料闽贼来援，臣即为闽海二贼互援事上疏，断海贼之援，绥靖江浙，莫过此计者。未料大军南下，该臣不可不谋闽贼巢穴。我雄师抵闽，犹如泰山压卵，贼安敢拒我。其若不降，必逃入海会张名振。待我增兵齐至，此均为釜底游魂，殄灭寇孽在此一举。唯贼合兵势盛，困兽犹斗，况当其窥掠之时乎？崇明孤悬海外，微臣所属各地，均处沿江地带，地广兵弱，臣曾三次奏闻。又数为增兵照拨粮饷事渎扰宸廑，为缉拿海贼事前曾具题。防御闽贼尤为重要，圣上允准招募训练，恐仓促之中亦难奏效。若再拖延时日，则于地方无益。该臣每虑此事则食不甘味，寝不安寐。伏乞皇上垂念封疆，敕部从速议复该臣所题，严饬提、镇各臣，招兵截杀，方可谓有备无患。臣更有一请，贼若南来，必进浙界。同仇敌忾，恭遵成命。若贼仍在崇沙，则仿去年浙省官兵疾驰协剿，若贼南奔，则由苏淞水师奋力追歼；若贼施奸计，乘夜暮或雾天，出其不意渡长江，即由淮安巡抚、江宁总督、操江大臣、提标下各精锐速往夹击，不分畛域，务必穷追猛打。保崇明则江南可保，灭海贼则闽寇可灭。地方宁谧，殄灭巨贼在此一举。伏乞皇上敕谕各员奋

力施行。缘系预测闽贼败逃之情形，以筹划防御江海之良策，敕部速议，恳请复增额兵，以利防守，以净余孽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奉旨：着各该部从速议题。钦此。密封到部。

臣部遵旨议得：该巡抚前因沿江地带地广兵少，曾于本年二月为苏州镇标兵弱事具题。业经臣部议复，苏州镇标兵不可加。唯今海寇作乱之际，伏乞降敕该督抚，酌由江南经制额兵内，于安宁之地抽调四百兵丁补入苏、镇二营，以备剿御。等因具题。奉旨遵行在案。该巡抚又于三月间，为贼登岸来犯事具题，四月间，又为微臣巡江事具题。经臣部议复，总督马鸣佩会同各巡抚查实议定具题等语。今俟题本至，再行议奏。又准疏称，贼诡计多端，应周密防守。江、浙二省督、抚、提、镇毋分彼此，或协剿，或追歼，或速往夹击，务应通力堵御，次第剿灭等语。此乃兵法互为声援也。将此严行咨饬各员合力剿除。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行。

69．李际期题为议复囚禁郑芝龙灭其亲族事本

顺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三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等谨题，为从速囚禁贼渠，灭其亲族，密陈愚见，以求平复事。

据正白旗石廷柱旗郑奇君佐领下云骑尉杨国永疏称：窃思我朝军威所至，四海倾心向化。逆贼郑成功数年来拒抚犯上，均乃其父郑芝龙暗授机谋，欺罔圣明所致。皇上好生之德，不忍闽省生灵涂炭，屡经招抚，至今未成。郑成功反倍加蹂躏地方，屠杀百姓，烧毁房屋，强征粮饷。郑芝龙之罪大矣。钦奉上谕，着所有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陈奏兵民之利弊忧苦。遂具本陈情。圣上震怒，乃囚郑芝龙。虽未斩之于市，但顷刻间内外官民咸知九重

恩威之严明。唯其贼党潜伏京城者甚多。郑成功恃海阔之险，若狡兔三窟。该臣看得，此等釜底游鱼，笼中羔羊，朝不保夕，指日即可荡平。今王师已入福建，臣乃敢复陈刍荛之见，并另拟四款奏闻皇上。虽非奇策，而剿贼安邦莫过于此也。仰赖皇上与首辅大臣核议施行。臣窃思郑成功首级克期可获。唯恐事先败露，灾祸猝至。臣命何惜，唯为社稷耳。若臣言可行，恳请皇上睿鉴施行。臣不胜惶悚待命。为此具本，赍捧谨题。奉旨：着兵部密议具题。并款具陈。钦此。

一款，海上用兵非比陆路，需用战船水师，犹如铁骑驰骋，方能乘风破浪所向无敌，履险如夷。该臣愚见，船只一时难以造成，若不训练划船，则犹如无船。广东海船坚实，兵丁训练有素。伏请密敕该督、抚挑选一队精锐，直入厦门，与王师互为援应。贼定顾此失彼，战则可胜矣。一款，贼中胁从者众，其各有父母妻子，孰忍舍弃家小而相视为仇。伊等终日顶风踏浪，睡卧刀丛，势当翻然悔悟。臣请简派闽省才干官员前往招抚，晓谕皇上好生之德，伊等自当降服。或有取成功首级来献者亦未可知。况郑成功若计穷势蹙，或复来求和，以求宽免其父。该臣伏思，此狼子野心，犹如猛虎出栏。今之要计，务遵太祖皇帝旧例，让其剃发入旗，将其属下官兵遣散回乡。如此闽省方有太平之日。若仍请封爵拨饷，不仅丧权辱国，且又养痈遗患。东南半壁则不堪设想矣。郑成功挥金如土，该臣代其请降时，身为兵科郎中，知有人蹈给事中孙兰覆辙，幸皇上明断，救残黎出水火，解百姓倒悬之危。其神猷卓异千载。一款，贼穴远在厦门，其亲族则在安海，以为接应。强贼固守海澄门户，恃兵星罗棋布，防守不殆。但不知浔尾龙王宫距厦门咫尺之远，无浪之时，孤舟便可渡过。前总兵官马得功曾用小船偷渡，因失地利，又未备草料，只能坐困。该臣伏请拆毁安海所有房屋，赶造木筏，调集兵马，

多贮草料，令当地芭蕉渡、溪巴保、刘五店人充当向导，会同广东兵马悄然而入，贼定以为天兵降临。郑氏在安海有船不下数百只，务当准备入船作战，尽除安海之奸细、亲族，不留一人一船，断其来往通信，则贼插翅难逃也。厦门一经克复，海澄不战自破。郑芝龙身陷囹圄，谢表等数十人虽名曰家人，实则奸细，皆郑成功所遣运送钱财，往来传递消息之人。囚禁郑芝龙之前，贼心腹伪总兵施福、伪副将王祺及正阳门外一伙曾住在徐月店中。囚郑芝龙后，伊等去向不明。今谢表将数万银两藏于徐月家中，并为贼传递消息。审谢表、徐月等即可得知施福、王祺等人踪迹。将其一并严缉，勿失良机。一款，贼虽众多，亦不过系乌合之众，仅依沿海抢掠为生。该臣伏请严饬海口分兵固守，无许一贼偷渡。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贼无粮则坐以待毙矣。又桐油、麻绳、铁钉等物均产自漳、泉二府，不准贪利奸商前往交易，则海贼必当葬身鱼腹。此全仗督、抚施以严法，圣上赐教。奉旨：下兵部密议具题。并款具陈。钦此。密封到部。

臣部遵旨议得：窃查云骑尉杨国永所奏灭郑贼之四款内，有关招抚，尽除贼在安海之亲族及严禁桐油、麻绳、铁钉等物各节，臣部曾于都察院臣周亮工、部臣黄徽允等本内议准。今毋庸再议。再，会同广东将士共取厦门一款，俟定远大将军世子抵闽，与该督、抚、镇会商后，自有相机制胜之策。战机不可揣度，故亦毋庸议。唯题内称，郑芝龙虽被囚，其家人谢表等数十人乃传递消息之奸细，谢表将数万两银子藏入同伙徐月家中。伪总兵施福、伪副将王祺住在徐月店中转送消息。等语。臣部请旨将徐月、谢表解部分别详审。据徐月供称：小人系福建人氏，在此开店。施福上年四月来京，王祺上年十月随颜夫人来京。二人均住于郑芝龙家中。施福有燕窝七斤，王祺有烟二十三筐，想送本店出卖。本年正月卖完货物，结清账目后，二人于二月回郑芝龙

家。小人在家时听说此二人系唐王属下武将，但不知系何品级。等语。又供：谢表系给郑芝龙管账之人，曾将白糖、桔饼、沉香等物送到本店急欲出卖，因价钱不合适，又送到当铺。今本店尚有郑芝龙子郑虾的烟八十一篓，并无银两。等语。又供：小人家在漳州，父于明朝时来京开店。小人于顺治四年进京探望家父，遂在此地开店。等语。又问：近时郑成功部下有否来尔店者？据供：没有。如有人来，岂有不住伊家而住我店之理。等语。此与谢表所供施福、王祺来往时间及未将银两放置徐月家中情形相符。又说未与郑成功勾结。经再三核审无异。虽其供词无传递消息一节，亦不可不加严防。徐月即为开店之人，应咨文有司，饬令里甲随时查核。谢表等人遵旨交汉军章京查审。今复严饬随时稽查，遇有可疑人员来往，即刻缉拿送部。再，郑成功若势蹙请降，务必令其剃发入旗，将其属下官兵遣散回乡务农。又，不可封官拨饷一款。今郑成功仍肆行无忌，待其计穷请降之日再议。

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70. 刘伯禄题为增兵备饷事本

顺治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镇守潮州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佥事臣刘伯禄谨题，为遵旨敬陈，仰请睿鉴事。

该臣阅得兵部札付，内奉上谕一道：朕体念兵民之忧苦，广开言路，凡武职提、镇以下者，均可详实直陈该职内事宜，毋庸隐瞒。钦此。钦遵。皇上忧劳，放鼓悬铃，不弃草芥匠人之言。臣一介武夫，才疏学浅，自任潮州要职以来，夙夜为不能胜任而忧愁，为无赞理之妙计良策而羞愧。今幸逢清明之世，岂敢身居要职而隐瞒兵民之忧苦不直陈皇上。一款，潮州百姓灾难深重，

应速靖海域。自明朝时起，潮州地方奸贼就暗树名号，各霸一方，胡作非为。遇有战祸，百姓则无以为生。此况历时久矣。我朝定鼎之后，郝贼叛逆，百姓如陷水火。郝贼占据潮州之初，臣即奉旨破之。到任后，臣广谕皇上之仁，并巧为剿平之。至此灾难稍解，流民渐归。不料郑成功又越界抢掠，围城征饷，淫掠残杀不止，直至今春方才败逃。今复水陆并进，揭阳被围，危如垒卵。臣防汛内地广兵少，战守甚难。臣闻雄师已抵福建，不难殄灭海逆。唯郑逆窃据厦门为巢，凭借舟楫，以为长久之计。臣之愚见，速拨江浙战船、水师，分路捣毁贼穴。大军从中央直入厦门，首尾相助，穷追猛打，务取贼渠首级。如此海波不兴，东南半壁方可安宁。否则，潮州与闽省近在眉睫，所受灾难较他处更重。窃思我主圣谟周详，非臣管见所及。进此愚见，仅表臣子尽忠报效之意耳。仰祈睿鉴。一款，应广储粮食、火药。自古以来，救饥民，以粮食为本；守城池，以火器为首。目今看得，凡贼邻之地，无事之时，皆苟且怠慢，百无一备。待贼叩大门，则手足无措，方拟请上司于何项下购粮，于何款下备办火药。如此来往批转，于事不及。无粮，人心浮动；无火药，军失长策。凡地方失事，盖源于此也。臣愚以为，应按府县之大小，责令囤备口粮、弹药多少不等。一年务必措积三年之所需，并整修城池。粮足城坚，猝遇凶年贼乱，兵民则可安生，城池尚可战守。若过大军，亦可应一时之需。丰年太平，亦可杜绝私挪勒索之弊。唯恐疏怠成习，所办徒然。臣伏请降敕督、抚、巡按，将粮食、火药二项纳入州县考功之例。功过有案，人人知戒，地方可固。仰祈睿鉴。一款，应设战舟、水师。潮州地方依山傍海，位居水陆要冲，从厦门贼巢张帆可达。若言郡城，揭阳、潮阳、澄海、惠来等县悉处沿海地方。自郑逆作乱，每次行动均聚水艍、海船千百艘，游弋海上，伺机攻占我属地方。南澳者潮州通府之屏障，

位于海中，犹如闽粤之咽喉。今为郑逆出没之地，由伪侯陈豹占踞，无法驻守。此外，柘林、鮀浦、达濠、鸥汀、铺前悉为潮州门户，应于各该地方部署众兵。此地行必战船，明朝时节，为防御倭寇，水师、水寨各营星罗棋布。今我朝未定此例，仅设惠来营，驻守水陆者各半，且无舟楫。设柘林游击一员，兵千名。目今唯当地人杨广有自备船十只，但靠此绝不能守御水域，况亦不可交其如此重任。数年来巨贼猖行，各汛地无船无兵，防守门户殊觉虚单。奸贼分兵窜扰，扬言进取内地，各地纷纷迎敌。时该臣率标下将士宣誓，愿肝胆涂地，报效国恩。唯恐捉襟见肘，战守两端难于瞻顾。二王、督、抚亦为此担忧。臣愚以为，船，非艨艟大船不可以拒贼之水艍；兵，非骁勇干练者不足以破冒犯之贼；兵器，非红夷大炮不足以置贼于死地；水师，非厚禄不可得勇夫之心。总之，若仅徒虚名，而无智勇双全之将，益无实效也。伏乞睿鉴。一款，应足精兵之粮饷，增军马之草料。前赫贼于潮州叛乱，臣随靖南王会同满汉大军攻取潮州后，尽废先时所设官兵营汛，未留一人一物。今一切均需从头治理。臣日夜殚心竭力，置备盔甲、兵戈，广招四方骁勇。唯潮州偏远，无人愿往。虽重金招得一人，亦系只身前往，弓箭刀等均由臣处发给。再有携妻、孥同来者，所需布粮遽增。一份官粮中，扣除盘银、小月银外，仅敷一家吃饭之用。妻儿饥寒，岂能无怨。如不破格施恩，则民心难安，焉能保其无叛逃助敌者乎？仰副皇上轸念兵民困苦之仁意，臣解囊奖励军士。唯些须之物所能接济者无几。若欲强兵足粮，永世安泰，还望皇上逾格施恩。潮州陆路距福建漳、诏甚近，郑逆每次行动，均率数万之众分路来犯。于陆地破强兵陷敌阵独靠马兵耳，臣由赣南任上升调广东潮州后，曾出私银买马二百余匹。由于每月征战，加之草料不足，倒毙者颇多。今皇上体念潮州地方事繁，准部议复总督所请。臣已派员将

拨给我营之马匹取回，充实营马，于地方亦有裨益。臣更有所请者，潮州营马每日供稻谷五升，遇秋夏放青之季则不给稻谷。户部官员因时局所迫，出此节省之计。臣睹时艰，岂敢置百姓困苦而不顾？唯稻谷有皮，不如豆子，且升斗数量又少，马食后无力，羸弱致死。马死，穷困兵丁则要白白受罚，即便打断骨头亦无从赔偿。西北乃为产马之地，马价不过二三十两银。潮州原非产马之地，亦非马匹聚集处，马价高达百八十两银子。城外民田，肥沃者一半在水中，陆地上多为沙石之地，无适于放牧之水草丰美之地。不加添稻谷，马倒毙日多。营死一马，于国则少一马之力，于兵丁则因无力赔偿而多怀叛逃之心。故此复详实直陈。战马不可不强壮，伏乞皇上念及潮州正值用兵用马之际，一体加恩，依粤省王属之例，一匹马每日拨给稻谷八十升。如此，马则膘肥体壮，益于奔驰征战。伏乞睿鉴。一款，应遵钦颁经费条规，加增劳苦将弁之廪饩。该臣案查，武职经费录内有一款，千总每年食廪饩银四十八两，即一季度十二两，每月四两；把总每年三十六两，即一季度九两，每月三两。此项书中所载一清二楚。此律堪称天下各镇营之会典矣。又查得，千总、把总开缺素为外放，从明至今，无部任之例。顺治十一年三月兵部于御史李京奏请停止补放等事折内议得，各营千总、把总素为外放，无部任之例。等因具题。奉旨遵行在案。今臣标下千总、把总于顺治十年九月攻取潮州时，均立有战功。该臣遵照靖南王选贤之谕帖，录用郭云休等各营千总、把总。两年来，伊等勤于军务，领兵征剿，十分辛苦，但食俸甚少。千总每月仅二两银，把总每月仅一两五钱银，均无米石。将此与战时之马步兵相比，马兵每人每月饷银二两，步兵每人每月饷银一两五钱，并给米三升。廪饩、兵饷无薄厚之分，品级无高低之别，尽千总、把总之职，粮饷却不如一武士，此将何以率兵奋勇冲杀。郭云休等曾数请辞

职。臣为此询问管理粮饷之官员，均言千总、把总非部任正式官员，不可照钦颁经费条规拨给廪饩。臣伏思，若遵部奉旨所议施行，得无可乎？伏乞睿鉴。此五项管见，实非高论，但均乃臣职内要事，不可缄口不言。本内直陈之事冗杂，字数逾格。该臣所言若无不实，请敕部核议施行。

缘系遵旨条陈，恳请睿鉴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守备王全赍捧，谨题。

〔批红〕：该条陈内颇有可取之处，着议奏。下各该部知道。

71．韩岱题为议复增兵防守江浙事本

顺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吏部等衙门太子太保·尚书·宗室韩岱谨题，为遵旨会议事。

前据吏部疏称，为要地危急，应预先周全国策，谨陈微言，恳请圣裁力行，以固地方事。据文宣清吏司呈准部移兵部密咨内称，兵部议复，刑科右给事中张旺志题前事内开：窃思自闽贼悖逆天颜，倡乱以来，遍扰漳、泉地方。大军一日不到，民难一日不除。百姓殷殷期望，不可有一日延误。发兵途中向有喂马、歇兵之例，但于此时似有不妥。十年漳州被围时节，因大军迟到三月，便有人相食之惨状，饿死数万余人。今虽不致于此，但贼四处埋伏，内外被围，若不火速克日入剿，焉能解倒悬之苦。再，审视目下之情形，臣最为忧虑者乃江、浙二省，而非闽省也。夫闽贼以海为穴，本无攻城夺地之能力。唯惑于招降，撤回满洲大军，守御懈怠。贼故此蔓延，漳、泉破碎。今大军若往征讨，贼寡不敌众，唯逃遁岛上，伺我军去留而进退。贼计只此耳。众多贼逆驻于沿海地方，焉为争此一破碎地方？伊等定伙同张名振窥

我江、浙地方。贼等增加船兵后，一半守船，一半攻城。东起杭、嘉，西至苏、松、常、镇、淮、扬等地之州县，远者距海百余里，近者不过数十里。此等地方，商户密集，地方殷实。贼掠一县，可得数月之饷。江南乃皇上财赋所出之地，粮盐船只均来往于此。江南安则天下谧，江南危则天下殆。不待臣言，皇上自有鸿谟。该臣管见，吴、淞一带虽有提、镇分兵把守，但殊觉兵力单弱，断不可以为屏障。镇江、瓜州虽有操江巡抚、提督互为声援，但其各有专属，不能兼顾海域。张名振乃一穷寇，久栖白沙，尚不能逐其出界，又何以拒郑成功？该臣恳请皇上睿鉴，降旨各该部，从汉军中拣选一廉勇都统，领精兵三千，马兵二千，驻扎江、浙二省要冲，节制两省总兵官、武职，专办江海事务，不分守内地。操江大臣李日芃法纪严明，为江南黎民所倚重，断不可让其兼守安徽。安徽事务应设一巡抚管理，操江大臣只专理江务。再，原沿海卫、所均修有城铺，烽火台上设有火器、大炮，并不时派兵打探消息。今兵士悉行裁撤，此等火药便为贼占有。今经督、抚及各大员献计补铸，但无奈炮小，贼于船上，不能杀之。故贼进犯之时，唯闻炮声如雷，未闻歼贼如摧枯拉朽。应多加红夷大炮，设置战台之上，贼船靠近，共同开火。切勿闻风而逃，又将锐器奉贼。今贼船尚远，人人则以无事为福。窃思郑、张二逆若非垂涎内地，希图抢掠，汪洋大海何处不能安享，独恋此白沙乎？此情不言自明。伏乞降敕各该部，审度国家之安危，从速议复，预防要地。若云此乃文人之呓语，唯徒费国帑，则恳请皇上密召内三院、九卿询问江海形势，应否补放，臣愿服滥言之罪。事关密本，贴黄难尽，一并伏乞皇帝睿鉴施行。缘系要地危急，应预先周全国策，谨陈微言，伏请圣裁施行，以固地方事理，未敢擅便，密封谨题请旨。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奉旨：各该部议奏。钦此。密封到部。

安徽地方复设巡抚一事，由吏部议奏外。臣部遵旨议得，科员张旺志疏称，吴淞一带虽有提、镇守御，但殊觉兵力单弱；镇江、瓜州虽有操江巡抚、提督，但各有职守，不能兼顾海域。请降敕各部，从汉军中拣选一廉勇都统，领精兵三千，马兵二千驻扎江、浙要冲。又请多加红夷大炮，设置战台之上等语。案查仓场大臣王永吉曾为漕粮关系甚重事具题，三月二十一日经臣部议复，四月十八日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具题，奉旨遵行在案。毋庸再议等因。于顺治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具题。本月二十六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密咨到部。交司议复。等因呈部。

该部议得：查六年六月经户部会议得，安徽巡抚由操江巡抚兼任。后有科员朱辉、张旺志、都察院卿龚鼎孳接次题请再行补放。臣部议得，此事经会议已有成案。今着操江巡抚移驻镇江，待海氛靖谧，再回安庆。且安庆、江宁相距不远，虽有小股逆贼兴起，总督自可弹压。等因具题。奉旨遵行在案。今科员张旺志复请放安徽巡抚，使操江巡抚一心办理职内事宜。皇上密召内三院、九卿核实江海形势，询问应否补放。查得原将安徽巡抚一职会议裁并，今应否再行补放，请旨会议，方为长久之计，亦可减免议论等因。于顺治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具题。十四日奉旨：安徽巡抚应否再放，着会议具题。钦此。钦遵。密封到部。臣等遵旨会议得，六年六月业经户部会议，将安徽巡抚裁撤。该巡抚事务由操江巡抚兼理。后有科员张旺志、朱辉、都察院卿龚鼎孳条陈，议复未准，屡经降旨在案。今因海氛兴起，操江巡抚暂驻京口。江宁以上地方，可由总督负责防守。若另放安徽巡抚，势必议设巡抚以下官兵衙役等项，则将徒费国帑。将此已数有旨，应遵照施行。为此具本回奏，奉旨遵行。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72. 李栖凤题为郑军包围揭阳事本

顺治十二年九月初二日

钦差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盐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加一级臣李栖凤谨题，为塘报郑贼水陆并犯，孤城被围危急情形，谨密疏具奏，仰祈睿鉴事。

窃查潮州一城，界临福建，倘郑贼未靖，则宜时刻加意防守。顺治十二年正月逆贼经我军奋击，自黄冈拔营败遁，福建海外诸船亦相继扬帆返回。此情臣业经缮本，于本年六月二十五日题报在案。因虑贼出没无常，两王前遣援守之军，未敢轻言撤回，惟檄令加意防范，以保万全也。

顺治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据镇守饶平等地总兵官吴六奇咨呈：七月十三日准标下郑永禀报，本人于初十日抵达诏安，经探实，红头贼赫提督已自水路至揭阳，黄提督、万提督两镇逆贼由黄冈而来，每提督统辖七镇，每小镇领兵千余。火牌已至碣石卫，其扎营何地，尚未探明。等情到镇。卑职当即抄报移咨潮州镇、道、府外。十六日据亲赴漳州探哨之张赞回报，漳州城墙及城内房舍俱毁为平地。本月初五、初六两日，郑逆来到漳州，简拔兵士，遣万、黄二提督由黄冈而来，派蓝、赫两提督自海乘船而至，扬言将潮州诸城夷为平地，将揭阳城荡涤数尺。等情到镇。此既事关军务，除严守城隘，备兵堵御外，理合先行火速塘报。等因。

二十九日，又据驻守潮州总兵官刘伯禄咨呈：据标下把总杨生禀报，据诏安来告，贼万镇七月初十日晚已达云霄，其后赫、黄、萧三镇将率兵数万前来，水陆并进，欲往赴揭阳、澄海二县劫粮等情。十五日又据大城所千总钟明具单呈报，经本月十四日

午时探明，伪国姓拨调三提督，一提督向南劫粮，一提督自大城所、柘林寨、十八乡劫粮后，乘船径来揭阳等语。各等情到镇。本镇业经咨报。是日，分巡惠、潮道副使魏执中所报同前。各咨报到臣。除当即会同总督商议，牌行惠潮守巡二道，并总兵官刘伯禄、苏利、吴六奇，副将黄应杰，各自好生整备兵马，预先哨探，奋力堵剿外。

八月初四日，又据总兵官刘伯禄、分巡道魏执中分别咨开：七月十九日，据原水师官许龙申报，闽贼方礼、黄廷、赫文兴率陆路步骑数万，业已径抵诏安、悬钟，伪辅明侯林察等率水师已至南澳。等情到镇、道。据此看来，倘闽贼水陆齐进，不久可达潮、揭二县。查得，揭阳城墙因淫雨塌毁达百九十丈，经催修仍未完工。除令克日竣工，严加防守及整军备马，主客官兵酌情堵御外，业已呈报。等因。

八月十四日，据刘总兵官咨开：七月二十五日夜，据柘林营游击杨广呈报，本月二十四日，陈豹倾巢出动南澳百余船只径驶柘林，悬钟所泊百余大船张帆直下，旦夕将抵柘林等因。又据把总罗毅坚呈称，哨兵李旺来告，红头贼船约数十艘，已达东街等地，于上底栅、下底栅中各差粮一百二十石，大城所、十八乡相继惊动。等因。

十八日，又据饶平总兵官吴六奇塘报：七月二十九日，据大城所千总钟明具单呈报，三百余大船甲兵自大海直驶而来，汇合柘林二百余船，扬言会师将往潮、揭劫粮。现已至碣石等情。八月初六日，守备罗生来报，初五日酉时，大批闽船驶至揭阳城下，船只多少尚未探明。等情各报到镇。当即塘报等因。各移咨到臣。该臣咨请二王，遣官督催总兵官苏利率水师进剿，并饬各道、府，多备粮草、火药。

八月二十五日，据总兵官刘伯禄塘报：八月初六日，据驻守

揭阳本标下中军兼署左营游击事杨伦报称，初五日申时，闽贼船自南北两河并进，两面礶炮夹击，情甚紧迫，请派兵援助等情。又标下管队翁平报，闽逆于登冈万力桥、青马山一带下扎九营，焚宅劫掠等语。据此，本镇一面飞檄驻军将官，坚守城池；一面调拨二王兵丁及本镇下二营，城厢、关厢之精锐，于初六、初七两日直扑贼营，正待交锋，逆贼撤守万力桥，避而不战，双方相持良久。登冈地势原本险恶，一条大河从中阻隔，贼已断桥相堵，不可冒进，故暂撤回城，待后图之。初七日，据中军游击杨伦报称，初五日寅时，卑职曾遣把总朱生、刘材等带兵会同千总陈廷玉并水哨船把总林加兴带兵登船抵御。据报，闽贼数十哨船举帆直抵红山，知生等船至有备，便驾船冲至，生等即与水哨船林加兴戮力拼杀，枪弩齐发，逆贼调船而逃，生等舍命阻截，获贼船二艘、三色纛一面、鸟枪五支、长矛二十七支，生擒长发贼二人，伤者、溺死者不计其数。再获伪札付一件、伪牌二张、腰刀五把、棉帘子两个、马褂四件、粮八斛。等情到职。当即与知县段有瀫提审逆贼。经审，一名叫申光，为贼营冲锋游击，一名单二。据供乃前来潮州劫粮等语。现因沿途封锁，无法解送，暂收揭阳牢中。此既关截获贼船事，业已星报前去。等因。各具报到镇。窃查闽贼窥伺潮州，将分水陆攻夺，本镇与兵巡道昼夜驻于城上，枕戈而卧，筹划守战方略。今既敌众我寡，宜定万全之策。倘不厚集兵力，水陆克之，则恐不能大胜，以建杀贼安民之功。本月初六日，飞咨碣石所总兵官，请其率战船水师，切断海口，断贼退路。又咨饶平吴总兵官，请其率军会合，首尾夹击。俟两处兵至，不日定获大胜。等因。

八月二十三日，又据分守惠潮道魏执中申报：八月初九日，据总兵官标下中军游击杨伦报称，闽贼水陆并进，放炮架梯，四面围攻，东北城外民宅俱焚净尽，孤城被围，危若累卵。本日又

接据驻守揭阳千总陈廷玉申报，初八日福建贼船蜂拥而至，由陆路径抵东北城门下，环城扎营，各城门道路往来不通，惟西门尚留一条小道，可勉强出入。该路连接新亨、竹桥二道，有船方能渡河来县救援，倘迟延一日，恐贼再断此路。等情到道。查得揭阳被围，本道即同刘总兵官面商，率平南王管下守备文虎及左右二营，城、厢诸将、乡勇于本月初九日，自凤阳间道而入。又咨请吴总兵官，率军由通判府出揭阳汤坑前来助剿。本月十三日据刘总兵官手本内开：游击杨伦、千总陈廷玉遣人泅渡来告，闽贼初五日由南北两溪直抵城下，围城扎营，我等不分昼夜，一一筹策迎战。初八日，贼又由陆路来到城北，扎营焚宅。初九日夜，贼四面出击，我等率兵血战，枪弩齐射，斩贼无算。惟贼人众，前仆后继，情实险恶。况城墙单薄，弹尽粮绝，倘若久战，恐不能支，请速派援军，以保危城等情。十二日晨，游击杨伦来报，十一日卯时，贼于城东南施放排炮，炸毁城垛二丈余，职当即率兵，制作蒲包，填土堵住，从城上放炮礌石，毙贼数十人，伤者无算。今贼又备炮、梯围攻，甚为紧迫，理应速报等情。十日傍晚，原总兵官蔡元派兵三百，来至军前，此情宜应行文晓谕。等因到道。据此，本道业已呈报，祈请咨行苏总兵官速率舟师，解救揭阳。等因。

二十六日，又据饶平总兵官吴六奇手本内开：闽贼突犯揭阳，本镇初七日即调各处兵丁，惟因路远，十三日后，方抵汤坑，而后日夜兼程而进，今扎营新墟，距揭阳城二十五里，与县城互为犄恃，海船纛鼓遥相可见，故贼未敢登岸。水陆相隔，不可轻入，惟候镇、道会议后，相机将舍命情由另报。等情到臣。

值该臣会同二王相商拟派兵丁星援之际，三十日接准总兵官刘伯禄塘报：闽贼水陆并犯，势甚强盛，其聚船千艘包围揭阳，如同铁桶，守将杨伦、陈廷玉等被迫请求援军，其情不亚于秦庭

之哭。本镇虽虑兵寡，难赴解救，然何敢将地方置之度外？遂酌情留守以固根本外。本月初九日本镇亲率平南王属下守备文虎、张光祖等马步官兵及本镇下左右二营，城厢官兵共二千人，驰赴揭阳。初十日，前锋直达城西、城北两面河岸。时值贼攻民寨，我军奋勇扑剿，当即解救数寨。当夜，原总兵官蔡元派林先率乡勇三百来营。十一日，本镇率兵直扑逆贼营前，〔平南〕王属下及镇下骑兵共斩贼数十，生擒十余，已尽阵斩。然贼倚船列阵不战，城内官兵虽与我军鼙鼓相望，然四面环水，且无渡船，而贼船层层设围，水泄不通。值此十三日五更，贼率众数万，水陆并进，自三面围攻我营。本镇急令平南王属下守备文虎、张光祖率千总李寿直、李邦奇、陈懋德、把总舒精明、郭玉等官兵攻取南面，本镇及镇下守备蔡冠、王右功、刘锦忠率千总、把总郭云霄、陈殿、严廷艳、严君冲、杨生等官兵，及城厢营中军李奇昌等官兵、乡勇抵挡北路，又令蔡总兵官标下林先带兵守北山道路。敌我双方枪弩齐发，激战良久，杀贼不计其数。我军亦有损失，俟查明后另报。惟贼众数万，甲盔披挂齐备，弩矢如雨，动如山崩地陷，我军势单力薄，难以抵挡。倘贼分一队，由间道犯城，首尾恐难兼顾，故暂班师回郡，待后图之。惟虑揭阳城内粮药殆尽，贼架梯放炮日夜兼攻，危若累卵，恨无解救之策。本镇朝夕忧闷，不得不乞援军，既然事属危急，特驰报请速筹计策。等因。

据此，除调拨二王、游击白万菊、衡成良，本巡标下右营游击庄栋梁各率官兵，连同惠州营军星援助剿外，该臣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及两广总督李率泰会议。看得郑成功反叛朝廷，横行闽粤，倚山临海，其势甚众。此际胆敢分调万、黄、蓝、赫等伪都督，水陆犯潮，先于所在处劫粮，今又攻打城邑。揭阳孤城，周围环水，且为贼船所围，守将杨伦等于内奋战，总

兵官刘伯禄等自外助剿，贼势虽然稍减，然敌众我寡，且河道被堵，揭阳极危。眼下兵马会聚，料亦不难根诛。惟贼势如此强大，臣等闻此，甚感惶恐。谨据报恭缮密本具题，伏乞明鉴施行。

缘系题报郑逆水陆并犯，孤城被围危急情形，仰祈睿鉴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兵部详议具奏。

73.秦世祯题为添兵戍守事本

顺治十二年九月十二日

钦差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秦世祯谨题，为海逆猖獗事。

该臣查得，前议裁撤浙江兵丁，乃缘舟山方得平定，而出此节省钱粮之策。今诸贼俱遁海上，举帆操楫，动则成百上千，各地无不报怨汛多兵寡。今崇明、沙埕告警，形势险恶，添兵戍守较前日更为急迫。今以臣之言，倘再添三千五百兵额，将本省原裁兵丁钱粮及新撤官职、差役所用钱粮通融发给，则可不必另项开支。此乃与总督所察相符，伏乞敕各该部议复。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兵部议奏。

74.李率泰题为郑军攻取揭阳事本

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钦差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率泰谨题，为题报闽贼突犯广东情形事。

查得闽贼联艅飘忽情形，业经具本详报在案。顺治十二年七月二十九日，兹据潮州总兵刘伯禄塘报：据镇下把总杨生报称，

接据诏安来告，伪万总兵七月初十日晚到达云霄。嗣后，赫、黄、萧三总兵率兵数万，水陆各半俱赴澄海、揭阳二县劫粮等情。十五日又据大城所千总钟明报称，经七月十四日探悉，伪国姓派遣三提督，一路向南劫粮；一路赴大城所、柘林寨东面十八乡劫粮后，登船直驶揭阳。等情各报到镇，宜应当即塘报。等因。是日，又据分巡惠潮道副使魏执中申报同前。该臣当即会商巡抚、牌行惠潮守巡二道，并照会总兵刘伯禄、苏利、吴六奇、副将黄应杰，各遣兵马打探堵剿外。八月初三日据总兵官刘伯禄塘报，七月十九日原任水师官许龙来报，闽贼万礼、黄廷、赫文兴率陆路马步兵数万已达诏安、悬钟。伪辅明侯林察等率水师已抵南澳等情。八月十七日又据刘伯禄塘报，据柘林游击杨广报称，陈豹倾动南澳百余船，径入柘林等情。八月二十一日又据总兵官吴六奇塘报，闽贼大艅业已驶至揭阳城下等因。八月二十八日又据总兵刘伯禄塘报：八月初六日，驻守揭阳县标下游击杨伦来报，八月初五日，闽贼船由南北两溪并入，枪炮齐射，情势危急等情。又右营兵丁翁平来告，闽贼于登冈、万力桥、青马山周围下扎九营，焚宅抢掠等情。故本镇一面飞饬官兵坚守城池，一面调拨二王属兵及镇下左右二营官兵，于初六、初七二日直扑贼营决战，逆贼当即退守万力桥，双方相互僵持，况有一条大河阻挡，桥已为贼切断，又架起木栅，我军断不可冒进等情。初七日，游击杨伦报称，初五日调把总朱生、刘材等带兵与千总陈廷玉、把总林加兴一同率船堵御。今阅其所报，闽贼数十哨船倏然冲至，朱生等奋勇拼杀，缴获贼船二艘、三色大纛一面、鸟枪五支、长枪二十七支，生擒长发贼二人，中弹落水溺死者无数，以及伪札付一件、伪牌二张、腰刀五把、被子二床、马褂四件、粮八斛等情。本游击当即会同知县段有黻审犯。经审，一名叫申光，为贼营冲锋游击，一名单二。据供，此乃赴潮州劫粮等语。惟因道路被

阳，无法解送，暂囚禁揭阳狱中等情。该镇看得，闽贼窥犯潮州，本镇虽与兵巡道谋定攻守之策，然敌众我寡，故飞檄碣石苏总兵官，请其率战船水师前来。又咨请饶平吴总兵官率兵首尾夹攻。以期督催两方助剿。等因。分巡惠潮道所报同前。该臣当即督催总兵官吴六奇、苏利各率官兵，连夜驰援。是日，又据分巡惠潮道副使魏执中申报：据总兵官刘伯禄手本内开，游击杨伦、千总陈廷玉等遣人来报，初八日，逆贼又自陆路直扑揭阳东北城下扎营，放火焚宅。初九日夜，从四面围攻。我等统兵血战，贼死伤无数。惟敌众，形势险恶，恐不能久支等情。十二日晨，游击杨伦再报，十一日，贼用大炮轰城东南，炸毁城垛二丈余。职当即统率官兵填土堵住，自上施放火炮礌石，毙贼数十，伤者不计。今贼又加炮梯围攻，情甚岌岌，亟宜飞报。等情到镇，移咨到道。等因。是日，据饶平总兵官吴六奇塘报：闽贼突犯揭阳，本镇咨行道、镇，会合出战。初七日即调众兵，惟因路远，十三日方抵汤坑，连夜分路进发，半途报告刘总兵官兵马于十三日晨撤回府城之情，遂扎营新墟，距揭阳二十五里。每日查检马步兵丁，以候道、镇决定计策，相机舍命。等因。九月初三日，又据潮州总兵官刘伯禄塘报：闽贼船千艘包围揭阳，本镇即率平南王属下守备文虎、张光祖等马步官兵及本镇下二营，城厢官兵二千人，于八月初九日，赶赴揭阳。初十日，前军抵达城西北两边河岸，正遇贼攻民寨，我军奋力剿杀，当即解救数寨。是日晚，原总兵官蔡元派林先带乡勇三百至营前。十一日，本镇督军直逼贼营，率王属下及本镇下马兵砍贼数十，生擒十余贼，即于营前斩首，惟贼恃船列阵并不出战。十三日五更，贼数万之众，水陆并进，三面合攻我营，本镇亲自率众迎敌，混战之中杀贼无数，我军亦有伤损。只是贼众数万，而我兵力单薄，难以抵挡。倘贼兵一支间道来犯府城，则首尾更难相顾。故暂撤回府，待后图之。等

因。该臣会同平、靖二王商议，遣副将白万菊、衡成良，巡抚遣游击庄栋梁各统官兵赶赴揭阳。该臣又拨标下左营参将周贵率兵，于九月初三日晨自肇庆星夜驰援。九月初七日据总兵官吴六奇塘报：海逆攻打揭阳，情属紧急，本镇亲率官兵扎营新墟，每晚派兵埋伏，贼有登岸者斩，入寨抢米者亦斩。二十二日即移营棉灵，离县城仅十余里。遣中军参将钟超、副将邹瑞、参将杨贞等分统官兵，设左中右三营，皆建木栅。不意贼于二十五日全部登岸来攻，兵约四五万，先围攻钟超、王锦营栅，营内炮击，死者无数。然以炮击贼，贼愈前冲，且各营派兵援救，贼众我寡，故钟、王二营之军尽陷。今我军暂撤，扎营汤坑，请再调各处精兵决战。等因。九月十七日，又据惠州副将黄应杰申报，据署海丰游击事李明道呈称，哨兵黄定来报：九月初六日，经潜入普宁哨探得，初七日晚，揭阳县各官逃到潮州府等语。九月二十一日据总兵官吴六奇塘报：据哨兵张明来报，海贼于九月初七日未申时进入揭阳城，城内民人全部逃出等语。本镇即遣中军邹瑞查探，果遇知县段有黻、潮州镇下中军杨伦、教谕、典史等率兵千余前来。城池陷落后，海贼恣意横行。我于汤坑兵寡寨小，今亦暂时撤回饶平，以利分兵堵御。等因。是日，又据总兵官吴六奇塘报：九月初七日，揭阳城破之事，系据逃离贼船之乡人所告。逆贼陈豹初八日入城后，即欲分股攻取潮州、普宁诸县，又将船只泊于桃山，意犯潮州府。等因各报到臣。该臣即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广东巡抚李栖凤会晤。经查得，闽贼郑成功分调伪总兵，水陆进犯揭阳。因揭阳四面环水，直通大海，又为潮州之门户，故贼率船围而攻之。惟敌众我寡，总兵官刘伯禄暂撤回府，以固根本。饶平总兵官吴六奇率兵陆续挺入。并饬碣石总兵官苏利迅速整治水师，援助沿海地方。现两王抽调副将白万菊、衡成良，巡抚派遣游击庄栋梁已各领官兵，前赴揭阳。该臣又拨

标下左翼营参将周贵统兵于九月初三日晨，自肇庆起程，连夜助援，令其定与王、巡抚之官兵协同堵御。今因路远，援军未及，揭阳被陷。当严檄潮州镇、道及助剿诸将，通力进剿，戡平贼乱。除详核揭阳文武官员各失事情由，另折具题外。理合详题，伏乞睿鉴施行。

缘系塘报闽贼突犯情形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

〔批红〕：兵部查议具题。

75.马鸣佩题为增加马匹炮船以应急需事本

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钦差总督江南、江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降二级戴罪臣马鸣佩谨题，为堵剿须添马匹，靖逆宜用水艍、红夷炮，恭请圣旨，以利征伐事。

窃思海逆滋扰历时三载，臣日夜忧虑，亲赴江海查巡形势。今酌定得，堵剿宜速添马匹，灭贼靖海所用红夷炮、水艍亦为不足。然贼船来犯，常声东击西。各汛告警，若有马兵，则可即往堵剿；否则，即使步步疾趋，亦不能赶至助援。若马兵众多，杀贼易如探囊取物，况贼领教一次，则已失魂落魄矣。今理应添加马兵，分守要地。查得各营马匹甚少，且难购买。江南内陆各营仍为马兵二，步兵八；凡江海各营，马兵三，步兵七。兼守其他地方者，亦照马兵三例而议。伏乞皇上敕下兵部，酌情议拨，俟海氛平靖，再行裁撤。倘若如此增加马匹，兵力强盛，则堵剿有恃也。该臣又查得，海上无风三尺浪，倘狂风大作，惊涛骇浪，小小扁舟实不能行。逆贼水艍、犁艚船极为奇特高大，游弋海上如履平地，江南各营沙船于海上无法与之交锋，其势相差十分悬殊。定须速造水艍，方可乘风破浪。又查吴淞所造水艍虽已完竣二十艘，然无桅杆。今尚有三十艘未完者，宜从速制造。查江南

及临近各省不产梗楠木，平素此等粗大木材取自湖南。今讨逆紧急，需往湖广运取，伏乞皇上敕下湖广总督、巡抚，严檄道、府，共同协助。此间派遣江南官员，携银视工价采买，此等急需若能满足，则大船易成，征剿有益也。惟欲破海逆，水上胜负非同陆路，须用红夷大炮，其射程远，威力大，炸敌如泥，船当即可碎也。先前大军存于江宁之红夷炮，仅备守江之用。该臣曾议铸造红夷炮，今因铜斤短缺，一时确实难于筹集齐备。臣闻征粤大军回去之际，满洲人曾言，广东红夷大炮甚多，与先前所存相同。伏乞皇上敕下两广督抚，速拨红夷炮四十门，臣等派官运取。如此既可节省国帑，又可速奏靖逆之功。此三者皆为靖除海逆之要务，臣既然身膺军职，岂敢不据实陈奏。理合详题，伏乞圣裁施行。

为此具本，专差江士登赍捧，谨题候旨。

〔批红〕：着该部详议速奏。

76.秦世祯题为郑军进攻温台请增调满兵防守事本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一日

钦差巡抚浙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臣秦世祯谨题，为题报闽贼飘突，恭请暂移满兵扼守，以转危为安事。

顺治十二年九月初七日，浙闽总督部院佟代咨开，为报贼船事。据分守福宁道申称，七月二十八日据霞林浦居民许菊告称：我等探哨抵达小嵛城瞭望，见有大小贼船一千三四百余艘，其中约有大船二百余，今泊于小嵛。又有百余艘现泊濮溪屿南，但未固定。据闻贼首郭二龙与各贼镇乘船驶往湄洲，宣启伪诏，声言将往北攻城，先夺三江。不知将攻打何城。等语。据此，转申部院等情。据此看得，大军云集，进剿迫近，正乃逆贼摇尾乞怜，

抱头鼠窜之际，而其胆敢陆续将船层层布阵，大船彼此兼顾，游弋水面，虎视眈眈，此无非溃败而求生路之策也。我军倘若夹击，其必循海而遁。而浙江台、温、海门、蛟关、舟山一带，必有遭扰之虞。虽经再三宣布法令，此事贵院也已明悉。然据此报看得，贼船极多，如此愈应备加防范，严饬沿海各镇、道武职及府、县，酌其缓急，拨调援守，切不可疏漏于万一等因。本月十七日，据分巡绍台道佥事黄鼎象申开：据定海总兵官咨称，本月初九日，据温州水师右营游击龚国阳详称，无数海贼，登岸来犯地方，遍及洛义、西乡方圆二十余里。今水陆逆贼会聚，欲围城池，幸蒙派出援兵助剿。然援军尚不足贼兵之百分之一，倘无重兵，势难克敌等情。又据派往温州援剿之本镇下骁勇都司赵京富、千总赵得功等详称，逆贼先于山上分扎五处，今又进驻一山之上，营建木城，方圆数十里。贼皆披坚执锐，状如蚁聚，颇有攻城之意等情。本镇率标下马步官兵，初十日自黄岩起程，杀赴温州。等因到道。经查，海贼聚集，来犯温州，其势甚盛，且距台州海面极近，深恐突然来犯。今定海总兵官业已调赴温州，本道火速行文，令台州副将亲赴海门，驻守中路；又饬令府、县各官率乡勇快手坚守郡城，以保万全。等因。本日又接定海总兵官张杰报同前情。据该镇武官禀报，温州地方逆贼极为猖獗，动辄上万，虽调兵防守台州各汛地要口，然地广兵寡，且又三次派兵援助温州，各处兵员众寡不均。今本镇率兵往赴温州。倘贼船顺风径犯台州，本镇定予跟踪，相机捕剿。然又虞温州兵单，若欲取胜，不可不请救兵。念及温州危局，需移缓于急。当即就近派出官兵数百人，连夜驰往温州，以壮声威，确保万全。等因。本月二十二日，据分守金衢道右参政徐来麟申开，据武义县申称，本月十五日，全县乡长、缙绅、生员、民人沈常等呈称，贼来至箬阳、罗坪扎营，多聚于八仙山，扬言来犯本县。该县东西所居

丁男民女甚为惊恐。倘不以天兵痛剿，定促贼势蔓延。等情转申到道。经查贼首魏福贤等自处州窜至金华，遇饥民投奔，人众渐增。伊等到处焚掠，生灵涂炭。请饬调严州三百精兵，并撤回金镇援驻宁波之三百兵丁，星夜助剿等因。本月二十二日又据分巡绍台道佥事黄鼎象申开，据台州副将马信手本内开，据防守楚门所千总熊治道等呈称，十三日午时，经哨探，外海贼艅自南向北驶来，大小约计千余，其后行船络绎不绝。等情到道。查得贼船千余若自楚门外海向北而去，必经温州，与往南田、林门等地时相同，必向北窥伺舟山、崇明等因。本月二十四日，据定海总兵官张杰咨称：本镇率官兵于十二日抵达乐清，往援温州。据本镇下都司高友亮详称，十一日寅时，本都司与温州中军白乃忠同率马步兵丁，往赴黄华地方勘查，见贼登岸，我等奋勇扑剿，逆贼一半败退回船，一半留在岸上。生擒逆贼二名，获大小船只约四五百。所擒二贼，一名薛友，兴化人氏，一名龚金龙，泉州人也。已解往军前，请予正法等情。经本镇鞫审，据薛友供称：我主姓陈，官职都督，辖大船三百，小船无数，每船载人或一百，或百余；马匹或载三四匹，或不载，约有马匹三百余。七月十六日，自沙门启程，均备云梯，欲攻舟山。因风向不顺，船上缺粮，便与沿海民人串通前来劫粮。等语。又供：有总兵十三人，俱归陈都督统辖。陈都督名陈世香，南京人，三十五岁，船上无家口。等语。龚金龙所供俱同。据此看得，海贼将沿温州海域劫粮，若顺风则舟山要地堪忧。今据所擒逆贼供称，贼船大艅，欲攻舟山等语。此虽不可确信，然贼数次供词如一，应作未雨绸缪之策。业已严饬田提督谨慎防守，以保万全等因。二十五日，又据该总兵官咨称：本镇在温州，见贼船北移，即于十六日回守黄岩。时据台州马副将咨呈内开，据汛兵董大武告称，千余大艅贼船，自淡门向北而行。本日又据防守松门千总、把总冯龙等呈

开，本月十六日，贼船三百余艘驶入内江。午后，蜂拥登岸，于我等驻守之城南门外观岙地方劫掠，我等当即率兵冲剿，斩贼数十等情。故本镇一面饬令台州马副将率兵马横涉椒江北顾，一面亲领官兵向南会堵，倘贼船来犯，不失呼应，两边夹击，则可痛歼等因。本日又据巡海兵备道副使李国栋申称：据舟山副将把成功报称，据海贼泄漏，内地之陆兵将由北海登岸。船往定关、宁波而去，取之易如反掌等语。查得宁波额兵原有一千，调拨数额今未补足，除所派哨兵外，兵员不足七百，而分守象山、昌、石沿海诸汛，仍忧兵寡，难于移动。故屡屡求援，幸得宪台二次拨兵防守，沿海周围军威方扬。惟郡城内仅有道辖兵一百，副将下点派守城兵丁一百余，实感势单力薄。今张鸿德反叛入海，各汛虚实险夷俱悉。今据透露将自北海来取宁波，此言虽不可深信，然固守地方不可不预先整备，倘抽调平安无事之地兵丁四百，充实宁波，则有益于防备，况城池坚固，亦可无忧矣。等因。是日，又据分巡温处道副使陈圣治申开，郑贼大艅船队犯海，每日进扰大军。不料窜至温州，分股登岸来犯流石、海岙，临近乐清、石河、油车，距盘石甚近，黄华等地距郡城不远，且关系凤凰山口、瑞安、南汛一带地方。本道将率家丁及所调水陆官兵，相机夹攻。惟沿海地域宽阔，且处处受敌，不足抵挡。温州大势虽不敢言危如累卵，亦似燃眉之急。惟期援兵即至，以保万全。请速派精兵火速前来。各等情陆续到臣。

据此，该臣看得：郑成功忤逆本朝纲法，遭至天讨。闻我大军云集，不敢对抗，佯弃漳、泉郡城，率其党羽，携带家产，再遁入海，欲分散我兵力，此奸计颇为深算矣。今又布船对峙，船分南北，上则窥视广东，下则顺流来犯浙境。所报紧急军情殆无虚日。臣虽严檄各道、武职慎防险要，然今沿海额定水陆官兵尚不足明朝旧制十之二三，以此扼守要隘、卫所三十余处尚觉不

足，岂能与贼争以胜负。臣忧心忡忡，两次题请添兵，乃出无奈。今满汉兵力均集于福建，总督佟代虑及浙省各汛而火速牌饬，诚乃未雨绸缪之策也。惟各地官兵虚薄，难免顾此失彼。据镇、道陆续呈报，贼船顺风游弋，动辄上千等语。此与前日情形不同。且山贼魏福贤等伺机蠢动，到处招兵。臣坐卧不安，全无援助之策。转念闽省福、兴、漳、泉四城现即有数万兵勇，郑逆岂敢窥视，势必寻隙窜犯邻省。倘兵力雄厚，但不能神机妙算，恃险而守，则恐沿海一带仍无力抵挡悍敌。臣酌情权衡各处缓急，宁波之定海、蛟关，现已有提督田雄标下兵丁及舟、定四营水师，尚能守御。惟舟山孤悬海外，贼易登犯，副将把成功再四请求添兵，臣暂调金华总兵官镇下三百兵丁涉海守御。嗣后若有急警，提督自可就近派兵援助。再，台州黄岩今调定海总兵官张杰驻守；其松门、海门二卫尤为紧要，现饬副将马信率水师游击，来往助援；嘉兴之澉浦、乍浦距江南金山、崇明甚近，张名振贼船泊于白沙窥伺，臣札饬游击黄光斗驻扎海盐之中，以辅两地，惟其额定兵丁屡加裁减，守剿难全，故臣又加派本标下四百官兵守御。此三处谅可抵挡矣。惟宁波副将所辖昌国卫离海三里，石浦所离海一里，象山县居于海中，与淡门、南田相对，贼船既仍由此来犯，足见该地甚属险要。旧例，此卫、所虽驻戚家军二千三百余，又驻防倭水营把总等官兵二千八百余，分守水陆汛地尚且有失。今仅驻扎副将协标官兵一千人，与前相差甚远，岂可藉以攻守。再，温州沿江靠海，乃为浙江东部之门户，上游之屏藩，其所辖金乡、盘石、蒲门、庄石、平阳、沙园、瑞安、海安、宁村、蒲岐，此十卫所各距海数里，无不重要。旧例设戚家军九千二百余，分守城台，又于金、盘设置水陆官兵九千余，各驻观岙、海屿，互为犄角。而今仅有水陆官兵四千，岂能守御耶？汛广兵寡者，唯温州颇多也。巡海兵备道李国栋、

分巡温处兵备道陈圣治申请速援到臣。因内郡兵丁又须防备魏贼出入金、衢、处三府，故行文各道、武职，均回称兵寡不能敌。臣再札付本标下骁勇游击马腾衢，令率标下官兵三百进剿。不久昌国告急，臣又拨本标下六百官兵连夜前往守备。今本标仅剩二百余兵留城，再无可调之兵。其捉襟见肘之势，已无以复加也。再，温州与闽省福宁仅一水相隔，须臾可至。先前督标下五百官兵曾驻援该地，今因俱调归福建，兵力愈加单薄，逢此贼船蚁聚之时，旦夕不保，实堪忧虑。臣被逼无奈，即与驻守省城之都统杨麒祥、副都统曹恭诚酌情商议后，暂移满洲兵丁，将可以一抵十，拨三百兵丁守温州，调该处副将戴维藩驻扎盘石，再派满洲兵丁二百把守昌国卫，兼顾石浦、象山。如此则两地声威可振，逆贼将不敢窥犯矣。俟闽贼靖除后，仍宜撤回省城。此亦为匡治时艰之一策也。皇上明鉴闽省军威大振，浙江兵寡势危，而准臣所题，保以万全，则乃地方之大幸，生灵之大幸也。详陈机宜，事关紧要，本内字稍逾格，一并伏乞睿鉴宽宥。臣谨具题，伏乞降敕该部速议，咨臣遵奉调守。

缘系题复闽贼飘突，伏乞暂移满兵拒守，以转危为安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舍人邵勋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着兵部速议具题。

77.李栖凤题为揭阳普宁澄海相继失陷事本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钦差巡抚广东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盐务·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加一级臣李栖凤谨题，为闽贼猖行，所属县邑沦陷事。

经总兵官吴六奇、刘伯禄等呈报该臣。看得前于呈报闽贼初犯揭阳之时，臣等即飞檄总兵官苏利、吴六奇水陆堵剿。并派出

官兵往援。兵至潮州之前，总兵官吴六奇迎战，官兵有所损伤。自是贼氛益彰，遂围揭阳。九月初七日城陷。初十日、十二日，普宁、澄海二县相继沦陷。故共同会议，欲由一王亲自率兵恢复之际，忽报西贼李定国业已复取横州，意犯梧州、罗定。内地逆贼陈齐车亦附和蠢动。省城重地，岂可坐视空虚？故王确不可亲往。今再议出兵，派总兵官徐成功、许尔显率兵往援。惟以此水陆有限之兵，抵抗强贼，臣等岂不忧哉？除将失职文武各官罪情查明另议外，谨题请旨。

〔批红〕：已有旨：着兵部知道。

78、李率泰题为郑军攻占普宁澄海事本

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

钦差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率泰谨题，为塘报事。

闽贼大股围攻揭阳，九月初七日城陷之事，臣业经具本题报。九月二十五日，据饶平总兵官吴六奇塘报：接据哨兵张明报称，初十日，普宁县开城迎降，百余逆贼入城，见知县悬梁，仅留印一枚，银十三两。贼闻该官平素清廉有名，不忍其死，遂解下绳套，及至五更过后，见其苏醒，方还其印银，放其出城。沿途村寨百姓恸哭跪送。十三日，该知县来到本营等情。九月二十六日，又据潮州总兵官刘伯禄塘报：揭阳被围之事，业已当即飞报。后又接据揭阳县知县段有瓛申称，揭阳孤城被贼围困四十余日，粮尽兵疲，城亦被毁数十余丈。我等纷纷抵御，数次修复坍塌之处，堆积石块、湿木，高于城垛，如履平地。所有入城军士正受饥馑之苦。当此危急之时，即与守御武将杨伦、城守备陈廷玉会商。初五日，详呈吴总兵官约定援救。初七日辰时，招集武职，晓以生死，其均愿舍身报效。遂大开西门，屡次冲入贼营，

杀贼无算。贼多次散而复聚。因贼四面包围，我军不能退回城内，遂冲至朱桥地方，方遇吴总兵官之长子及中军邹瑞率兵前来助剿，于是合师大战，斩贼无数。我军亦伤亡甚多。敌众我寡，不可久战。我等遂于当日酉时，暂扎新墟。初八日，依吴总兵官之令，调至汤坑等情。再，杨伦、陈廷玉所报同前。本镇看得：闽贼率众数万，船数千，包围揭阳达四十日，昼夜兼攻。官兵誓死守卫，屡挫敌威。惟城中粮尽，援军二次失利，伊等日盼救兵不至，众官员遂于初七日突围。十二日，知县段有瓛、署理教谕黄之芳、典史穆继孔各携印章，及游击杨伦、千总陈廷玉、高亮福、把总朱升、邹汉、李成龙、李英杰，各率残部到郡。经本镇与道、府及王属下各员会同议定，验看查明后，准其入城，并予安置。等因。是日，又准总兵官刘伯禄塘报：据原任水师副将许龙报称，九月十二日夜，澄海县知县南仲、城守备王得兴及谭天锦于三更时分，潜涉过河禀告，国姓甲兵已入澄海县城等语。再，十月初一日，据分巡惠潮道副使魏执中申报：原水师副将许龙报称，本月十二日夜，澄海县城陷落，知县、城守所官员、教谕逃往南洋，由陆路前往府城。据逃难者告称，杨伟与伪卢提督驻于城内抢掠，提督万礼已率五旗兵丁入城。又言，杨伟、杨军、杨武业俱在城内饮酒。避难村民逃往南洋者，达万人。除率乡勇御守外，据此呈报。等情。本月十四日，澄海县知县南仲、澄海所署理千总谭天锦、澄海县儒学教谕邝应运、署理训导蔡之璘、守备王得兴皆经南洋到府。本官即与刘总兵官、王属下各员及府、厅、县官员核问。据知县南仲禀告：澄海县孤困海口，每有动荡均由当地武官处理。闽贼夺取揭阳，贼死万余。逼近县境。初十日，经各官、生员、缙绅会议，令杨伟守城，并将各项应筹军饷，全力备齐。十二日申时，王得兴、谭天锦、杨伟等正于南门城楼商议，忽有杨伟军下兵丁来报，卢提督已至城下。杨伟当即策马同

往外浦，良久回称，此城不可守矣。入夜，即开东门。因杨伟汛地准武职出入，下官便同王守备、谭所官至东门探信，闻喊声大作，遂拨马回县。杨伟即率兵尽劫本县仓库。本官见势不可挡，即与王守备、谭所官冲出西门，往南洋求援。城当即陷落，罪实不可宥。窃思卑职乃一文员，专为守战官兵筹措粮饷。杨伟守军至后，即预备饷银一千一百两，粮四百余斛，米二百五十斛。十二日又取出拆封银三百八十余两，当即饬令教谕邝应运，计日散给银米。不日县城失守，卑职亦被牵涉此案。实则城陷乃内应所致也。等语。再，各官员所陈俱同。本月十六日，又普宁县知县张如榜由汤坑通判衙门到潮州。经查问，该官告称：初七日，揭阳城陷。初八日，即遣差人王河飞报求援。初九日，闽贼包围普宁，又派杨利禀报求救。援军到达之前，汛官王有隽见贼势众，率兵出降，并胁迫署理典史林向荣一同投贼。初十日，贼架梯登城，城即陷落。卑职急欲自缢，为贼所获，带入贼营，勒取印信。卑职自缢，五更方醒。贼知我不降，遂予释放，我才得以复生，来府相会。祈请念及县城三次被毁，居民不足三百，卑职曾预先备有粮米四百斛、硝磺十余桶，倘汛官、典史同心协守，尚可支挡。不料汛官却先行率兵降贼，下官仅免一死，侥幸保有印信，一并带来。等情在案。据此看得，此乃事关失守之案。今将普宁、澄海二县官印及澄海所印一枚，悉交府收存。再知县南仲、张如榜、所官谭天锦、教谕邝应运、蔡之璘暂交府收押，以候裁决。等因。本日，总兵官刘伯禄所报同前。外任守将王得兴亦一并收押。等因。十月初一日又准潮州总兵官刘伯禄咨开：据镇下中军兼左营游击杨伦告称，据本营把总朱升、邹汉禀称，御守揭阳时，自八月初五日向贼开仗，率兵出城偷湿木，至九月初七日冲杀贼营，经核计：阵亡者有左营兵丁谭芹等四十三人，负伤者有徐虎等三人，被夺马匹十一匹等语。再，据左营中军署

理守备事千总高亮福详报，右营阵亡兵丁有薛兴等三十八人，负伤兵丁有曹津等十四人等语。据此，理合咨行。等因。本日，又据王属下副将白万菊、衡成良、督标下参将周贵、抚标下游击庄栋梁申开：我等于九月二十日巳时至通判衙门，距潮州三日路程。时总兵官吴六奇来营，我等详问潮州情形。吴总兵官曰，揭阳、澄海沿海一带悉降闽贼，今贼距府城仅二十余里等语。又准吴总兵官咨商，着给中军参将邹瑞额兵一千、马兵一百，于二十一日与我官兵往赴潮州。本镇亲往饶平调集兵马，以固根本等语。我等当日即先遣千总、把总马华交等三员率一百五十马兵赴潮州刘总兵官处送信。我等到达潮州，会同镇道各员商讨进兵之情，另行具报等语。各等情到臣。

臣往与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广东巡抚李栖凤商议。看得逆贼郑成功派其伪镇率舟兵数万，突犯潮州地方，船多兵众，恃海横行。福建、潮州两地毗连，郑逆诱使当地武官，暗通消息，以致变故骤生。自九月初七日揭阳城陷后，普宁、澄海相继陷落，贼势更加猖獗，村寨被迫望风而降。由此看得，百姓虽求一时之安，然就地方而言，此地百姓已为其征服矣。因依附者甚众，贼渐逼近我境。今距潮州府仅二十余里，威胁严重。今臣等先饬调官兵赴潮州与总兵官刘伯禄、吴六奇二部酌情商议，合师进兵。又檄令碣石总兵官苏利操整舟师，相机挺进。惟贼势强盛，二王与臣等合议，由一王亲自率兵前往速灭该贼之际，忽接梧州总兵官马雄咨开，九月十二日，据当地人魏锦宁禀报，逆贼李定国已抵横州等语。又据岑溪把总何英贵报称，九月初五、初六日，靳、雷、高、李、吴、王六逆率贼数千尽抵容县。或经西宁，往罗定，或踰岑溪犯梧州等情。如此则将东御闽贼，西防李逆。情势紧急，臣即亲赴省城面商两王，固守根基，兼防汛地。二王于十月初四日即饬调总兵官许尔显、徐成功率官兵再往

潮州合力堵剿。除征剿猖獗之贼，兼固要郡外，理合详题，伏乞睿鉴施行。

缘系塘报之事理，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览奏，闽贼来犯广东，总兵官、武职失利，揭阳等县当即沦陷。原先防守何在？着查明议处失职各员，从速议奏恢剿之事。着兵部知道。

79．李际期题为添兵护漕事本

顺治十二年十月十三日

兵部尚书臣李际期等谨题，为漕运至关重大，江海宜亟应扼守，详陈仰祈睿鉴事。

准江南总督马鸣佩题开，顺治十二年四月十七日兵部咨前事内开，仓场大臣王永吉曾题前事，于顺治十二年三月六日奉旨：着兵部详议速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臣等看得：镇江京口、扬州、瓜洲、仪真，均为漕运之咽喉要地，海逆屡次顺海入江，放火打劫，诚宜预先防备。今览仓场大臣题称，江上原无水师战船，惟于两岸设防，此二者迥然不同，以江上之小炮、轻弹远射坚厚之贼船，则威力甚小。伏乞降敕该地督抚，寻查现存红夷大炮，布于江上要隘，倘若不足，应开炉铸造，以备防御。再，应调江北各营官兵及总督、巡抚，操江巡抚、提督标下各官兵，分地严守等语。此乃真知灼见也。俟敕下该督、抚核实议定具奏后，再议。又查该本内称，据闻郑成功大股前来，其必派大批海船与张名振会合分兵来犯。而督、抚驻地遐远，满洲大军闻信，亦难往援。再则操江巡抚无权统辖满洲兵丁，其缓急难顾，应于汉军内简选一名谙事都统，酌率满洲披甲驻守京口，整治江海等语。惟汉军都统补放满军，乃属新例，臣部未敢擅便，伏乞上裁。谨题请旨。等因具题。顺治十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奉旨：遣都统扼

守京口一事，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余者着该督抚核实议定速奏。本内满汉文均未书写谨题请旨字样，汉文亦未刮补，实属不恭，令其更补训示施行。钦此。钦遵。由部密咨到臣。臣当即咨复江南三巡抚核实议定。继准操江巡抚李日芃咨开：京口、瓜洲、仪真乃漕运之咽喉，仓场大臣为添守所议各项，诚乃漕运之良策。今调拨本标及抚标下各营官兵二千二百名，援守瓜洲、茶山、三江，互为倚恃，以振军威。再，详查红夷大炮，本属下各营现有铁炮拨给江南檀家洲六十门，江北瓜洲六十门，并于新造截江船上放置三十门备守。又咨行满汉提督，移调江宁大炮二十四门，布阵江岸，以备抵抗。等情。又据江宁巡抚张中元咨开：为恭复部议事。一，请详查现存红夷大炮，布列江岸，倘若不足，宜添炉铸造。查得往昔小炮素不敷用，加之剿堵战事甚繁，故由省城调大炮二百门，以备攻守之用。本标下现在确实无从搜寻大炮。一，宜调督抚标下及各营官兵分地严守。今经普查各营官兵，苏州府属吴淞、浏河、福山，松江府属金山、柘林、青村、南汇、川沙、宝山，常州府属江阴、靖江、杨舍、孟河等地，均滨海临江，距贼甚近。抚、提、镇标营及平王诸营，凡内陆兵丁早已调至崇明、浏河等地援守要隘。内陆湖泽众多，匪贼未靖，驻守亦需官兵。因捉襟见肘，不足为用，臣曾三次恳请皇上恢复旧额。今既欲调遣此等官兵，亦已无兵可调也。江防实乃切要之事，又关系漕运。或增设兵丁，或加铸大炮，臣将此如实具奏，仰赖皇上睿鉴训示。等语。又据漕运总督蔡士英咨开：查得京口地属江南，为漕运必经之路，瓜洲、仪真虽属扬州，官兵营守汛地素归操江巡抚统辖，三江以下各江岸，虽非漕运所经之地，愈应尽力严防。经查各重要汛地、口岸，舟桥、狼山、大河、爵乡、如皋、海门、玉石、江场等地官兵，除按旧额所设官兵外，尚有调派增守之官兵一千四百六十七人。经

查其无炮缺炮者之情形后，又搜寻到淮安、扬州、台州有大炮二十八门，将由缓冲之处移至要地，布于各汛险隘，以备抵御。再，今尚有防护内地漕粮解运银两，剿杀土寇，守卫城汛诸事，均以兵少为忧。总之，本标下及抚标下兵马仅此定额耳。据其事机，将应增调者增调，此乃权宜之计，不可预定之。等语。各等情到臣。

该臣看得：镇江、瓜州、仪真乃漕运要道，实为海贼窥伺之地。仓场大臣所言宜搜寻红夷大炮布阵江岸，并拔调各营官兵加意分地严守等语，甚为详实。奉旨：着该督抚核实议定速奏。钦此。该臣遵旨当即饬令操江、江南、江北三巡抚，查明核议等因去后。今据咨复，内陆官兵均调往大江南北。经查所有大炮，悉分布于各地守御。职等岂敢懈怠等语。此虽治理严谨，然亦仅就现在兵丁、大炮而论。再，欲添兵一事，臣已据江宁巡抚所题，于微臣沿江巡查等项一本内题陈。惟拟查红夷大炮，布列江岸要地，倘若不足，宜设炉铸造一项。今镇海将军都统石廷柱业已饬令提督大章京喀喀木清查江宁大军所留红夷大炮，遣官运送京口等因去后。今提督喀喀木已将十一门大炮送交都统，布于要隘。伏思红夷大炮乃征伐之利器，剿贼乃长久之策，而江海辽阔，实不足用，若欲铸造，切不可拖延。仓场大臣王永吉所见甚为确当。随都统石廷柱前来之各铸匠今既尚在，此事可行也。惟所需钱粮不少，难于立即开始。宜候敕部议定请旨，一并咨行都统、臣等，遵奉施行。该臣与漕运总督蔡士英、操江巡抚李日芃、江宁巡抚张中元会同商议，详题，伏乞睿鉴施行。为此具本，专差官姜青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二年九月十三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看得：镇江、瓜洲、仪真，乃漕船所经重地，添兵、铸炮当属急务。惟添兵之事，前臣部曾就总督马鸣佩为巡查江岸事

所题一本，议请酌于重要营地再增一千八百名守兵。奉旨准行，无庸再议。再，除将现有之红夷大炮十一门置放要地外。现若铸炮，所需钱粮甚多，臣部不可臆测，伏乞降敕彼督抚，会同都统石廷柱估量江岸形势之险要，应铸炮多少，共需钱粮多少，核实议定，另行具奏后，臣部再酌情具奏。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80. 济尔噶朗题为孙兰庇护郑芝龙事本

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叔父和硕郑亲王臣济尔噶朗谨题，为请旨事。

据工科博士图克山谨题，为直参悖行欺国罔上之奸臣，伏乞皇上鉴核，以除朝中大患，清明政治事。微臣为一等臣郑芝龙、给事中孙兰二畜牲而甚感羞耻。何谓也？此二人恣意悖行，悉负鸿恩，沆瀣一气，与禽兽何异？据闻兵科员外郎孙兰曾进一本，奏言同安侯郑芝龙有德，请遣往南省充任总督。微臣闻之，甚为惊骇，欲当即直参，因非属微臣奏事，故而隐忍未奏。今逢皇上以圣德征询下意，又岂敢缄默不言。今观闽贼郑芝龙之子鼠居海岛，侵害朝廷，扰乱地方，抗拒天朝，肆意欺诳，此皆仰仗郑芝龙之荫庇也。今又欲将贼父派往福建任总督，愚臣初不解孙兰此中之用心，然细思之，不过系为迎合郑芝龙，为虎添翼，使其与子相会耳。此外岂有他哉。愚臣又思，郑芝龙若不求于孙兰，孙兰岂肯如此醉狂，恣意冒死具奏哉。郑芝龙若求孙兰代奏，不知又有何意。惟皇上鉴察，将可详知此中虚实矣。古人云，幼树不伐，成材必斧。皇上今欲励精图治，使天下永世太平，则应先速除朝内奸恶，以儆悖逆之人。微臣又思，海贼似鼠也。鼠见猫则入洞，猫去则复出啮食。今观此贼，即如是耳。见天兵则入海，天兵退

则复出袭扰地方，残害生灵，但断不敢冒死抗拒天兵。伏思其如此而行，俱凭海之利也。微臣恳请派我大军前往，尽除海逆。倘奸逆遇天兵而入海，则仿猫守鼠洞之状，使鼠困死洞内。倘若即刻加紧操整当地绿营，选派满洲干练大臣一员，再简选满洲巴图鲁骁勇章京，与统带绿营军之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守备诸员一同管理绿营，以壮军威。并分别坚守逆贼出入之口道，俟贼灭后，仍暂留兵把守，贼岂能回转陆地？如此，贼走投无路，如釜底游鱼，不久将灭。贼之奸计亦破矣，满洲大军亦可不必往来奔走。无贼患，无战事，地方太平，生灵安泰也。倘愚盲不谬，伏乞皇上睿鉴施行。为此，谨题请旨。奉旨：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题。着吏部知道。钦此。钦遵。

臣等议得：该科员外郎孙兰为郑芝龙事所奏原本，已遵旨存入内阁。伏思孙兰为郑芝龙具奏，其中必有密谋。监禁孙兰，待取回原题本后，一并会议。等因。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着将孙兰削职拿审。着刑部知道。

81．额赫里题为补放参将把守黄浦要津事本

顺治十二年十月三十日

兵部右侍郎臣额赫里等谨题，为敬陈于海口要地设防，以安内陆，以固地方事。

据江宁巡抚张中元题开：看得海逆张名振等与闽贼郑成功合股，收聚逃人，出入风涛。此等漏网之鱼，行踪诡秘，势单力薄，不过乘机苟延残喘，此等游魂朝夕即可灭也。不料该逆等暗与闽贼勾结，一经举帆，飞似穿越千里之遥，加之南来之陈辉等贼，众船云集，横行浪里，渐窥海岸空地，布以疑兵，此乃奸贼之诡计也，岂不明乎？虽有提督张天禄率官兵专驻吴淞，扬我军威，进能战，退可守。然贼详知防备之虚实，先窥黄浦，张帆飞

至上海，继又分犯吴淞，使我首尾一时难以兼顾。倘向于上海一带设置精兵，无需助剿，贼则望风胆战耳，又岂敢以虚薄相轻，不断肆意来犯乎？此实情也。况上海一城又为濒海界地，黄浦地方举目可见，由海直至县属地方，仅六十里，百里云端即为松江城，距离甚近。此至关内地，臣不可不忧。吴淞乃三吴之门户，又与崇明相对，如此重镇，诚应多置兵力，分守各海口，此不必待议也。再，浏河此际虽被堵塞，舟楫不通，然此要地，亦不可不守。前敕调江宁提督管效忠分驻备堵。惟黄浦要津，地域宽旷，十分重要，且距城府又近，无天险可凭，贼由此屡犯，道路渐熟，七月初来犯后，一月之内不忘窥视，旋又来犯。此由海突袭甚易，与其他偏僻之地迥然不同，万一逆贼来犯，该县地方民人岂能安宁？未雨绸缪之际，岂有不虑此哉。该臣愚见，倘候吴淞官兵来援则距离太远，祈请补放一名参将，统领水陆官兵八百，专驻此地，即可彰操练征伐之威，丧贼之胆，又与吴淞互为犄角。一旦有警，亦能即刻抵御，无使片帆飞渡。既无顾此失彼之忧，又可互为支援。再，设官加兵一事，非臣不知朝中财用之拮据，钱粮之难支等情。然地方大计，终不能因小失大。倘若酌情由解部额项钱粮内拨留一项，以充此用，则屏藩可固，内地自安也。故此，臣不虑刍荛之言，敬陈管见，与督臣马鸣珮佥商详题。倘臣言可取，伏乞明断，敕部议复具题施行。谨题请旨。于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奉旨：此奏有理，着速议具题。下各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看得：江宁巡抚张中元题开，黄浦近距松江，为海逆出没要地，拟于此补一参将，统领八百水陆官兵，专驻该处，与吴淞镇互为犄角等语，确有见识。准其所请。其需补放之参将、守备诸官，伏乞降敕该督、抚，简选熟谙水战者指名具题。招募熟悉地利、强壮之兵丁，巧加训练，以利堵剿。其所需粮饷，应于

何项钱粮下调拨，伏乞敕下户部议奏。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

82. 孙廷铨题为咨派总督佟代赶赴杭州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等谨题，为恭报奉旨遵行事宜，并陈近日情形，仰祈睿鉴事。

据浙闽总督佟代题开：本年二月二十二日，接准兵部密咨内开，议政王等议得，咨行驻江南大章京喀喀木选派妥干协领一名，每旗选派章京二名，多调满洲兵丁。又檄杭州都统杨麒祥，简选副都统一人、章京十人，多拨汉军兵丁，与总督佟代暂驻福州府，并严饬该地督、抚、镇，在大军抵达前坚守未失之地，一如既往，不可懈怠。等因具题。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密封到部。密咨到臣。臣部即着贵部院遵照施行旨内事宜等语。臣遵此，恭照严纶，即率江南协领白珠虎、浙江副都统吴汝玠等官兵，驰赴福建，分往兴、泉各路把守要隘。此情业经具题在案。窃思臣自四月十二日抵闽以来，迄今已有半载。面对谕旨，诚惶诚恐，日夜图谋效力，筹办粮饷，简选员弁，整饬营伍，言传身教，日无暇隙，仰赖皇上天威达于殊域，使所有未失之地均坚固无忧。今大军于十月十六日向漳、泉挺进，该臣本应随王前往，惟臣身兼二省之任，福州又为根本重地，惟恐海贼势穷潜遁，突然来犯。况延平府顺昌县逆贼杨日炯招降纳叛，备马储粮，动辄数万，蓄谋已久。际此海贼横行滋蔓，恣意妄为，栖息上游，烧杀抢掠，势甚猖獗。此郑成功潜居边疆，而杨日炯正居内陆，今值会同剪除心腹之患时，却有魏福贤、周立等贼骚扰于金、衢之间，又有张名振、阮四诸逆虎视台、温，寇警如云，

殆无虚日。况郑成功又与张名振联姻，互济兵器炮药，使张名振日益猖獗。郑成功千余船只泊于福清、福宁等地，待起南风，即与张名振会集一处，径取舟山、崇明。等情屡报在案。此皆内地之隐患，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臣不可不酌缓急、度机宜，施居中调遣之策。臣未奉圣旨，不敢擅离福建。今既派大军，谨遵旨详实题报所办事宜，仰祈睿鉴。再，江南、浙江助剿大军或随征或回原汛地，待王亲至泉州后，再做定夺。再，臣前后所办粮饷，坚守未失地方时所获伪官、伪印诸项，待臣另折具奏。缘系恭报奉旨遵行事宜并近日情形，仰祈睿鉴事理，臣为此具本，专差官万成功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奉旨：着兵部议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看得：总督佟代题开，征闽大军于十月十六日起赴漳、泉，臣理应亲随征讨，惟福州乃根本重地，延平府属又有逆贼杨日焴横行，金、衢、台、温四府又迭报魏、周、张、阮诸贼之消息。郑成功、张名振会合一处，意窥舟山、崇明。总督理应居中调遣，不敢离开省城。再，江南、浙江助剿兵马或随征或回原地，俟王亲至泉州后再定等因。查议政王等曾就都统杨麒祥等咨文会议得，令总督佟代亲率标下官兵来杭州，会同大军收复舟山。着杭州征闽之汉军回杭，江南征闽之满洲章京、兵丁仍留闽省。等因题复。奉旨咨行。再据题开，前后催办之粮草及所获伪官、伪印等项另行具题等因。俟题后再议。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

83．孙廷铨题为郑军进犯浙海请添调兵丁战船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初五日

兵部尚书孙廷铨等谨题，为闽贼添船来犯浙海，形势紧迫，

急请集结重兵堵御，速催战船追剿，以保地方事。

据浙江省监察御史叶舟题开：准提督田雄咨称，该臣看得，逆贼肆意横行，来犯浙海，舟山失守。叛军将士齐心，尽知各汛之虚实，定海南北所辖各汛相距颇远，处处可以登陆，而汛兵人少，确有顾此失彼之忧。臣每逢急警报来，则寝食不安。曾为贼船联艅来犯事缮本，奏请调拨江宁精兵，以利助剿防守。今提督田雄行文奏请抽调邻省战船精兵，及招补所裁额兵。此均属分守汛地，巩固地方之要事。事关紧迫，理合详本具题，伏乞睿裁，敕部从速议复施行。缘系闽贼添船来犯浙海，形势紧迫，急请集结重兵堵御，速催战船追剿，以保地方事理，臣为此具本，专差孟增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旨：着兵部议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看得：浙江巡按叶舟题称，舟山失陷，叛将结为一党，守御定海南北各地兵少，祈请调邻省战船精兵及招补所裁兵额，分守各地，巩固地方等因。案查，议政王等就都统杨麒祥咨文议得，凡调兵、备船之事，俱明白议复，奉旨咨行。再，所裁额兵一事，经臣部于十二年十月复题奉旨：再次添补，无庸再议。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

84. 孙廷铨题为舟山失陷请添兵防守浙省沿海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十四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等谨题，为闽贼日渐猖獗，浙江忧患日深，请旨速调集兵力，先守后剿，以固险地事。

据浙江提督总兵官田雄题开：臣德才疏浅，玷膺惩贼之任，移驻定海，今已三载。所有攻守之事，上则呈请督、抚，再则商与镇、道，下则教诲武职员弁，每日谈论军务，操练营伍。

不料舟山生变，失我屏障。贼欺我外无守地，内无援舰，加之负恩叛将暗中策划，窥伺沿海地方，垂涎定关，甚为嚣张。贼船聚集，动辄数千，我兵力单薄，汛地宽广，处处设防，无金汤之固。臣虽对天歃血发誓，不与贼孽共生存，然欲战无船，欲守兵单。臣被逼无奈，呈请兵部，议调邻省精兵战船。又督、抚诸臣已代转奏闻。皇上忧虑东南，必然朝奏夕令，何须臣忧急万分？臣身负重任，灭贼志坚，岂敢希冀再三核议，纳此刍荛之言。今之浙贼，即闽贼也。前因漳州失守，遐迩震惊，皇上盛怒，分派大军，彰伐罪戾，贼肝胆俱裂，遂遁入海。今在舟山得志，以漳州之情藐视我等。浙江沿海宁、绍、台、温、杭、嘉诸地相距千里，处处均可登岸，虽多方加意防守，亦捉襟见肘，令人心寒矣。臣查沿海一带诸城，南自福建，北至江南，所有府、县、卫、所约五十余城。往昔虽设战船分守，并令陆军协防，终年操练火炮，倭寇一次来犯，尚遭数年之患。今南自福建、北至江南，海氛不绝，到处骚扰攻城，狡诈猖狂，胜倭十倍。我守城兵丁最多者不过二百余人，次者不过百余人，再次者不过数十人，又无火炮器械，虽经臣努力筹办，亦仅敷营用，岂能顾及地方防务。此等兵力内不敷守，外不足御。臣何不惧焉。贼以舟山为穴后，分别于定关之外，金塘、岱山、南田、双墟、梅山、列江各岛驻营。我南接昌、石，北至松、龙、穿、霩之各汛，均与贼穴相对，甚为险要。宁波副将之兵丁仅有七百，定海标额兵丁，除由总兵官张杰带领把守黄岩外，留在定海者仅千余人。再，臣标下两千余兵均分派各汛，凭其防守关隘，兼顾造船之处。臣仅有差官、亲丁数百人，若遇小警，不难奋取；若贼一时齐动，岂能处处抵挡。况穿、霩距府城甚近，下船登陆，须臾可至。现因船未备篙，营内空虚，被迫急请驻省城满洲兵力，此虽于暂时防守有益，然亦如杯水车薪，至终难以奏效。窃思当务之急，乃在沿海

地方，宜暂调内地军兵守备门户。不料金、严、台、绍山贼一时纷起，其势蔓延，塘报每月不断。各处吃紧，而该地兵丁随之屡屡裁撤、抽调，所留额数甚少，其中本地人多，无法与北方精兵相比，又何益于安危缓急。再，总督远在福建，鞭长莫及，幸有副都统曹恭诚率兵来至定海，又有巡抚秦世祯督兵前来，共定防守之策。登高远望，均忧海疆辽阔，兵力薄弱。臣等商议，若不请调邻省兵丁，增强军力，则不能杜绝贼氛蔓延。惟船尚未造完，不能徒身渡河。而整兵南进仍需时间。若求迅速巩固地方，须先思守。除沿海之府、县须多设兵防守外，其他头等险要之卫、所，宜各设五百兵丁，次之各设三百，此五十余城约需兵二万余方足分配。贼初得意，气势正盛，今既不能立即动用靖除贼穴之兵，不可不先图固本之策。兵书云：欲战必先安内。现正处此际也。理应伏乞皇上体念浙江事务急于福建，即降谕旨，拨调江南、直隶、山东、河南四省精勇，及原征闽之浙军，限日抵浙，分守险要。并敕拨城用药炮，以固城池。整备完毕，会同督、抚各大臣商讨进剿。再请满洲大军，会同浙军与各省劲旅，咨调邻省船只与本省战船一起出海夹击。如此则攻守自如，兵力集中，亦不至动辄掣肘也。臣身膺灭贼重任，未能宽君父之心，而屡请东征西调，罪不可宥。然情有轻重，时有缓急，事关地方，不可不火速祈请。况浙江乃财赋所出之地，而饥荒日深，民心惊恐，朝不保夕。若不设重兵防守，外有海逆滋扰，内有山贼横行，内外交困，腹背受敌。倘若如此，局面则不堪设想矣。伏乞皇上免臣之罪，准臣所请，敕部议调，以固东南，臣亦得效犬马之劳，报谢天恩。惟此早到一日则早一日获益。缘系闽贼日渐猖行，浙江忧患日深，请旨速调集兵力，先守后剿，以固险要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唐标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奉旨：着兵部详议速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查得：浙省舟山失陷，沿海要地均需御守之兵。今据提督田雄题开，闽贼日渐蔓延，请调邻省精兵先固地方，再请拨给船炮，以益夹剿等情。案查，十二年十一月，臣部曾为防守沿海郡县事，于浙江巡抚秦世祯为复报闽贼事及浙江巡按叶舟为恭陈浙省情形事本内，明白议题，奉旨施行。再，派兵助剿，置备大炮事，前已同议政王、贝勒、大臣合议具题，遵旨咨行在案，均无庸议。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

85. 孙廷铨题为浙海危急请调兵防守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十四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等谨题，为闽贼增船妄动，浙海万难抵御，急请调拨重兵，保卫海疆事。

据浙江巡抚秦世祯题开：准提督田雄手本内开：舟山失守情形及祈请水师迅速收复之事，除先行呈报兵部及贵抚院外。窃思今局势紧急，恢剿之事难于速成，汛地多而兵员少，防守极难。贼恃强窥伺，定关左右沿线距贼穴甚近，首当其冲。北有龙山、观海、临山、三江、沥海等城，南有穿山、郭巘、大嵩、奉化、象山、昌国、石浦、钱仓、爵溪等城，均属海防要地，处处可犯。此外村寨堪虞之处亦不可胜数。因提督将定海各标兵丁分置防守，城内力量愈加单薄。贼以数百船只分头并犯，守军兵寡，难挡敌锋，务须增援，方可抗剿。故令军分驻各处严加防守，撤一处即空一地，力量薄弱，其误非小也。再，沿台、温、宁、绍、杭、嘉一线千余里，可登岸来犯者非仅数里，若虑此情，务先调兵添守沿海，再图收复之事。查得浙省十一府兵已征调数次，多者已被裁撤，现有兵额均分守郡邑城廓。又台、金、

绍三府交界，土贼蜂起，会剿正需兵力，自身尚且不保，又岂可抽调乎？若不调其他地方重兵预先救助，则恐无济于危急。祈请贵抚院迅速题请，先将调往福建之浙省军兵调回防守龙山、后海沿线及穿、鄞等城，以防贼登岸来犯。并请速调邻省官兵扼守温、台。再，提标、定海标官兵应补足三千，宁波副将官兵亦应补满二千。宁、定地域辽阔，现有兵丁不足守剿，补足后方可用于征剿，又可把守地方。此万不可疏慢。提标乃辅佐浙江全省之员，不可专驻一城。如此，则兵力集中，或剿或守，无匮乏之虞也。贼若分头登犯，我亦可击败之。再，于沿海卫、所、城池，定须多备击贼之枪炮火药，此乃首要之事。本提督仅依定海、宁波之请，恳求补足原裁制兵，而非奢求额外之员也。本提臣以为定、金、绍兼守舟山者九百余人，亦应预先征补，以备守剿。官兵调出，运输粮草亦属不易。惟昔日海贼未靖，今因张、把二贼叛随，详知内地之虚实、沿海之薄弱，不可不多聚兵力，以防其奸计。再，我省之战船，皆仰仗贵抚院督促建造，严檄速造，方可限日告成。待奏明请旨后，再着广东、福建、山东、江南等处建造之。然获船千艘，而不通力大加剿杀，海贼亦无法靖除。广东、福建战船告成，将可分散贼力，调集江南、浙江、山东战船，限日通力征剿，定可斩尽根株。此可谓一劳永逸也。又本提臣曾咨一手本，今接据照此手本咨复开列如下：应否将舟山三千名额定水陆官兵，照旧额招募补足？舟山原额官兵，在宁波府造船者若干？此次逃回者若干？确实降贼者若干？今如何奏留？再，招补之策，舟山原置大小船只，当时靠岸若干？水中若干？被贼所占各要地形势及在何卫所应补兵若干？一一请予酌情裁断咨复。等情到本提臣。据此看得，舟山失陷，贼恃强四出骚扰，沿海危急，胜前十倍。今贵抚院纵观时局，酌我兵力，则已详知兵寡地广。守地兵丁不能抽调御剿，被迫请调邻近官兵，暂解眼

前之忧。本提督今欲题请调邻省兵丁，添加提标、定、宁各营兵额。舟山兵额补满后，不可不留。舟山兵丁一经足额，不但水师可撑船进战，陆兵亦可分守各地也。况收复舟山，尚需守军之力，倘不添补，收复之事将不能行。今兵不难募，惟将官难寻。务必选一公正骁勇谙事之副将，统领此三千卒众，再简放三营水陆游击及中军千总、把总诸员，一面备船，一面分募兵丁，万不可误。布设营阵，加以训练，强于远方调兵也。查得援助宁波造船之舟山兵丁二百四十七人，今又据千总王泰查明造报，前领取关津炮药、粮米等项，有水陆兵丁四百二十三人，陆续逃回五十一人。经查，各标兼守之陆路兵丁亦包括在此。舟山水师仅逃回贝有勇等二十人。此三者现共有六百九十人，除未补足原额外，连同阵亡者共有兵丁二千一百三十二人。温、台、宁、绍、杭、嘉等地相沿千里之遥，均属海滨要地，各卫、所共有数十余城，何处不为险要，何城不需防守。应视当今之时局，地方之缓急，筹划部署兵力。杭、嘉偏内，略为安宁，温、台与闽接壤，可谓贼首瞩之区，最为险要。再，定海所属穿山所、鄞霭所、大嵩所，宁波所属奉、象二县及昌国卫、石浦所、钱仓所、爵溪所，绍兴所属观海卫、龙山所、三山所、临山卫、沥海所、三江所等地，均可谓首要之区。其中，与贼巢相对之浙省要地定海关及穿、鄞、龙山等所最为险要。若欲署兵，除于定海关、宁郡留重兵防守外。定海所属南面一带及穿山，可置兵五百，鄞霭五百，大嵩三百，宁波所属奉、象二县均应置兵五百，昌国、石浦、钱仓、爵溪均应置兵五百；绍兴所属观海应置兵五百。龙山、三山、临山、沥海均各设兵丁三百，三江一百，此乃因距绍兴城不甚远之故。再应于台州所属宁海县置兵五百。海门卫、寨前所、健跳、新河均应各置兵五百。再桃渚、松门卫、隘顽、楚门等所各三百。此皆为亲眼所见之险要，应当设置官兵。尽管如此部署，仍

虞力量单薄。此外，其他小隘极多，若有警，须遣汛地官兵抵御。恳请视其轻重，不断聚集兵力，方能适应缓急，无紧迫之忧。等情到臣。该臣看得：杭、嘉、宁、绍、台、温六府皆滨大海，其各处额定官兵不足旧额十之二三。濒海卫、所共三十八城，自我朝定鼎以来，未设一兵，惟交付各地协守副将兼守。因派定海镇标下兵丁四面分守，每城不过数十人，重要卫、所亦不过百余人。此外，海口、铺寨、村庄各处隘要不可胜数，或设十余人，或五六人，徒有虚名。更甚者，乃有一人不设者，倘贼率众来犯，徒溃败耳。以此备守，岂能无忧。十余年来，奸细潜伏，贼船来往游弋，寻隙劫掠已不止数次。总之，皆因额兵缺少，防守难周。臣膺职年余，地广兵寡之情岂敢不屡加题陈，皆仰赖皇上睿鉴。不料大军入闽，恰逢郑成功作乱，会同张名振率众五六万，聚船一二千只，来犯舟山。舟山当即失守。各路总兵官请求添加将兵，片刻难安。臣属下官兵已于春、夏时节尽数调发。此情前已具本呈报到部在案。臣亲自驰往定海关，面商提督田雄，筹划准备抵御之策。今确已无兵可调。现定海关仅驻有提标下兵丁不足一千，二千水师，一半与舟山兵在宁波造船，一半分守关外要津。倘逆贼顺风冲入，其锋岂可抵挡。事态如此，惟相立而忧耳。对照图册，查看濒海郡、邑、卫、所，因兵员甚寡，又添几分忧虑。臣虽题请抽调福建兵丁及江南精兵，但尚未奉旨。此何异于汲西江之水而解渴乎。臣无计可施，咨行各道，令简选卫所壮丁训练，设置器械，修整城池，严饬守将抵御。又晓谕各村寨，设置头目暂保眼前，人心稍定。臣与镇、道登上招宝山，远眺外海，确见贼船成群，南北游弋，飘忽无定。此情前经江宁巡抚张中元咨报，并与被俘兵丁唐文锦所告无异。提督所请补充舟山兵缺，加兵驻守卫、所各处，先固根本，俟援军广集之时，再图收剿。所言甚是。此乃治标之要策也。该臣查得，

抚、提、定、杭、嘉、宁、绍、台、温及各道、副将、守城兵丁、水师总额共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人。其中本标及提标、定海镇标所辖陆师，系为有警援剿而设，并无驻防之责，应于本地抽调。抚标应守省城，提标守蛟关，定海镇标驻黄岩，倘若有警，派兵援助。定、台、温三处水师，经提、镇商议，水艍、犁艚船，每船配水手、舵手三十人，战士三十人，共需六十人。经核算，若照此往三处现造大小船只拨派兵丁，实恐不足。此际贼船群聚，彼众我寡，不可轻言出海交战。提、镇、道及各将官已将战船收入内河，则应使各处水师一半守船，一半守津口要道，以振声威。臣阅提督咨文，沿海卫、所及其重要县邑均需驻扎官兵，以固关口。今各处官兵不及旧制十分之三，值此处处用兵之际，若不水陆并用，则无法相援也。臣度各地之缓急，量地方之轻重，于濒海郡、邑、卫、所共需设官兵二万八千六百四十名。计杭、嘉、宁、绍、台、温六府额定水陆官兵，原数为二万一千三百五十人，加之在宁波造船之舟山兵及逃回兵丁六百九十人，仍比原数缺六千六百人，现无处募集。该臣于本年十一月十八日，接阅兵部咨文，臣前为将所裁兵丁改募水师三千五百事具本题复，已降有旨。臣前所题，新造战船一百，须招水兵训练，方益守剿一节，前经部咨查复，今尚未施行。因无新募领取船料之水兵，新船仍未建造。此时舟山不守，贼游弋大海之中，虽整修三处新旧战船，仍不敌千百贼船，故功业难就。一面饬各道，克日先募舵手，简拨营将，购置船料，募集匠役，兴造新船。再，应募水师及舟山所损额兵二千三百一十人，均依提督所请照数招募，补给粮饷，点拨战船，造册后，交各船舵手掌管。今暂派往海口要地，会同陆军防守，俟战船造完，出海会合邻省水师，调集船只，以图收剿。舟山收复后，仍令其分守水陆地方。此乃移缓救急，胜于调远方客兵矣。此等水陆兵额，尚缺七百九十，臣

将酌情拨调湖、金、衢、严、处总兵、副将属下官兵，力守海疆，保卫门户，以候援兵。再，舟山降贼员缺，伏乞敕部就近补放，迅速派往统领募补新兵，督令造船，把守陆地，遇有战事，分兵御守。如此方可有济。等情。具本方毕，又接杭、金、衢、严各道员、武弁呈报，山贼猖獗，祈请援兵等语。臣暂回省城，酌情筹划后，再赴定海关相机堵御。除将海疆各要地所设新旧官兵数额及城寨、墩台，另具揭贴，送交兵部查核外，理合具题。伏乞降敕各该部从速议复。饬令该臣募补点拨，以为防守，则于危疆大有裨益，亦乃万民之大幸也。缘系闽贼增船肆行，浙海万难抵御，急请调拨重兵，保卫海疆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舍人唐宪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正月初六日奉旨：着各该部从速议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看得：海贼栖息舟山，四出窥犯，温、台沿海险要之地，宜应妥为防守。今据抚臣秦世祯题开，沿海府、县、卫、所等处地广兵寡，祈请补充舟山所损兵丁，分置防守等语。查舟山官兵既属原设额定，非新增者，着依议从速募补，以扼守海口要地，俟舟山恢复后，仍分守水陆。舟山经制官员，敕该督、抚就近由可以委任之将领中简选，一面题补，一面交付其募兵、造船，分守险地。再，本内请求将调往福建之杭州驻防汉军撤回，抽调江南精兵一节。查据都统杨麒祥咨开，经议政王等会议得，着总督佟代亲率标下官兵及援闽杭州汉军官兵，返回杭州，与大军共同收复舟山。等因议复，奉旨施行，咨文在案，毋庸再议。惟大军抵达之前，防守沿海至关重要，伏乞严敕该地督、抚、镇等好生调度，加意防备，切不可懈怠失守后再行请罪。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

86.佟代题为惩治违禁出海渔户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钦差总督浙闽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佟代谨题，为直陈渔船违禁出海，奸民出资购置贼旗，仰祈睿鉴治罪事。

窃查浙江张名振、福建郑成功栖息海上，互为犄角，犯上作乱，并非有良田沃土之利，亦非有鬼使神差之力，唯靠沿海奸民暗中于海上接济，方得以苟延残喘耳。臣自抵浙入闽以来，经访查确实，故于十二年五月为欲建奇功、宜先断其饷道事上疏一本，奉皇上严谕：加意封禁海域。臣恭遵圣旨，檄饬两省在案。臣出此策均为殄灭海贼也。不料浙江巡抚秦世祯却所虑不同，仍准定期捕鱼，臣曾遵旨再三阻止，并为浙江海上贸易事日日担忧。去年九月初九日，宁波巡海道李国栋解送违禁船夫呈文内开，朱云、朱盛违令出海，因恐为贼获，商议购买贼旗。欲宽恤成全，又有禁令。等情到臣。臣批饬臬司严审速报。九月二十日，又据分巡绍台道黄鼎象为缉审事呈文内开，魏学义等聚船数十艘，私越府外，往来如无法度，眼中焉有三尺之法等语。九月二十一日，又据分巡绍台道黄鼎象为缉审事呈称，胡德候等在营山各海湾操舟而行，胡子玉等在牛头内江撒网捕鱼。虽出海远近不等，均当依法论处，罪不可宥等语。十月二十日该分巡道又为前情呈称，张兰古等顺潮聚船往赴叉攀山捕鱼，惟言捕鱼获利，并不知有海禁等语。同日，又据黄鼎象呈开，陈吕等随船捕鱼，目无法度，若非查问严密，势必漏网等语。各等情到臣。浙江巡抚秦世祯具题定期捕鱼，经部议，此由秦世祯一人承担。该臣批咨文报各部院。等因去后。旋于本年正月初九日，接据提督田雄咨文，据援守温州副将戴维藩详称，标下龙湾守御千总孙寿成呈

称：十一月二十六日辰时，十八条渔船忽出内江，卑职当即派八桨船追查。不料渔船当即放炮，扬帆顺潮驶往外海。因我方只一条八桨船，无法阻拦。如此奸恶，目无法度。将船人余汝甫等处治后，一并报至提督。看得贼迫在门户，首当严防接济。奸民余汝甫等聚集数十船只，胆敢施炮出海，而官兵无法阻拦，其眼中岂有王法乎？今贼船充斥海上，虽言捕鱼，亦须候各宪台酌情定夺，按期分派，限日返回。若有隐匿，查核立法，严加施行。今诸船出海，随意而行，虽不至生奸助敌，然有犯法者，罪不可宥。倘不严缉审问，贪利之人闻风效法，将如何制止。等情到臣。

臣复案查，核对所有旧案，汛期捕鱼，原本太平无事时准行。自我朝定鼎，收复舟山以来，无不为此担忧。故前总督陈锦、刘清泰在浙之际，均留有禁海防守之文，此可作参照。臣百般忧思，曾于去年五月舟山未遭祸患之际，请旨禁海。观今之形势与臣所料相差无几。舟山失陷，乃因禁海不严，叛逆武官暗中勾结所致。乞请天讨，不知将縻费多少国帑，而奸民渔船出海之情亦终不可禁。况恐为贼获而出资购买贼旗者，则将无穷无尽，此患更未可知也。去年曾奉有旨，着饬令沿海各省一律封禁。岂独浙江沿海例外乎？总之，臣惟知灭贼，对巡抚秦世祯所言实难理解。往昔即经部议者，不可渎陈。然今渔船奸弊丛生，臣若不言及，则将再次延误矣。若以禁为是，则不禁为非也；若以不禁为是，禁则非也。伏乞皇上降敕各议政王、大臣核拟治罪。

缘系直陈渔船违禁出海，奸民出资购置贼旗，仰祈睿鉴治罪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赵文周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着兵部查议具奏。

87.佟代题为台州副将马信献城请速调援兵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日

钦差总督浙闽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佟代谨题，为飞报奸贼结伙横行，据城反叛，地方危急，恳请速发援兵解救事。

本年正月二十日申时，据镇守浙江宁绍台温等地总兵官张杰呈前事内开：查得奸贼船只云集，意在反攻，本月十一日亥时本镇闻报后，当即调援守台州副将马信，率马步官兵驰赴江北一带截杀，本镇亲领官兵于江南堵剿，跟随贼踪，小心抵御等情。业已呈报在案。本镇当时率马兵，沿岸开炮截杀。不意贼冒炮火会合，陆续驶来之船约有千余艘，黑夜顺潮径犯台州郡城，又分船泊于海门、江口、三江口及钓鱼台沿江一带。我军分守之际，虽遇雨雪交加，寒风刺骨，然本镇严申法纪，令众将士全力堵剿，官兵无不奋力抵抗，江南沿海一带及黄岩县城方得保全。再，十三日夜二更时分，据投诚官员高生告称，黄夜时分贼船顺风径犯台州郡城，登岸肆意劫掠，马副将赶往，半途又率兵入城，不知何意，后反叛献城降贼，又砍断吊桥。生即越城来告。等情到镇。本镇半疑半信，除一面先遣标下都司高友亮带兵探信剿杀，一面回兵增守黄岩，并分兵堵御沿江地方外。当即率兵杀入台州，兵至吊桥下，见桥确被砍断。遥望对岸，皆以白布裹头。时因无船，无法横渡，虽眦裂发指，然水陆相隔，无计可施，寻退兵黄岩，守御三江口。查得献城之马信，悖逆国恩，反叛于一时，而蓄谋久矣。今我失之臂膀，本镇标官兵，惟千总二人，把总三人，兵少，且又分守于嘉子、新河、松门、楚门、隘顽、温岭等处。今率往援剿者，仅标下官兵。今失台郡，使黄岩一城孤立海岸，且又缺兵少马，虽屡请援军未拨，孤城难守。

若能速发援军，星夜兼程来援，则台郡可收，县城亦有可倚赖之力。等因咨文前来。又据护理分守宁绍台道事务绍兴府知府施肇元申称：本月十八日酉时，接据仙居县申报，本月十四日辰时，防守仙居将官曲樵丰、焦来凤、陈建标等会同乡绅张日葵、张日宪等，询问遇难兵丁李茂等逃回之缘由。据李茂等告称：我等于本月十二日夜二更时分均在台州府城内。众军士俱手持刀斧，满街乱砍。天亮后，闻得道、府、厅被水艍上海贼绑去，临海知县亦被抓走，县丞被杀。据说水艍有千余艘。我自城东逃出是实。等语。据此，卑职派民人钱利、郑明探明实信，并当即会同守将曲樵丰、焦来凤、陈建标、教谕周云仁、谢汝忠、乡绅张日葵、张日宪、生员李芬、赵嘉美等，率村长王百丈、徐伟贤、张史旺、朱元直、朱元照、徐顺志、衙役嬴皖、嬴明、赵能、王硕等坚守城池外。看得仙居县乃山间孤城，危若累卵，恐生不测。宪台祈请速调援军，以保地方。等情到臣。

该臣看得：舟山失守，海逆横行。臣于闽省闻报，遂率师回浙，力图固守沿海地方。臣日夜兼程，于本年正月初九日方抵浙省。不料贼船千余艘十一日顺潮直驶而来，泊于台州，防守该城之副将马信叛变献城，并切断吊桥，使总兵官张杰之援军不能渡涉，台州之仙居亦危如累卵。臣阅此报，不胜发指，即面会都统杨麒祥、巡抚秦世祯、巡按叶舟商议恢剿之策。调江南援剿大军、汉军兵丁及分守严、绍、湖三府官兵、本标下兵丁、亲丁，悉交都统杨麒祥统辖，连夜奔赴，相机恢剿。待功成之后，另具本题报。今据镇守宁绍台温总兵官张杰、署理分守宁绍台道事务绍兴府知府施肇元呈报，势甚窘迫，臣经与都统杨麒祥、巡抚秦世祯、巡按叶舟商议后密题，伏乞睿鉴施行。

缘系飞报奸贼结伙横行，献城反叛，地方危急，恳请速发援兵解救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康泰赍捧，谨题候

旨。

〔批红〕：览奏，马信叛降逆贼，台州失陷，朕大为愤怒。着当地总督、巡抚、巡按明白查核地方失事缘由，着速议奏守御恢剿之事。兵部知道。

88.秦世祯题为台州失陷原委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

钦差巡抚浙江等地·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今罚俸戴罪臣秦世祯谨题，为飞报献城反叛事。

本年正月二十日酉时，据定海总兵官张杰报称：奸贼广聚船只，意欲反攻。本镇于本月十一日亥时闻报，当即飞调援守台州副将马信，率马步官兵，堵剿江北一带，本镇亲率本标官兵堵剿江南。顺贼行踪，小心抵御。等情业已咨报在案。本镇当即率马兵赴岸截杀，施以炮攻。不料贼冒炮火会合，陆续而来之船只约千余，黄夜顺潮径犯台州郡城，又分船泊于海门、江口、三江口、钓鱼台一带沿江地方。我军分地扼守之际，正值雨雪交加，寒风凛冽。然因本镇申以法令，命奋力堵剿，官兵无不奋勇抵御，江南沿海地方及黄岩县城得以保卫。十三日夜二更后，据投诚官员高生报称，贼船深夜径犯台州郡城，登岸肆行抢掠，马副将赶往，半途又率兵入城，不知何意，即献城降贼，又砍断吊桥。生即越城逃出来告。等情到镇。本镇半信半疑，一面先派标下都司高友亮带兵探信剿杀，一面增兵回守黄岩并分兵堵御沿江地方。当即率兵进剿台州，兵至吊桥前，见桥确被砍断，隔江遥望，皆以白布裹头。当时因无船只，无法横涉，虽眦裂发指，然水陆相隔，无计可施，遂率兵返回黄岩，扼守三江口。查得献城之马信，悖逆国恩，反叛于一时，而蓄谋久矣。本镇失之臂膀，镇标官兵仅千总二人、把总三人，兵员稀少，且均已派防守嘉子、

新河、松门、楚门、温岭等地。今率兵助剿，亦仅标下官兵，而台郡又失，使黄岩一城孤存海岸。因兵马不多，屡请援军未拨，故孤城难守。若速派援军，连夜兼程来援，不仅台郡可收复，其所属之城亦有倚赖之力矣，等语。二十一日卯时，又据署理分守宁绍台道事务知府施肇元报称，本年正月十九日，据分守温处道傅梦吁胞侄傅廷书告称：我亲叔父傅梦吁署理台州府印务，十二日到府上赴宴时，马副将邀其进城议事，随将其带走。十三日黎明，叛军破门冲入道衙门。廷书携二枚印信，侥幸越城而逃，行至半途，闻得叔父已被绑上船等语。此关事变大事，宜当报明，交送印信两枚。等语。又据绍台兵巡道逃难书办陈如、严标、皂隶快手文原、吴山、分守温处道书办钟国瑞、门子陈奇昌等来报：本月十二日，我等主人道员前往台州府赴宴，五更时分尚未返回。我等被圈禁在内，衙门外情形一直不知。天亮，忽然兵马破门而入，我等方知有变。各衙役越府出城逃走，途中闻得道员于宴中饮酒，至半夜马副将佯称邀请议事，将其绑拿船上，叛军劫去府、县仓库及城中所有妇孺、财物。又闻得府、厅、县各官俱被绑赴船上。我等各衙役共三十余人，各自逃出，今于十九日来到绍兴禀明。等语。据此，将交送之二枚印信派官送往布政使司外，理应申报。等因。各等情到臣。

该臣据此看得：台州郡城地处海滨江岸，乃属险要重地，特设副将率三千二百水陆官兵分守各处，以利御守。忽有温、台告急，当地总兵官来请派官兵速援，因臣标下官兵已分派完毕，确无一兵可拨，正咨商援剿间，不料该总兵官所调副将马信，不奋勇堵御，却于正月十二日折返郡城，将道、府、厅、县各员绑缚降贼，其背主负恩，虽凌迟亦不足抵其罪。本月十八日清晨，臣前所派催船标将张国株逃回，禀报反叛情形。臣当即先与都统杨麒祥、总督佟代商议，连夜咨调江南前来之五百满洲兵丁，驻守杭

州满洲参领陈典茂、冯右功统兵二百，及湖、绍、严三协标兵各一百，于二十一日共图恢剿台郡，以彰天讨，并飞檄总兵官张杰通力堵御外。再，分巡绍台道、分守温处道之二枚印信业已申报，交送布政使司矣。此二道之缺，伏乞敕吏部迅速补放，限日赴任，以固地方。再，叛将降贼原委、劫掠情形，俟查明后，另折具题。事关紧急军务，与总督佟代、巡按叶舟商议密题。伏乞敕各该部查核施行。

缘系飞报献城反叛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舍人姜温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已有旨。各该部知道。

89. 孙廷铨题为再报舟山失陷情形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二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谨题，为再报舟山武官投贼实情事。

据浙江巡抚秦世祯题称：本年十一月十八日，准提督田雄手本移开：据巡抚咨为查照舟山有投贼武官多少，叛兵多少，仍于宁波造船官兵多少，有无家口，舟山近况如何，有无逃回兵民，及我军防剿之策。等情到本提臣。看得因众叛投贼，我方尽失屏藩，虽食其肉，剥其皮，亦难解其恨。兹查舟山水陆营及协守各官兵中，有协守副将把成功、陆军中营游击杜茂虎、中军守备陈彪、千总马登龙、魏邦青、把总张文才、李茂忠、杨进忠、金士友；水师左营游击李锡贞、中军守备杨光声、千总徐日昌、汪维翰、把总田龙、史应联、葛之翰、陈瑞；水师右营游击张魁、中军守备许尚龙、千总汪泰、马春先、把总陈定国、王月、钱定国、王继宗。陆军九百三十八人，水师一千八百八十四人，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二十五人。其中，中军守备陈彪阵亡；千总魏邦青、把总陈瑞，先进关支领钱粮；把总王月亦在省城领取炮

药；千总汪维翰、汪泰于宁波府造船；千总马登龙有事在关内。除此七员外，余者皆投贼。额设三千兵员，尚未补足兵缺一百七十八人。除造船、解领钱粮、炮药等项，及驻关水陆兵丁共六百四十一人外，舟山实有兵丁二千一百八十一人，此乃舟山兵丁之总数。又查，舟山协守官兵中，提标右营游击刘善政、把总高永祥、赵成功共率兵一百七十七人；定海右营游击张师圣、把总孙得功、朱可成、唐君勇共率兵三百七十六人；金华标左营千总康从正率兵三百人；绍兴营管队徐成功率兵五十人，此乃协守官兵之总数。再，各官兵家口，提督、定海两标、金华、绍兴营均各在其所，协守舟山，并未出海。此情俟查核后，另拟咨文送部。又查，十一月初八日，逃回兵丁邵荣等四十八人，十三日，又续到兵丁三人。经询问告称，二十二日，贼至岑江，杜将官、陈中军、金把总同往迎战，陈中军乱中被刺身亡，金把总被矛刺伤。二十三日，贼至教场，水师左右两营及提督、定海两标官兵出战，旋即退入城内。贼遂遣一官员入城。二十五日，杜将官出西门，与贼议和，贼复遣使进城回话。二十七日，把副将出城，与众官员同往西山顶饮酒，回城后，即令众士兵剃发。二十八日，于教场考核时，令众官员皆脱盔验发。再，贼营李大廷，宁波府人，原住陈桥，初二日进城，宿于城隍庙。该人送来伪陈总制送给把副将及杜、张、李三将官纱帽、圆领衣四件，并张贴告示宣称，众兵愿留此食钱粮者，分拨各营；如家有父母妻子，而不愿往福建者，递送呈子，渡海送回等语。于是，初六日有七十四人，乘坐两只沙船，初七日至浦漳地方登岸，各自散去。提标刘将官、定海标右营张将官二人哭至日落，不理事务，俱因不愿为官。今张将官剃发蓄须，身着僧衣僧鞋，同刘将官于初六日前往普陀地方为僧。据闻阮佳与宁波张洪德同在里江。舟山官员皆选带相随家丁，其中不愿往福建者俱已逃遁，故将家丁全部禁于各

官衙内。又闻贼匪于十六日将人送至福建。海上约有大小贼船一二千只。今理应将前情合并移会。等情到臣。

十九日，又据江宁巡抚张中元咨称：兵丁唐文金曾为贼所俘，今已由提督张天禄解来，经审，唐文金供称：我本系杭州人氏，于舟山中营当兵已三年余，曾在杜将官、陈中军、把总金士友属下食饷执矛。城中有兵三千。十月二十二日，贼至澄江登岸扎营，距紫微岙三十里。二十三日，骑兵百名，步兵千名，出城与贼交战，目睹陈中军阵亡，又获悉左营钱把总阵亡。逆贼逼来，我军溃败，约有一半退入城内。二十三日午时逆贼围城。二十四日整日围城。二十五日杜将官出城，前往贼营。二十六日休战，送来贼官文书。二十七日晨，贼首陈总制遣员入城，来请饮酒。杜将官当即出城随往饮酒。此后不知贼兵进城与否。二十七日，将小的带至张名振船上，给牌派往吴淞张提督处，饬令张提督简派一名贤者回话。十一月初五日，小的抵达吴淞，拜见张提督，经询问小的之后，初六日张提督即缮写文书咨送巡抚。等语。理应移咨到营等因前来。是日，又据该巡抚咨称：本月初五日，据护理总兵官事务梁副将报称，据驻守南门江传宣官王有才禀称，贼船六只行驶海中，一只小沙船靠岸，令一人登陆。询据该人供称，姓李名生，定海人，原于舟山食粮。十月二十三日，贼攻舟山时被俘。二十七日自舟山起程，本月初四日抵达，该船载送二人，将一人送至吴淞江岸，一人送至崇明等语。又供称，贼首陈总制统兵南来，船有四五千只，兵有六七万。张名振现在舟山等语。本职当即研审李生，据供：十月二十日，贼首陈总制率兵抵里江，二十二日至南山登岸。右营张将官率小的百余人，于西郊岭与贼交战。不料贼多岭窄不容立足，故为贼所败。舟山营陈中军阵亡，小的被刀砍伤，我等七八人被俘。小的于贼营中看得，贼匪自二十三日围城直至二十六日。据说张名振、张洪德船只

已到。又获悉二十六日舟山城内杜大厅出城，至贼营议和，饮酒吃饭，而后回城。二十七日又出城议和。二十七日午时，贼称饶小的等性命，令小的等二人执牌同乘一船，将一人送至吴淞登岸，将小的送至崇明登岸。并令小的通告二十七日摧毁舟山情形。等语。问舟山兵有多少，据供：舟山一地，骑兵二百四十，中营兵一千，左营兵一千，右营兵一千，共有兵三千，水陆各一半。水师均在定海修船，不在舟山。又，提标刘将官下辖协守兵丁三百，绍兴府千总下辖协守兵丁三百，金华康千总下辖协守兵丁三百，定海右营协守之兵三百。前于城上彼此炮击，后见杜大厅出城至贼营议和，随即停炮。等语。据此看得，海逆横行江浙已有三年，虽屡剿屡遁，然每次逃遁，其根蔓未除，乃因有闽贼郑成功相助，故不能即刻剿灭，绥靖海氛。今接据护理总兵官事务梁副将来报，据李生供称，传闻陈贼将率船四五千，兵六七万自北进犯。又闻舟山杜大厅出城，往赴贼营与贼共进酒饭。并告知二十七日摧毁舟山情形，及山上兵马各情形等语。其真假虚实，尚不知晓，不可轻信，理应即刻移咨。等情到臣。

该臣行饬将唐文金送交宁绍海分巡道李国栋详审。据该道报称，经审唐文金，供称：原名吴文玉，杭州府仁和县人，在舟山中营食粮，曾防守舟山城。十月二十二日见数百贼船倏至岑江登岸后，守军败逃，中营陈中军率步兵千人，骑兵百余人前去迎战，因逆贼人马众多，陈中军、钱把总均阵亡，兵丁百余人负伤。众兵见势不利，皆退回城内。小的退城不及，遂逃匿山中。二十四日放火搜山时，为贼所获，解至贼武官陈辉处。二十三、二十四日，舟山城四面被围，贼至教场扎营。又东西两海塘有马二十余匹。贼兵均身披棉被，虎皮纹身，手执生牛皮、藤牌者甚多。约四五万众。二十五日清晨，致书城中劝降，声言若不投降，破城后鸡犬不留。二十五日傍晚，杜大厅出城，与贼议和。

二十六日，张名振、陈辉等登岸，率众堵塞舟山城池，四面排列枪炮，各船之云梯搬至岸上，运至城下。二十七日即将祭炮攻城时，杜将官又出城，请求停炮。贼匪当即柬请在城各员共饮。小的只知杜将官出城，未见把副将等官。早饭后，小的即被贼绑缚船上。小船载我等二人，各给高脚牌一个，送至吴淞，以招抚吴淞、崇明两处之人。自议和后，贼船至舟山、道头停泊者，共二千余只，自道头至朱山门延续十余里，横水洋停泊贼船七八十只，又闻金塘湾另泊贼船千余只，专截定关等地援兵。南来船只，自舟山直至崇明，或二三十只，或四五十只，连绵不绝，泊于海上，不可胜数。而白沙贼巢，尚有新造大型水艍六七百艘，船上皆载有家眷，其沿岸亦有住房。小的于十一月初五日方抵吴淞登岸。等语。等情到臣。

该臣看得：舟山叛弁背恩降贼，罪不容诛。该臣奏题上闻，当即星夜赶赴定海，查勘情形，广贴告示，向被迫降贼官兵及被俘遇难百姓，晓以自新之路。并咨提臣田雄，详查汛地武员职名。纵观逃回兵丁邵荣等供词及江宁巡抚张中元所送兵丁唐文金及尚未解到之李生之供词，即可知逆贼十月二十二日登犯舟山，二十七日武官叛降之情矣。虽报称贼势强大，何不思致力报效，舍生取义哉？为首出城与贼议和者，乃中军游击杜茂虎。查勘众人口供，如出一辙。将杜茂虎凌迟处死，亦难抵其罪。查各标汛守兵丁投贼者：副将把成功、游击李锡贞、张魁、刘善政、守备杨光声、许尚龙、千总徐日昌、马春先、康从正、把总张文才、李茂忠、杨进忠、金士友、田龙、史应联、葛之翰、陈定国、钱定国、王继宗、高永祥、赵成功、孙得功、朱可成、唐君勇，计二十四员。遂咨提督、巡海道核查上述员弁现有无家眷。又舟山千总魏邦青、把总陈瑞进关支领钱粮；把总王月领取炮药；千总汪维翰、汪泰监造船只；千总马登龙因罪候审。此六员现均在

宁郡。惟有汪泰家眷在省城，其余均困陷舟山。该臣会同提臣及道、府酌议，若恐伊等恋家，生有变心，则皆予囚禁，然被迫降贼者甚多，禁锢此等无罪之人，反更坚其向贼之心。该臣三思，理应从宽释放，以示众人。除将魏邦青、马登龙、王月留提督营外，业经移咨杭严道，饬将汪维翰、陈瑞加意看守，照发粮饷。伊等作何处理，听候部议咨臣。又舟山降贼武官所出之缺，及损失之兵额，今另本题闻，仰祈圣裁。提标、定海标游击员缺，理应从速就近选补，以利防剿。守备陈彪迎战阵亡，例应优恤，以示鼓励。又逃回兵丁告称田把总受伤，唐文金告称钱把总被擒。经查俱与他人所告把总田龙、钱定国情形不符，尚无实情，理应复查另报。又舟山战船于宁波修理，惟有沙船二只，唬船一只，水底宫船一只留于舟山，此次亦被贼截获。将官兵叛降实情理应详本题报，伏乞敕各该部核拟施行。所有再报舟山武弁降贼实情，事关紧要，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舍人唐鲜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正月十三日奉旨：着兵部查议速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看得：舟山叛官把成功等，背恩投贼，罪不可恕，虽属被迫，但失死守之节。凡被俘官兵逃回者，应予自新，甘愿投贼者，则敕各总督、巡抚、巡按，于叛弁原籍，将其家口查缉囚禁，俟剿贼事定，查明再议。游击刘善政、张师圣是否削发为僧，仍敕该总督、巡抚、巡按详查具题后，另议。千总魏邦青、陈瑞、王月、汪维翰、马登龙五员，因公在宁波，家口困陷舟山，原本无罪，可置于抚、镇属下办事。又舟山将备员弁招补兵丁事，本部前已题明，亦毋庸议。提督、定海两标游击员缺，照其所请，就近简选胜任者题补，以利防剿。再，守备陈彪阵亡一事既已查实，应咨该总督、巡抚、巡按，确查其有无子嗣、兄弟袭恩。阵亡把总田龙、钱定国因所报不一，俟该巡抚查明具报后，另议施恩。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90. 孙廷铨题为浙江山海防剿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谨题，为海贼未靖，山贼尚多事。

据浙江监察御史叶舟题称，看得闽贼聚船千百，横行海上，且又窥伺内地，抢劫民人。而衢、严等地小股贼匪未靖，到处焚掠，该臣虽已严饬搜剿，稍惩其虐，但臣仍忧心忡忡，诚恐蔓延难图，不可不将其情形如实塘报，详细具题，伏乞敕各该部查核施行。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正月十九日奉旨：着兵部议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该臣看得：前题报浙江山海逆贼共同来犯一事，经本部屡次题复，伏乞敕下该督、抚、镇奋力堵剿。今据巡按叶舟题称，海贼于海上造船，到处窥伺。又侵扰奉化地方，劫掳官民，诡计叵测等语。金、衢等处山贼焚掠村庄，虽稍加镇压，然根基未靖，伏乞仍敕下该总督、巡抚、巡按，令其严饬沿海地方镇、道、武弁等，加意防守，勿使贼乘机登犯，待大兵到后会剿。仍先严催彼处文武官员等，将金、衢一带山贼从速剿灭，勿使其扰害地方。再，查明劫获鲒埼司巡检鲁玉之实情，与管理该处文武官员职名一并具题议处。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速行。

91. 额赫里题为攻取闽安镇事本①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

兵部左侍郎臣额赫里谨题，为军务事。

①此件应系顺治十四年题本，原档错置于此。

据定远大将军世子臣济度等题称：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因闻克复海澄县消息，微臣亲往海澄，令都统图赖镇守，而后返回漳州候旨。七月二十三日，据驻泉州副都统阿育喜、兴化副将满进忠报称，七月十八日寅时，闽安镇失守，乌龙江渡口被贼船堵断等语。微臣当即与众商议，恐福州府失守，遂急咨副都统觉罗阿克善、委署护军统领依巴克图、格济图、营官星鼐、楚库巴图鲁、杨孙，率兵六百，直抵福州府。倘若乌龙江渡口被围不通，则另寻路渡江等情。海澄重地，仍留都统图赖镇守。微臣于二十九日自漳州起程往泉州。据副都统觉罗阿克善等告称，行至乌龙江，其渡口有贼船不能过，因无路，出福清县，自山中沿江寻津。八月十二日，大兵由崃崎所渡江，泊西头、侯官二处贼船撤回，洪塘贼船十三日撤回。十四日用饭时抵福州府等语。臣增派护军、骑兵百名，令副都统觉罗阿克善与提督马得功商议，攻取闽安镇。九月二十二日据副都统觉罗阿克善等报称，看得闽安一镇，兵密船多，本属仅有绿营兵，不可轻战等语。又据副都统阿育喜报称，看得长乐县距闽安镇之敌甚近，贼匪若来，顺潮可抵长乐县西门。臣若现驻长乐，则福清县空虚，倘兴化府出事，又往援不及，故来福清县坐镇。一旦两地有警，援兵不足，恳请增派兵丁等语。臣遂咨复，于海澄驻扎满洲、汉军一千名，其余一百五十名满洲兵，咨文都统图赖带来。调都统图赖到后与众共议，派都统图赖率领护军、骑兵三百名及新归顺之海澄公黄梧之兵、总兵官苏明之兵，令其抢占乌龙江渡口，如闽安镇可取则取之等因。十月十六日，据都统图赖等报称，看得十三日两师合取渡口。欲攻闽安镇，道路狭险，仅有一路兵力，并无他路，攻则无利；而以二三路攻之，又势单力薄，况渡口已被封锁。闽安一镇，纵我两路合兵亦不可轻战。况且大将军以少数兵力驻泉州，我等若涉渡口而往，罗星塔距渡口甚近，一旦贼匪攻取渡口固

守，泉州等地出事，则我等亦不能从容抵达。而长乐至诏安，连江至福宁，各城均属势危。若为闽安一镇，万一有一地失守，恐比闽安镇更为严重。我等认为镇江、杭州换防兵已行抵衢州，总督李率泰亦在衢州，应咨文伊等速来。抵达后令其分守地方，撤回我兵，再合力攻剿。今大将军若来福州府，理应由已收复之渡口而来，酌情将骑兵撤回，驻扎兴化、泉州、漳州等地，不可仓促出战等语。微臣为此，招都统图赖商议，都统图赖谓臣曰：闽安镇乃进入福州府之门户，不可不取，惟我兵分守各地，今不可以寡兵相攻。卑职既留此处，等候换防兵丁移交后，撤回骑兵，合力攻剿。前奉上谕：着两路前来。钦此。今不可即行交战，若等候则日久，理应交付于卑职，大将军率领护军前往。等语。微臣与众共同议定，骑兵分别编驻各地，每牛录各留披甲一名，都统图赖驻于泉州，以备何处出事，调遣支援。微臣于十一月初二日率护军自泉州起程，十四日抵达福州府。总督李率泰将于十五日前来，微臣既然将往，一应交付事项，不可不题。因事关题报，与众商议，将一切事宜面交都统图赖。遂召都统图赖，与地方督、抚、提督等会议得：闽安镇应以水陆齐攻，切不可仅以陆路急攻。前既奉上谕：着两路前来，今造船之事不可久拖。故饬总督李率泰、巡抚刘汉祚筹措钱粮之银造船。饬令都统图赖等，俟换防兵丁全部抵达后，各自移防，水陆合力会攻闽安镇。且原奉上谕：着都统图赖驻泉州府。钦此。此间何处紧要，即令都统图赖驻何处调遣指挥。臣仍率巴牙喇章京、兵丁前往。理合具题。顺治十四年正月十三日奉旨：知道了。着兵部详议具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查得：顺治十三年六月，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得，请于福建省城福州府将汉军章京、披甲充至三千，统归都统一员管束，携眷驻扎。在该汉军抵达以前，令都统图赖、副都统

姚尼率领骑兵每牛录披甲各三名，暂时驻守地方，俟该汉军抵达后，令都统图赖等兵前来。今大将军世子亲率巴牙喇章京、兵丁、骑兵每牛录披甲各一名，每甲喇章京各一员前来京城。等因具题。业经遵旨咨文。兹据大将军世子题称，海澄县驻防满洲、汉军千名，因分驻各地，满洲兵甚少，故饬骑兵每牛录各留披甲一名，使都统图赖暂驻泉州，此间何处紧要，则驻何处调遣指挥。世子仅率巴牙喇章京、兵丁前往等语。大将军世子酌情交付，相应毋庸复议。又据题本内称，闽安镇应以水陆会攻，切不可仅以陆路急攻。若等造船则需时日，今已敕令督、抚造船。理应俟换防兵丁到齐后，各自移防，而后通力以水陆会攻闽安镇等语。查闽安镇距省城甚近，不可不速取。理合题明，伏乞敕下都统图赖、总督李率泰、巡抚刘汉祚酌情收复。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92. 秦世祯题为马信投郑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

钦差巡抚浙江等处·提督军务·都察院右佥都御史今罚俸戴罪臣秦世祯谨题，为守城官员叛投事。

台州副将马信背恩叛投，该臣急咨总督商议，酌派官兵速剿外，该臣闻讯之初，欲亲往剿抚。今据总兵官张杰及海门守备沈鸿逵报称，马逆于十五日逃入海中。等因前来。又总督咨请臣留省办理军务，故未敢前往。道、府等员缺，业已酌派他人代理外，所有叛将入海日期理应题报。谨题请旨。

〔批红〕：着兵部知道。

93．佟代题为台州武官反叛及地方情形事本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

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佟代谨题，为塘报武官弃城反叛及地方情形事。

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据镇、道飞报，业将逆贼聚伙横行，守城武将叛变，地方危急之情，详本具奏在案。臣一面速派援兵助剿，一面确查叛变情由。本月二十三日午时，据署理分守宁绍台道事务之绍兴府知府施肇元报称：本月二十一日，据天台县知县董大翮、驻防都司周鼎报称，本月十四日申时，本府刘知府管家高伦与仆童三名，自府城逃来，禀称：十二日夜四更，马副将请道爷巡城，当即将傅道爷及李通判绑缚，而后开库，满街抢劫。今刘太爷及临海徐知县下落不明。伦五更从西北越城逃出。等语。又，府城白塔桥造灯笼民人许秋郎，原绍兴府萧山县西兴河上桥人氏。是日申时该人来告：本月十三月，因我财产妻孥俱为所劫，故于十三日夜二更时分越城逃出。逆贼关闭四门，五六十骑人马截守东门，禁止人行。等语。本月十五日午时，据右营把总谭世孝自府城逃来禀称：本月初十日，台州马副将令我回府以应调援。十一日到府后，派我到东关厢外白塔寺地方防备贼船。不料十二日凌晨，贼船先水而入，府城马副将叛乱。道、府、厅、县各员及原副将冯用、原仙居县蒋知县、左营千总江齐标均登贼船。我于十四日由台州东路逃来，贼船及马副将船不知去向。等语。本月十六日，据署理右营中军事务孙中坚报称：卑职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遵台州马副将之命，前往牛关防剿。本月初六日，据大鼓地方哨卒来报，北太门、青门之贼船均已北撤，故卑职拟率兵二十五名，回府守城。遂于十三日申时自牛关起程。十四日抵新桥，见百姓纷纷逃亡，府城冯、马二副将俱叛

登贼船，城内已被洗劫一空。卑职秉公将家眷弃于府中，不知安在。今回乌岩地方暂驻，特遣兵丁周正，装扮乡民往报。等语。又，卑职于十三日午时派管队戴希孝率马步兵二十名，往府城探哨。十六日未时，据戴希孝等回禀：我等至台州府太平关，贼首已再次入城抢劫，数十只船于南门外沿江停泊，抢去之妇女俱囚于东门五里外白塔寺。兴善门、东门、夏门此三门均被纵火焚烧。等语。是日，又据擒贼兵丁张云探得，十三日夜五更，台州府副将马信掠杀之时，海船并未到来。时至午时，才有三船到府。十四日晨，海船俱至，不可胜数。马副将所劫妇女、财物瞬间即由天宁寺装运入船等语。又据十五日晚逃回之难民鲍辉禀告：我在府城做生意，被贼拿至船上，贼船约有四五百只。我趁贼再次入城之机，携妻孥逃出。逃出之后，见府城起火。等语。又本月二十四日巳时，据镇守定海总兵官张杰报称：我台郡浮桥，被贼砍断，兵马不能渡江作战。而黄岩地方势孤力单，沿江又有贼船停泊，倘若贼乘隙来侵，势甚危急。遂留内标都司高友良率兵于郡城浮桥南岸阻截，相机进剿。卑职则率兵返回三江口，以防入侵黄岩，一面派人告急，往请援兵在案。时至三江口，据报黄岩县士民得知台郡反叛，人心惶惶，纷纷携眷出城等语。闻罢此报，即饬留内标都司王延明等率兵防守三江口，又派左营把总刘世续带兵急渡北岸防守蔡桥等地。卑职返县，安抚民心，消除惊恐。一面行饬宁海、天台、仙居、新、松、楚、隘、前、桃、牛、健各地官兵，及台州水师左右两营游击，令其坚守江南、江北卫所城池，严查马逆奸细，以防奸宄。仍饬令于黄岩城外浮桥周围布设枪炮，并面饬黄岩县李知县及罗、范二教谕，与绅袍士民通力合作，坚守城池。张贴告示，明白晓谕郡城失守缘由，妥善办理相应事项。至此，民心方安。郡内安定之后，卑职复出防三江口，即派内标守备张金璐等率兵携炮，前往钓鱼台

攻打贼船。又行饬守郡城浮桥之内标都司高友良带兵，于沿江地方，用大炮、火箭不分昼夜奋击贼船。据高友良报称，我等奉令携炮、火箭，越岸攻击。贼船果不能立足，于十五日夜三更撤离。等情到职。果见贼船纷纷而出，来三江口聚集，仍举帆直下，欲犯黄岩，船已驶入江口。卑职鼓励官兵，身冒矢石，以枪炮火箭连战三昼，贼船方退，退至三江口北岸迂回处，窥伺方向。我率领官兵，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冒风雪严寒，隔江对峙。又恐台郡士民惊恐，遂拟安民告示，交高友良觅船急速渡江，张贴告示，招抚流民，并责令兵丁毋得借故扰害民人。又恐前派往海门、葭芷堵剿之兵势单力薄，已派内标都司许有功、把总胡国安速率马步兵丁，前往葭芷、海门一带助剿。卑职因北渡无战船，今除严加管束官兵，驻扎空地，沿岸扼守，以防入侵黄岩外，俟击退贼船后另报。等语。二十五日，又据台州卫掌印守备沈鸿逵为驰报台州副将叛乱，请速派大军靖除事报称：本月十三日夜三更，台州副将马信率本标马步兵丁驻兴门，声言海船业已入境，距城仅二十余里，遂将道、府、厅、县官员召集一处，加以绑缚，而后喊开仓库，杀百姓，掠妇女。十四日，约海船至台州，马信又将剩余物品搜敛一空，送至船上，又放火烧房，十五日一同下海。今郡城已空，卑职唯恐海逆乘机再犯，流民又遭涂炭，除会同道标中军郑志文，派该卫把总郝福等，防守各门，挨家晓谕，使兵民戮力坚守城池，及张贴告示，招抚四方外。因事关军务，理应呈报。等情到臣。

据此，该臣看得：台郡系沿海要地，设防守官兵三千二百名，不可谓之不多。该臣初闻所报，曾恐贼船大批来犯，我兵寡力薄，另生他变。今观陆续所报，武官反叛已起，杀掠之际，贼船并未来郡，至次日午时，方有三船到府，十四日贼船陆续到来。此皆反叛武官依仗城职，早与海逆勾结，密定欲占内地之计

也。马信叛逆之罪，虽凌迟处死，亦难抵罪。惟犯罪武官冯用、革职拿问之仙居县知县蒋成栋，一为科员军政考核时检参，一为巡抚特参，因贪赃巨款，今追赃定罪之际，不知何故居于台州，同谋背叛入海。今据定海总兵官续报，幸得官兵舍命奋战，两岸夹击，贼船方退，台州得以收复。该臣深念城廓已空，流民遍野，何堪劫后再遭劫掠？除严饬助剿官兵不准借口骚扰百姓外，即与巡抚、巡按商议，令严州府知府吴兴宗署理台巡道印务，衢州府推官李洁暂署台州府印务，严州府经历佟万车署理临海县事务，仍令急速前往办理事务，设法招抚。今值剿贼安民之时，文武官员各有专职，务使海疆得以安谧。因事关军机，恭谨详题，伏乞敕下各部核查施行。

缘系武官弃城反叛及地方情形事理，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赵英阔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所题台州失陷情形及叛逆入海日期，知道了。冯用、蒋成栋皆尚未缉审结案之罪官，何以得往台州勾结？实有疏忽情弊。着该处总督、巡抚、巡按严查具奏。该府所属地方员缺，着迅速补放。各部知道。

94. 佟代题为宁台交界拦路杀官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

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佟代谨题，为塘报事。

顺治十三年正月三十日，据原宁波巡海道副使今革职戴罪李国栋为前事报称：本月二十二日，据署理宁波府同知事务之严州府通判王志左报称，本月二十日戌时据奉化县来报，本月二十日辰时据驻防千总陈国清详称，本月十九日酉时据左营陈中军属下(?)守备陈山等禀称：当日未时，陈中军起程，行抵遮盖岭，有海

贼数百人埋伏于山上，贼船有四十余只。见陈中军未骑马，乘坐竹轿下至岭腰，贼匪四起，我等仅八人，随主奋力反抗，终因寡不敌众，陈中军、赵英二人被俘，我等冒死逃来。等语。当时，又有方门哨卒李标亲来禀称：赵英血迹斑斑，逃来方门告称，我主陈中军被贼抓去，生死不明，俟再行探实另报等语。禀告前来。因事关海贼横行，恳请转报等语。事关海贼掳官下海之情，理应往报。等因到道。据此查得，宁标左营中军守备陈旺左，升调江南镇标，以离职日期迫近，故亲往署理宁波府副将事务柴游击处，欲核清军饷辞行。今据所报，于台、宁交界处遮盖岭地方被贼掳去。本道复经寻踪探得，该武官为贼所俘，逼迫下海，该武官大义凛然不从，贼当即斩之，掷尸岭下。陈旺左虽一介武官，但志坚不移，亦属可嘉。等情到臣。

据此该臣看得：海贼游弋，窥伺沿海等处地方，今浙江地方形势难测。该臣虽屡经严谕在案，但地方辽阔，不无乘隙潜入之虞。查得遮盖岭位于宁、台交界处，守备陈旺左因升任，欲前往核清钱粮，途经此地，海贼倏出，将其拿获。陈旺左大义不从，当即被杀。虽死于非命，然情亦可矜。该臣一面严饬彼处道员武官全力防剿外，因事关海贼拦路杀官，该臣与巡抚秦世祯、巡按叶舟商议，合词具题，伏乞敕部查核题复施行。

事关塘报，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张三贵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着兵部知道。

95. 佟代题为军需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三日

钦差总督浙江福建等处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佟代谨题，为大军将至事。

窃惟凡事有备在先，乃得胜之要也。战船、火炮乃为当务之急。兹据粮道周天一详称，阅水师游击王扬敏及巡抚秦世祯来文，此二项皆未视为要事，实于缓急无益。不知浙省文武所管何事，疏忽懈怠以至于此矣。大兵进剿，日期难定。战事一久，自然粮匮。臣不可不据实详题，伏乞睿鉴。谨题。

〔批红〕：着各该部速议具奏。

96．叶舟题为坚壁防备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八日

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臣叶舟谨题，为塘报事。

该臣看得，福建逆贼抵拒我兵，未得剿灭之计。不意奸人生变，叛服于贼，王千里等遂起不测之念。幸天察其奸，不致复蹈前辙。马信暗放引线，一日忽叛，苦累台州百姓，而祸延健跳地方，为患内地，实堪忧虑。除咨商总督、巡抚预先筹谋，安定地方，坚壁防备外，理应详题。谨题请旨。

〔批红〕：着兵部详议速奏。

97．孙廷铨等题为台州副将降郑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等谨题，为飞报奸贼聚党横行，据城而叛，地方危急，仰祈速派援兵拯救事。

据浙闽总督佟代题称：本年正月二十日申时，据镇守浙江宁绍台温等处地方总兵官张杰为前事咨开：看得奸贼联腙聚群，大有报复之心。本镇于本月十一日亥时闻报后，当即急调协守台州副总兵官马信，率马步官兵，沿江北地方堵剿。本镇亲率官兵，于江南沿岸截杀，循贼去向，加意堵御等情，业已呈报在案。当时，本镇亲率马兵赴岸阻截炮击。不料贼冒炮火而来，约

有千余贼船陆续前来会聚，随晚潮径犯台州郡城，又于海门、江口、三江口及钓鱼台沿江分泊船艘，以分散我军。值雨雪交加，寒风凛冽，本镇严饬官兵奋力截剿，全师无不奋勇堵御，坚守江南沿海地方及黄岩县城。又，据十三日夜二更归顺官员高生禀称：贼船黑夜随风直犯台州郡城，登岸之后肆行抢劫。马副将前往，中途率兵进城，不知何意，反叛之后献城降贼，又砍断吊桥。生即越城来告。等因前来。本镇半信半疑，一面先派内标都司高友良率兵探信杀贼，一面增兵退守黄岩，再分兵沿江堵御外，遂即率兵进剿台州。兵至吊桥边，果见吊桥皆已砍断。隔江远望，俱以白布裹头。时因无船，不能渡过，纵眦裂发指，然水陆相隔，无计可施，遂即率兵返回黄岩，拒守三江口。看得马信背负国恩，据城反叛，非一时之念，其蓄谋已久矣。本镇今失臂膀，镇标官兵仅千总二员，把总三员，兵丁又少，且分守葭芷、新河、松门、楚门、隘顽、温岭等地。今率兵协剿者，仅内标官兵。而台郡又失，黄岩一城孤立海岸，兵马不多，屡请援兵，未获派遣。今孤城难守，唯速派援兵，星夜兼程，台郡方可收复，县城亦有所倚。等情。

又据分守宁绍台道事务绍兴府知府施肇元报称：本月十八日酉时，据仙居县来报，本月十四日辰时，防守仙居武官屈朝风、焦赖风、陈坚标等会同乡绅张日奎、张日贤等询问遭难兵丁李茂等逃回缘由。据李茂等供称：本月十二日夜二更，我等在台州府城，见众兵丁俱持刀斧，满街肆行砍杀。天亮后闻得道、府、厅员被贼绑缚水艍船上，临海知县亦被捉去，县丞被杀。据说水艍船有千余艘。小的从城东越城逃出是实。等语。据此，卑职差民人钱力、郑明探实消息后，并当即与防守武官屈朝风、焦赖风、陈坚标等，会同教谕周云仁、谢如忠、乡绅张日奎、张日贤等，生员李芬、赵嘉美等，共同率领里长王伯章、徐伟贤、张世旺、朱远

智、朱远兆、徐顺志，衙役应浩、应明、赵能、王绍等固守城池外。看得仙居县系山间孤城，危如累卵，恐生不测。请宪台速派援兵保卫地方。等情到臣。

该臣看得：舟山失守，海逆横行，臣身在福建，闻报之后，当即率兵返浙，昼夜兼程，力图坚守沿海地方。本年正月初九日方抵浙省。不意十一日逆贼船只千余，随潮径来，泊于台州，驻防副将马信献城反叛，又砍断吊桥，总兵官张杰之援兵不能渡涉，台州仙居亦已危如累卵。该臣闻报，不胜发指，当即会晤固山额真杨麒祥、巡抚秦世祯、巡按叶舟，商议剿复之计。即调江南协剿大兵及汉军兵、严绍湖三府分防官兵、臣标及随臣披甲亲丁，一并交固山额真杨麒祥统领，星夜前往，相机剿杀克复。成功之后，另本题报。今据镇守宁绍台温总兵官张杰、署理分守宁绍台道事务绍兴府知府施肇元来报，形势甚为紧迫，故与固山额真杨麒祥、巡抚秦世祯、巡按叶舟会商详题，伏乞睿鉴施行。缘系事关飞报奸贼聚党横行，据城反叛，地方危急，仰乞速派援兵拯救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官康泰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七日奉旨：览题，马信反叛投贼，台州被陷，殊属可恨！所有地方失事情由，着该督、抚、按详加查核。防剿恢复事宜，速议具奏。兵部知道。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二月初九日，接据平南将军固山额真杨麒祥咨开：正月二十日，据总兵官张杰呈称，台州府副将马信率其所属兵丁，于正月十三日反叛。本将军即令江宁协领胡西木布禄所带之兵五百名、驻杭州汉军兵二百名、甲喇章京二员、牛录章京二员、骁骑校四员，正月二十一日起程，到台州府天台县等候卑职。卑职亲率汉军披甲二百名、甲喇章京二员、牛录章京六员、骁骑校六员及佟代家披甲二百名，于本月二十四日起程，前往台州。等情。除将地

方失事情由，俟该督、抚、按查明具奏后再议外。该臣等看得：因海贼联艅千艘，直犯台州，副将马信反叛投贼，罪不容诛。至防剿恢复事宜，该总督、都统、巡抚、巡按会议，将所调江南满洲兵与汉军官兵、督标兵马，交固山额真杨麒祥，相机剿杀克复等情。准此，请敕下平南将军及该督、抚，妥为筹划，激励官兵，以图相机速克台州城。仍严饬滨海诸将领妥善防守，毋再懈怠生危。再，台州失守情由，将派部笔帖式一员，持书咨照靖海大将军都统伊勒德依等。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98. 孙廷铨题为捉获郑芝龙奸细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谨题，为捉获奸细事。

据查点郑芝龙家口牛录章京管应祖禀称：据郑芝龙管家谢表禀称，住当铺之陈柱告称，郑芝龙母所派之人已来京城，故来部禀告等语。遂即遣员拿获袁彩云一名。经研审，据袁彩云供称：我原系苏州人，明朝崇祯帝时，跟随郑芝龙。郑芝龙投降后，我等一起剃发。郑芝龙赴京时，我随其母太夫人居于安海。去年因海贼毁安海城，太夫人移住金门所，留我于安海守宅。九月，太夫人唤我至金门所曰：据京城来人说，你大老爷被囚禁，五老爷被捉拿。我不得实情，内心焦虑。你往京城探取实情，以宽我心。我即于十月初一日自金门所起程，今年正月初三日抵达。因看守甚严，不得相见。等语。问袁彩云：若太夫人派你，书信安在？如实招来。供称：并无书信，只令徒身前往，探取实信而已。我来此地，告诉在当铺之陈柱。陈柱对我说，老爷无书可捎，你想去即去。等语。搜袁彩云之身，得江南巡抚中军解调弓匠票一

张、押送犯人汪君益等票一张、叫泥水匠票一张、江南巡抚解调旗鼓牌票一张、给袁士元准骑马匹票一张、差传戏女票一张、查点听用官员文告一张、什长邓昂之保结一张、袁士元租驴契约、呈官请假条各一张、标记道路书一张、红纸书信一封、袁彩云欲呈郑芝龙之禀帖一张。经审袁彩云：你系派自福建之人，江南巡抚中军、旗鼓之票文，从何获得？供称：我弟袁士元，于江南巡抚旗鼓下听差，因我不识路，与弟同来。其文书都是我弟的，我不知道。等语。经传讯袁士元供称：我原名袁文才，后改名袁士元。我孟兄袁昇充当江南巡抚中军快役，我于旗鼓下听差。袁彩云系我亲仲兄。伊自福建来京城时，经过我母亲处，因言不识路，我母让我一同前往，故此同来。等语。问袁士元：你兄弟分离几年了，尚有来往吗？中军、旗鼓票文又如何得来？供称：我兄明朝时跟随郑芝龙，顺治四年回家一次，从此分离，历时九年未回，去年才来。中军票文系中军给我兄袁昇解送人犯之用，由我保存。旗鼓票文系巡抚于所题大计档册呈递后，因令我火速将其追回，而出具之文票，取马票亦缘出于此。我追上驿传返回后，未销毁票文，急向旗鼓请假而来。等语。又问袁士元：你与你兄同来，你兄所携太夫人之书信安在？给谁了？若你与兄为他事同来，为何不交回官票而带来？供称：我兄徒身前来，太夫人未给文书，我所以带来票文，是想路上如有人查问，交验此票，答以官差之人。此系我胆大妄为之处。等语。经问当铺人陈柱，供称：我原与袁彩云不相识，今年正月十七日，他来当铺里问郑老爷消息。我问你是何人，他说太夫人思念儿子，心情忧愁，特派我打探消息，你带我去见郑老爷，得一文带回。我说不能见郑老爷，见管家谢表则可。又问太夫人派你，书在何处？袁彩云说太夫人没给文书。等语。又问陈柱：据袁彩云供，来当铺见你，请会见郑老爷，如有书信则带回。你说老爷无书可捎，你想去即

去，是吗？供称：袁彩云来问时，我说谎是真。而后即往告谢表，谢表禀告行查章京管应祖，前来报部。等语。

该臣等看得：袁彩云系郑芝龙之母所派取信之人是实。袁士元执江宁巡抚旗鼓票文与其同来。据此，拟会同刑部详加核议具题。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具题，当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审问袁彩云：金门所在陆路，抑在水中？距安海几里？距厦门几里？郑芝龙之母前往金门，系郑成功接去，抑系自往？据供：金门所位于海中，到安海半日可达，到海澄顺风半日可达，距厦门顺风则一日可达。太夫人前往，乃系四老爷郑鸿逵恐大兵一至，将被查斩，接去暂时躲避。郑成功向与太夫人不睦，不相往来。郑鸿逵住白沙，距安海半日可达。等语。又问袁彩云：郑芝龙之母方里差你，安有不给文书之理？从实招供，于你无罪，若不如实招供，岂能轻易释放？据供：我自幼被郑芝龙差使，五老爷亦认识我，故太夫人令我徒身前往，说你去即如我去，确实未给文书。沿途屡经查问，若有文书，怎能到此。等语。又问袁彩云：你写给郑芝龙之便简中，有昨日老爷令我回家，然若无实信，岂敢返回等语。此乃你亲自所书，以候回音，不然或将亲赴会面，今如实供来。据供：我未见郑老爷，陈柱告诉我，老爷说因我与家里书办尹大器有隙，他即捏造告我，今怎可送文。言后，即让我等候。我方写完呈文，陈柱即带人抓我。等语。问袁彩云：前问你时，说因海贼毁安海城，而移住金门所；今又说恐满州兵剿杀，由郑鸿逵接去，两次招供，前后不一。据此，非郑芝龙母所派，乃郑成功派遣也。今如实供出。据供：前供不实，后供方为真情。郑成功遣派之说乃无影之事。太夫人所派是实。等语。又问：如此，郑芝龙母派你说了甚么？据供：听说大老爷、五老爷皆被缉拿，你前往取实信来，于你有赏。乃给盘缠派遣。等

语。

据此，二部会议得：经详审袁彩云，据供郑芝龙母未给文书，仅令其徒身来取实信等语。前供海贼毁安海城，郑芝龙母不能住，移往金门所；后又改供惧大兵杀害，由郑鸿逵接走。据此看得，究系郑芝龙之母所派抑郑成功所派，亦难料定。袁彩云理应依奸细律正法，但郑芝龙等奉旨囚禁，候赴闽大兵消息，应免死，令其进监一见郑芝龙等，而后出境放回。再袁士元明知奸细，恐路上查问，带旗鼓票文同来是实。因将袁士元拘禁于城门，将中军、旗鼓票文等送江南督、抚验示，袁士元是否旗鼓属下人，是否与袁彩云为兄弟，中军、旗鼓票文尚未查收等情，俟逐一查明速奏后再议。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99. 孙廷铨等题为详报武官私通张名振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等谨题，为详报事。

据浙闽总督佟代咨称：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五日午时，据定海总兵官张杰咨呈内称，本年正月十四日据自贼船逃回之陆军左营兵丁张尔兴详禀，防守慈溪之甘把总，即王千里也。渠曾派人至舟山谓贼曰，尔等船来北海岸登陆，千里即于城内纵火响应等语。又详禀，松江张提督两次派人给张名振送书。等情到本部院。据此看得，总兵官、武官私通贼匪，情罪重大。然因隔省，事之虚实亦难逆料。今总兵官张杰所呈及张尔兴口供可以为凭，本部院不敢隐瞒，亦不可轻率渎陈。因事关机密，除俟提督田雄派兵拿问甘把总具报拟罪外，谨将张杰之禀贴及兵丁张尔兴一并派笔帖式佟西图送部，请详审速行。为此咨文。总兵官张杰之禀贴内称：防

守浙江宁绍台温等处地方总兵官都督同知张杰谨禀，伏思此间事多，本应严加查问，惟我遵循老爷之计，奋力报效，以不负眷睐。今据详禀，正月十四日，据自贼船逃回之陆军左营兵丁张尔兴详禀，防守慈溪之甘把总，即王千里曾派人至舟山谓贼曰，尔等率船登北海岸来慈溪，千里即于城内纵火响应等情。前已密咨田提督，请其派兵捉拿，鞫讯原委外。今又接据张尔兴续报，再有一事，近来老爷无暇助剿，未曾核报。今稍有空暇，特为复告。去岁十二月，张洪德属下官员郭江，原与我相交甚契，密谓我曰，张名振死前，松江张提督二次派人致书张名振。等情。据此，本镇详思此事关系重大，经再三审问张尔兴，供称，前供原系郭江密告，并非眼见等语。窃思既非眼见，虚实难测，岂可信口胡言，加罪于人？然闻而不报，日后难免隐瞒之罪，特谨拟禀帖，令张尔兴亲自赍送，恳乞老爷立即详加核问，据实施行。本镇为边疆着想，仍咨照秦巡抚外，理应缮拟禀帖详告。等语。等因到部。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具题。本日奉旨：着尔部议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该臣等看得：据浙闽总督佟代所送自贼船逃回之兵丁张尔兴禀称，防守甘把总即王千里，派人勾结贼匪，拟取慈溪。再，提督张天禄二次致书张名振等语。今提督田雄将拿问甘把总，伏乞敕下该督、抚严加核审，务得实情速奏。再，查得张天禄因于蔡陶乡失事，奉旨：着将张天禄革职，该督、抚选派可靠官员解京候审。钦此。业经本部钦遵咨文。今派本部章京一员、闲散章京一员接应，令沿途派兵看押，速解京城。俟抵达后再行请旨，与张尔兴对质验审其虚实。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严饬从速施行。

100. 叶舟题为象山被围各汛危急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巡按浙江·监察御史臣叶舟谨题，为城垣被围，武官苦于各汛援兵不足，依照所报情形，直陈缓急事。

该臣知悉海疆危急，沿界官兵防守渐难。遂于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八日为浙江全省灾难深重具题一本，正愁思间，不日象山连连告急。本年二月二十日据巡海道副使今革职戴罪李国栋禀报：为第八次急报贼情事。本月十五日辰时，据护理宁波副将事务定标游击柴耀先禀称：本月十二日酉时，具报贼匪大举进犯县城，请派援兵在案。今十三日寅时，万余逆贼围攻甚急，本副将拚命死守，请贵道立即转报，恳请大兵星夜援助，稍缓一刻，孤城难保。等情到道。据此先与曹副都统商议，除急派官兵前往助剿外，诚恐敌众我寡，理应急报。等语。

本月二十三日，又据提督田雄咨开：为报万分紧急事。本月十四日，先据护理宁波副将事务游击柴耀先禀告，贼船千余逼近象山汛所，形势危急，请速派大兵星夜援助。等情到本提督。当即宣饬在营武官率兵援助。据报三营兵马业已分派各处汛所，不可移动等语。故被迫先遣派助剿宁海、奉化交界之西店处把总李英忠、李兵全，率其所属兵丁，就近星夜前往象山助剿，若恐兵力单薄，再派大嵩助剿把总张成功，率本提标亲兵，就近急往象山，会同把总李英忠等，皆由游击柴耀先调遣会剿。又虑大嵩所城空虚，饬派听用都司王哲洪、防守穿山把总张德胜、差官吴有功率马步官兵驰往，暂守大嵩。惟今海贼船只联艅千余，贼匪近万，虽东遣西调，终不能克敌蒇功，况奸计难测，故当每险必防。今定海要关乃两浙门户，而兵力犹如捉襟见肘，皆派往赵堡山及各炮台、滚江龙扼守。本提督亲兵已出派将尽，仅有定永

标官员，万一来犯定关，须靠督标大厅李副将所统兵力相助。因兼防城池要地，兵力有限，且往援台州之兵至今尚未返回，故不可不请贵院与督、抚商议，速派一队精兵驰援象山。本提督旋即抽回所调兵丁，防守各汛，方可保全地方无虞。等情到臣。

据此，该臣看得：奸贼每次来侵，船至千余，贼至万众，各汛兵丁匮乏，抽此守彼，莫不愁无兵可派。该臣先已拟本具题。惟台州、健跳贼船一动，沿海一带则惊恐万状。今据报象山孤城被围，此亦不可不谓已临危急存亡之际。镇、道急请拯救，如身陷水火，若不预筹万全之策，一旦诡计得逞，出于意料，则宁波地方益难安宁。臣窃思定关乃属要地，提督驻扎该处，可由伊自行定夺。惟狂贼兵临城下，此郡内外人心惊恐，军心浮动。沿海数百里边界，地方广阔，调遣不断，而无一为首大臣往返固守，深恐猝生意外。以臣愚见，总督、巡抚中必有一臣亲往军中，相机调遣，外则激励文武官员，内则安抚地方，不至风声鹤唳。如此调遣管理或抚慰民心，皆可一劳永逸。此乃该臣为宁波筹谋也。正月二十一日该臣巡查湖州返抵省城，忽闻台州突变，立即与督、抚会商。众议由都统杨麒祥亲率满洲兵丁征讨台州，未采臣策。然都统责在率领满洲兵丁前往助剿，而管理汉兵、安抚黎民，非督、抚不可。况今都统整军返回，虽已议留数百官兵在彼防守，但形同空城。地方残破，民众惊慌，恐海贼复来。一二文官何能安定惊魂。实应择总督或巡抚一员，顺路往台州安抚，以策万全。民心安定，江东各城皆可恃而无忧也。此乃该臣为台州筹谋也。微臣愚见不知逾格与否。臣当即会同总督佟代、巡抚秦世祯熟议。窃思应留一臣驻守省城，一臣督师江东，二臣统筹协力，方为周全之计。该臣伏思左右照应不过如此也。再，督、抚职责确为繁重，上奉圣谕，下承刑名、钱粮，莫非其责，事事需经查核。然事有先后，时有缓急。故该臣为二臣计，目前

地方紧急，务以全力筹备军需，整饬兵马，其余一应事宜，均应稍缓。俟有余力，而后办理。此亦审时度势，权宜之计耳。该臣非薄昏庸，区区管见，不足率先采纳。恳乞皇上敕部，速派二臣，令其用心整治蒇功。如此则边疆幸甚也。该臣于严州事务查完后，当先亲赴宁、绍地方，逐一查核，如有情况，再拟本具题。因所报情形紧急，相应题闻，伏乞圣鉴施行。

缘系城垣被围，武官苦于各汛援兵不足，依照所报情形，直陈缓急事理，为此具本，专差官冯阔赍捧，谨题请旨。

〔批红〕：着兵部详速议奏。

101. 韩岱等题为查核沙埕失事文武官员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谨题，为汇报海贼窥犯情形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密咨内开：据浙闽总督佟代题前事内开，窃思海逆来犯沙埕地方一事，早已具本题参。今奉命严查，该臣当即派人查核，惟道员王来宾因公留在省城。沙埕地方竟无城廓，参将马世秀守城艰苦，千总张国忠身体受伤，伏乞皇上明鉴。盘嘉湖等处地方，臣将另题。两省要塞地方，业已屡加严饬，所抽调之兵缺额，限期招补，增补水师一事，臣将会商具题。今核查沙埕失事官员职名，据实详题。于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奉上谕：着分别核议具奏，各部知道。钦此。钦遵。密封到部。除福宁道员王来宾交吏部议奏外。该臣看得，沙埕失事一事，前于十二年十二月总督佟代为详报海船突犯沙埕事所题一本，经本部议得，参将马世秀运筹失误，请降三级戴罪立功赎罪；在外补放之千总张国忠，堵御无能，把总孔万树、马成龙助剿不力，伏乞敕下该督、抚拿问定罪。等因具题。奉旨施

行。今该总督查报职名同前，无庸复议。惟查马世秀于十二年十月题放郘武副将，福宁参将之缺由蔡香日补授，故请准马世秀仍于新职降级戴罪立功赎罪。再，盘嘉湖、杨家庄失事官员职名，前经浙江巡抚查报，业经本部议奏。再，抽调之兵缺额，命该总督严饬各镇、将，陆续招补，毋庸再议。惟复增水师，俟该督、抚会议后另议。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二月十七日，由兵部密咨到部，理应交司议复。等因呈部。

该部议得：沙埕、盘嘉湖地方失事，该管道员王来宾既在兵备之任，相应照例罚俸六个月，仍相机追剿。惟该总督题称，因王之军队前来，遂派王来宾留省城办理供给事项，与身居地方者不同等语。故请免其罚俸，仍严令追剿可也。为此，具本题复，俟敕部遵行。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102. 韩岱题为急报蒲门被围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臣宗室韩岱等谨题，为急报事。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密咨内开，据浙江巡抚秦世祯题称，该臣看得，蒲门所位于海滨，自福建沙埕遭毁以来，犹若唇亡齿寒。十二月初一日千余贼船忽围该地，防守武官梅英忠未能固守待援，投降叛贼。该道副使陈圣治、副将戴维藩未能预探消息，调度懈怠，亦难辞咎。福建逆贼因大兵进逼，向浙海逃来，事态危急，请速敕总督佟代，若将原调浙省之满洲兵丁，飞速遣往温郡协守，则将解浙省孤立无援之忧也。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奉旨：着兵部速议具奏。钦此。又据浙江

巡按叶舟题称，为塘报事。本月十二日据分巡温处道副使陈圣治、协守温州副将戴维藩报称：本月二十日巳时，水师右营游击孔国养飞报内开，十九日巳时，贼船泊于黄华，午时贼蜂拥登上曹田。本职率领洪奇、白玉、王成等驰赴曹田，杀入贼阵，斩贼甚众，贼溺死者不可胜数。彼时黄华千总刘湘亦杀奔而来，东西夹击，贼遂乘船南逃。等语。又据孔游击报称：是日午时，贼乘大小二十余船至沙里、浦口登岸，我兵四面出击，奋力进剿，贼乃登船转驶大校门停泊。等语。又据乐清县呈称：本月十九日，据驻防把总吴应龙禀称，贼船大艅自大校门扬帆驶往黄华、岐头、沙里等处游弋等语。本县即遣里长周续，往探贼船消息。据禀，奉令前往鲁齐都一带地方探得，数百贼船登犯黄华、奇里盐场，抢去盐数十篓。又由沙头登岸，抢走商人盐十余篓等语。又据平阳县飞报，本月二十一日辰时，据承差冯环报称，江口贼船百余只已入内江，势甚猖獗，距县仅二十余里等语。卑职当即会同驻防官员防守城池，俟有消息另报。事关军务，理应飞报等语。二十二日又据陆标右营都司张彻报称，二十一日巳时，贼船五百余只忽犯阳玉门、江口、下阳浦等处地方。卑职闻报即率把总高奎，把总张九才，亲自统兵驰往剿杀。不料众贼分路登岸，于凤山附近相遇。卑职督率官兵迎战，冲入贼阵，贼见官兵奋勇进剿，纷纷登船。此役斩贼首二级，溺死者不可胜数。而后，众贼皆往前仓焚掠。各等情到本道、本协。理应具报。等语。是日，又据该道员、副将为前事报称：二十三日辰时，又据本标右营都司张彻报称：贼来侵前仓，卑职率官兵张九才等往援，斩贼首六级，生擒贼匪陈阔、林五、朱赞三人。所擒贼匪及贼匪首级，因黑夜不便押送，相应先行具报。等语。又据把总高奎报称，二十一日巳时，贼船五百余只进入江口、阳玉门等处地方，继而无数大小贼船随潮进入内江之前仓、肖家渡一带地方，四处登岸，纵火抢劫。

各等情到本道、本协。理应具报。等情。又为急报事。本月十六日，据该道来报，本月初三日戌时，据防守金香卫陆营把总李卫成报称，本月初一日派遣兵丁郑三、叶华剌探消息。初二日遇梅把总属下自蒲门逃出之兵丁王乙，解来禀称，三十日，贼船千余，贼众无数，来围蒲门。初一日，举城投降，梅把总亦往贼营。乙逃出，此后再不知贼匪消息等语。据此飞报。等情到道。理应密报。各等情到臣。

据此，该臣看得：宁郡、舟山等处地方逆贼游弋，南北往来无定。温、台二府委实相依，关系非轻。是以该臣每日接报再三饬谕严防，不料该道、协竟不核查，以致防守蒲门把总梅英忠不等增援开城投贼。此虽叛弁包藏贰心，但城所失守，玉毁椟中谁之过也。该道副使陈圣治、副将戴维藩向来轻贼疏防，该臣对其绝不宽宥。再蒲门沦陷实情，及今如何收复剿杀事宜，该臣一面牌行该道、协，令其详加普查外，理应密题具闻。伏乞敕部查议施行。事关塘报，为此具本，专差马宣赍捧，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日奉旨：览题，陈圣治、戴维藩轻贼疏防，着议罪。蒲门地方失事情由，着查核具奏。各该部知道。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除将道员陈圣治交由吏部议奏外。臣等看得：温、台二郡海贼猖獗，各处地方皆应妥善防守。兹据浙江巡抚秦世祯、巡按叶舟题开，贼船千余来犯蒲门，把总梅英忠开门降贼，虽叛弁罪不容诛，但副将戴维藩轻贼疏防，亦难辞咎。据此令降三级，照旧剿贼，立功赎罪可也。再，巡抚题本内称，伏乞敕下总督佟代，将先前所调梅勒章京吴汝玠之满洲兵丁，迅速带来援助等语。查先经议政王等会议固山额真杨麒祥等咨文，题请将派往福建助剿之汉军官兵调回浙江，业经奉旨咨文在案，毋庸复议。至蒲门失事情由及巡按所报黄华、沙头、前仓各处抢盐，并纵火抢

劫之事，俟行文该巡抚、巡按核查情形，将该管官员姓名一并报部后，再请议罪。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一日奉旨：依议。钦此。钦遵。二月二十日密咨到部，理应交司议复。等因呈部。

该部议得：蒲门地方失事，在任道员陈圣治虽称辖区广阔，但向来防守不严，疏懈之罪亦不可宽宥。陈圣治应照例停俸，戴罪追剿。为此，具本题复，命下臣部，遵奉施行。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103．多尼题为详审孙兰庇护郑芝龙一案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多罗信郡王臣多尼等谨题，为据实陈明，以辨玉石事。

据郑芝龙家书办尹大器首称一项：昔岁谢表密请托拜，转请给事中孙兰上疏保释郑芝龙。孙兰应从，派管家与托拜同往张元家，面会谢表，言定给银三千两后，果真具本上疏。奉旨之后，将银二千二百两，金五锭折银五百两，多罗绒一匹半折银二百两，缎十匹折银一百两，谢表、石福分两次给之。后孙兰宴请石福一次。孙兰派管家叩见郑芝龙，赏予银钱二两。等语。审问谢表：与孙兰管家托拜于张元家议定给银三千两后，具本上疏，给银一事究系如何？供称：此事郭某、张某先向我说，我未答应，又向石福说，题本批回后，托拜、张某、郭某向我索银，因我说此事并非你我商定，不能给银。彼欲打我，我跑了。托拜与石福议后，石福给孙兰银一千五百两，多罗绒一匹，缎四匹；给托拜银一千五百两，此情均系石福亲口所言，我并不知情。等语。问：认识张、郭二人否？供称：郭某，真名高代吉，面熟，不知其住处。张某不认识。等语。再询民人张元：孙兰家管家、托拜、谢表在你家商量

为上疏给银一事若何？供称：我女婿谢表及数人曾来我家，谈论何事我不知道。等语。问谢表：你等商议究在何处？供称：托拜及孙兰家人途中遇我，言及此事，我未答应，故前往我丈人张元家，其中缘由不得而知。等语。问郑芝龙：求托拜请科员孙兰为你具题，给银三千两一事如何？据供：我不认识托拜，囚禁我以前，我在家徒怨如今海贼兴起，倘若交任于我，我之旧属皆相随也。我年事已高，无心为官。出银请孙兰上疏之事，纯属无稽。等语。再问郑芝龙：你的管家谢表业已承认孙兰具题后，送银一千五百两，缎四匹，多罗绒一匹。你为何说没有？据供：请问我管家谢表，若其说是，我将服罪。等语。问首告人尹大器：你如何得知孙兰家人前来叩见的？供称：因石福带来，乃知来叩见郑芝龙。令管家谢表给银二两，我不认识那人。等语。对此谢表供称：孙兰家人来叩，令我给银之事，纯系无稽之谈。等语。问孙兰：你为郑芝龙具题之后，索银者系何人，你独自取之乎？据供：我身为给事中，理应上疏，并未取银。等语。又问：认识托拜否？答：同在一科，自然认识。等语。是以孙兰之罪，应俟托拜解到后，另行议奏等因。顺治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具题，本月二十五日奉旨：依议。钦此。今托拜已到等因。于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题，奉旨：着议政王、贝勒、大臣等会议。钦此。钦遵。

该臣等会审托拜：你与孙兰为郑芝龙商谋具题，取银三千两之事究系如何？据供：我不知有为郑芝龙具题之事，张某、郭某、谢某三位汉人前来告我，孙兰已为郑芝龙上疏，俟本批回，你将本内之言及其谕旨抄录交来，给你七百两银子。我当即答应。十一年六月初八至十三日系我值日，张某、郭某二汉人来说，据说本已批回，你若闻实信告知我等，以向谢某索银。我说，凡今日批回本均属密本，已批回之科抄内并无那本，我今日送交兵部一

件密本，必定是也。随向谢某索要银子。谢某说，你未得实信，不能给银。我说，我是你信差吗？不给银就题参。遂给银三百两。给银时，汉人俞某说，此项银子我主并不知晓，系我等自行支给。又谢某说，我主在明朝时曾为公爵，今仅授伯爵，我等不忍坐视，故出此言。我随反问，你等说你主不知道，而你主却曾同我面商。那月给银之前，见到郑芝龙，他向我说，孙兰已为我具题，担心将我之事增删，你将本内之言抄出。后因郑芝龙家人与佟萨屯家人彼此口角，郑芝龙将我带至他家，令写诉状。我说，我等不写此类诉状。郑芝龙说，写则有赏。我说我不知道如何起诉，未替他写。等语。审问托拜：张、郭二人姓名若何？何处居住？归属何人？据供：其姓名、住址、归属均不知晓，见面可识。等语。经托拜与首告尹大器、郑芝龙管家谢表对质，三千两银子已给孙兰、托拜是实。等因不移。

该臣等会议得：孙兰否认因贪财为郑芝龙相谋具题，然托拜口供内称，郑芝龙亲口告知孙兰已为我具题，担心将我之事增删，你将本内之言抄出等语。又管家谢表口供内称，石福告知，送孙兰一千五百两银子等语坚供不移。据此看得，孙兰贪财合谋具题是实，故将孙兰仍遵前旨，监候秋斩；其家依前，相应免抄；其所获银一千五百两，除孙兰妻孥宅田外，由家产中催征入官。托拜虽不承认与孙兰合谋具题，得银三千两之事，但伊口供内称，原定报信者给银七百两，后往报信取银三百两等情，伊业已供认。首告尹大器、郑芝龙管家谢表将银一千五百两给托拜是实等情不移。伊与孙兰图财合谋具题是实。按律二人分赃凡取送财物者，视所得份额，从重处置。获赃巨者，以本法处置，照律将托拜拟绞，监候秋决。托拜所得银一千五百两，除托拜妻孥宅田外，由家产中催征入官。张、郭二人住处不明，无从查拿，容日后查出，随时再议。

为此，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104. 孙廷铨题为禁止渔船出海事本

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九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谨题，为报渔船违禁出海，奸民出资购买贼旗，恭谨直陈，仰祈圣鉴治罪事。

据浙闽总督佟代题称：窃惟浙有张名振，闽有郑成功，出没海上为患，互为屏障，其非有良田沃土之利，亦非有鬼使神差之力，皆赖沿海奸民勾通接济，方得苟延残喘。该臣自抵浙闽以来，探访实情，于十二年五月具有欲建奇功，先绝饷道一疏。皇上垂念海疆，严谕禁海，该臣钦遵旨意，已派人奔赴两省在案。此皆灭贼之端也。不料浙江巡抚秦世祯所见所谋不同，主张定期下海捕鱼。臣因早已奉旨，未行烦渎上陈，然为浙江民人出海事，无日不忧也。去年九月初九日，宁波巡海道李国栋为解送违禁船户禀称，朱云、朱盛违禁前往海上，又恐为贼所俘，暗购贼旗。此情若予宽宥，违禁之事将会再生。等情到臣。臣批饬按察使严审速报。又九月二十日，据分巡绍台道员黄鼎象为缉审事禀称，魏孝义等聚集数十船只，擅自越至府外，往来视同无禁，其目中岂有三尺法乎等语。又九月二十一日，据分巡绍台道员黄鼎象再为缉审事禀称，胡德厚等于英山各海汉游弋，胡子玉等于黄牛礁内洋撒网，虽入海远近有别，然以禁律处置，均难免罪等语。又十月二十日，据分巡绍台道员黄鼎象为缉审事禀称，张兰古等随潮聚船，前往叉盘山捕鱼。唯知捕鱼获利，并不知有海禁等语。是日又报，陈律等随船行捕，目无三尺法令，若查询不严，更致脱网。各等情到臣。定期捕鱼之事，经浙江巡抚秦世祯具奏，部议秦世祯一身承当，臣乃严饬府道分任稽察。嗣于本年

正月初九日，又据提督田雄咨报，协守温州副将戴维藩呈称，据标下防守龙湾千总孙寿诚报称：十一月二十六日辰时，十八只捕鱼船，忽自内江驶出，卑职当即派八浆船前往盘查系何种船只。不料捕鱼船立即放炮，扯帆顺潮驶往外海。因我仅有一只八浆船，无法截阻。如此奸恶，竟目无三尺法令。将船户余汝甫等开列，一并到本提督。看得贼既聚于国门，首应严禁资助。奸民余汝甫等群集数十船只，胆敢放炮入海，官兵竟不能阻止，其目中还有王命乎？伊等虽自称捕鱼，然今贼船布满海上，务应等候各宪台酌定，而后定期分派，限日返回，查核走私之法严加施行。今多船前去，任意前往海上，虽不致助贼生奸，亦难免犯法获罪。若不严拿审讯，图利之辈闻风效法，何以罢休。等情到臣。臣又再三查寻旧档，核查前案。趁潮捕鱼，原系太平岁月所为，自我朝定鼎收复舟山以来，无不为此担忧。是以前总督陈锦、刘清泰在任时均有禁海法令在案，可供查阅。臣忧心如焚，故于去年五月舟山尚未蒙难之时，请旨禁海。而事与臣之所料亦合八九。舟山失陷，皆因禁海不严，反叛武官暗通海贼，故请天讨，又不知国帑糜费多少？奸辈行海捕鱼，至终不能禁止。况此等船户虑被贼抓获，出资购买贼旗，祸患无穷，尤未可知。而去年奉旨：着沿海各省一律禁海，晓谕施行。钦此。唯浙江不在沿海之例乎？总之，臣之所见，唯在灭贼。巡抚秦世祯之见，不得其解。按昔已部议，本不可烦渎上陈。今捕鱼船户奸恶至极，如臣仍缄口不言，则又将延误也。若禁是，则不禁为非也；若不禁是，则禁为非也。伏乞圣上敕下各议政王、大臣等核议定罪。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奉旨：着兵部查议具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该臣看得：准渔船捕鱼一事，前据巡抚秦世祯为密陈防海利弊事题开，应将沿海地方渔船，悉皆报官，编立保甲，归经制将

官兼管，无事则捕鱼，有警则戮力防剿。等因题请。业经部复，钦命九卿、詹事、科道等会议，准其所请。继而该巡抚将宁、台、温三府渔船数目及该管各员名姓题报前来，并再陈若恐管束不严，致生暗济贼匪之弊，请令该左近镇、道分别兼管查核等因。本部照请议复，请敕该督、抚从速严谕。倘若查核不严，致生奸弊，则将总管、分管各员参奏治罪等因，均蒙允准，钦遵咨行。兹据总督佟代题称，各镇、道呈报违禁捕鱼人朱云、朱盛等，聚船私出外洋，又谋购贼旗，奸弊业已蔓延等语。据此请敕该督、抚秉公核审，分别拟罪。再将总管、分管官员之名查奏议罪。唯渔船按期行捕，前经巡抚题请，业经部复会议。今该总督又题称，捕鱼奸人出海，后患难测等语。若禁令不一，沿海居民何所适从，采捕之议应否禁止，请敕下九卿、詹事、科道会议具奏。该题本内称，抚臣秦世祯请敕下各议政王、大臣核议治罪。但巡抚身为文官，请敕下吏部议奏可也。等因。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日奉旨：渔船行捕，曾经会议施行。捕鱼奸人违法，实非秦世祯晓谕不严之故，尔部即应据实议奏，为何得含糊推诿吏部？仍着确议具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该臣等查得：渔船编立保甲，交该营武职管束，无事则行捕，有警则防御等因，原经巡抚秦世祯题请，业经九卿、詹事、科道官员会议具题，奉旨施行。该巡抚又称，若恐管束不严，致生奸弊，请饬交镇、道分兼查核等语。亦经部复，遵旨咨文该督、抚严谕，亦非巡抚秦世祯申饬不严。兹据总督佟代题称，渔户朱云等违禁入海，购买贼旗，殊干法纪等语。查该巡抚业题参违禁渔户余汝甫等三十三名，今奉旨：着该督、抚、按严审拟罪。钦此。该总督所参渔户姓名，内有巡抚参本未录者，请敕下该督、抚、按一并行审拟罪，查取各管辖分汛职名具题议处。再，渔船

准其行捕，前经会议施行。该巡抚既行申饬，毋庸再议。唯沿海渔船，原令无事之时采捕，今海上正值用兵之际，应敕该督、抚再加严饬禁止出海。俟海贼平定，再行采捕可也。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

105. 孙廷铨等题为广东亟需打造战船事本

顺治十三年三月初十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等谨题，为海氛日炽，亟需战船，恳敕备造，以策善后事。

准平南王尚可喜、广东巡抚李栖凤题开：窃今广东情形，东有郑成功厚集船只，踞揭阳为巢穴，西有陈奇策等阻海作祟，有日增之势。窃思水师总兵孙一�britain，游击刘良卿等拒贼阵亡，皆因未有战船可资堵御耳。查粤省哨船仅存二百余只，尚不足分防内海各口，且万难驶行外海。今郑逆依恃船多，而揭阳四面环海，官兵难以飞渡。若非亟造战船，万一郑、陈两逆勾连以逞，则不仅进剿甚难，即堵御亦非易事。窃恐粤东之患，更甚于闽中也。今若以造船二百计，所需物料工价，每船一只约费千有余金。爵等仰屋熟筹，甚苦钱粮不敷。伏祈皇上鉴察，敕部议复动拨何项钱粮用资打造战船，则不特粤东有备无患，即闽省亦藉有声援之势矣。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二月十九日奉旨：著该部速议具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臣等看得，准平南王尚可喜、广东巡抚李栖凤题，郑、陈各逆贼船动辄二三百号，而广东全省仅有哨船百余只，再调有总兵官苏利船只，不过二百余号，恐难济事。亟请打造战船二百只，以备堵御等语。案查前浙江总兵官张杰题为遵奉上谕事疏称，请在闽、粤、江南、浙江沿海四省多造船只等语。臣部于十二年十月议得，视地方之缓急，应造

船只多少，不便悬议。请敕各督抚酌定议奏。等因议复，遵旨行咨在案。今粤省亟需战船，宜照议施行。唯该本内所开需用物料工价甚繁，动拨何项钱粮，请敕工部议奏。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奉旨：着尔部即会同工部议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会议得：粤省战船亟应建造，唯查该省所需兵部支拨粮饷，每年仅有由台站耗节银三万七百余两，而缺官草料、马匹银每年无定额，况又为数无多，已经该巡抚奏请留作兵饷。工部钱粮每年仅有三万四千余两，又经历年奏请用于建置火药、兵器。且于十二年十月，由抚臣李栖凤奏请添造战船，经议动拨工部钱粮。等因具题。奉旨：依议行。钦此。故工部实无可动拨钱粮。请敕该督、抚清查本省粮饷，由何项钱粮可以动拨，相应能造多少，经与平南王、靖南王商酌议复时，再行议奏。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着依议行。

106. 孙廷铨题为议处陈嘉谟等宁海失事事本

顺治十三年四月初一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谨题，为海逆肆虐鸱张事。

据浙江巡抚秦世祯题开：顺治十三年三月初二日，据台州府宁海县知县阮鞠廷报称：宁海县三面临海，卑职昼夜督率乡勇固守。于二月二十二日夜四更时分，忽见数千海贼分作五股，架梯登城，卑职严督乡勇，奋力抵御。陈都司标下马步兵临阵畏怯，不能冲锋拒敌，以致海贼入城焚劫，杀乡勇二人，兵丁一人，烧县边房舍二间，大街民房十余间。又将苏把总、梁教谕、监生吕光宙三人掳去。协防陶把总前来助战。又有一人被杀。直至天亮，方得出城。贼船仍泊于东海汀头白枧地方。又见几十艘贼船泊于

北面海上。事关地方，民心惊恐，男妇纷逃出城。卑职一面安抚守城，然沿海贼船飘突无定，请速派兵防守。相应驰报。等因。本日又据该县塘报，二月二十二日夜四更，众贼用梯登城，该县率领乡勇奋力扼守。讵料该营有人头裹白布从中叛乱，故派民壮金茹、应招前往陈都司兵营侦探。据报，见有一人以布包头，手持白绢子，直入此兵营，不知何故。该营武弁亦包头随去云云。金茹途中遇贼被砍一刀，又见城内起火，男女老幼惊慌四逃。形势危急，该县不得不携印躲避。天亮贼逆方退，遂率衙役、乡勇百余人进城。时陈都司亦从小北门进城，该县即查其中隐情，先由该营管队周元祯于正月十九日投奔海贼，今引贼兵来城，胁迫该官降贼，该官给周元祯十包银，遂逃出城。闻得贼渠斥责周元祯贿纵，周元祯无言以答，复又回营。此事尽人皆知，难以掩人耳目，该官亦曾言及大概情形。次日晚，不知何故，周元祯在西城外崇觉寺前被斩。后经查得，该营兵丁随贼乘船前往者，约有数十人。等因到臣。据此，查本月初一日分巡绍台道印务严州府知府吴兴宗塘报，督粮民壮转告消息不实，旋即派人再行查核。去后，今又塘报前情。该臣看得，宁海一县临海，贼仍窥伺，臣严饬再三，又专派都司陈嘉谟率二百兵丁驻防，付予防贼之责，理应坚守地方，一刻不可疏忽。然于二月二十二日夜，因防守不严，四更时分贼架梯登城，在营叛兵趁机内应，奸贼周元祯胁迫陈嘉谟投降，而陈嘉谟行贿出城。后虽周元祯被杀，然该弁临敌畏葸之罪，百喙不能自解。再，该弁又不听该县掌印官阮鞠廷之言，贼至即逃，其怠玩之咎亦难容。据塘报贼船仍泊于海口等语。该臣一面速派驻防满师，一面速咨道弁星夜驰援剿杀。至叛变情形，俱经详查另报外。仅据塘报，臣会同督臣佟代、按臣叶舟，合词密题，伏乞敕下该部议复。事关海逆肆虐鸱张，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舍人韩玉赍捧，谨题请旨。顺

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奉旨：兵部核查议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看得，抚臣秦世祯题报内开，海逆来犯宁海，都司陈嘉谟、知县阮鞠廷防守不力，出城躲避，致使营兵叛乱，所有守县失事文武各官，罪不容恕等语。知县阮鞠廷拟交吏部议处外。都司陈嘉谟拟以革职，敕下该督、抚、按拿问议罪题报。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陈嘉谟弃城避贼，其情可恶。着督、抚、按拿问议拟具奏。本内清字宁海写成海宁，更正饬行。

107．图海题为审拟郑成功奸细丘贤事本

顺治十三年四月十八日

太子太保·内弘文院大学士兼刑部尚书臣图海谨题，为获奸细事。

山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密咨内开，内大臣伯索尼为前事题开，曾获郑成功所派奸细丘贤具奏。奉旨：着内大臣伯索尼与兵部会审具奏。钦此。钦遵。经研审奸细丘贤，据供：小的系郑芝龙之母的人，因郑芝龙母及郑成功闻郑芝龙已故，即于十二年八月间，派小的自金门前来打探。等语。又问：因闻郑芝龙死派尔来打探，吩咐何事？有何书信？一人前来？或有同伙？据供：郑芝龙母及郑成功派小的时，只说探明郑芝龙生死下落，并无其他吩咐。小的来时共有四人，其他三人姓名为黄杰、董登、门九。因大军在闽，不便由大路前来，即商议从何路前来，黄杰言认得饶平吴六奇属下材官叶春，可扮做商人前去饶平央求叶春，向吴六奇领取前往贸易印票。故小的们前往饶平央告叶春，由叶春请求吴六奇签发印票，故小的们前来贩烟。黄杰、董登、门九等从平阳府安邑县所属东阁庄返回，小的贩烟来

此。等语。又问：尔于去年八月出来，几月至此？是否见到郑芝龙及其家人？据供：自去年八月起身，于本年二月二十七日到此。一日，小的坐在林、倪二人烟铺，见有三四人前来吸烟，小的问林、倪二人来人是谁，告称其中一人为郑芝龙家人，姓王。于是小的问姓王之人，郑芝龙近期情形如何？待获确信即返回。据姓王之人言，先前给郑芝龙等戴五条锁链，今改为三条锁链，待得其他消息，再来相告云云。故小的一直等候姓王之人来通信。等语。又问：当向姓王之人探问郑芝龙近期情形如何，待获确信即返回时，尔是否言明系郑成功所派奸细，待获确信后返回之情？或未言明系奸细，而仅称待获确信即返回？据供：在众人面前不便言明为奸细，待众人离去后，才向姓王之人言明小的为奸细，待探得确信即返回。等语。遂传姓王之人来认丘贤，据姓王之人供称：小的系郑世忠家人，名叫王省，在林、倪二人烟铺二三次碰见丘贤是实，但并未言及何事。小的亦不认识。等语。又刑讯王省，仍供如前。据丘贤供：尔为何不招认？若言不识我，尔不是曾在林、倪烟铺说要卖什么书？还要我等替尔卖。时林、倪二人答称，谁要尔的书。岂能言不认识。等语。又问丘贤：尔同黄杰赴吴六奇属下材官叶春处，求其请吴六奇签发印票时，吴六奇是否晓得尔为郑成功家人？据供：吴六奇与郑成功交恶，不能告以实情，与叶春言欲往贸易，遂给票文。等语。又问：尔得此票，皆因黄杰素识叶春之故，叶春应在票内填写黄杰名姓，为何填写尔之姓名？据供：黄杰系小的带来之人。小的与黄杰称，若给印票，即填小的名，故未填黄杰之名。等语。又问丘贤：尔至此地宿于谁家？供称：小的住于前门外陈裁缝家中。又问：尔如何识陈裁缝？此前来过没有？供称：六年，将泉州林乡宦之女嫁与洪经略之子，送亲时曾随林乡宦之子前来，时陈裁缝由常州同船前来，故而相识。等语。又问：尔带的烟在何处？

供称：林、倪二人开有烟铺，小的在其烟铺吸烟时，听其口音似为福建人，遂托二人售卖小的烟。问陈裁缝：尔为何容留丘贤？供称：小的原为北京人，后至常州。将林乡宦之女送京城时，即乘林乡宦子之船来此。后林乡宦之子及丘贤返回，小的在此贸易。今年二月丘贤称前来贩烟，因原已相识，即予留宿是实。问陈裁缝：丘贤实为奸细，尔知情又为何留宿？供称：小的一穷裁缝，因原先认识，想多得几个钱，实不知其奸细之情。问陈裁缝：在尔家中，是否仅留宿丘贤一人？有他人否？供称：初丘贤一人在小的家。小的与丘贤前往海岱门取烟时，丘贤路遇一人，令该人去山西贸易。其后该人即去。经小的问丘贤，言称与丘贤同来之朋友，姓黄等语。讯丘贤：尔原供称同来三人已由山西平阳府返回。留尔住宿之陈裁缝供称，与尔前去海岱门取烟时，尔碰见一人，令其前往山西贸易，其后那人即去。事后陈裁缝问尔时，尔称为同来之朋友，姓黄。此又系何人？供称：此人即与小的同来之黄杰。小的原谎供同来三人已由山西返回是实。由于人众，行动不便，董登、门九即由山西返回，仅带黄杰至京返回送信。等语。又问：黄杰是由水路去或陆路而去？供称：想必由山东陆路而去。因预先未约定，不知实情。等语。问林、倪二人：尔等何以认识丘贤？为何代为卖烟？倪氏供称：小的名叫倪七儿，系福建人，随小的主人龚必第来此开烟铺为生。丘姓人带来三十九包烟，求小的与伙计林平二人代卖。小的们听其口音似为福建人，故允为代卖是实。此前并不认识丘姓人。等语。据林氏供称：小的名叫林平，系福建人，随巡按扬勋英来京城，与倪七儿一同卖烟。丘姓人带三十九包烟，求小的们代卖。小的们听其口音似为福建人，故允为代卖是实。此前并不认识丘姓人。等语。又问倪七儿、林平二人：丘姓人托尔店卖烟时，是否独自一人？有否他人同往？供称：只身一人，未见他人。又问：据丘贤供

称，在尔店闲坐时，有三四人前来吸烟，丘贤即向尔等打听来人，尔等告以郑芝龙家人，其中一人姓王。故待获郑芝龙确信后即返回云云。是否有此事？供称：丘贤问及小的们，小的们即告以郑芝龙家人，其中一人姓王是实。至丘贤与王姓人谈及何事，小的们确不知晓。等语。又问林、倪：据丘贤供，王在尔店中卖书，并求尔等代卖，尔等言称何人买书云云。此事究系如何？供称：王省似欲卖书，当求小的们代卖时，小的们言无人买书，即未接受是实。等语。又审王省，据供：时为卖书，曾问林平、倪七儿是实。等语。据原告发郑芝龙之人尹大器来部禀告：小的闻得查获一丘姓奸细，故此而来。小的原诉内，曾将郑成功密派丘尚、卢扬二人来京，由郑芝龙从南海子派此二人回闽通报大军进闽之情，均已陈明。今此丘姓人或许即前来之丘尚。等语。经尹大器面认，言称此人不是丘尚，乃丘尚之胞兄丘贤等语。又经审讯，丘贤供称：丘尚乃小的胞弟，前曾来此，后又返回是实。等语。

据此，臣等会议得：丘贤、黄杰、董登、门九等人，皆为海贼郑成功所派奸细，潜来打探郑芝龙消息，丘等被拿获，屡审属实。查刑律，凡境外奸细潜入境内打探消息者，拟斩监候。王省系郑世忠家人，虽不认识丘贤，亦不曾谈及何事，然在倪七儿店铺见过二三次，求倪七儿代卖书等情，供认不讳。据此看得，其从中送信者是实。查刑律，凡境内奸细向外传递消息者，拟斩监候。今丘贤确属奸细，王省约定传递消息。据此，拟将丘贤、王省立即斩决。再，陈裁缝原认识丘贤，而留住家中；倪七儿、林平与丘贤同乡，而代为卖烟，屡经核审，虽不知奸细情实，然留宿往来是实。查隐匿奸细一项，律无专款，查窝藏强盗律，凡勾引容留、往来留宿，并无起意共谋情形者，依窝藏例拟以发配。将陈裁缝、倪七儿、林平皆鞭笞四十，发配宁古塔。至饶平总兵

官吴六奇不问来由，即给丘贤发印票，实属失查，拟以饬行。该镇标下材官叶春认识黄杰，代请印票，据此将印票一并咨行该镇查核惩处。至奸细黄杰、董登，门九等人，拟咨饬福建督抚严查速拿归案。丘贤身带二十八两银及三十九包烟，共折合一百两银，拟卖予原告。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五日具题。奉旨：着三法司核拟具奏。本内清字粘接处参差不齐，着饬行。钦此。钦遵。本月二十八日，密封到部送司。

该司再审丘贤、王省、陈裁缝、倪七儿、林平：尔等除在兵部所供外，尚有何事招供？供称：除在兵部已招供者外，再无他事可供。等语。又问丘贤：尔在兵部供称，仅带黄杰一人来京，于本年二月三十日又打发黄杰回去禀报郑芝龙未死信息云云。尔从何处探得消息后派黄杰回去禀报？供称：听街上一不知姓名人所言后派去禀报。等语。等情。员外郎玛海、署理司务员外郎刘启曜共审呈堂，复审无异。

臣等会同都察院、大理寺审得：丘贤及先行回闽黄杰、董登、门九等，均为海贼郑成功之奸细，潜来打探郑芝龙消息，屡审情实。按律凡境外奸细窜入境内探听事情者，一经查获到官，即行查明同谋，不分首从皆斩监候例，将丘贤拟斩监候，秋后处决。王省系郑世忠家人，依境内奸细走透消息于外人者应斩监候例，将王省拟斩监候，秋后处决。陈裁缝因不认识丘贤而容其留宿，虽不知奸细情事，然留住往来情实。按律隐藏奸细不报者，与罪犯同罪，然比死罪减一等例，将陈裁缝拟杖四十，发往尚阳堡。倪七儿、林平与丘贤同乡，代为卖烟，屡经究审，虽不知奸细情事，然不问缘由即代为卖烟是实。据此，将倪七儿、林平各杖四十。其余皆照兵部所议审理。

缘系为获奸细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将丘贤、王省依审，监候秋决。余依议。

108. 孙廷铨题为议复杨国永自荐赴海招抚及荐举郭曦事本

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兵部尚书臣孙廷铨谨题，为海逆所凭者为水利，所恃者为党伙，恳请委派贤能，断其水利，散其党伙，剪除贼寇，期以奠安事。

该部复题自石廷柱旗下郑奇君佐领下云骑尉杨国永题开：窃思臣归顺已十三年，屡蒙皇上殊恩，无从报效。臣于去年曾密陈郑芝龙与其逆子郑成功勾通之弊。逆贼所作所为，今已渐有败露，且逆贼所派奸细自称为经纪人，即前来京城，已拿获多起，可见臣言无误。今虽监禁郑芝龙，然伊子郑成功仍在肆虐不端。臣昼夜忧虑，偶得一见，现即复陈，以期速灭逆贼。微臣岂敢脱卸越分之咎？今具陈于皇上。郑成功乃海上贼寇，素无妙策。唯其所赖者，一则凭波涛飘突，一则恃乌合奸徒。今大军抵漳，贼扬帆远遁，在水陆之间，炮矢不及，难以制胜，且又糜费钱粮。伏思唯起用熟谙水势，善于水战者，方能破浪穷追，指日可胜。镶蓝旗轻车都尉郭曦系福建漳州人，乘潮破浪，如履陆地。伊初与郑芝龙在海上数十年，郑芝龙恶其才，至今仍有怨隙。郑成功素惧者，即郭曦及正黄旗轻车都尉陈秀此二人也。郑成功以为陈秀已故，而郭曦受享厚俸，图恋安逸，料不出任，故而胆大妄为，几经招抚，仍不就抚。臣窃思郭曦非止水上善战，且又擅于造船。海船非只一种，且又建造甚难，若非海上有所经历，实不知建造之术。倘若过薄，势有风浪中颠覆之患；倘若过厚，势有波涛中难以逆行之苦。或可挡箭矢，而难挡石弹；或可挡石弹，而难挡炮弹。凡此船只均不堪用。至船内奥秘更非臣所能言。盖陆战众兵，命系于马；水战众兵，命在于船。马者，至关一人之命；而水上善战者，则不及善造战船者。而郭曦则二者均

其所长。海逆郑成功奸诈多端，获悉大军将到，必当选派善造战船奸细，杂居民间，迎合官府。船之尺寸薄厚，虽听督造官之言，然奸人可暗施手脚，致船行水中不沉即翻，不翻即毁。此乃郑逆家传奸计，惟郭曦可破之。臣恳请圣上召见郭曦，从郑芝龙家产中拨银数万两，命郭曦在漳、泉广招善水战者，速造战船，则国储不糜，而颇有裨益。再，郭曦一旦备齐兵丁船只，则可令粤东健锐水师首尾夹击。又借大军之威，扼防贼逆抢掠陆路要冲。此可谓万全制胜之策也。唯数年来，郭曦官至大员，安家乐业，恐有推诿之辞，仰仗皇上德威，敢不勇往破贼？若郭曦于水战无益，灭贼无功，臣甘承当欺君之罪。臣所指断其水利者此也。再，郑成功之党伙，半为乌合之众，半为掳去之徒，其中以漳、泉人为多。究其根底，盖因慑服于贼势，并非倾心助逆者也。且臣久闻该伙党徒早有就抚之意，皆因招抚者均非相识之人，以致首鼠两端，犹豫不决。臣漳州人，一则报本朝礼遇之恩，一则怀灭族之恨，愿舍身报国，敢效毛遂自荐。伏乞皇上委臣以招抚之责。在贼营内，臣之亲朋故友，苟延残喘，若蒙钦差招抚，亲朋故友见臣必信无疑，犹如重见天日，必当谢恩就抚。臣以十化百，以百化千，犹如鸟兽立时解体。若臣不能散其党伙，甘以国法重惩，死而无憾。臣所指散其党伙者此也。若其党伙解体，贼势必弱；郭曦出征，贼必破胆。此乃必胜之策。仰恳圣裁。若臣之言不谬，请敕施行。缘系条陈贼情，字多逾格，伏乞皇上宽恩睿鉴。为此具本，亲捧谨题。顺治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奉旨：兵部议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看得：云骑尉杨国永具题二款，一海逆郑成功依凭波涛，陆兵难攻，请派轻车都尉郭曦出征。郭曦善于水战，又擅于造船，可从郑芝龙家产中拨银数万两，交郭曦招兵造船，待兵丁船只俱已备齐，即可合兵共剿，务获全胜等语。一郑成功之党伙

皆慑服于贼势，久有愿降者，且贼营内亦有杨国永之亲朋旧友，伊愿亲往招抚，以期立时解体等语。此事至关重大，臣部未便擅议。伏乞圣上睿裁。等因具题。顺治十三年四月十四日奉旨：用兵之事，素为尔部之责。着仍详议具奏。钦此。钦遵。密封到部。

臣等看得：据云骑尉杨国永疏，轻车都尉郭曦善于水战，又擅于造船，请圣上委其招人造船，可破海贼郑成功等语。又称愿亲往招抚，解散郑贼党伙等语。今定远大将军世子统帅大军亲征海逆，凡剿抚机宜，自有主见。拟勿庸行。

臣等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依议行。

109．朱克简题为清查郑氏家产以资军饷事本

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巡按福建兼理盐屯事务·监察御史朱克简谨题，为具题清查逆贼家产，以资军饷，仰祈睿鉴事。

窃思福建一省，虽山海贼寇蜂拥而起，唯海逆蔓延鸱张尤甚，故有天讨之事。今大军讨伐，不久当可剪除。唯所虑者，沿海地方宽广，逆贼出没无常，故臣前为具陈沿海情形事，具本题请圣裁。设兵势必增饷，而今户部钱粮匮乏，皇上虽在设法节俭，仍忧入不敷出。焉得钱粮源源流入，以养各地驻防兵丁？臣经再三深思，唯有清查叛逆家产一策。郑逆系闽省大户，泉州乃其祖籍，臣所到之处俱经暗访密查，各县皆纳地租。又闻逆贼在各府州县村庄颇多，田租不可胜计等语。再，本朝大军初进福建以来，山贼突起，已擒斩者多寡不一，然均有家产。若委一廉谨道员挨府清查，按亩计租，则军饷可增，温饱可得。臣伏思就沿海地方依情势缓急，所设兵丁亦多寡不一，除拨给额定钱粮外，每

有新增兵马应动逆产租银，按月计给。如此既省内库钱粮，又使兵马有饷，以利军需。如若不然，水漫堤岸，亦未可知。我满洲将士历年征剿，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兵至贼遁，兵撤贼犯。若不从长扼防，终非一劳永逸之计。臣荷蒙皇上鸿恩，谨将眼见心得之事，据实奏闻。臣会同督臣佟代、抚臣宜永贵合词密题。若臣言不谬，请敕该部速奏施行。

缘系具陈清查逆产，以资军饷，仰祈睿鉴事理，臣未敢擅便，为此具本，专差快役扬翔赍捧，谨题候旨。

〔批红〕：览奏，于军需颇有裨益。速议奏。户部知道。

110．李率泰题为收复潮州属邑及闽船游弋南海事本

顺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

钦差总督两广等处地方军务兼理粮饷·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臣李率泰谨题，为恢复失邑，贼窥犯之心未死，现将各塘报情形据实驰报，仰祈睿鉴事。

窃思去年九月闽贼陷潮州府属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臣会同二王、抚臣商酌，委派总兵官许尔显、徐成功率领官兵赴潮州会剿。顺治十二年十月初二日，臣为塘报事具本上闻去后。臣遵旨会剿李定国，虽身在军旅之中，仍无刻不忧潮州之事，每有塘报，不嫌相隔遥远，即咨道弁管教官兵奋勇恢复郡邑。今将每日所报击贼斩获情形，会同抚臣合词另报，不再赘述外。于顺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据平南王标下总兵官许尔显、靖南王标下总兵官徐成功、潮州总兵官刘伯禄、饶平总兵官吴六奇、抚标游击庄栋梁、惠林都司季达雄、原投诚总兵官蔡元为驰报恢复城池、大获全胜事报称：本月初五日，参将衡成良带炮至营，职等与侍卫马志林、张杰共同调度分派，有平南王标下统管协剿马步官兵参将衡成良，游击聂应举、盛一明，领应援马兵牛录章

京刘文焕，守备张光祖、范仲义、裴友德，中军守备孙元，千总文虎、狄炳、周英武、孙林、李旺夏、刘光先、王彪、谢茂功，把总贾文礼、张子功、陈子龙，百总胡得良、田得柱，领应援步兵千总范有功、林国忠，把总陈光启、袁兴、石应朝、陈茂德、林有道，百总周明扬、朱成芝、李友功、刘龙、王家贡、郑德、扬应奎、廖德、王自安、李士秀，总管行营炮把总徐虎，总管大炮千总许尧相，管炮把总王都、高文义、郭玉、李邦奇、邓应元，把总俞化龙，管火药把总孙启龙、娄朝、王印，百总张文聚、吴海龙、刘三胜，壮大李万华，管囤把总曹世清，百总张六、王齐之、陈胜、孙健，壮大李士龙、石士友，领梯把总吴进忠、刘得远，百总张子芳、邵良、康得胜，壮大李国良、王胜。有靖南王标下总领应援马步官兵参将李之珍，守备姚九功，把总薛久德，领应援步兵守备杜虎，把总扬虎、刘得胜、李宠、陈振花，百总王国柱、钱尊、刘得功、李青、王文雄，总领大炮都司陈仲文，守备杨载恩、朱守仓、陆高凤，千总金有玉，把总孙华、刘茂、曾虎、李豹、周升、肖云、周芝、刘宇、张豹、陈君恩、朱虎，百总王大龙、伍耀，管火药百总曹龙、李举、邢三、林英，管队李上义、姜国成、冯德胜，管钱粮百总李胜，壮大余兴、何明、刘高、王选、夏一明、吴国太，管行营炮把总方朝云，百总曹一贵，管梯守备周德新、马仲才、杜家龙，百总徐龙、熊元、白应春、孙举。督标千总李遇春，百总杨谟。有抚标应援游击庄栋梁，把总许易文，戎旗官万明，百总李贵、汪贞、陈进，管队林贤、张佐，管炮百总韩将、陈时化，管行营炮管队马玉。潮标领应援马步官兵中军游击杨伦，领马兵都司余位都，听用守备宋振唐、刘天广、王琰、朱天贵，把总阎君宠，领步兵千总郭云学、高亮富、田万松、王有功、朱自立、陈奠、刘坤，领大炮把总邹汉、李成龙、蓝柏，百总林志勇、李青，管囤把总朱

昇，领梯听用游击陈廷玉，百总刘才。饶标领应援马步官兵参将邹瑞，领马兵游击李青、陈龙，把总傅龙，领步兵游击罗圣、龚以权、杨贞，都司陈俸、蓝蓬，守备詹景、郑桂芳、欧亮、谢仕龙、王筹、唐仁昌、马宗玉、张麟、罗献，千总曹文、李瑞，把总何威、刘锐、曾兰、陈策、林青、杨上赞、卢明、叶贵、刘纯，管大炮游击马嵩，千总刘胜，把总张辉、王捷，百总朱琏、朱良，管火药把总黄英、曾凤，百总曾义、彭松、郑标、张陞，管囤百总詹坤、曾吉、张仕先，壮大叶成、罗成，领梯把总詹明、余洪、陈赓、林标，管行营炮守备张佑、张胜，领炮船守备吴贞亨，千总胡端、孙绍烈、卜功、濮兴。惠标应援中军都司纪大雄，守备宋世英，千总张全胜，把总卢彪、蔡富，百总扬标、高明、李魁、叶昇、陈辉、潘文，领大炮把总卢明忠，百总曾富，管火药管队李长清、陈金，管钱粮管队朱大宗、林科，领梯把总张茂英，百总鲁鸿源。总兵蔡元标下应援官林志、黄荣，百总黄胜、刘胜、欧胜、薛茂、张锦、江德、陈奇、冯胤，以及前锋千总师承圣、邓友时等，于本月初八日子时，同去进攻揭阳，巳时至城西，见其关厢外俱筑灰墙，石桥早已拆除。贼知我军到来，均屯聚于关厢对阵。城上城下并南北二河船兵炮矢齐发，夹击我兵，我兵亦放炮轰击。自午至酉，因城墙坚固，一炮只穿一孔，又沟宽泥深，难以越过。职等派人搬运柴草、土石，填塞潮州城沟，经数日后已填满，旋又放炮奋击。又派吴总兵官所率三十只船，其中十只船架炮，驶至北河助攻。逆贼胆丧心寒，于十三日晨率众乘船，趁机在西、北两门城楼及西门内街放火焚烧，以断我兵追路。职等率领官兵架桥，奋力冒烟进城，沿路追击，阵斩放火贼一百六十七人，又放炮击毁贼船二十余艘，贼淹死于水者不计其数，获贼大炮三门。贼船乘潮遁出铺前。职等又派官兵灭火、安置守城外，于十四日，职等返回新圩驻扎。伤亡兵丁情

形，俟查清后再报。事干恢复城池重务，相应驰报。等因。

四月初五日，准靖南王为条陈善后机宜事咨开：本月初二日，饶平总兵官吴六奇为前事札称：潮州近海，而揭阳又潮水可达，海贼易于进犯。初在揭海口鮀浦东西两侧设二守备防守，每游击下设有食粮兵丁各三百名。再，于两河汛地，修筑炮城，每炮城各设把总一员。自此二汛前行三十里，有一处地名铺前，在此设有西营食粮兵三百名。自铺前前行十里处，有双溪口，七星石台位于河中。自双溪口前行二十里，即为揭阳县城。初因二游击未派西营兵扼防，又遗弃炮城及七星石台，故逆贼得以深入，如入无人之境。为今之计，应在铺前、门丕二处对河各修炮城一座，每城各派兵二百防守，并重修七星石台，修造航海大船一百只，设水兵一千六百名，如此进可战，退可守。此乃揭阳县善后之上策也。再，所指近海府县，东至漳、泉、兴、福、温、台，西至惠、高、雷、廉，因地制宜，建造战船，置设水师，各自汛守，则可绝地方及海上之贼患。伏乞圣上睿鉴施行。等情到爵。据此，为酌定事咨商。等因。准此，臣即批复惠潮兵巡道，着速勘查揭阳县铺前、门丕二处对河各炮台及七星台，火速加固修筑，以利捍御。再，所造航海大船一百只一案，其工价诸项，如何支拨，所需一千六百水兵，可否从潮州所属额定兵内酌拨之处，一并议定呈报。等因去后。

初九日，又据潮州总兵官刘伯禄为驰报闽贼情形事塘报：三月十三日我官兵攻克揭阳后，逆贼大小各船遁至钱冈、达濠、葛洲等地湾泊。职仍见贼船尚在海上游弋，即派哨兵至潮阳属界侦探。二十七日水营哨探百总林嘉兴禀报：揭阳遁出之船均泊于达濠等处，打造云梯、筐等物。扬言欲攻潮阳、鸥汀等语。据此看得，逆贼虽打造云梯、筐等物，扬言欲攻潮阳等处，然其奸计叵测，不可不为整备，即会同各镇，除揭阳官兵外，其余仍驻于新

亨旧营之中，稍有动静，即行驰剿。等因。

十一日，又准平、靖二王咨开：揭阳、澄海、普宁、潮阳各县贼逆未除，理应竭力防御。今我二王与抚臣酌商，拟派徐总兵官统领靖南王标下官兵及贵标官兵，又派游击于仁率领官兵一千，驻防潮阳、普宁。派平南王标下游击盛一鸣、聂应举、守备刘文焕等，率领平南王标下官兵，又潮州总兵官刘伯禄率领额定官兵及抚标惠镇官兵驻防揭阳。再，潮州镇派兵七百驻守澄海。若有贼警，即由刘总兵官会同爵标下游击盛一鸣等，调遣爵标及院标官兵分头驰援。我二王又咨碣石苏总兵官多派船至潮阳巡防侦探。至揭阳钟河两岸所设炮台及普、澄两县城池，已严咨该府连夜修筑，以防不测，相应咨商。等情到臣。准此，又严咨该道府，速办需用物价，尽力修筑城池炮台。去后。

二十日，分巡惠潮道副使魏执中详报：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平南王左路许总兵官、靖南王左路徐总兵官、潮州刘总兵官、饶平吴总兵官等咨称，看得逆贼早已遁去，地方复又平安，各县应速设官治理。揭阳县于三月十三日恢复，已派各营官兵驻防外。又于十八日，由平藩下牛录章京刘文焕、靖藩下把总刘得胜、潮标千总陈奠、饶标守备曾兰等，各带官兵送知县张如榜赴普宁县复任。又派平藩下守备文虎、靖藩下百总刘泰、防守千总刘坤等，率领官兵送知县南仲赴澄海县复任。去后。二十四日据普宁县张知县报称，于二十日已到任。二十六日澄海县南知县报称，于二十日已到任。等情到道。该道查得闽贼遁去，揭阳恢复，业已呈报在案。今普宁、澄海二县知县均已接任。再，已会同各镇分派官兵防守县城外。为此呈报。等因。

本日又据镇守碣石水师总兵官苏利咨称：闽贼船只均泊南澳整修完毕，即派十镇至南海抢劫粮米。等因。再，惠州副将黄应杰为驰报万分紧急贼情事塘报：四月十六日据平海所千总刘云祯

报，十五日据哨兵侦探，无数闽船遮江突犯。该千总等果见无数船帆遮天盖日而来，即查点兵民，扼守城池。此次贼船比前更多，而我兵民势单力薄，枪炮米石百无一二，亟请发兵救援。等情到协。本协即派左营千总顾明泰率兵赴平海侦探，相机截御外。事干紧急贼情，相应转报。等情到臣。即咨各水陆镇将率领官兵前往截御。去后。

二十一日，又据碣石总兵官苏利塘报：继又探得闽贼情势，于四月初，万提督等二百余号船，均回中左。其余张兵官、张武副、林戎旗、苏先锋等数百只船，均已修葺完毕，在大鹏邀请陈奇策南下，然又图谋在惠海一带抢粮。正当呈报之际，十四日闽贼船只数百，驶至惠海，虽派汛守船兵前去截击，而贼船遁至外洋，然仍弋于惠海一带。贼船离省城甚近，应先咨饬严加防范。等语。本日又据虎门参将王廷延为飞报军情事塘报：本月二十日申时，新安寨水师把总王祖龙报，本月十七日由大星汛兵来称，探得有大小白艚船千余艘，今在平海一带焚抢，其哨船不时驶进汛地，村民皆逃。等情到营。该营查得，平海地处佛堂门之外，而闽船飘突不定，实为忧患。是故一面严防截御，一面派船兵出海侦探，另行驰报。等情到臣。

二十二日，又据惠州副将黄应杰为驰报万分紧急贼情事报称：四月十六日平海所千总刘云祯、汛守把总魏进忠报同前事。时已派左营千总顾明泰率兵星夜赴平海侦实贼情，相机截御，业已飞报外。于四月十八日据平海千总刘云祯、把总魏进忠报：本月十五日，闽船数百艘突犯大星江，抢去所有船只，且前报所获闽船亦被抢去。是夜二更时分，贼登陆进城，气焰嚣张，且又有大鹏贼众水陆而来，猖獗至甚。眼下之势已非昔比，我等虽经戮力扼守，终因兵单贼众，顾东不能顾西，众寡悬殊，暂且率兵撤至离城一二里处之大道，以候援兵。等语。是日又据汛守白云把

总王飞龙报，据知县魏一达报内开，闽船数百号到盘源、严洲、黄浦墟等地剽劫，各卫、寨之人皆已逃散等语。本月二十日午时，据千总顾明泰报称，该汛奉命赴平海，十八日卯时至白云，即晓谕王把总选兵一百名，与该汛所率兵丁同赴平海侦探。是日午时，行至莲塘，遇魏把总，探得贼船三百余号，泊于沙角、河滩等地，抢劫附近各卫、寨。该汛即率魏把总、王把总之官兵，追击贼寇，互相激战。该汛等仰赖天威，已擒获、阵斩、溺毙贼数十名，炮矢致伤者不计其数，救回被掠男女百余人，皆已抚慰，遣回各寨安置。该汛等率兵直追至海边，因天将黑，兵又无多，不宜穷追，即收兵回营。探得平海所及附近各地均已降贼，各河均有贼船停泊等语。又卫所把总称，十七日拿获四人，今已解送到营。据贼称，朱姓戎旗营所造藤牌、长枪上均绘龙像，贼之所惧者为马等语。该汛所带马兵为数甚少，请调兵拒敌。又闻得大鹏贼千余人来助闽贼纵火剽劫等语。请多拨发火药、大炮、铅弹等物，以备迎敌。等情到协。该协即派右营都司李荣华率领在家守城之兵及速调博罗官兵一百五十人，星夜驰援。又飞调各汛官兵来惠州，由该协亲率前去，相机进剿。今潮州方得安宁，惠州又生大乱，眼见贼逆在门前剽劫，恳请宪台速将本协增援潮州官兵调回惠州，以固根基，以利调兵截击。等情到臣。

时臣在省城会同挑选官兵，议拟派往广西驻防。经臣与二王、抚臣商谋，拟将原增调援潮州之惠州协官兵，行咨调回各汛，以备援剿。又咨广州水师总兵官董大勇严饬沿海将弁，不时侦探，相机截杀外。臣会同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广东巡抚李栖凤、广东巡按张勋喜等看得：去秋闽贼联艅来犯揭阳、普宁、澄海三县，因寡不敌众，相继陷落，贼视揭阳四面皆水，即为巢穴。臣等前后发兵救援，传令水陆将弁几经进战，虽有斩获，并已相继呈报，然贼负嵎恃固，逞狂如故。十三年三月初八日，又

增派大炮，厚集兵力，围攻多日。十三日贼见我兵势强，极为惊骇，遂撤兵遁海。我军恢复揭阳、普宁、澄海三县，调兵驻防，复派县官任职。此皆仰赖皇上威福、将士舍身效力，三县得以恢复。臣等有幸以纾皇上南顾之忧，以赎前失之愆。闽贼非但依靠船威，亦知我战船无备，故而逞狂肆虐，忽至达濠等地，忽泊南澳等屿，忽又进犯惠州、平海等处，平海一带卫所城池被洗劫一空，大鹏贼寇海逆陈奇策又相声援。惠州乃省城以东之屏障，今报贼情紧急，应调回前派往潮州之惠州协官兵，以固根基。又恐门户单薄，复与二王、抚臣商议，增派官兵，协防惠州。虽水陆官兵力拒逆贼，但贼由东犯西，故又严饬各地防范。潮州方得恢复，城池炮台等亟需整修，为抵御闽贼，臣等刻不容懈。至前失事官员，因念地方有事，即饬令戴罪击贼夺城，俟事毕后分别功罪请旨定拟。现今诸事尚未大定，然其失事之罪，臣等及文武各官均难规避。俟催该道查核前来，另行具本奏请拟罪。相应密疏，伏乞敕部议复施行。

缘系恢复失邑，贼窥犯之心未死，现将各塘报情形据实驰报，伏乞睿鉴事理，未敢擅便，谨题请旨。

〔批红〕：兵部知道。